

殿閣詞林記叙



皇明賜進士 經筵日講同修 國史奉直大夫前翰林院侍講學士臣 虞謙謹撰

夫詞林奚始也周周太史掌六典以
辨濃內史掌八柄以詔治凡學世學
及學士必時巨下交修內外交着所
以希國本記查重且大也漢置太史
令凡供奉承明詩詔金馬沓胥麗焉
唐設學士兼講讀弘文館麗正創

殿閣詞林記叙

一

院集取揮翰延英召對厥儀始備坐
采剝彬彬然盛矣祥符剝建龍圖閣
天禧剝建元章閣嘉祐剝建寶文閣
元符剝建顯謨閣大觀剝建徽猷閣
紹興剝建敷文閣淳熙剝建煥章閣
慶元剝建華文閣嘉泰剝建寶謨閣
寶慶剝建寶章閣咸設學士以典
宸章代王言可不謂重且大乎我

高皇帝濬周建庠倣宋建閣初創翰林院
以陶安宋濂希學士建華蓋諸殿以
劉仲質金恩誠希大學士又增設弘
文館學士以劉基等希之左右春坊
大學士以董倫等希之肆我
成祖開文淵閣以解縉胡廣楊士奇等七
人預機務

仁宗復弘文館以楊溥陳繼王璉等五人

嚴蘭詞林記叙

二

備顧問纂修

實錄即右史紀動也表章

寶訓即左史紀言也撰擬制誥演潤綵繪
掄材秘書省校藝禮闈即太史掌典內
史掌柄也巨而啓沃

經筵贊襄

聖神夾輔

儲唐弼亮

元良其所繫者坐重且大非諸司儼也凡

遇

御殿嚴成勦令劄坐于殿上

御門視朝勦令侍立于金牀是故大學士

學士之肩尤重且大焉我

皇上紹帝王鴻緒光

祖宗舊制屢

御無逸殿勦命大學士坐講錫宴函風亭

殿開詞林記叙

三

勦命學士坐饗陪祀土穀壇勦命學

士分直

臨幸太學勦命學士侍坐聽講明禋

園立勦命學士輪班視牲捧

勅天門勦親承

玉音起草禁籟勦密覲

龍顏晉錫駢蕃

宸慈豐渥誠百王所未有千載所罕遇也

臣道南自弱冠登第嘗被

簡注紆珪人館荐荷

寵渥編摩史垣獻納

講幄幾二十季

顯陵甘露降剽錫以審罍

泰時卿雲見剽貺以瑶篇激土召還

平臺祇謁剽賚以金綺

內殿捧圭禁掖修書剽勞以珍饌

殿閣詞林記叙

四

聖心淵軫

御劄咨詢有同館諸儒所不獲與而

特眷焉咨管李庠撰翰林志祇載唐事周

必大撰玉堂記夫繫宋典臣道南嘗

讀中秘書與泰泉黃君佐纂翰林雜

記六冊暨屏居楚野恭撰

輿都通紀之暇乃剽萼蓋武英諸殿名曰

殿學文淵東閣名曰閣學某兼六部

者名曰部學晉詹事者名曰周學長
春坊者名曰坊學屬弘文者名曰館
學典成均者名曰廡學繇寺署者名
曰卿學死節義者名曰贈學擅翰書
者名曰藝學而終始本院者勛名之
曰院學夫士知所以自重然後能任
天下之重矧茲秩至重且大矣嗚呼
周以來上下數千載宅茲者又數百

嚴閣詞林記叙

五

十某且下負

天學下不負所學者一代不數人而已若
夫起幾三長奉和四韻表給五難苟
斲五志闕一匪通儒也故曰宰相須
用讀書人翰林當以宿儒處圖政本
者允宜溪長恩焉
嘉靖乙巳種九月菊曰謹書于金紫
山中之香篔洞

殿閣詞林記卷之一

殿學

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

吳伯宗名柘以字行撫州金谿人父儀元鄉貢進士伯宗生而岐嶷十歲通舉子業識者奇之嘆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可掩洪武庚戌鄉試辛亥廷試俱第一是時初議開科取士命國子祭酒魏觀博士孫吾與修撰王傑為讀卷官

高皇帝親製策問畧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漢之賢良宋之制舉得人為盛今特延子大夫于廷不

明學記卷之一

一

知古帝王敬天勤民其道何繇伯宗條對稱旨

上擢為第一賜袍笏冠服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訥等同修口曆時丞相胡惟庸專橫伯宗性剛直不屈惟庸銜之八年坐貶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胡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為國大竄辭甚切直

上覽其奏即召還賜襲衣鈔錠奉使安南獲馴象方物以歸獻之改國子助教十二年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學

皇太子嘉納明年改典籍御試以十題命賦詩伯宗



援筆立就風格峻絕

上大綱賞賜織金錦衣十四年遷太常丞不拜十五年又以為國子司業又不拜忤旨貶陝西金縣教諭行至淮召還以為檢討拜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至第仲晏為三河令薦舉不以實坐是復降檢討卒伯宗為人溫厚貞諒而不苟姘姘故屢獲罪所著有南宮集使交集成均玉堂諸稿廖道南曰喬林之杖風折之殘當衢之蘭物踐之傷若伯宗者以忤惟庸竟坐貶斥其直氣勁操屢折不回說者以為開科第一人名德俱綱非耶贊曰矯矯烈士大廷之魁倨倨

明學記卷之二

二

直節君子之才積忤權臣乃遭奇禍人亦有言義不可過歷數往哲如君幾人誰其繼之一峯羅倫

華蓋殿大學士劉仲質

劉仲質字文質袁州分宜人敏而好學博通經典洪武初為宜春訓導被薦入詞垣奏對稱旨授文林郎歷遷禮部尚書十五年四月詔天下通祀孔子增學校及師生廩膳

上諭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敘叙其功參于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不行京師未遍天下

豈非闕典耶。知與儒臣共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令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是年十一月戊午。倣宋殿閣大學士之制。以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吳沉為東閣大學士。

上親製誥文。賜仲質曰。朕閱宋書。見尚文之美。宗儒之道。廓焉且當時諸儒。皆以賢德輔景運。三百有奇。馬今特倣宋制。殿閣之名。必期近侍有補文。並歐蘇爾。仲質才頗稱。任授以華蓋殿大學士。奉議大夫。爾往欽哉。未幾質坐事降。御史時有劾質亦為大學士。

明學記卷之一

三

質為人篤厚。文多質實。如其人。云。廖道南曰。予讀國史。乃知倣宋殿閣大學士之制。設華蓋文華武英文淵東閣大學士。以崇文儒。以備顧問。及觀

聖祖御製文集。乃見所謂華蓋劉仲質。文淵宋訥之誥。於乎休哉。重矣。或者漫不之攷。乃云。創自永樂。是又可駭也。贊曰。端明龍圖寶謨煥章。自宋已然。文運隆昌。高皇作則。乃建殿閣。嗟乎。仲質者。儒宿學宿。學耆儒公。輔之儲禮文。寵重其究。何如。

文華殿大學士鮑恂

鮑恂字仲孚。其先嘉興人。元至治間始遷。崇德之千

乘鄉恂沉悟淵穎受易于臨川吳幼清深有所得著
大易傳義泰定元統省試第一人至正中由鄉薦授
温州路學正改教婺州御史劉彥博薦其學有原本
為世儒宗洪武初以明經徵為文華殿大學士輔導
皇太子暨皇太孫固辭歸隱與貝瓊結詩社所著有
西溪稿云庾道甫曰漢高欲立趙王如意留侯乃為
呂后畫策招致四皓以輔翌之矧洪武建極耶創大
本堂以教太子乃蒲輪玄纁聘諸耆儒視古帝王之
禮三老五更何如耶不知恂詮長年將何以畀之耶
贊曰浙水之南寔惟桐江咄咄于陵高尚鮮雙浙水
之北寔惟檇李矯矯德輿才名儷江風山月白雲
紫芝德輿為友于陵為師

明學記卷之一

四

文華殿大學士全思誠

全思誠字希賢松江上海人博雅宏粹少負文名洪
武十六年以耆儒徵授文華殿大學士賜敕致仕其
辭曰朕觀古人有志之士雖髮白氣衰心猶不怠故
能善其始終垂芳史冊鄉懷才抱德志肩古人朕甚
嘉焉惜乎年迫衰暮志雖存而力不能任朕不忍復
勞特令鄉還鄉里以撫子孫享其奉養不亦悅乎時
又有全詮湖州安吉人張長年高郵人張紳山東登

州人俱年七十餘禮部主事劉庸瀉詮等明經通達
治體遣使徵之恂詮長年先至上見之甚喜賜坐顧
問終日俱命為文華殿大學士詮等固辭

上曰朕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爾免卿
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
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翌日放
還紳後至以為鄆縣教諭庾道南曰粵白商山茹芝
真鴻寥落上下千載數人而已全誠賜故恂詮被寵
龐肩皓首安南蕭輪雖竹帛所書圖畫所傳何以加
焉贊曰采采蒹葭之英英白雪稜光凝和脫垢離氛既
明學記卷之一八
五

樂且康眉壽黃耇國之耆龜號稱大老康侯晝接天
子葵之邈矣高風為世所師

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曾祖景行仕元為
待制景行生榮榮生子將子將生士奇士奇幼孤力
學越章貢浮琴江艤鄂渚登黃鶴與蔣隱溪子立恭
遊西山慨然有幽人貞士之志已而應奉翰林授工
府審理靖難兵起約借周是修諸人死難是修縊于
尊經閣士奇不往

文皇履極擢國史編修簡入文淵閣進侍講兼春坊

左中允轉左諭德永樂二年撰文華殿講義

上諭曰先儒謂堯典一章大學全書皆具亶其然乎
士竒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凡修諸身施諸家
國天下者皆大學之道也

上曰帝王之道貴切已實用故孟子道性善言必稱
堯舜爾等講說理性當證諸古人以牖朕衷焉是歲
饒州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詆訾濂洛諸儒士竒請
焚其書毋使惑衆二年命侍

東宮講學士竒撰易本義要旨以進

皇太子悅賜名周易直指因閱真氏文章正宗論士

明學記卷之二

六一

竒曰德秀學術純正如此對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
為君者不可不知為臣者不可不知君臣不知此義
為治皆苟而已又閱歐陽修文集喜其奏議懇切令
贊善陳濟杪正諭士竒曰為文不本大道斯無用之
文為臣不能正言斯不忠之臣如歐陽子無忝矣廬
陵有君子爾其勉之又間與贊善王汝玉論詩問士
竒曰古人詩法何如士竒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
歌南薰解阜之詩也虞之君之志尚矣後世若漢
帝大風歌唐太宗雪恥除兇詩徒尚霸力皆非王道
至於漢武帝秋風辭及隋煬帝陳後王所為詩則萬

世之戒也五年廣東布政徐奇入覲過賂要津獨不及士奇

文皇知之召士奇謂曰為臣當戒私交為士當務清慎爾其懋諸六年冬車駕巡狩北京命士奇輔監國于南京九年三月朔

上御右順門召士奇問曰汝輔監國家久東宮所行如何對曰皇太子天資甚高非人所能及事宗廟謹祭祀可以觀孝遇進表箋及諸儀物于行在必躬必親可以觀敬且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改其用人以愛人為本不輕任匪人真宗社之福也又問高

明學記卷之一

七

煦奪嫡之謀信否士奇對曰臣與養義同事東宮匪見之真不敢妄對漢王初封于滇不之也改封于青又不之也茲聞徙都北京彼欲留守南京其意可知已

上默然還宮庶知高煦罪狀耶撫其衣冠繫之且削其護衛徙封樂安州十一年十二月歲除欽天監奏明年元旦日有食之禮部請朝賀如常儀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撤樂呂夷簡不從後聞契丹免賀仁宗悔甚臣愚以為宜免賀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其如士竒議乃加左春坊大學士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楚王來朝命士竒議謁陵禮士竒曰二王尊屬也皇太子太孫嫡宗也二王當居前分為兩行太子當于二王之後之中太孫又于太子之後之中諸孫班視太孫行視二王此非臣之臆見也朱熹家禮之序也

上出儀注于袖中與士竒合十二月壬申歷代名臣奏議成

上命刊賜皇太子太孫諭士竒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臣能盡忠天下未有不治朕觀是書見

明學記卷之二

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為君者以前日之事為今事為臣者以古人之心為己心天下國家之福也二

十二年八月

仁宗繼統進太子少傅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上見士竒陞謁謂尚書夏原吉曰新華蓋米必自有說士竒奏 恩詔甫下析薪司傳旨賦棗於山東河南以供香炭至八十餘萬氏何以堪

上喜曰吾固知爾言中理耶殺其半會禮部尚書呂震題請釋服易吉元旦用樂士竒以為不可兵部尚書李慶建請朝覲官員宜給養官馬士竒又以為不

可尚書蹇義論事偶及舊侍御史舒仲成李祥欲請問之士竒又以為不可大理卿虞謙少卿弋謙各上封事過激

上又怒左遷虞謙為少卿免弋謙朝參而以屬吏楊時習代虞謙士竒又力爭以為不可

上皆霽威從之諭曰為君以受直言為賢不受直言則過益深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朕自今行有未當卿當盡心言之賜之銀章一曰繩愆糾繆諭曰卿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于春宮朕今嗣位凡軍國重務協心贊輔或群臣有言未之

明學記卷之一

九

能從卿有言未之悉從宜用茲印密疏以聞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無失所而祖宗付託之重亦不負矣士竒遂密疏言事

上褒荅曰卿助朕以德期朕為唐虞主真股肱臣也卿勿以朕尊居宸極或有所畏而不之盡言繼自今其知無不言洪熙元年正月陟兵部尚書兼職如故賜天元玉曆賦諭曰天道人事未嘗判殊有動于此耶應于彼朕少侍

皇祖教以慎修敬天未嘗敢怠是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當知之四月既望

上御奉天門召蹇義夏原吉楊榮及士奇諭曰夜來星變卿等知之乎乃嘆曰天之命也夫勅士奇曰國家肇建兩都庶務孔殷卿侍朕監國籌畫適中屢歷艱虞忘身殉國茲特錫爾牙章文曰貞一用傳厥家與國咸休宣德元年高煦叛

宣宗親征罪人既得師既旋大學士陳山請乘勝襲執趙王楊榮力贊之

上命士奇草勅士奇曰勅旨以何為辭榮山咸曰大

敢沮撓大事乎士奇曰

明學記卷之一八

十

上親叔也有罪者既不可赦無罪者亦當加厚庶幾仰憫在天之靈

上聞之不憚還京始召士奇問曰人言趙王滋衆奈何士奇對曰趙王懿親當思保全毋惑群言悔之何及

上曰朕業已思之於是檢群臣章疏命廣平侯袁容齋賜趙王諭士奇曰趙邸獲全卿之力也二年十月黎利奏禰安南陳王孫高宜立為後

上命廷臣集議英國公張輔曰此黎利譎謀爾當發兵討之蹇義夏原吉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耳士

奇曰立陳氏後者

先帝本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且十數年米兵民困于文耻之役極矣體

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盛德事也何謂無名漢棄珠厓前史榮之何謂示弱

上從其言遂棄交耻三年十月下都御史劉觀于獄

士奇舉通政使顧佐代之臺紀遂振五年二月

上御南齋宮命士奇草寬恤詔多所裨益三月清明上奉皇太后謁陵士奇扈從

上曰母后為朕言先帝在青宮惟卿言不避忤意

輿學記卷之一

十一

先帝能從以不敗事又謂朕當受直言士奇對曰此皇太后盛德之言也願

陛下念之六年七月日既夕

上微行至士奇宅傳呼范太監來士奇叩首曰

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至此擾擾塵埃誰識至尊若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笑謂曰朕思卿一言故來爾明日遣太監范弘問曰海內平靜時一微行何足過慮士奇曰天子尊居

九重恩澤未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婦窺伺竊發誠不可不慮也後果獲盜如士奇言

上嘆曰愛朕莫若卿朕自今不復微行矣正統初進少師同知經筵事展墓還鄉家子稷生事逮繫

英宗賜之璽書曰歷事祖宗寔惟簡在暨朕繼統啓沃弼贊厥勞尤多卿子既乖家訓于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以副倚毗士奇感泣平年八十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貞官其子稷為尚寶丞所著有沙羨稿石臺稿文籍志法書志東里集楊溥銘其墓曰斯文遭際千載亨期以翼君德以福群黎遠稽諸古異世同規

皇明啓運大統重熙純佑有命挺生環奇左右審勿

明學記卷之一

十三

四紀于茲老成耆德以臣以師中流砥柱群疑著龜天不憖遺吁其以悲廖道南曰予觀沙羨稿及石臺稿見文貞蚤歲跣弛魁岸視天下莫已若及觀國史暨

三朝聖諭錄乃知管仲之才優于召忽魏徵之績多於王珪視諸詭隨無良者不作矣然而輔亮

東宮保全趙邸歷事四朝終始如一非所謂社稷之臣與或者乃以周是修之死子稷之獄少之則吾不知也贊曰肇啓文淵首拔文貞和調鼎鼐潤色絲綸羽翼儲皇煦媪宗親殄讒以信剗偽以真夷吾在齊

語稱其仁玄成在唐史著厥微彼君子兮不失令名
謹身殿大學士楊榮

楊榮字勉仁福建建安人曾祖伯遜祖達卿父伯成
嘗遇異人得吉地遂生榮初名子榮鄉薦魁闈多士
洪武庚辰進士授國史編修

太宗履極簡入文淵閣更名榮轉修撰侍講一日

上御右順門召解縉等七人惟榮在出江西守臣奏
章示之先是吉安鄉民嘯聚遣行人許子謨齎救撫
諭復遣都督韓觀統兵繼之至是奏至共亂已平

上欲賜璽書褒觀榮言不可從之永樂元年請告歸

明學記卷之一

十三

省二年賜二品金織衣謂榮曰天下事朕與若等共
計之非若六卿祇分理也二年遷侍

皇太子于東宮進春坊右諭德階奉訓大夫未幾轉
右庶子五年命往甘肅閱視邊關險要及糧餉豐耗
旋奏稱旨六年給傳奔父母喪奪情起復七年正月
車駕巡狩北京命胡廣金幼孜及榮扈從甘肅守將
何福奏降虜脫脫不花等率衆來歸命榮往受降仍
命持節至亦集乃之地封福為寧遠侯道經寧夏會
同寧陽侯陳懋區畫邊務悉中機宜及還建白

上皆嘉納八年二月

上北征本雅失里榮仍扈從至臚胸河命榮馳報東
宮于南都復還北京九年春命宦宋成護榮犇喪
還聞中

皇太子召起為太孫講學十年二月拜肅守帥西寧
侯宋琬奏叛寇老的罕等逃居赤斤蒙古諸衛將為
邊患

上命榮同豐城侯李彬往討之十二月榮馳還奏餉
道險遠士馬疲困師不可久居且小醜勝之不武久
當自定

上從之未幾叛者復歸果如榮筭十一年春扈狩北

明學記卷之一

十四

京十二年三月

上親征瓦剌孛羅

皇太孫從命榮兼尚寶司卿同胡廣金幼孜扈行凡
行營有暇即與講學師還教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克總裁官十四年陟學士仍兼庶子十五年扈狩北
京十六年夏

高廟實錄成命掌翰林院事上疏指陳府部臺寺十
弊言多過直發人陰私

上留中問曰兵食何由克足對曰擇將屯田訓練有
方耕耨有時則食足兵精矣十七年進文淵閣大學

士兼學士階奉政大夫十八年北征還將西征有言
建文時江西聚集民兵宜徵趕行在

上召榮議對曰陛下命復民業二十年矣今復徵之
非所以示信于天下也遂寢其事是年三殿災榮上
疏論十事悉允行之二十一年復扈西征寧陽侯陳
懋奏虜酋也先土于來降命榮復往受降二十二年
正月

上親征阿魯台次長樂鎮諭榮曰漢高帝過栢人慮
迫于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庶幾乎此
榮對曰有志者事竟成

明學記卷之一八

十五

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師旋適浙江守臣奏至
謂處州之麗水福建之政和山寇竊發榮請遣使撫
處

上從之次翠微岡諭榮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
朕還京後軍國重事悉以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以享
安和之福不亦可乎榮對曰東宮孝友仁厚天下屬
心付托允彌矣

上喜命中官馬榮賜羊酒次榆大川宮車晏駕榮議
秘不發喪朝夕上食如常儀即馳歸報

皇太子尋遷太常寺卿階嘉議大夫兼職如故逾月

進太子少傅階資善大夫兼謹身殿大學士山陵事
竣太監孟繼言榮盡心襄事陟工部尚書仍兼前職
洪熙元年賜銀章一曰紀愆糾繆榮盡言無隱巨贊
居多

宣宗親征漢邸榮勸之尤力既而黎利據交趾以叛
請立陳氏後

上顧楊士奇及榮曰爾二人云何榮曰交趾在荒服
外唐虞三代不有其地不失為聖君漢唐以來雖嘗
為郡縣然叛服不常棄之可也

上從之五月車駕北巡召榮問曰人君馭世之權

明學記卷之二

六

何者為重對曰命德討罪二者為重

上曰二者天下公器舜舉十六相而天下服以天下
之好惡為好惡也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此
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故爵賞罰至公無私
然後能服天下榮頓首曰誠如聖諭是歲進榮祿大
夫太子少傅兼支尚書大學士三俸又賜之銀章一
曰方直剛正天潢玉牒成

上諭曰古人重世譜蓋欲正倫理篤恩義我國家宗
族之盛皆祖宗積德所致也八年賜之救口御榮以
博通之學明敏之識練達之才歷事

祖考踰三十年多劾勤誠以樹勞動朕耶位以未鄉
秉誠據謀飭武綏夷忠言讜論裨益為多人惟求舊
允登天工卿其懋諸

英宗嗣位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仍兼尚書大學士
賜玉帶同知經筵五年展墓還京卒于杭州武陵驛
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敏官其子恭為尚寶丞所著有
默菴集退思集北征記訓子編靜軒雲山二藁楊士
奇銘其墓曰桓桓文敏邇之博識遠際

聖明光奮于績承明延閣著作之庭以翔以翔舒華
振英北裔兩陲從狩萬里職典考文亦兼知武晚陟

明學記卷之二

七

三公貳工弘化恪恭朝夕政或違暇帝懷敷仁鞠躬
承之民懷被福詭勉成之志存寬惠行在果斷嘉謀
讜議褒書有煥越昔內閣七人同事在再三紀我銘
其四公壽考終衰榮寵光於乎文敏歿也不亡廖道
南曰宋儒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
信斯言也豈天之降才爾殊哉非其才之罪也夫國
家多難羽檄旁午匪才弗達上下多危蕭牆交搆匪
才弗定醜虜窺伺內猜外疑匪才弗靖奸雄僭竊彼
甲此乙匪才弗協是故陳平燕居深念張良借筋前
籌才矣而謂之小人可乎或謂文貞正而不譎文敏

譎而不正則予豈敢彭韶贊曰文武兼資通人之器
運籌帷幄折衝千里擁佑

三朝捧日而起恩遇有加抑畏無替保身全名經邦
掌制巍巍當時燁燁來裔卓哉相業吁其難繼

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江西新淦人祖仲卿父守正咸
有隱德幼孜初學春秋于聶鉉超悟不群洪武庚辰
舉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永樂初改翰林檢討簡入文
淵閣轉侍講時

皇太子立幼孜纂集春秋十二公事名曰春秋要旨

明學記卷之二

六

以進五年遷春坊右諭德階奉訓大夫七年扈從

車駕巡狩北京八年二月

上親征北虜胡廣楊榮及幼孜從之次永安甸雪初
霽諸峰奇絕

上曰雪後看山此景最佳過鷄鳴山躡野狐嶺曰至
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曰汝觀地勢遠望似高近
耶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為塹因壑為池守茲巖
險雖有鐵騎千群安能飛度耶次鳴鑿戍曰此大伯
顏山其西北則為小伯顏山其東北則為開平汝等
觀此始知塞外風景也駐蹕凌霄峰

上召至帳殿夜分乃出次環瓊圃指示塞北山川曰
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兩河相交水鑿沙出唐之碑
蹟尚在也次小井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
木虎豹色皆如之所謂長白山也至長清塞曰至此
南望北斗矣經闕灤海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
胸凡七河注其中遂名為玄溟池次通川甸又遙指
海邊石山曰此耶三石山也爾等記之還京階奉直
大夫錫之誥命十二年扈從北征還京重修

高廟實錄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俱充總裁官進學
士兼諭德階未議大夫賜金織襲衣十八年擢文淵

明學記卷之二八

九

閣大學士仍兼學士二十二年扈從北征次開平
上召至幄中諭曰朕夢神人語曰上帝好生者三是
何祥也豈天謂茲寇乎幼孜請班師

上曰卿言正合朕意耶命草詔次清平鎮

上宴群臣命內侍歌

高皇御製詞五章曰此

先帝垂諭創業寧成之難戒荒淫酣醕之失也朕嗣
鴻業惟恐失墜尚相與勉之於是自製五章以奉天
法祖勤政恤民為言仍命內侍歌之次清水源命幼
孜刻石曰俾後世知朕親征過此也

仁宗嗣位進戶部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踰月加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專典內制賜之銀章一曰繩愆糾繆是歲持節冊梁王及趙王妃洪熙元年陟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給告歸省宣德元年命充

兩朝實錄總裁官明年持節之寧夏冊安化貞寧二王妃歷覽周秦漢唐之墟事竣上封事

上嘉納之實錄成賜金織襲衣及金鞍綺馬五年三月命同楊士奇等選進士薩琦等八人為庶吉士十月壬午扈從巡邊度維鳴山

上曰唐太宗恃其英武征遼嘗過此山對曰太宗後明學記卷之一
廿
亦悔之此憫忠閣所錄建也

上曰山崩于元順帝時人謂元亡之徵信乎對曰順帝亡國之主也雖山不崩國亦亡

上曰自古聖帝明王未嘗無災異國之存亡繫乎君之仁與不仁而已矣後歲餘遘疾屬續于姓有干澤者正色斥之曰君子所恥正襟危坐而卒年六十四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靖子五人昭伯舉進士楊士奇銘其墓曰玉筍崔巍金川湛澄公生其間萃蘇提英賓興賢能濟濟偕至青萍出匣碎礪初試六御乘時登庸玉署清邃崇嚴叅典密務恪勤夙夕小心寅

恭于狩于征龍旂率從上承簡知履坦平平躡游滄
溟鵬翔九天歷事三聖敬終猶始不競不練有譽無
毀方簡大冊天府所藏崇碑厚碣敷在四方廖道南
曰予觀國史欄述文靖簡易沉默温裕有容且不伐
善不驚名者其燕室曰退菴古所謂金玉君子者非
其人耶七人之中保全始終堅立名節如公者蓋不
多見也贊曰我聞諸易謙謙君子謙之為象地山有
美我聞諸詩温温恭人温之為義繪木有宜惟彼文
靖謫詩玩易捫舌斯默檢躬斯益扈從六飛為王先
驅北征有記情見乎詞求諸古人金温玉粹始終一

明學記卷之二

廿一

節庶幾無愧

武英殿大學士黃淮

黃淮字宗豫浙江永嘉人曾祖應發為松陽教諭生
子通通生性性生淮淮幼抱鉅人志年十二賦詩奇
絕克邑庠弟子員洪武丁丑舉進士授中書舍人

太宗一日御奉天門左室裁決庶務召見訪以大政
淮對稱旨簡入文淵閣擢編修轉侍讀一日吏部以
南人官北土凡建文中不効順者例編伍淮曰近勅
旨凡征討官與舊官同一體若復追犯罪南人是示人
以不廣也永樂二年命同解縉考試天下士得曾蔡

等四百七十二人四年三月

上問建儲事對曰立敵以長萬世法也

皇太子既立進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賜以袍笏五年遷右春坊大學士兼輔導皇太孫六年

上巡狩北京命蹇義金忠揚士奇及淮留守南京諭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之任房玄齡也卿等其識朕意七月

上諭曰東宮天性仁厚識是甚正朕嘗問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朕問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何如對曰君子守道而無欲小人逞

明學記卷之一

十一

才而無恥朕又問小人何以常勝君子對曰視君上好惡何如爾如明主在上君子必勝矣朕又問明主果不盡用小人乎對曰小人有才不可棄者須駕馭之有方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朕聞之甚喜爾等其用心輔翼之八年長沙妖寇李法良亂淮薦豐城侯李彬討之高煦譖彬不可用淮曰豐城老将必能成功後果如淮筭九年虜酋阿魯台來降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淮曰此虜狼子野心離其黨使各為心則易制若併為一則難圖矣

上曰黃淮如立高阿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

惟日前爾十一年兩域烏思藏大寶法王來朝

上命王工以全璞製印畀之准曰朝廷賜諸蕃制勅所用廣運二寶亦有限制今此璞大於璽書恐非所以示諸夷也

上嘉納之十二年高煦隨侍北征潛蓄異志譖准充力值進表行在稍滯

上怒逮繫詔獄凡十年准在獄中著書曰各省愆集又即人情物變寓之

仁宗嗣位遷通政使兼武庫使著書曰各省愆集要決熙元年加少保戶部尚書

明學記卷之一

夫宮車晏駕准佐鄭府襄府

宣宗嗣統親征高煦准留

告終制陞辭賜遊西苑命撰序

以進

上悅仍命宴錢于太液池且諭之曰丙午朕誕辰卿

其復來哉明年如期至

簡官其子來為中書舍人

酒陳敬宗銘其墓曰惟同三公

三孤以貳爰副調燮益弘

玉躬是保百辟攸式

車駕北征東宮遣使奉迎稽緩漢王高煦譖之

上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黃淮先至下之獄楊士奇

金問繼至

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辭連溥及芮善王愷遂俱逮之淹繫十年

仁宗登極釋之擢行在翰林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己卯建弘文閣于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選侍講王璉侍直改溥士陳繼學錄楊敬為編修訓導何澄為給事中俱輪班奏對

明學記卷之一

十五

上親握閣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助卿等有所建白即用封識以進十一月丙申溥密疏言事

上褒荅曰覽卿所奏為國家計誠合朕心但望始終如一知無不言贊朕政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悃特用酬報賜寶鈔絲弊卿其領之尋陞太常寺卿兼學士宣宗嗣位預修

兩朝實錄為總裁官宣德元年十二月

士召溥語及治兵之道溥曰兵貴訓練有方撫養得宜

上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必氣銳志果而後可用若素不訓養一旦驅之矢石之間進退失措何望有濟溥曰誠如

聖諭四年正月

上御齋宮召溥論曰朕即位以來今四年常念

祖宗創業之難子孫守成之不易夙夜惓惓未嘗敢怠今幸百姓初安皆賴

天地祖宗敷祐蓋亦群臣勵翼之功朕恒自喜然自古國家禍亂每生于不虞朕未嘗不以為憂溥對曰聖人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今

明學記卷之一

某

聖心如此足以膺天眷福蒼生也

上曰滄海之大皆由江河之助古之君臣更相戒飭克致太平號稱賢良若為君不求資于臣為臣不克輔其君欲求善治未之有也比來人臣多進諛詞朕殊厭之卿宜輔朕于善道溥對曰臣荷至恩敢忘報稱

上曰卿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耶為報多矣溥曰自古直言非難受盡言為難

陛下樂聞讜論臣敢不竭愚衷是年十月

上幸文淵閣諭溥曰朕聞有道之君願治之主崇禮

儒臣講求治道卿等職專秘閣朕躬至此冀有所聞
稍殿當復至卿等必有所陳論也遂製詩一章賜之
五年正月實錄成賜溥白金十鎰羅衣一襲綵幣十
二端六年十一月

上御文華殿溥同楊士奇楊榮入侍諭曰朕念

祖宗積德累善篤生

太祖繼天立極創業垂統

太宗迅掃姦回再安宗社

呈考仁宗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天位

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

明學記卷之一

廿

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覽觀勉圖繼述庶

幾永保天命今以刻本賜卿當亦思

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

與有榮焉溥頓首受賜未幾奎情起復陟禮部尚書

兼學士

英宗繼統命溥同知經筵總裁

宣廟實錄成加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卒

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定官其子壽為

尚寶丞大學士曹鼐銘其墓廖道南曰予觀國史謂

溥與士奇榮相繼入相時稱三楊士奇有相業榮有

相才溥有相度雖兒童婦女咸知其名然繫獄不改其操秉鈞不渝其忠史謂謙恭淳謹不愧斯言已矣贊曰荆山崑嶠陽岐斯夫岷江滢汧渚宮斯涯山祗毓靈水若貢社元和凝會誕生君子彼君子兮惟楚之良厥德允常厥謀允臧九折厥肱三緘厥口嘉石如肺金印如斗履險視夷處平思陂史稱醇儒夫復何辭

華蓋殿大學士張瑛

張瑛字子玉直隸邢臺人洪武丙子鄉貢士授陝西寧州訓導調武德衛再調宿遷縣永樂戊子秩滿九明學記卷之一

載擢吏科給事中時

宣廟為皇太孫瑛與選為伴讀洪熙元年遷春坊中允進諭德改洗馬宣德元年三月錄瑛舊勞陞行在禮部右侍郎未幾轉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入內閣丁未加禮部尚書五年正月總裁

兩朝實錄成賞白金六十兩金織羅衣一襲絲幣十端未幾調南京禮部七年十月瑛上言天下儒學廩膳生員計三萬有奇歲食廩米不下十數萬石

朝廷養士之隆自古鮮儷洪熙定制舉人額數應天歲取八十人宣德以來稍加增益凡諸省皆然臣愚

以為人寸與氣逆相為消長不可預為額數才寡而數盈其失也濫才多而數少其失也濫矧今各府州縣教官多員缺學政多廢弛士習多未正請自今副榜中式悉補教官其鄉試額數量為加補既入下之所司甲寅奪情起復賜

御詩十餘軸楮萬踏卒年六十二廖道南曰予觀國史謂瑛儀觀魁梧持已莊重文章政事非其所長予竊惑焉夫渾朴多木強老成類遲鈍咬咬若不能言者歲辯於訥蹇蹇若無能為者晦巧於拙然則子玉若是班乎跡其所言豈其然乎贊曰佶哉子玉歷踐明學記卷之一八

九

清階扈日青宮上應星台排雲華蓋中紆春藻彼何人斯亦已焉哉

謹身殿大學士陳山

陳山字

福建沙縣人初繇教官召拜吏科給事

中時偕張瑛侍

宣廟講讀遷左春坊左庶子宣德元年陟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時高煦反形已具

上親征師旋山迎謁請間謂宜乘勝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寧可無蕭牆虞也

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榮曰山之言國之大計請先

勅責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六師奄至可不旋踵而擒也楊士竒執不可

上悟其非遂薄山不復任四年十月朔

上御左順門遙見山趨朝問楊士竒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山雖侍從日久然寡學術昧大體非君子也

上曰然趙邸幾為所誤近聞干謁諸司內閣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貽溷也遂命攻山機務專授內監習書既而疏陳休致卒年七年廖道南曰予觀國史謂山存心險刻臨事乖方趙邸之謀終身蒙訾信乎擇術不可不慎也贊曰漢之代邸從宦有差張武受賂宋昌無私唐之策府文學亦異玄齡忠讓敬宗詭偽張陳二君翊龍以飛一忠一佞各有攸歸

文華殿大學士權謹

權謹字仲常直隸徐州人十歲喪父哀毀頓絕復甦洪武初薦知樂安縣清慎平恕其民懷之九載考績遷光祿署丞迎母就養母疾籲天祈以身代母卒躬負土成墳廬墓三年有白兔青蛇馴擾不去有司以

聞

太宗嘉之召拜文華殿大學士扈從

皇太子往南京諸臣皆獻方物不受至徐州謹以孔門聖賢道統圖獻特賜皆覽洪熙元年九月改通政司左叅議致仕仍旌其門曰孝行廖道南曰古稱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豈其然乎夫一孝立萬善從孝之不立道奚生焉君子是以重權謹也贊曰雲龍之山其山嵯峨呂梁之水會流于河彼仲常兮孝思匪他擢居殿學以風天下山水增榮光流間舍視彼權姦盜負且乘孰重孰輕請問天命

華蓋殿大學士陳循

陳循字德遵江西泰和人永樂乙未進士第一授翰

明學記卷之一

三

林修撰

太宗特重儒臣賜第萬寶坊駕幸北京命循載秘書詣行在遂留用之三殿災循上疏多采納洪熙改元轉侍講宣德初命與楊溥輪直南宮備顧問又賜第于玉河西庚戌擢侍講學士時御史張杲上詩涉時政僉事陳祚勸講大學衍義忤旨

宣廟震怒循力揅之獲免正統初兼經筵官壬戌擢學士甲子入內閣乙丑遷戶部侍郎尋陟尚書兼學士奏復近侍翰林官於早朝時當立于金臺左側於午朝時當先諸司奏事悉從之未幾加少保兼太子

太傅景泰初兼文淵閣大學士集古帝王行事名曰勤政要典上之修寰宇通志成進華蓋殿大學士時也先擁駕入闕索大臣干謙胡濙王直出迎衆知其詐循奏請勅各遣精騎入衛京師又多發榜文招諭回達以疑其心也先計窮復遁嗣後

景帝臨御旣久循秉鈞軸擅易儲官啗以爵祿遽變初志恃權剛愎不能容物其子瑛入試不第與王文誣奏考官劉儼黃諫欲抵之罪又謀取鄉人塚域傾陷御史周鑑王豪士論鄙之

英宗復辟言者發其奸狀謫戍遼東及石亨敗奏雪

明學記卷之一

三

已愆釋之復其官廖道南曰予觀瑣綴錄所載陳芳洲事語多近俚及觀國史乃見其城府深刻羅鉗吉網靡所不為視厥初疏陳諸事力救張楷陳祚若有睽焉不然又胡為乎力詆劉儼黃諫末流至此極也豈孔子所謂患得患失者耶贊曰匪位之患令名為艱匪名之患令終為艱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於乎德導有覲斯類

謹身殿大學士高穀

高穀字世用揚之興化人永樂乙未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中書舍人甲辰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初擢翰

林侍讀宣德乙卯考順天鄉試正統改元楊士奇薦
侍經筵講讀賜三品服戊午預修

宣廟實錄成轉侍講學士甲子考應天鄉試乙丑遷
工部右侍郎仍兼前職入內閣與聞機務已巳

上北征命毅居守景泰初陟工部尚書兼學士時虜
情叵測羽檄旁午

乘輿未返人心恟懼中書舍人趙榮獨請往迎毅壯
其志解所束金帶贈之及都御史楊善迎

太上皇歸毅奏禮宜從厚有千戶龔遂榮投書于毅
毅即以示公卿悚循見之恚甚請下之獄毅執議如

明學記卷之二

下

三三

一

初未幾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壬申加太子太傅上
言內外諸司惟賢是用况經筵日講關係聖德尤在
得人遂薦少鄉陳詢學士呂原中允楊鼎都御史王
文大理鄉蕭維禎司業王恂疏上命誦鼎侍經筵文
入內閣甲戌命往南京巡視災歛事竣還朝都給事
中林聰忤權貴將置重辟毅持正救解賴未減丙子
進謹身殿大學士是歲順天鄉試循奏考官劉儼黜
其子命毅覆試毅曰貴胄與寒畯爭進固已不可况
從而為之辭乎因閱卷止黜林廷一人餘俱從儼所
選從之

英廟復辟毅辭職乞休賜書慰諭仍侑以金銀給驛以歸卒謚文毅廖道南曰予讀國史稱毅為人高簡庶靜不比匪人觀其白劉儼之公救林聰之直嘉趙遂榮之忠推是心也天日將為昭焉贊曰江海之會寔維維揚毓和姿灑發為禎祥有斐君子邦之司直衆醉獨醒抗顏不屈寧為孤立母為依違俛仰間閻永世有辭

謹身殿大學士王文

王文初名強字千之保定束鹿人永樂中繇鄉薦計偕如京師

明學記卷之二

三

太宗命選下第舉人給冠帶入甯監文預焉辛丑登進士擢監察御史綽有能聲與同官王翔于謙咸為都御史顧佐所稱許時彰德妖寇張普祥謀逆

宣廟簡命往治事平還奏稱旨欽改名文擢陝西按察使正統己未轉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兼理軍務辛酉入為大理寺卿壬戌夏大旱

上命中貴興安審錄徃犴文片言折獄衆皆輸服未幾陟右都御史時冢宰郭璉貪墨文疏其罪風紀大振癸亥命代陳鑑撫鎮陝西也先犯順當國者移文沿邊飲氏入城以避其鋒文謂黠虜逆天神人共憤

不宜驚擾以惑民心聞中丞堵如故尋召還加太子
太保改左都御史景泰壬申南畿及山東河南被災
命往綏懷多所全活大學士高穀薦入內閣改吏部
尚書兼翰林學士叅預機務䟽陳舉官賑民數事悉
中時宜甲戌應天蘇松大水命往巡視蘇人鼓術惑
衆互相屠戮文悉捕獲誅之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
修寰宇通志充總裁官進謹身殿大學士因其子倫
不第許奏考官峻文深詆

英廟復辟言者首論于謙王文迎立外藩擅易儲宮
廷鞠文力辯謙不言遂同戮于市後其子倫改名宗

明學記卷之一

三五

彙世至尚書請雪父寃詔復其官加太保謚毅愍廖
道南曰予觀國史謂文為人深沉剛果屢鎮大藩兩
總憲政每廷議百官莫敢先發文以一二語裁決與
陳鑑交代一揖之外未嘗接談及入閣毅然欲有所
為耶茲以觀其志果其情深其才充其器隘迺若私
誣考官廷詰獄吏誣薛文清以死又何險也贊曰廣
漢神明延壽深刻匪術弗精匪才弗達果于自用昏
于自恕彼何人斯秉心乖戾張湯之後安世則侯犁
牛駢角誰謂無郵

華蓋殿大學士徐有貞

徐有貞初名理字元玉蘇州吳縣人宣德癸丑進士
選庶吉士授編修正統初進侍講己巳之變倡議南
遷尚書于謙斥之于廷遂懷悵惘大學士陳循授之
策曰汝當更名無使內家習知也耶更有貞以易儲
事轉左諭德遷左僉都御史往視水災時河決沙灣
居民播蕩漕運阻艱有貞奏曰凡平水土在知天時
地利人事三者天時既經地利既緯人事庶可施也
今欲抹之請先疏其勢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
其淤茲為之方以時節宣一曰置造水門二曰開分
水河三曰挑濬運河於是決渠以平水勢築堤以平

明學記卷之一

三六

水性作閘以平水道功告成為文紀之召還為副都
御史歲丁丑天象告變有貞陰結太監曹吉祥武靖
侯石亨及太平侯張觀等密謀迎請

上皇復辟禁漏下數十刻有貞等擁至南內躬昇步
輦聖奉天殿夜已嚮晨鼓三嚴百官班定而
景帝已彌留不起矣

英廟嘉其功加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封武功伯兵部
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值山東荐饑發
內帑賑之有司奏請增給

上召有貞同李賢議可不賢曰可有貞怫然曰不可

竊恐里胥滋弊惠澤阻遏罔及小民賢曰雖有茲弊
民方待哺不可不救也有貞退而不樂時石亨張軫
外雖結納中實猜疑御史楊瑄張鵬糾其不法

上謂有貞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因語有貞及
賢恊心輔政亨輩聞之益懼遂訴其奪門之功詭有
貞泄其謀

上怒下有貞及李賢于獄是日震雷雨雹大風拔木
乃出有貞為廣東參政行至德州會有投匿空名文
書者亨輩以為有貞所為

上怒甚覆逮詔獄拷治無驗乃命取誥券出示三法

明學記卷之一

三七

司刑部侍郎劉廣衡等劾奏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
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冒貪天功大不敬
無人臣禮宜戮市曹會承天門災乃宥之編置雲南
金蔭為民及曹吉祥石亨張軫相繼伏誅

上御奉天門論及人才謂李賢曰徐有貞才學亦難
得當時有何大罪乃石亨張軫輩害之耳茲若不宥
後世其謂何可令生還故里於乎

聖人恩法可謂兩盡矣庾道南曰予觀吳志謂有貞
短小精悍其學自天官地理兵法河渠陰陽方術無
不通貫及讀其所為漕河碑閱博爾雅當時詞臣無

出其右然而心術險賊急嗜功利首倡南遷繼謀奪
門比昵奸回屠戮忠良金蔭之行亦天道也贊曰謂
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彼其之子狡
焉猖狂負氣以逞構謀匪臧遷國奚忠奪門奚智亦
已焉哉胡不惴惴

幾閣詞林記卷之

天

殿閣詞林記卷之二

殿學

華蓋殿大學士李賢

李賢字原德河南鄧州人宣德癸丑進士初授吏部
驗封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景泰初上正本十策曰
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
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

景帝嘉納辛未虜酋也先遣使通好賢上言請修戰
守之備識者韙之是歲冬擢兵部侍郎癸酉轉戶部
侍郎上言也先近殺其主併吞諸夷宜勅沿邊諸將
明學記卷之二

勵兵觀釁于謙壯其言甲戌轉吏部侍郎上鑑古錄
英宗復辟召入內閣陟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時
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恃迎復功驕恣不法言官
糾之曹石懼愬于

上乃下徐有貞暨賢于獄未幾謫福建布政使吏部
尚書王翱召見便殿白之復以為吏部侍郎值承天
門災詔復尚書學士仍入內閣賜玉帶以獎之

上問邴邴汪后左右欲以殉葬可否賢對宜生存之
以全其母子又問建庶人久幽大內欲赦出之左右
以為不可賢對宜從邴邴典以示濊恩又問吉祥干預

國政四方奏報先造其門賢對權不可下移又問石亨當時迎復鄉何不預賢對奪門無以訓後

上竦然大悟乃遷汪后于別宮建庶人于中都曹石之黨益加禁束凡冒功四千人悉褫職

朝廷始有紀綱先是命修一統志充總裁官至是賜第于詹事府之東庚辰虜酋孛羅寇大同及涼州莊浪賢上安邊五事辛巳曹吉祥從子欽謀不軌焚東安門殺都御史寇深錦衣指揮逮杲傷賢臂迫令草疏請罪

上聞賢在甚喜欽伏誅加太子少保癸未

明學記卷之二

二

上以足疾不視朝時郊祀將至欲遣官代行禮賢對以為不可

上力疾至齋宮成禮而還母后胡氏號靜慈仙師非典賢對宜加崇以全仁老

上從之二月晦空中有聲賢奏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乃有此異遂上十事一曰欽恤淹禁二曰

禁止銀場三曰停歲造終劄四曰蠲被災糧稅五曰弛薦粟之徵六曰罷虧損馬匹七曰戒邊臣撫兵民

八曰命有司恤流移九曰飭御史糾貪吏十曰禁外官科歛詔頒行之是時錦衣指揮門達擅權道路以

目誣構袁彬并及于賢

上廉知其故不問甲申春正月

上不豫賢受顧命惟謹

憲皇登極加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知經筵事進光祿大夫柱國丙戌以父憂奪情復任修撰羅倫抗疏論之

上怒左遷倫于嶺表賢復上八事命所司議行之踰月卒贈太師謚文達官其子璋為尚寶丞廖道南曰予觀天順日祿乃知賢之相業僅有此耳及觀國史謂徐有貞既去賢獨留被眷

明學記卷之二

一八

三

英廟每視朝畢左右顧則呼賢與門達語良久乃已時召入文華有所咨詢言無不從自三揚以來得君未有如賢者然而海內之士奔走匍伏以干恩澤者紛如獨立不懼惟一羅倫而已於乎難哉贊曰賢哉賢也志可則也遇主于巷重納約也始抗曹石繼門達也猶豕之牙勿躑躅也得專行久茂功烈也賢哉賢也胡可埒也

謹身殿大學士商輅

商輅字弘載浙江淳安人宣德乙卯鄉試正統甲子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授修撰丁卯

英廟命選詞臣十八人進學東閣郭彥馬已
景帝簡入內閣轉侍讀是時北虜方熾閩浙盜起奏
牘填委輅悉心剴裁績効居多景泰庚午進學士
太工皇北還輅迎至居庸關伏謁命致書

兩宮及

皇太弟壬申遷兵部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仍兼學
士賜以居第丁丑

英宗復辟石亨輩嫉之坐除名成化丙戌復入內閣
首言八事咸切時政戊子

慈懿皇太后崩百官爭禮輅上疏定祔葬儀從之是
明學記卷之二

四

歲陟兵部尚書時皇莊甚為民厲輅言天子以天下
為家何以莊為丁亥六月戊申輅上言八事一曰勤
聖政二曰納諫諍三曰儲將才四曰飭邊備五曰汰
冗濫六曰廣蓄積七曰崇聖道八曰謹士習上嘉納
之改戶部尚書仍兼前職癸巳宋元通鑑綱目成進
文淵閣大學士丙申加太子少保改吏部尚書值倖
臣有欲建玉皇祠于掖廷者輅爭以為不可官門災
工部請命中官鳩材于楚蜀輅又爭以為不可俱從
之丁酉兼謹身殿大學士時中官汪直開西廠大肆
羅織屢起巨獄百官恐輅上疏畧曰近日伺察太

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心洶洶各懷矜畏蓋緣奉
聽斷于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于群小如常瑛王
英輩傷害良善虧損國體非所以示大觀于天下也
疏入

上震怒命司禮監官懷恩至閣輅曰汪直違

祖宗法壞朝廷事法所必誅而不以聽恩曰此疏誰
其草之衆皆曰直罪滔天使輔臣不言天下必有言
者與其使天下言孰若二三人言之恩具八奏

上即命罷西廠由是見忤于直會前輔臣楊榮曾孫
聿罪逮至京語連及輅直從中主之輅遂乞休加少

明學記卷之二

五一

保賜爾書給驛以歸卒贈特進榮祿大夫太傅謚文
毅子良臣舉進士為翰林侍講良輔為刑部主事孫
汝謙為尚寶寺丞廖道甫曰予以閑逢敦牂發練浦
汎清溪艤棹桐江眺望文毅之廬萬峰迴合千巖蜿
蜒意其為間氣所鍾也及讀國史乃見其諸疏侃侃
有大節於乎宋之王旦王魯宋庠俱以三魁致位幸
輔若文毅者視古先哲何如耶贊曰三魁華名士林
所稱三孤崇秩官箴所評德不孚名奚名之榮勲不
孚秩奚秩之尊允也文毅大節崢嶸龍山岷嶧桐江
淳潔誰其薦之明德惟馨

華蓋殿大學士萬安

萬安字循吉四川眉州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景泰初以易儲遷左春坊司直郎轉右中允改尚寶司丞兼編修天順戊寅改侍講侍

呈太子講讀進學士成化改元預修

英廟實錄陞少詹事兼學士己丑遷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尋陟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孝宗出閣改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光祿大夫柱國

少傅兼太子太傅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

明學記卷之二

六

學士初昭德貴妃萬氏侍

憲廟于儲邸其父貴為諸城邑吏至是以妃貴授都督兄通亦為錦衣都指揮權寵震耀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安喜同姓陰使人結通之妻往來于家為進妖僧繼曉以固其寵時江右李孜省亦以小吏能幻術與其徒鄧常恩俱驟躡要津安托孜省鄉宦彭華深相結納凡附己者百計援之異己者百計去之一時詞臣若禮部侍郎邢讓祭酒陳鑑而方正之士如王恕馬文昇耿裕秦紘皆相繼斥逐雲南土酋曩罕弄與木邦爭構據寶林以叛入賄于安安啗其利耶授

以安撫而邊釁日積凡若此類恬不為怪舉朝側目莫敢顯訟其過庶吉士鄒智與安同鄉憤其所為率同館士吉人李文祥上疏發其奸御史湯鼐文賈姜洪各相糾劾

孝宗在東宮稔聞其惡至是於宮中檢獲所進房中書遣太監懷恩携至內閣示之每展一卷安即跪泣乞哀猶無去意復令懷恩摘其所懸牙牌安始慚懼告退至中途尚占中台冀復用卒贈太師謚文康其子翼為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為編修俱淫恣不檢類其父云廖道南曰予讀國史見成化間傳陞乞陞

明學記卷之二八

七

冒濫名器者無慮數千固已誅之及閱萬氏本傳安據內閣二十餘年嫉侮忠正深於仇讐保養姦回切於骨肉觀其結萬通李孜省輩以陰為之援而又斥逐鄒智吉人輩以陽張其勢自古權奸之禍人家國類如此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不鑒哉贊曰唐之林甫天寶召亂宋之似道紹興啓變斷尸函首國有顯戮安何人斯獨保完福不于其身于其子孫覆宗墟矣是曰天刑

華蓋殿大學士文穆公劉吉

劉吉字祐之直隸博野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景泰初侍經筵預修寰宇通志轉修撰天順中侍東宮講讀預修一統志進侍讀成化初

英廟實錄成陞侍讀學士尋擢禮部侍郎己丑簡入內閣兼學士丁酉陟禮部尚書戊戌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壬寅守制詔起復之修文華大訓成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給一品誥命甲辰改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弘治改元進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知經筵事己酉二月吉率同官上言邇者彘徒欲效李孜省鄧常恩之故術見月宿在畢天將陰雨乃奏請祈禱幸而有中以希進用謹按詩云明學記卷之二八

月麗于畢俾滂沱矣書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今月宿在畢雨降之徵也臣恐侍門一開爭言祈禱啓彙召亂咸基于此所有祝文臣等不敢奉命庚戌吉率同官上言邇者妖星出天津歷杓曰近營室考之圖志為兵為飢為水旱矧今南海修垣汝河修橋俱非急務宜停止以答天戒

上嘉納之辛亥

憲廟實錄成化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壬子修撰張昇上疏論之吉遂致仕卒贈太師謚文穆今其子臯為大常少卿廖道南曰予讀國史謂吉沉

毅能斷但所與遊者多讒夫以故不聞其過廷臣不
協于已者陰嗾言官劾之乏休休之量及讀月畢天
津之疏又有不可撓者其然乎其不然乎贊曰博野
之墟大川平原篤生哲士為國鼎鑄首斥異端愈堅
直節星彗于津月麗于畢國史有言匪直也人城府
深宥有覲名臣

華蓋殿大學士徐溥

徐溥字時用常州宜興人景泰甲戌進士及第授編
修天順丁丑兼司經局校書侍

東宮講讀成化紀元遷左庶子兼侍講充經筵講官

明學記卷之二

九

兼纂

英廟實錄甲午擢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乙未主考禮
部會試庚子轉太常卿兼學士辛丑再典會試擢禮
部侍郎丙午改吏部

孝宗登極簡入內閣陟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總裁

憲廟實錄同知經筵庚戌復典會試辛亥加太子太
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岷藩許奏知州劉遜
詔違繫言官救之俱下獄群議洵溥力救之甲寅
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進光

祿大夫柱國乙卯命撰三清樂章薄率同官上言天子祭天地夫天至尊無對故禮以少為貴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牲不過特牛漢祀五帝儒者非之况三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乃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于天神非禮也至于郊祀樂章皇祖舊製今所傳樂章雖載永樂大典是書博采弗精不可以黷禮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原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疏上

明學記卷之二

十一

上耶從之丁巳總裁會典以疾辭戊午

武宗出閣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奉以目青乞休卒年七十二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文穆李文正公銘其墓曰瑞雲山高荆水清元氣下結扶輿精公居太史官列星文章作緯禮作經入掌帝制持邦衡補衮五色山龍形廟堂高古坐不傾一朝令出民弗驚調齊井苦成和羹四方士類歸陶型悉遣矜佩為冠纓尺量寸度桷與耒大者梁棟當朝廷公心不倦亦不矜盡弭怨謗消讒爭功成身退古有恒公歸自保哲且明君寵極重臣身經飄然乘風遡高

真山迎水後如平生廖道南曰子觀李文正公年譜見弘治間所上章疏皆出其手而溥能用之及讀國史稱溥立朝四十餘年因事納約隨才器使屢遇大獄保全善類從容委曲溫易充裕乃知曹參丙吉雖不踰于陳平魏相而培養國家元氣又不在彼而在此也十八年之治固有由哉贊曰周至成康厥治迺衡三后同心篤亮真誠漢至文景厥政底平萬石同德渾朴堅疑如文穆者其恫既無勇功亦無智名十八年中協氣氤氳於乎寧靜鮮見其倫

武英殿大學士丘濬

明學記卷之二

十一

丘濬字仲深廣東瓊山人正統甲子鄉試第一景泰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時兩廣用兵經年不決濬條列事宜李文達公一見即代上之

英宗嘉嘆付所司舉行

憲宗登極充經筵講官轉侍講預修

英廟實錄成進侍講學士續修宋元綱目陞學士濬自出已見撰史畧名曰世史正綱有禪世教會祭酒缺僉謂非濬不可乃加禮部侍郎掌國子監事復撰大學衍義補一書以獻

上褒荅之尋陟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修

憲廟實錄充副總裁官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上時政疏畧曰成化間彗星三見過掃三垣地震無慮五六百次邇者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且異鳥三鳴于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宇在三垣三台尤為重地變莫大於震動在京師邊防為急矧禽鳥動物得氣之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者三地震者二飛禽者二今乃屢見于二十五八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天人相與甚可畏也臣願體上天仁愛念

祖宗基業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

明學託卷之三

一一一

異端即財費乃至子托國公孫日夫于偏聽資去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維社稷儉德以懷水國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疏凡十餘萬言

上可諸司議行未幾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目疾辭不允卒贈太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謚文莊官其孫蕃為尚寶寺丞程敬取取其集曰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有學的之編懼學者之不知變也有史綱之作懼學者之明體而不適于用也有大學衍義之補其言鑿鑿可行行之可

以興治致吾君子堯舜使吾道不為空言蓋其志如此蔡清祭之曰先生傳極群書如巨海之吞吐百川含弘無際其才華國名世者四十年晚際聖明登之台輔取其所著書于大內以廣聰明權衡百度其道尊為國師門生學于遍天下矣自瓊崖以來所鍾人物未有如先生者於乎其不為虛生也已廖道南曰國朝洪武建文間時則有若劉伯溫之閑大宋景濂之浩博王子克之醇正方孝孺之爾雅永樂宣德間時則若有解大紳之雄放胡光大之豪宕楊文貞之精密金文靖之沉渾正統景泰間時則有若李忠文

明學記卷之二

之朴茂劉文安之該覈然皆麗藻豐腴未有若丘文莊之明體適用酌古準今衰然為一代文宗也自是以後若程篁墩李文正諸公蓋聞文莊之風而興起焉者或乃以劉文泰之誣而病之於乎豈知文莊者哉贊曰瓊海浩翰珠厓渺茫含靈鳩和誕生文莊矯矯若人萬夫之傑牛毛蟹絲劍光玉潔衍義有補世史有綱潤色

皇猷裨益典常我髮未燥誦習仰止布帛菽粟有裨

國紀

華蓋殿大學士劉健

劉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天順庚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成化中轉修撰遷左春坊左庶子弘治初陞禮部侍郎兼學士簡入內閣總裁

憲廟實錄成陟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甲寅進榮祿大夫武英殿大學士己未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庚申健率同官上言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機

祖宗視朝在黎明以前每日奏事二次邇者視朝太遲散本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奚示觀瞻庶府文移多致寢閣矧今各邊啓釁四方荐災尤為可慮怠荒是

明學記卷之七十八

十四

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

孝宗嘉納尋加特進光祿大夫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辛酉健率同官上言近有旨中官往武當山設像掛幡修舉齋醮命臣等撰勅并祝文竊聞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若復差官實為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糧餉供餽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妄以遏無良甲子健率同官上言近有旨欲于朝陽門外修建壽塔巨等竊惟人主信佛莫梁武帝為甚卒饑死臺城信老莫宋徽宗為甚卒囚斃虜地本以求

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為明鑒我

祖宗相傳以治天下者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似此異端蠹財惑衆何闕于治歟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祺等誥命及封號臣等竊惟異端不可信誥命封號不當與夫誥命朝廷所以獎貞勵能雖鄉士大臣必待秩滿考覈乃得頒給况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多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擬撰也天下後世其謂之何俱報罷

明學記卷之二八

十五

毅皇履極詔健總裁

孝廟實錄加左柱國食正一品俸倚毗甚隆健亦盡言無諱未幾焦芳媚劉瑾以健同鄉不附已遂力攻之健居家遭日青年九十餘卒廖道南曰弘治間予從先大夫游京邸飲聞毒菴劉公當國正色率下凡諸僚案謁私宅者不與交一言及入朝事關大義累幾千言不缺及子登甲科列史館公尚無恙卒無一言干求恩澤豈古之所謂大臣與贊曰嵩嶽峨峨汴河湯湯伊洛溼澗迴繞北邙惟彼東都元氣攸萃爰有大老鍾茲開氣耿耿大節侃侃正言力詆邪說中

扼權姦公考正命公神不死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湖廣茶陵人曾祖文祥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師文祥生允興允興生淳淳生東陽蚤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

景帝召見抱置膝下賜上林珍果及內府寶鏹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大義命肄京庠天順壬午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甲午轉侍講癸卯進侍講學士甲辰充東宮講讀官丙午主考順天鄉試弘治己酉遷左庶

明學記卷之二

十六

子兼侍講學士辛亥預修

憲廟實錄成陞太常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充日講官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為第一甲寅擢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勅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奏請命官往問

上欲從之東陽會同官上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威已久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丁巳秩滿賜金犀帶時中官李廣

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覆會同官上疏曰我

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
祭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
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
繫于此必繫于彼正士既踈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
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
禁宋徽宗崇信道流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誑稱作
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顛覆求福不得反以致禍至
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人腸腑為
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

明學記卷之二

七

益合一清龍虎宮西樂祖師殿及番經殿皆焚燬無
遺神如有靈何不日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
有言憂先千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焚
滅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異四方奏報殆
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
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
保矣時武岡知州劉遜逮繫科道會奏
止震怒俱下獄東陽覆同上疏救之

上為霽威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制戊午

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五月復召問親

定團營總兵官九月

清寧宮災東陽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為天道茫昧寔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為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縱囚釋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術熒惑聖聽莫此為甚且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嘆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越二日有為李庸乞祠額者東陽以為不可又召能仁寺僧入內慶讚東陽又以為不可

明學記卷之二

十六

上俱從之己未程敏政典試給事中華杲劾之命東陽覆試壬申會典成賜王帶甲子命祀孔子于闕里還朝上特珍躡上命有司議行乙丑

上不豫召入王几前受額命

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國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丙寅

上倦于政東陽上疏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嬉游漸廣夫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鈞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

朝廷弓矢甲冑戰鬪之象不可施于官禁使正人不

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于前臣竊憂之矧六月
中旬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鴟吻

太廟脊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毀災異尤甚
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庶可以回天慰人國家之福也
不聽復上疏曰

先帝願命惓惓以

陛下為托臣痛心刻骨誓以死報邇者地動天鳴五
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歷
觀載籍偏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且詔令廢格
變易殆盡憂在于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幸

明學記卷之二八

九

貴戚牽不可破或言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議擬
徑行更易臣若諉願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
世其謂臣何不報又上陳政令十失

上付諸司議革之十二月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丁卯劉瑾擅權適尚寶鄉崔璿
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為邏卒誣執枷號于長安門外
東陽上疏力救之命戍邊時聞內苑御船獵獸上疏
曰今歲自端陽後金鼓砲火聲徹都邑厩牧廝役紛
充禁廷大臣異忌不敢言小臣震懾不敢諫不知

祖宗分職設官朝廷糜祿養士將馬用之昔漢司馬

相如諫繫熊承以為逸群之獸輿不及還轅人不暇
施巧非天子所宜近薛廣德諫御樓船以為乘船危
從橋安聖主不乘危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尚視朝加
早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

上褒答之戊辰六月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忤瑾枷
號東陽又上疏救之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
力救之是月早朝有投空名文書數瑾罪者疑群臣
所為悉逮問詔獄東陽又力救之庚午六月旱霾東
陽上疏曰近時威令大行中外悚懼但霜雪之後必
有陽春雷電之餘必有甘雨此天道所當法也臣謹

四學記卷之二八

下

條上一曰寬邊軍拐馬之罪二曰寬僉書職員之罪
三曰寬查盤糧草之罪四曰禁官校羅織之非疏上
會慶府宜鑄叛命太監張永同都御史楊一清討平
之師旋獻俘永發瑾姦狀

上耶命擒之以東陽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蔭其
從子兆蕃為尚寶司丞覆上疏曰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

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
其難也

列聖相承兢業業罔有怠荒

先帝顧命惟欲

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
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
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于朝奏講讀之
殿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
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時巨
寇劉陸等衆至數十萬東陽晝畫宵籌卒致底定加
膺一子為錦衣指揮上䟽力辭

上以京軍不習戰陣欲調邊軍入衛京師東陽上䟽

明學記卷之二八

廿一

陳其十不便狀不聽遂乞休賜之勅曰君臣相遇自
古為難鄉資稟神異慧悟夙成爰自童年召見中禁
應制稱旨名動四方遂以先博之學黃英藝苑資歷
既深聞望彌重逮我

皇考擢居政府朝夕獻替便殿延訪平臺賜問有懷
必吐無言不從不激不隨無私無比顧命付託感激
知遇益竭忠勤委曲匡救西鄙戡亂兩河討賊廟謨
勝筭多所釐畫釐革弊政率循舊規樂育人才明揚
善類代言宣意敷奏達情文學詞翰獨妙一時立朝
五十年輔政十八年清慎之操終始不渝自古大匡

兼茲衆美者代不數人屬時多艱方切倚伏乃以止
足為念章數十上重遣雅志特賜允俞於乎功成身
退鄉自處善矣國有大政將統而問焉乃膺其從子
兆延為中書舍人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所著有
懷麓堂臺廖道南曰予觀楊邃菴叙懷麓堂臺慕云高
才絕學獨步一世如大河之源出崑崙至積石至龍
門至底柱吞吐百川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
所窮邵二泉叙續臺云盛德嘉謨澤被海內如大將
御戎不聞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嗟乎可謂知言
矣予以為弘治間薄海外內泰和流行兵以不試為
明學記卷之二

廿二

威財以不蓄為富刑以不措為治伊誰之力耶君子
是以知文正之不可及也贊曰雲陽秀鬱皇雱蜿蜒
洞庭浩渺湘水淪漣惟彼黎老端亮沉潛歷事

四朝一德格天翼翼匪懈休休不專稽厥勲謨昂石
有編

謹身殿大學士焦芳

焦芳字孟陽河南泌陽人天順甲辰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轉侍講進侍講學士左遷湖廣桂陽州同知
歷霍州知州四川副使調湖廣副使俱督學政上疏
奏辨請雪其愆陞南京右通政守制起復為通政再

以憂去召入為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擢禮部侍郎
改吏部陞吏部尚書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
大學士性險愎始比尹旻父子尹敗坐謫其為吏部
尚書時值逆瑾亂政號八黨大學士劉健會同戶部
尚書韓文率百僚伏闕固爭將除之芳潛通於瑾預
為之所繇是劉健謝遷韓文楊守隨等相繼斥罷黨
勢益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為姦凡變忝成憲極枯
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芳用事時有曹
元劉宇者媚竈續貂咸溷政本芳為之與援暨充

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凡先正名鄉悉肆醜詆

明學記卷之一

廿三

授意檢討段冕以快其忿初在吏部時郎中張綵與
瑾同鄉芳力薦之驟致冢宰賣官鬻爵名器壞濫其
子黃中允狂誕恣睢方廷試畢芳欲處以魁選既而
衆論取呂柟為第一芳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于瑾
改編修顧清等二十餘人為部屬官授子黃中為檢
討及劉宇之子仁等六七十人俱為庶吉士黃中尋陞
編修踰年陞侍讀時上官岑濬沒入家口有姝色殊
甚芳聞求瑾得之後卧病黃中聚麀人咸鄙之瑾伏
誅言官交劾其罪父子皆褫職為民中原盜起有趙
燧者入泌陽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

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劔士齧之曰使吾手
誅此賊以謝天下議者謂盜賊猶知疾惡云廖道南
曰夫政本之地應台衡下司鼎鼐陳猷敷典論道
弘化宗社安危生民休戚華夷向背世代污隆胥繫
焉軒皇六相帝堯四岳舜之五人武王十人亦不為
多湯之伊尹高宗之傅說一人大僚亦不為少誠以
大聖大賢不世出大奸大惡亦不常見也逆瑾擅權
乃有如芳如宇如元者首附之遂至海內騷動宗社
幾搖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畏哉贊曰豮豕之
牙不可長也牯牛之童不可養也盜而且乘致寇至
也鬼載之車疑未釋也吁嗟芳乎與衆棄也遺臭萬
世不可雪也

武英殿大學士王鏊

王鏊字濟之蘇州吳縣人成化乙未會試第一進士
及第授編修弘治初轉侍讀遷右諭德壬子主考應
天鄉試明年進侍讀學士歷少詹事兼前職丙辰主
考會試又明年擢吏部侍郎壬戌陟禮部尚書知貢
舉有景陵魯鐸者屢蹶科屋鏊偶閱其卷函稱之時
吳文定公為考官取鐸為省元人咸稱其知人尋簡
入內閣改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先是比虜火節

入寇詔廷議可否時馬端肅公劉忠宣公咸預廟筭
鑿上邊議八事一曰定筭二曰重主將三曰嚴法令
四曰恤邊民五曰廣召募六曰用間七曰分兵八曰
出奇疏上

孝宗嘉納正德紀元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
太傅擬上時政四事一曰急講學之為務二曰急延
下之為務三曰急用人之為務四曰急節用之為務
逆瑾擅權乞休歸卧震澤作謫解以自嘲焉又自贊
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幼書結髮勵行白首於
道茫然無聞者乎爵厠公孤官居堊閣志懷翰忠幾

明學齋卷之二

十五

昧納約者乎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制不能斡
阿一有違言超然不辱者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
利思後不知規畫歸卧空山晏然居之者乎斯人也
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于世自潔其躬跡其所至
盖知慕首陽之拙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跡
而不能為應變之宗者乎卒謚文定所著有震澤集
廖道南曰予嘗過閭門登虎丘望震澤七十二峰乃
見夫煙嵐杳靄魚鳥沉浮林霏合而流泉清意必有
名世者出乎其間既而訪文定之里觀震澤之書高
山景行時嚮徃焉嗟乎詰人已矣贊曰百川滌廻瀦

於具區萬峯繇眇會于東吳彼震澤者美人所都采
芝山間葺荷水隅平泉樓閣綠野圖書春雲猿鶴秋
雨鷗鳧我思若人不渝厥初

武英殿大學士靳貴

靳貴字充道鎮江丹徒人弘治庚戌進士及第授編
修

武宗出閣命兼司經局校書摺左中允預修會典遷
左諭德兼侍講守制服闋擢禮部侍郎逆瑾用事摘
會典譌失補光祿卿尋復舊職改吏部侍郎兼學士
典誥勅掌詹事府事仍充日講官陟禮部尚書甲戌

明學記卷之二

廿六

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其在翰林同考會試及主順天鄉試者各一
主考會試及授庶吉士業者各二當辛未會試時言
事者發其私以家僮可勤受賄鬻題貴亦不辭及丁
丑春方以病在告忽復出典會試意將示公以瀚宿
垢顧益致群疑於是言官復醜詆之遂致仕卒贈太
傅謚文僖廖道南曰予嘗汎舟京口登金焦望比固
指茸露脩脩然若凌雲御風而無所於繫着既而訪
之里問詢之父老多不滿文僖者及讀國史乃見其
歷遭醜詆古語有云寧為玉碎勿為瓦全亶其然乎

贊曰金焦屹立鼇鼉所宮北固岿峽煙雲攸崇產于其間宜廣而充豈曰無然云胡可宗龍蛇而已奚足為容

謹身殿大學士蔣冕

蔣冕字敬之廣西全州人成化丁酉鄉試第一丁未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庚申兼司經局校書遷右中允乙丑預修通鑑纂要轉右諭德兼侍講正德丙寅預修

孝廟實錄充經筵講官丁卯進侍講學士庚午主考應天鄉試辛未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是歲擢吏部

明學記卷之二

廿七

侍郎甲戌兼學士典誥勅掌詹事府事是歲陟禮部尚書仍兼學士丙子兼文淵閣大學士賜玉帶丁丑加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戊寅

武宗北狩命內閣撰威武人將軍勅冕上䟽言內閣之職其大者在代王言凡手勅旨意俱從撰擬今事出非常遠近驚疑虎豹九關言益齟齬

聖駕已出倏已浹旬延頸北睇無策可施仰惟

陛下受天明命為天地神人主內而中國外而四夷孰不尊稱如稱天為天稱日為日孰敢擅稱朱壽號為將軍鼎鑊在前不敢奉詔已卯駕南巡至金陵大

學士系儲同冕扈從十二月駕旋次揚州以郊期在
邇冕力請回鑾從之辛巳正月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楊廷和柄國冕與協心
奉迎

今上于藩邸入繼

大統改元頒詔與天下更始多冕所裁定壬午賜金
織襲衣及玉帶勅加伯爵冕具辭癸未冕上疏論災
異及禮儀甲申致仕還湘中杜門掃軌不通賓客廖
道南曰勿有之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夫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物固有然者矣况

明學記卷之二

廿八

聖神御極風雲景從璧月珠生光彩陸離二三大臣
登黃扉典綸綺爭自濯奮以先天下若冕者固亦清
謹之士哉贊曰湘山之南寔為桂林湘江之合煙雨
蕭森有美君子篤行修名耽幽葆老悠悠古心

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曾祖情任元為經歷
祖福山隱居江湖間父景起家巴陵遂為巴陵人一
清幼穎異日誦數千言舉神童太宗伯姚夔少宗伯
鄒幹胥器之既補翰林秀才成化戊子中順天鄉試
壬辰登進士第授中書舍人聲華籍甚擢山西督學

僉事弘治初起復補陝西督學召入為太常少卿督
四夷館轉南京太常卿壬戌虜大篩入寇馬政廢弛
乃遷副都御史督理茶馬上五事曰復金牌曰專巡
俟曰嚴私販曰處茶課曰廣茶價監苑胥庇甲子巡
撫陝西修復靖虜諸城莊浪諸隘及花馬池諸要害
固弗振耀乙丑關西大歉西戎北虜互相蹂躪大寇
寇聞宵遁隆德山正德丙寅復命總制陝西延綏寧
夏耳肅諸路軍務上四事曰綏土人曰處額地曰廣
招募曰溥嘗養邊土咸賴一清復經略河套河套者

明學記卷之二

廿九

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所建統萬城也唐築
受降城在河套之北正統以後浸失其險既舍受降
而衛東勝又撤東勝而就延綏河套為虜甌脫巢穴
其中水堅入套東寇宣大西寇寧固厥患無窮乃上
六事其一修築定邊營迤東邊牆其二修復寧遠塞
邊迤西屯堡其三增設花馬池及興武營衛所其四
防禦靈州土達其五整飭常州官軍其六增修黑山
鎮遠關墩臺悉中機宜丁卯歸休丹徒逆瑾柄國逮
詔獄賴大學士李文正公救免庚午竄鏞據寧夏以
叛仍起公總制西夏罪入斯得遂由監軍張永定策

暴瑾罪狀

武宗震怒瑾伏誅加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幸未順天應天及山東河南盜起公上疏十一事曰裕民曰增軍曰定賞格曰宥脅從曰懲鄉保曰充賞賚曰嚴罰禁曰治退縮曰察蒙蔽曰禁奪功曰防奔突

上嘉納之寇平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甲戌乾清官災一清上疏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祀郊廟太慢其三謂創梵宇于西內其四調邊兵于禁地其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多切直是年十一月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乙亥命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丙子

明學記卷之二

三十一

上疏論遣太監劉允往西番積作權貴殃茲訾殺復乞休歸丹徒嘉靖初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去位上特召用一清首疏起用謝遷時遷已八十餘矣一清生而隱宮貌類寺人博學多術善為調停久之術窮數盡讒邪交構遂復乞休歸卒公所著有石淙集督府奏議玉堂稿虞道南曰予為編修時值邃菴柄國見其獎拔善類練達事幾每奏報虜情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拈指授悉合神筭有訾已者多從而揚之然門生故吏汲汲援引布置穹顯以故其門如市而其心未必如水云贊曰皤皤國老萬夫之望發跡

于滇揚靈于湘首儲翰書繼督學政握機御戎振威
宣令三秦底定兩都迴翔國有筮龜士有圭璋政本
絲綸出而復入嘉猷恒告基命宥密

殿閣詞林記卷之三

月旦已未三十一

十一

欽定詞林記卷之三

閣學

文淵閣大學士宋訥

宋訥字仲敏大名滑縣人父崇祿元陝西行臺侍御史訥博學強記動遵矩矱性遲重不妄言笑登元至正癸卯進士任鹽山縣令洪武十三年徵為國子助教橫經發難繫部廓塞學者如歸嘗同諸儒應制撰諸勅文操筆立就雅稱

上意遂遷學士十五年五月命撰宣聖廟碑文賜衣帽文綺鈔錠秋七月庚戌

明學記卷之三

一

上謂訥曰朕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嘆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寢薄所以然者視民輕故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乂者以此而已是月有廣東儒士獻治平策上覽之謂訥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可乎蓋自知而用則所

見者狹知賢而用別所及者廣訥對曰賢才在天下人主豈能知之必賴群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所舉在何如爾

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為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為小人故觀其舉者可知其人之賢否矣十一月以訥為文淵閣大學士制曰朕觀古今賢者遇君有遲速名譽有先後昔望于蟠溪有飛熊之兆而乃興周八百訥年雖高邁特授是官爾往欽哉未幾以為國子祭酒上復勅諭曰大學賢士所關禮義所由出人材所由興自建學以來歷選師儒以居是職至今未臻其效

明學記卷之三

二

豈士習之難變與抑師道之不立與此朕所以夙夜究心慎擇老成以任之惟鄉風學者德可以任此鄉宜體朕意使士習丕變邦其有賴焉十八年二月甲辰陰晦不雨雪雹如雷訥上守邊策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若置之弗治恐歲久滋患邊圉卒荒若窮追遠繫恐士馬疲費餽餉艱難陛下為聖子神孫萬世計莫若善備邊之策爾備邊固在乎兵食足食又在乎屯田漢本始中匈奴率十萬餘騎為寇趙充國乃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

則當時之籌畫可見矣。今諸將中豈皆借才於異代哉。宜選其有智勇謀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上善其言。其為祭酒。嚴毅莊敬。諸生畏如神明。乙丑戊辰兩科。得士最多。而魁選出太學。太被賞遇。及講疾。

上遣中使諭之。畧曰。卿稟性純誠。疾必速瘥。命畫工圖其像。子麟往候問。至廂房。疾篤。始請歸寢。訥厲聲曰。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耶。卒年八十。

明學記卷之三

三一

上親為文祭之。官其次子復祖為司業。廖道南曰。往予甲戌遊南雍時。沔陽魯公鐸為祭酒。乃令習誦監規。乃嘆我。

聖祖每戒敕諸生。恒曰。宋訥云。乃知師道立。善人多。訥之名不朽矣。彭韶贊曰。中州文獻遺緒。可徵稽古。力學飾車。以行百僚。讓德六館。畫聲嚴而有度。樂育群英。乃叙教條。爾準爾繩。士皆適用。一人以寧。制詞褒重。吾道增榮。

文淵閣大學士朱善

朱善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少聰穎。十歲能文。通五經。

四書大義祖雲洞先生嘗謂人曰吾孫他日必為令器及壯以經學授徒壬辰兵變隱居鄉里養親教子杜門絕跡以聖賢道學為己任奉繼母李氏克盡孝道友諒戰爭扶母奔竄十餘日復全人謂孝感所至高皇帝平一海內開建學校乃以豐城為富州州守強憲中南昌守許方俱延至郡庠教有成效以名聞于朝授郡學教授洪武八年廷試諸儒善為首乃以為修撰署院事知制誥逾年以奏對失旨謫戍遼東復改典籍放還十七年

上思用老成驛召善還京以為待詔七月戊戌

明學記卷之二

四

上御東閣謂善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為智識則明蓋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嘗奏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近日禮教弗明婚姻混亂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議律不精其禍乃至於此成周之世為婚姻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世為婚姻可知也列國之君曹衛陳鄭秦晉莫不皆然降及

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諸陳之好罔不以世婚為重今宜弛禁以通人情別族以明世教上從之十八年命主考禮闈撒棘之日乃超遷奉議大夫文淵閣大學士五月辛酉朔

上御華蓋殿命喜進讀心箴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忤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諛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八月丙辰善海言曰古者人君至治重在任人蓋任

明學記卷之三

八

五

衆賢為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衆知為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才宜留聖慮

上曰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亂也是任人為難然人亦有謹始怠終者亦有過於前改於後者固不能保其始終惟始終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匿詐似信懷姦以忠者決不可任也是年忽遘厄疾

上遣醫調治其子逢掖請生還豐城卒年七十有二

屬續正冠危坐舉手加額曰感荷聖恩無以報也語畢而絕鄉人見有星如虹墜其舍所著有詩經解頤輯釋史輯諸書廖道南曰予幼學詩誦善所著解頤輯釋頗得其要領然而國風民謠宗廟朝廷雅頌之詩爰自千篇刪為三百亦已嚴矣宋儒泥于鄭聲淫之說遂槩以為淫奔而不以進講豈皆作者之本旨哉思欲起善于九原而與之論難又胡可得也林塾贊曰羨彼雲洞煒有來齋道立教成令聞斯潭乃擢翰林掌 帝之制寵辱不驚皇極經世爰起枝文登華族滯墜星有占歸則云逝

明學記卷之三

六一

東閣大學士吳沉

吳沉字濟之浙江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于也博學有文累徵為縣庠訓導辭不就洪武十二年薦授待制十一月甲午朔

上觀漢紀顧謂沉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質其父經營儲蓄未有不為子計者父子而異質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丁酉上論持身保業之道又謂沉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然微終貽大患不防

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必至於成大惡常人且然况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上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不克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在於能謹與否爾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又謂沉曰人君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真切事也沉曰求之於古克行者鮮矣是故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與治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難入

明學記卷之三

七

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抹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必來沉曰陛下之言及此國家何幸焉未幾降編修十三年六月丁卯復以為待制沉薦教授童冀儒士吳慎遣使徵之十四年冬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奏言尊無二上稱臣於東宮是並所尊矣沉駁之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胡得而異焉請凡啓事東宮如

舊制

上從之十五年十一月戊午乃以為東閣大學士十六年二月上

上將享太廟沉進精誠錄先是

上謂沉曰朕閱古昔聖賢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三事以類編輯至是書成

上覽而善之命沉撰序三月沉因講周書至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

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入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誅正邪沉進曰書言去邪勿貳所以深致其戒

明學記卷之三

八

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蓄毒藥不急去之必為身患小人巧于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喜其順已而恣其所為將無所不至矣沉曰小入中懷奸邪而言似忠信不可不察

上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非義乃臺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為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益於國家亦臺合附會曰是不必為此誠國之賊也自古知人固難而知言亦不易八月丙戌以進講後期降侍書尋改博士十九年七月丁丑卒沉富貴遠覽嘗因奏對誤遷涓源教諭未行改典籍陟大學

士考功監劾其怠事降侍讀終博士三仕三已無喜
愠人以此多之廖道南曰子觀沉所進精誠錄其學
粹乎正矣至論小人不可用斷斷乎其為確論也金
華之學沉亦可取矣贊曰於乎君子浙水之英奇氣
渙發正學端純精誠有錄格于皇天天心克享秉志
彌堅三仕三黜喜愠不形於乎君子浙水之英

文淵閣學士蕪左春坊大學士解縉

解縉字大紳世居鴈門厥後徙居吉水遂為吉水人
曾大父應辰元高安教諭應辰生子元子元生開先
開先生縉縉生而英悟奇絕五歲誦書七歲賦詩十

明學記卷之三

九

歲日記數千言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
年計偕如京師考官劉三吾閱卷極其稱賞名遂大
振與弟綸暨女弟之夫黃金華同舉進士

皇祖親加簡拔選縉及金華為庶吉士讀中秘書日
侍左右特被寵眷一日寓大庖西室諭之曰爾縉試
舉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縉即屬草以進其畧曰
陛下得國之正非漢唐宋所及取天下于群盜抹民
生于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筭不假良平不倚信布
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且不邇聲色不
殖貨利不為遊畋又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

畝王矣夫令出惟行也不宜數改令數改則民疑刑
期無刑也寧失不經刑太繁則民玩今好善而善不
顯善者未必蒙福惡惡而惡日滋惡者未必蒙禍臣
願篤悖信之本加慎密之功喜怒一聽于天理存養
無間于須臾夫人君不以察為明也元首叢脞則股
肱惰萬事皆隳人君當以德為政也帝德罔愆則衆
志應天命用休今畏天畏鬼神矣畏民則未至治民
治強暴矣治心則未至臣願畏民為畏天之本治心
為治民之本祭不必瀆矣無咎之福神不必勞享無
為之治夫經正則庶民興故孟子距詖行息邪說臣

願上斥虞夏商周之華與下及漚洛關閩之佳葩釋
老之北者驅之復于入倫經咒之妄者火之絕其欺
誑斷瑜笈之教某符式之條夫名不正則言不順故
賈生定官名易服色臣願明經制以任諸侯王于衆
職推恩義以待百執事于一體大臣不恥辱罰屬官
不加捶楚夫禮樂不備非所以協神人臣願配天復
掃地之規尊祖隆七廟之制祀列聖于太學祀孔子
于諸學而又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禮經之缺夫險要
不防非所以保邦國臣願開武舉以收英才擇關隘
以屯重鎮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蕪教民兵習之于

兵農而又時申戒飭之令特重官守之防夫風俗不正非所以示以趨臣願做藍田呂氏鄉約及浦江鄭氏家範率先于世族以端軌則夫田稅不均非所以厚民生臣願行授田均田之法擬常平義倉之舉積久以歲月以豐財賦夫臺綱不肅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今御史糾彈咸永容旨未聞舉善但日除姦臣願去朋姦倚法之條使民有所恃而不恐天賢路不清非所以勵頑鈍獎忠貞今椎埋囂悍列布朝省朝捐刀鑷暮擁冠裳臣願導鄉舉里選之法使民有所勸而為善尤願

明學記卷之三

十一

陛下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幸垂鑒焉奏凡數千言

上嘉其識時兵部侍郎沈潛忌縉才誣其狎侮胥隸上慮其中傷耶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值都御史袁泰構害張昶怙勢恣橫諸御史莫敢糾其非縉執筆起草力詆其奸狀又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救韓國公李善長寬疏

上又慮其涵養未至召縉父謂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文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備父子其歸益盡心于古人後十年采

朕大用爾未晚也。縉侍父歸，感恩勵志，所造益深矣。高皇帝升遐，縉趨赴臨，權臣構害，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未幾召還，入為待詔。一日於宮中披覽，建文時群臣所上封事千餘通。

命縉徧閱有關政治者，留覽餘悉焚之。

文皇靖難，雅聞縉名，拜侍讀學士，階奉訓大夫。初開文淵閣，簡用七人備顧問，以縉為首。諭之曰：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朕嘉爾等恭慎，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常存于心。爾等亦宜謹終如故。庶幾君臣保全之美。縉對曰：陛下不

明學記卷之三

十三

以臣等淺陋，俯垂信任，敢不策勵圖報。

上喜，各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其即令赴柔儀殿見之。永樂元年十二月壬辰。

上御謹身殿閱

高祖御製文集，諭縉曰：皇考文章天資超邁，然亦學問所至，觀其所著，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語簡理至，藹然可見。朕于宮中徧索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君自焚時，并寶籙皆毀矣。意者其有逸帙乎？縉對曰：國初佐命之臣，理當有之。於是遺書諸藩，索之。二年八月己丑，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之至再諭之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鑑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此心為切要十二月進文獻大成賜宴禮部是歲文華寶鑑成

上賜皇太子諭縉曰朕皇考訓戒太子嘗采經傳格言為儲君昭鑑錄朕此書稍加克廣益以

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誠能守此足為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此所以亂亡朕此書

明學記卷之二

十三

皆大經大法鄉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為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嗣後纂修高朝實錄及永樂大典命縉為總裁官先是

上與淇國公丘福等三大臣議建儲諸臣咸謂高煦有扈從功

上不以為然召縉密議事遂定立

仁宗為皇太子高煦為漢王加縉為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階奉議大夫未幾福等初議泄于外高煦知之憾縉獨深遂譖于

上曰瀋邱舊臣無泄者其縉泄之乃坐縉廷試讀卷

不公罪出為廣西叅議既而禮部尚書李至剛誣縉
怨望改交阯八年入京奏事時

車駕北征

皇太子監國縉伏謁徑歸高煦聞之又譖縉私覲儲
君無人臣禮復羸交阯之化州檢討王儼任調所邀
與同趨廣東之化州縉復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
上大震怒徵還詔獄拷掠備楚詞連大理丞湯宗中
允李貫贊善王汝王縉修朱紘檢討蔣驥潘巖蕭引
高經歷高得賜及李至剛相繼死獄中縉子禎應禎
亮舉家俱戍邊

明學記卷之三

十四

仁宗登極特宥還官其子禎亮為中書舍人縉祿字
驥略絕無城府喜引拔士類如曾棨等二十八人俱
所獎進

大宗嘗命縉評諸臣縉以實對於卷義曰其資重厚
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不遠小人於劉儁
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于
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
易直確有定守於陳瑛曰刻于用法好惡頗端於宋
禮曰慙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
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但儉之心既奏

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嘗問建文所用諸臣縉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
往事不足論已問尹昌隆王汝玉曰昌隆君子而量
不洪汝王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爾縉卒後十餘
年仁宗出所討十人者示揚士奇曰人謂縉狂士
乃今知非狂也揚士奇銘其墓曰千里之足越國
過都西一履之不虞梗楠百尋其才之蠢寧見捐于
匠輪邪乎切心瓦米承日競瞻望以忻快何泯沒之
過疾于所也一其神不死尚有光華天漢之涘廖道
南曰縉負奇名抱儁才意興所到肆筆成章水搏蛟

明學記卷之三

十五

蚪陸剽犀象淵乎其不窮浩乎其若有餘其自視何
如者

高皇網羅英俊智屈群策當時翊運元臣雖親如善
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濂如觀如素雷霆所
擊罔不震懾縉以一少年上庖西萬言疏批鱗逆心
罔所諱忌而

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嘆猶可想見規模真弘
遠矣召旋河隴踐歷清華密贊建儲有故老舊臣所
不及知而獨幹運廟謨措神器于磐石視古英哲何
以加諸然諫沮交趾力抗權倖卒惟于讒莫之敢白

悲夫贊曰董子三策賈生萬言誓日遭迴朔風孤鸞
縉也奇才國士鮮儷遭際

真龍逆鱗弗諱河朔既寃日南載遷魂飛湯火殄瘁
疇憐文貞銘辭勒于貞石潛光益彰照耀方策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

胡廣字光大江西吉水人延平守子祺之孫永豐丞
師尹之子也幼受學于叔祖子貞及長之聞從黃仲
器遊建文庚辰舉進士第一賜名靖授修撰

文皇登極簡用儒臣入文淵閣擢侍講疏請復其舊
名允之踰月改侍講階承德郎

明學記卷三十一

十六

上一日問百姓安否廣對曰郡縣窮治姦黨外親深
為民厲詔免寃賴全活者甚眾四年七月又問曰昨
有中官自江西來言田家刈稻已畢何獨大旱對曰
臣鄉民多勤且多種早稻

上曰勤之一字豈獨農家為然至于人君尤當致勤
於心朕每退朝靜坐心思今日所行幾事果當于天
理合於人情則心安矣否則中夜必思命左右記之
俟旦改之蓋一事失當民受其弊故不得不勤爾廣
對曰誠如

聖諭未幾陟右庶子仍兼侍讀四年七月命撰神木

山碑文

皇太子立瓌廣為處士燕石春坊大學士階奉政大夫諭吏部曰廣等忝朕口久繼自今秩滿勿改外任五年七月命同洪國公丘福等輔導

皇太孫賜之勅諭略曰完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璜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皆懋簡德藝職輔東宮東宮之子必資蕪弼宜協心同志輔導于成推廣仁義道德之源開陳二帝三王之治涵養本原恢弘智量以成其德器庶國家有無窮之休卿等亦有無窮之聞五年冬廣進呈文字

明學記卷之三

七

上覽之彌善問曰黃淮不滿于楊士奇何也廣對曰淮有政事士奇有文學蓋因解縉重士奇輕淮故併及于臣

上曰知汝不容于淮惟朕不為所惑廣頓首謝六年七月命撰淳泥國恭順王碑文七年二月甲戌

聖學心法成諭廣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要雖生知之聖亦資學問由唐虞至宋聖賢明訓具著經傳然簡帙浩繁未易遽領帝王之學惟得其要篤信力行足以為治朕惟皇太子天下之本今當進學貴在知要朕因機暇承輯古聖之學如執中建極切于身心

家國天下者類為成書鄉等試觀之廣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宜與典謨訓誥並傳萬世八年

上大閱誓師聞瓦刺使者言諭廣曰國家無所用與今日此舉非得已也廣對曰孔子所慎齊戰疾勿毀謹焉

上曰孔子又言我戰則必勝祭則受福誠敬之至必可必也三月丙子

上北征次凌霄峰諭廣曰諸將比來不進一言何處廣曰成算在上莫之能裨

上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雖聖人資下為妻朕曷敢

明學記卷之三

十八

任已以掩群策暨旋師廣等頒賚有差九年督罕提吉并女直野人來朝

上諭廣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良以此輩貪殘數為邊患宋歲賂以金幣剝民膏血若解虎狼今既畏服授

官賜賚捐小費以弭大患可也十一月乙巳重修高廟實錄命廣同胡儼等為纂修官十二年十月甲

寅諭廣等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精語增附于

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大極通書西銘止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爾等亦別類成編務極詳備

庶幾可垂後世命廣為總裁官書成廣等撰表進呈
上親製序文擢廣為文淵閣大學士時禮部郎中周
訥建請封禪群臣多從之廣撰却封禪頌以進

上大嘉賞十六年五月嬰疾卒年四十九

仁宗登極贈官賜謚真章有云鄉德行文學士林所
重事我

皇考論思宥密十有七年清慎恭勤始終一節輔朕
春宮小心直諒今特加贈祭祿大夫少師禮部尚書
謚文穆仍賜其家金鈔文綺官其子種為檢討楊士
奇銘其墓曰經國所資文武並施惟武以靖惟文以

明學記卷之三

九

治魏魏

太宗統御九有任武暨文知左右手公職詞垣十有
九禩秉恭執勤司帝之制玉冊金簡天章龍文光華
日星敷宣帝仁萬幾燕閒清問前席公所入告惟帝
時懌公所蓄志寬惠被下沕穆泯焉密贊鴻化春宮
輔德平直之行二聖惟明獨鑒公誠好文之朝儒林
之首人聳其瞻公眎無有泊虛之存簡肅之度彼其
何心有好有惡寵章駢蕃貴終猶始始終之全曠代
其幾金螺在左文江左右埋璧有光上貫牛斗廖道

南曰

國朝選士冠于廷者自吳伯宗任亨泰輩受知

皇祖三席益大以肆表章六經及性理諸書可謂有

大造于後學者觀其扈蹕帷幄之籌與夫典樞綸綍

之文蔚然炳矣視文貞以下鮮與其儷云贊曰東璧

之躔月合星臨西崑之岫玉澤珠懸彼美人兮龍見

于田運逢九五風雲翕焉本天親上上際九玄本地

親下下徹九淵七峻迴翔頽頽誰先究猷秘畧公也

則然

吏以竹野... 曹鼎

曹鼎字重鍾... 曾祖克柔祖庭訓父社咸

明字記卷之三

計

隱德弗耀... 日誦數千言居常篤行事繼

母備極... 春初舉鄉薦中乙榜... 州學官疏辭不

受銓曹... 之改任泰和典史時中... 旁午置郵無虛

日彙處... 之裕如公暇耶延禮師儒講明理性宣德壬

子督部... 工匠赴闕疏乞入試中第二人楊文真公一

見奇之... 明年廷試

宣皇策... 以義馬河洛象數彙對稱旨

上親擢... 第一授翰林修撰從楊文定公遊所得益深

英朝初... 御經筵掄選講讀官彙首預焉敷納明暢聞

者聳敬預修

宣廟實錄轉侍講五年簡入內閣叅知政事甲子進
學士乙丑廷試讀卷得商輅為第一是歲陟吏部右
侍郎仍兼學士己巳五月戊申彙奏侍講劉鉉修撰
王振堪教庶吉士修撰許彬郎中潘勤堪督四夷館
從之七月虜酋也先大舉入寇中官王振力請親征
上命武官英國公張輔等文官兵部尚書鄜堃等及
羈與倖讀學士張益扈從巡邊是月壬寅

車駕次鷄鳴山癸卯次萬全峪是夕金星犯亢甲辰
次陳安是夕黑氣四塞乙巳次天城丙午次陽和是
夕火星犯土丁未次聚落驛戊申次大同庚戌次雙
明學記卷之三十八

廿一

寨王振蔚州人邀上幸其第辛亥次滴水岩壬子次
洪州癸丑次白登王振益恣迫挾進兵成國公朱真
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噤無一語
惟欽天監正彭德清首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
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鼎繼之曰臣子
固不足惜

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儻有此亦
天命也八月辛酉次土木命太監吳亮相地右營陣
未定虜已據南河次日虜偽退王振復矯制起營追
之虜大蹂躪我師敗績死者十餘萬人彙及諸臣五

十二員皆死之

景帝聞之贈鼎榮祿大夫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襄遣官諭祭官其子恩為大理評事

英宗復辟加贈太傅改謚文忠又官其孫為錦衣百戶廖道南曰予觀李忠文公及劉文安公奏疏謂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甚于土木之難者夫漢之冒頓桀黠方張唐之安祿養養已久宋之遼金及元則又中國偏安勢匪其敵我

明當全盛之時王用三驅獲狐射隼而乃受制闕豈親勞六飛至使全師覆沒善人殄瘁如鼎者哀然為

明學記卷之三

廿二

廷魁首元衷大羊身膏草野不亦可悲乎予故備述國史亦以為世鑒也已贊曰六龍北狩八駿西馳龍沙遼邈狼山遼迤矯矯倫魁耿耿大節其身雖隕其神猶烈人亦有言泰山鴻毛之子之死當辨秋毫

文淵閣大學士彭時

彭時字純道江西安福人正統戊辰進士第一授修撰已巳

英廟北狩郕王監國命時奪情起復入文淵閣陞侍讀賜五品服時請終制不允值易儲遷左春坊大學士寔字志成陞太常卿兼侍讀天順元年九月

上御文華殿召時入見問年幾何時對曰大馬齒四十有二

上笑曰年方壯可用也覆命入閣兼學士時徐有貞既去許彬薛瑄岳正呂原相繼拜命及李賢復入欲于閣中南向坐時曰不可

宣宗臨幸跡猶在也賢曰東閣何獨正坐時曰東閣西向內閣南向恐非臣子所敢專且華蓋謹身文華武英皆

至尊所御設官兼殿止可侍坐備顧問正坐非禮也賢語塞戊寅二月恭上

明學記卷之三

廿三

聖烈慈壽皇太后徽號時條上竟恤數事詔頒行之仍賜金綺有差十月區

駕校獵于南海已卯賜遊西苑五月端午賜觀驃騎七月賜遊南內庚辰

上御南薰殿召時同李賢呂原入命內侍鼓琴賜博帶十二月閱射西內召時同觀

憲宗即位陞吏部侍郎知經筵尋進兵部尚書兼學士給假歸省遣中官護行因四川地震時上言十事賜麒麟服總裁

英廟實錄成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慈懿皇太后崩時上言請如漢文葬呂后宋仁葬劉后故事不報時同禮部尚書姚夔率百官伏文華門號泣爭葬禮

上感動從之戊子九月丙寅彗星見時上言正宮闈廣儲嗣數事是歲改吏部尚書賜王帶已丑冬無雪時上言三事因及

景帝固安公主及笄宜出嫁太監劉永誠冒軍功不宜封以伯爵從之丙申十二月庚辰時上言比者彗見天田西掃太微北近紫宮警言懼譴告可謂至矣因條上七事一曰正心術二曰謹命令三曰親接見四

明學記卷之三

十四

曰慎賞罰五曰納諫諍六曰勵官守七曰恤軍民上嘉納之是歲加少保李贈太師謚文憲官其子頤為尚寶寺丞廖道南曰予觀可齋記乃見文憲公之貞朴非若文達公之多智也及讀國史謂時端慎嚴密外和內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政事於乎今之君子何獨不然温室之對可為永鑒也已贊曰漢稱丙魏吉知大體唐稱姚宋璟能正己惟明達務惟介知止於乎文憲無愧斯語

文淵閣學士階兵部尚書苗衷

苗衷字秉彝鳳陽定遠人永樂辛卯進士及第授編

修宣德初預修

兩朝實錄轉侍讀正統紀元侍經筵預修

宣朝實錄進侍讀學士命入內閣典機務乙丑充廷
試讀卷官丁卯擢兵部侍郎兼前職戊辰廷試讀卷
得彭時為第一景泰初陟兵部尚書兼學士乞休

景帝賜之勅曰卿以科目高第發身事我

皇曾祖考以至于朕凡四十年歷官翰苑寅畏小心
朕方進卿以大司馬兼翰林長官冀有倚毗曾未幾
時遽以老辭揆之古先哲王求舊之美固不能忘而
士大夫耳退之節亦不可拂特賜寶鉉金綺給舟以

明學記卷之三十一

十五

歸以副朕懷賢念舊之意卒贈榮祿大夫加少保謚
文康子穉為監察御史廖道南曰予觀中都志載苗
文康素履弗得其詳及讀國史稱其為人溫厚簡重
外和内莊諳于世故樂道人善脩然有塵外之意予
始知文康之風遐哉邈矣贊曰嵩嶽巖從趨于中都
渾河沈洋風氣鬱紆乃生文康躋陟龍圖嬉笑叱咤
咬唾璣珠急流勇退上嘉兩疏國史如丹尚有嘉謨

文淵閣學士贈禮部尚書馬愉

馬愉字性和山東臨朐人宣德丁未進士第一授修
撰正統初轉侍讀侍經筵預修

宣廟實錄進侍讀學士庚申命入內閣乙丑遷禮部
侍郎兼侍讀學士嘗奏讞疑獄多所平反兩考會試
甄拔才雋人咸稱之忽晨起趨朝仆不能語事聞耶
命醫往治越四日卒年五十三

上聞嗟悼賜棺槨賻錙萬緡命有司營兆域贈禮部
尚書兼學士舊例贈者無兼官兼之自愉始廖道南
曰予觀山東志謂愉淳雅寬厚行義可式及讀國史
則又云端重簡默自處澹如門無私謁於平使居合
揆者其門如市其心如水亦何愧于愉哉贊曰青州
之野象應虛危倫魁之擢文炳壁奎商彭匪壽子淵

明學記卷之三

共一

匪天大化司之若彼莽眇於乎若人入掌絲綸胡為
遽墮天奪良臣天奪之良不憖遺老蒐幽秘史丹青
厥貌

文淵閣學士贈戶部尚書江淵

江淵字時用四川江津人宣德庚戌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轉侍讀正統己巳陞刑部侍郎又改戶部侍
郎兼學士景泰辛未主考會試得吳匯為省元尋命
巡視淮徐諸郡淵條奏三事一淮之常盈徐之廣運
諸倉俱在城外宜築月城以守之一天津為北河之
會鳳陽為中都之會宜放操軍以守之一河南為中

原之要地比平為京師之巨甸宜選民兵以守之
上命所司議行尋改吏部左侍郎景泰壬申以易儲
事加太子少師入內閣預機務

英宗復辟刑于謙王文王誠舒良張永王勤于市謫
陳循江淵俞士聰項文耀充鐵嶺軍後石亨敗復共
官廖道南曰予觀景泰時陳循柄國凡厥有猷有為
者咸程厥能効厥用然而任然太深操權太重怨叢
則衆怒權踰則主疑如江時用等才固可取而志亦
可恤也循之明于知人暗于知己又胡足恤乎贊曰
西川浩渺玉壘攸崇千崖屹嶻金峨是宗靈靈為指
明學記卷之三
廿七

杜宇為辟子糾小白建成元吉君子於茲權其重輕
師臣雖美儲位當寧於乎時用昧於時中鐵嶺之後
請祝敷庸

文淵閣學士贈禮部尚書許彬

許彬字道中山東寧陽人永樂乙未進士選庶吉士
授檢討宣德中秩滿轉修撰正統己巳曹鼐推舉提
督四夷館九月陞大理少卿尋遷太常卿景泰庚午
議遣近臣奉迎

聖駕于沙漠彬毅然請行曰主辱臣死分也八月辛
酉也先為土臺設座于上率眾膜拜奉辭

太上皇進良馬貂皮遣得知院等護送至野狐嶺仍遣五百騎送至宣府彬謁見

太上命馮罪已詔勅諭文武群臣仍遣彬祭土木陣亡官軍

英廟復辟遷禮部侍郎兼學士入文淵閣叅知政事嘗薦王洸治河果有成績及石亨專橫憾岳正忤已并及于彬調南京禮部未幾出為陝西叅政亨敗乃復其官卒贈禮部尚書廖道南曰予觀天順日錄及袁彬李實揚善紀行記乃知許道中之大節亦不可誣也夫晉之懷愍宋之徽欽鑿與奔播于龍沙衮藻

明學記卷之三

廿八

蒙塵于狼胥良以中國諸臣徂于細館閣于遐覽拘于瑣務暗于遠圖未有若我朝

英廟之全福而諸臣建策遠出晉宋之上如許道中者詞林中之翹楚也贊曰龍庭荒漠六飛迎翔虎關嚴闕萬乘趁蹌偉哉志士捐生為國捧日以還赫赫業業推賢讓能綽焉有容立名不朽於乎道中

文淵閣學士階禮部右侍郎薛瑄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曾祖常祖仲義皆通經教授鄉里父貞領鄉薦為真定元氏教諭再調王田母齊氏夢一紫衣人入謁遂生瑄于學舍初生肌如水

晶五臟皆露祖仲義聞其啼聲曰必異人也洪武己卯父貞改除馬湖吏目瑄撰平雲南賦黔國見而奇之永樂己亥父貞復除鄆陵教諭庚子瑄發解河南明年辛丑登進士宣德戊申授監察御史差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潛心誦讀深有所得著讀書錄正統紀元擢山東僉事提督學政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講明理性多所造就楊文真公薦之入為大理少卿撰大理箴以自警時太監王振專柄錦衣指揮馬順附之會有百戶病死其妾誣妻殺其夫瑄白其寃都御史王文諧之于王振振怒嗾言官劾

之詔逮之獄處以大辟兵部侍郎王偉申救除名放歸正統己巳給事中陳信薦起為大理寺丞命督餉貴州戶部侍郎江淵薦之陞南京大理卿蘇州有饑民火富室之廬者王文復往按其富坐以謀逆連及五百餘家瑄又白其寃文謂人曰瑄崛強猶昔瑄曰辯寃獲咎又何憾焉既而執之愈力賴以平反者其衆天順初都御史楊善薦之特召為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一日

英宗御便殿召瑄入語移時諄諄啟沃皆有關于聖學君德者是科命主考會試瑄以復性為問得劉定

之為省元時曹石冒功亂政瑄曰君子見幾而作寧
侯終日耶耶上疏乞休卒年七十六子四人孫祺舉
進士李文達公銘其墓曰昔有王氏鳴道河汾流風
餘韻以啓休聞乃若薛公不以自足濂洛關閩意向
甚篤稽其出仕實始為親歟歷中外進學口新學既
日新道亦有得身體力行至無少息操履堅定外物
不移中心自固夫豈有私富貴利達患難貧賤隨處
而安曷有歆羨成就後學大小不遺由粗而精以隨
其資嗟今之人無公所好公今已矣誰臻其奧廖道
南曰予幼誦讀書錄以為程朱語錄之後耶有此書
明學記卷之三

及觀國史乃見劉又安公定議謂瑄直躬慕古談道
淑徒進不附麗退不慕戀允為一代名臣然論其於
朱熹之學未若黃榦輔廣之親承徹言金履祥許謙
之推衍緒論推之從祀似亦為過也彭韶贊曰力行
好古進趨有程寤寐河洛以究春陵歟歷中外大棘
之鄉縲絀非罪復起而承貳鄉掌制以弼以承豈寶
遠物而志可行乞年以退惟道之楨

文淵閣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呂原

呂原字逢原浙江秀水人父嗣芳為萬泉教官卒于
任原孤貧假館養母郡守黃懋舉充邑庠生正統辛

西鄉薦第一明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癸亥預修五倫
書賜寶鏹丁卯被選進學東閣侍經筵景泰初遣祭
于蜀歸充經筵講官轉侍講壬寅遷右中允兼侍講
是秋進侍講學士兼中允癸卯預修歷代君鑒錄主
考順天鄉試乙巳預修寰宇通志明年擢右春坊大
學士仍兼侍講天順初改通政司左叅議兼侍講主
考會試時徐有貞既黜薛瑄請老乃特用李賢并召
原與岳正入內閣命原兼學士總裁一統志成有金
帶王桎之賜壬午守制歸躬視母塋哀毀踰節期年
卒年四十五贈禮部侍郎謚文懿子憲為太常鄉廖

明學記卷之三

三一

道南曰予觀楊文懿公誄原之父有曰緊攜李之鍾
秀兮挺碩人其頌頌植仁義以為本兮橫百行以為
枝劉文安公輓原有曰君子非始之難而終之難若
公之終孝不忘于其親則無愧于其君矣蓋嘆逢原
之學所從來者遠矣及國史所載謂其為人寬厚不
立崖岸事母撫孤克盡孝友其在內閣多所裨益謂
志亦彌其內端外和與物無競程篁墩文萃遺事謂
居官二十年家無田宅為學務實踐不事多言蓋皆
實錄也贊曰攜李之域龍淵是名嘉禾之秀虎觀有
人惟陸宣公為唐內相惟呂逢原為明人望文懿所

誅文安所哀於乎已矣上燭中台

文淵閣學士贈禮部尚書王一寧

王一寧字■浙江仙居人十三能詩父峻任國子監丞一寧從侍時

仁宗在春宮聞其善撫琴召見命賦銀河詩嘉之俾就國子監讀書永樂戊戌舉進士授吏部稽勲主事於文華殿供事秩滿改修撰曹鼎薦教庶吉士萬安等預修

宣廟實錄成轉侍講兩命為京闈考官正統戊辰遷禮部右侍郎景泰初勅往湖廣督理軍餉明年召還

明學記卷之三

三十一

轉本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命入內閣預機務以中官王誠輩嘗愛業報其私恩也壬申易儲進太子少師仍兼舊職尋卒于官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謚文通廖道南曰古之豪傑之起也固不拘其類後世則不然乃若王伍王叔文李訓鄭注之儔或以他伎進卒敗其身而動搖宗社故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王君始由御容射策曰科終由佞幸司綸秘閣君子奚取焉亦以寓勸戒焉爾贊曰天台竊窺赤城霞標鴈蕩摩雲龍湫噴香允矣王君夙頽垂髫鼓琴潛邱校藝京寮卒贈宗秩德音奚昭

文淵閣學士階戶部尚書蕭鑑

蕭鑑字孟勤江西泰和人宣德丁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正統初預修

宣廟實錄轉侍讀未幾陞祭酒勤于訓士矩度整肅嘗歎乞歸監丞鮑相合師生三千餘人慰留如陽城景泰辛未召入文淵閣兼學士尋擢戶部侍郎命議易儲事鑑曰無易樹子霸者所禁况天朝乎不聽加鑑太子少師因天變上䟽論時政甚切修寰宇通志充總裁官書成陟戶部尚書加太子太師仍兼學士廖道南論曰子觀丘文莊贊辭謂鑑蒼然古色淵然

明學記卷之二

一八

三三

德光進有所施舍可以蔽知鑑為可人也及讀國史稱鑑言動溫雅性多猜忌遇事亦多退避方景泰易儲時則顯言以爭及加官秩則又覲頰以受是導何德哉贊曰文江之源靈氣鬱蟠仁山之麓英又挺生傑哉孟勤幼抱巨志繼踐金華徘徊廊宇時政有䟽秘省有書力爭易儲德也不孤

文淵閣大學士陳文

陳文字安簡其先湖廣茶陵人有名蘭孫者其仲子欽徙居江西之廬陵文幼警敏上用弱冠耶魁多士正統丙辰進士及第授編修癸亥被選東閣進學士已

已秩滿轉侍講景泰庚午主考順天鄉試以高文毅公薦補雲南右布政轉廣東左布政天順改元召旋拜詹事祭未遷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甲申改吏部左侍郎與李文達彭文憲同心輔政成化乙酉陟禮部尚書總裁

英廟實錄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卒年六十四贈榮祿大夫少傅謚莊靖官其子璋為中書舍人廖道南曰予觀劉文安所著陳莊靖傳丘文莊所撰哀辭咸謂文出歷外藩入長宮端受密命贊化權謨謀毗益眷注日隆及觀郡志亦稱為一時之能臣而國明學記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史小傳則寥寥數語於乎若人若吾奚得而名狀之哉贊曰文達之才如崇通變文憲之介如環守正莊靖于時同心輔政無言無爭惟寧惟靜出歷二藩入踐三台周旋曲折亦已焉哉

文淵閣學士階兵部尚書尹直

尹直字正言江西泰和人景泰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轉侍讀直上言典章制度必大備于文明之朝著述纂修當不廢于承平之世我

祖宗神功聖德雖登于秘史其儀文法制未載于全書雖有諸司職掌然遺畧尚多更草不一敬示永久

曷粹大成乃若通鑑綱目起自周威烈王迄于五季
茲宜續修以成巨典

上是其言尋進侍講學士上言災異修省三十二事
轉吏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兼學士主考會試得程楷為第一是科得人最多如
苻冕費宏劉春毛紀時江右李汝省用事鄉宦多附
誣之直密與通但其斥中使李毅之誣辨御史吳珍
之寃人又稱之卒謚文和廖道南曰予讀直所撰瑣
綴錄力詆吳與弼之為人及諸勝已者悉加媒孽心
竊疑之既而讀國史狀直之心如其所撰者不爽也

明學記卷之三

八

三十五

贊曰大江之西吉水之濱英才疊出多為名臣直負
脩能屢有啓沃論史有疏瑣綴有錄顯斥與弼潛附
攷省國史如丹洞燭幽隱

文淵閣學士階禮部尚書彭華

彭華字彥實江西安福人景泰甲戌會試第一選庶
吉士授編修天順中以多文厚氣坐除名賴大學士
李賢救免成化初轉侍讀充經筵日講官進侍讀學
士預修宋元綱目成陞學士文華大訓成遷詹事兼
學士丁未陞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內閣尋加太
子少保禮部尚書先是江右李汝省以小吏致位鄉

佐華私附之又與大學士萬安結為心腹以故肆謔
投間巫丞若狂如尚書李秉王恕馬文昇秦統侍郎
邢讓祭酒陳鑑與其同鄉劉宣羅瑛相繼斥逐華之
力居多未幾輿疾歸卒謚文思廖道南曰予觀吉安
志謂華才識超邁望重一時及讀國史累千百言皆
極其醜詆又謂羅倫之逐張元禎之劾皆原于華予
不敢盡信姑存其著者替白漢之廣受成事儲皇宋
之郊祁並擅文場乃若二彭盍簪玉堂文憲何猶文
思何狂既昧介石猶慚復隍彤管紀之云胡不減

文淵閣學士贈禮部尚書劉定之

明學記卷之三

三六

劉定之字士靜江西永新人正統丙辰會試第一明
年進士及第授編修正統己未六月定之上言十事
一曰謹號令二曰察人才三曰處降夷四曰重守令
五曰杜奔競六曰訓武官七曰嚴考課八曰惜名器
九曰遵服制十曰禁淫奔疏上留中秩滿轉侍講景
泰庚午定之上言自古夷狄之旤未有甚于今日者
昔晉懷愍陷于匈奴宋徽欽陷于女真皆因邊塞外
破藩鎮內潰救授不集播遷無所未有若今日舉天
下之大合數十萬之衆奉

上皇于沙漠委以與瓦剌者也晉宋既遭此禍之後

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舍棄舊都偏安一隅尚能奮
既衰之勢抗方張之敵未有若今日也先入寇直抵
京城奉

上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聽其自來又聽
其自去者也謹條上十事一曰戰陳二曰守禦三曰
通使四曰降胡五曰練兵六曰撫民七曰選將八曰
賞罰九曰議政十曰德學

景帝嘉納壬申遷司經局洗馬定之又上請遣使奉
迎命禮部會議行之丙子轉右春坊右庶子天順紀
元改通政司左叅議兼侍講是冬進學士甲申遷太

明學記卷之三

三七

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克副總裁官成化丙戌簡入內
閣叅預機務明年秋陞工部右侍郎又明年轉禮部
左侍郎俱兼學士卒年六十一贈資善大夫禮部尚
書謚文安李文正公叙其集曰譬之山焉出雲雨產
寶玉生材木禽獸而朽朽糞壤亦雜乎其間斯足為
嶽為鎮譬之水焉吞吐日月藏蓄魚龍變現蛟唇而
汚泥濁潦受之而無不容斯足為江為河為海若句
鍛字鍊探之有窮取之無餘不過為孤峰絕澗而止
惡足以成其大哉文安仲紙運思揮毫對客正書旁
竄畧不移日稿不易點及登秘閣折疑義稽古訓或

日詠百詩或一揮九制淳淳演迤頓挫奔放竒正並
用變化不窮晉漢劉向宋劉敞皆博極群籍未見於
用若文安晚始大用用亦不久功業未竟而其文大
鳴于時固一代之盛哉庾道南曰予自兒時五洪家
君嘗誨以文安之受教于石潭君也雖古人亦無踰
焉乃取呆齊諸稿讀之郁郁平盛矣及閱國史乃見
其昌言直氣卓不可撓沛不可禦昔人所謂此皆節
義文章可相屈耶惜乎用之既晚未究厥施西涯其
知言哉彭韶贊曰天資絕倫八面受敵高古渾雄變
化莫測經筵講官天子沈馬三疏抗言援筆立寫惟
明學記卷之三

三十八

公之文名重天下豈但當時愛而不捨至今後人詞
林定價

文淵閣大學士劉翊

劉翊字德溫山東壽光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景泰丙子預修寰宇通志轉修撰天順改元
遷右中允侍東宮講讀

憲皇登極以宮寮舊臣擢太常少卿兼侍讀預修

英廟實錄進太常卿兼侍讀學士甲午陞吏部侍郎
充經筵日講官乙未簡入內閣兼學士丁酉陟戶部
尚書明年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文華大訓成

加太子太保光祿大夫柱國時妖人李孜省輩左道
亂政動搖國本翊力爭之無少避謀遂沮然亦以此
不安于位或構以飛語儼俳優以中傷之詔遂乞休
詔允之卒謚文和子銳為太常卿廖道南曰予觀東
土志謂翊事親孝母沒廬墓時父昂在翊昧爽問安
畢復詣墓所鄙守李昂表其里曰仁孝豈耶昌黎所
謂出則秉笏垂魚入則侍安問膳者耶於乎孫子之
昌固有本矣贊曰泰山蛇蜒滄海滂洋靈精灑氣鍾
于壽光惟彼文和其德不窳孝以事親忠以遇主抗
疏辭榮幽栖雲門令聞不泯有德斯存

影閣詞林記卷之四

院學

翰林院學士封姑孰郡公陶安

陶安字主敬太平當塗人幼穎敏有大志通判馬昂夫令賦喜雨詩立就奇之自是肆力問學博極群書得程氏讀書日程及呂舍人學規益究心濂洛沉潛道藝元至正甲申舉浙江鄉薦為明道書院山長再調高節書院講明朱陸之學乙未夏六月朔高皇帝渡江至太平安偕耆儒李賁率父老迎謁驚相謂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明學記卷之四

上召見與話安因說曰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悉多攻城屠邑志在子女玉帛爾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應天順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爾言甚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都龍蟠虎踞長江天塹取而有之撫形勝以臨四方所向無敵何憂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

上甚悅乃改太平路為府命習知府事以安叅謀拜左司員外郎丙申克金陵乃陟本司郎中先是劉基宋濂章溢葉琛來謁

上問安孰賢安曰臣謀不如基學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遠甚

上嘉其讓已而克武昌乃以安知黃州府事尋改令桐城知饒州府事時閩寇攻城急安諭衆固守援兵至圍解諸將以民多從寇欲屠之安曰民被脅誘非其本心賴以全活甚衆民為立生祠

上親製詩勞之

詩曰匡廬岩穴甚濟濟水怪無端盈彭蠡鰐魚因韓去遠洋陶安鄱陽郡

理一吳元年始置翰林院開禮樂二局首召安為學士凡制度儀章悉安草創

上錫之誥命有曰國家之立必有一心之臣尊戴匡

明學記卷之四

二

輔用能張紀綱植表儀正名位善辭命基圖丕安朕初渡江鄉安首謁軍門郎期以帝王事功贊襄兵務多歷年所宣號令則軍民信議禮樂則體要成建陳以忠出納惟允捍城禦侮勞績茂著朕甚嘉焉迺者開翰苑以崇文治設學士以冠儒英重道尊賢莫先於爾擢居宥密俾職論思錫以寵章用昭國典尚勤獻納贊我皇猷綜理人文以臻至治可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洪武元年修大明律令成為總裁官

上親製春帖褒之

帖曰國朝謀畧無雙上諭論文章第一家

遂拜江西行

省叅知政事

上諭曰鄉安遇朕敷陳王業幕府軍旅裨益良多繼入翰林日聞讜論茲以江西地居上游可代汪廣洋者宜莫如鄉安辭曰臣恐付託不效有孤渥恩

上曰躬擐甲冑決勝負於兩陣間此武夫之事儒生非所能若承流宣化綏輯一方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鄉才宜是任吾豈私一人弗愛一方乎乃錫以誥命追封其祖父為姑執侯秋九月癸卯卒年五十九追封為姑執郡公安為人外癯而內實精于易數為文純雅疏暢以追古人一日侍

明學記卷之四

三

上論學術安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害道猶美味悅口美色眩目人鮮不為所惑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捭闔類皆游說諸侯急于功利者多從其術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對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習弊又安知此安頓首謝其所啓沃類如此廖道南曰漢初逐秦群雄紛擾靡克定一

至董公說以仁義其興也勃焉我

高皇起應昌運遠超于漢方其奮跡濠梁取滁和渡
采石定當塗陶安謁見期以王道決計趨金陵肆居
帷幃英謨密議幽贊神明且言邪說害道其見逃哉
弘遠矣可不謂一代儒宗爾矣乎彭韶贊曰濠洛關
閩灼有定式屏跡江南授徒考德適遇天兵來皇斯
域謀猶無雙王業是職鄱陽有成翰苑之陟律以表
民文以華國

翰林院學士朱升

朱升字允升徽州休寧人後徙歙之石門幼師鄉進

明學記卷之四

八

四

士陳櫟櫟深器之元至正癸未聞資中黃楚望講道
湓浦偕趙訪往學焉既有得乃歸讀書紫陽祠中乙
酉舉鄉薦授池州路學正壬辰淮甸蘄黃兵起升所
居窮僻雖避兵連竄詞述不輟脫去俗學直造本真
究極玄微覃精大道丁酉夏六月

高皇帝遣元帥胡大海等至徽改徽州路為興安府

升被徵入見顧問稱旨

上問之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上嘉其朴

遂參

密議凡禮樂征伐典章文物多所替畫吳元年丁未
拜侍讀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上親製詔詞有曰眷我同宗之老實為蒼哲之英無

何乃陟為本院學士特免其朝謁以優禮之洪武元年二月乙卯

上御東閣顧謂升曰近觀周禮有所謂六夢者朕嘗感異夢厥兆維何升對曰人之精魄上通于天此陛下受命之兆也軒轅夢遊華胥天下大治帝王之興自有天命蓋振古如茲矣三月辛未命儒臣修女誠又諭升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大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內出未有不為禍本者夫內嬖

明學記卷之四八

五

惑人甚於鴆毒惟明主能察于未然其他鮮不為所惑邨等為朕述文誠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升受命纂輯二年三月戊戌復命撰齋戒文是月請老歸石門乃居梅花初月樓

上親灑宸翰以賜卒年七十二學者稱為楓林先生所著有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孝經四書小學旁註及書傳補輯諸書傳解行於世廖道南曰予幼從石門大夫學即誦楓林小四書迥然異之及覽觀諸經旁註慨然興嗟以為道可耶矣石門大夫仍復示以玄旨約之精義乃今知朱允升之學要亦切當不可

誣也。贊曰：矯矯耆儒紫陽之裔，文不喪天道，未墜地。乃究淵源，好學篤志，躬遇真人，風雲景會，乃攷禮樂，乃新規制，樂道石門，始終一致。

翰林院學士宋濂

宋濂字景濂，浙之金華人。兒時即抱鉅人志，日記五千言。既長，受春秋于聞人，夢吉學古文于柳貫，黃潛吳萊之門，講道于浦江之青蘿山，著書號龍門子元，以國史編修徵辭不就。

高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聘至，建禮賢館以居之。初為儒學提舉，陳友諒平乃撰平江漢頌。

明學記卷之四

六

上大綱賞遣世子受經，甲辰十月轉起居注。

上御端門論黃石公三畧，濂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具載願。

皇上講明是書，心學復傳矣。

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為帝王大道，顧三畧為今日攻取急務。爾時中書省臣奏請給牛種於民。

上令勿徵其租，乃謂濂曰：朕所言當乎？濂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至獨富。捐利予民，實與邦要道也。乙巳三月，濂卧病館舍。

上曰：老宋起居何久，不見繼聞在告，乃憂形于色。曰：

宋起居誠篤之士不參以分毫人偽侍子五年猶一日也乃謂侍臣曰爾往傳命俾歸金華山中父子祖孫懽然同聚疾必速愈愈且速造朝國家文翰庶有賴哉乃贖以金幣

皇太子致贈有加馬漣歸上表謝并奉書

東宮勉以孝文恭敬毋惰毋縱懋修德業副天下望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諭曰吾自幼備歷艱難今爾曹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知勇于進修是自棄也宋起居言有益爾其味之且酬之以御劄曰先生教吾子以嚴是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教之是

明學記卷之四

七

不同也以忠厚立心以節儉制行是得體也昔聞古人乃今見矣仍以文綺侑書洪武二年漣終喪詔修元史以漣為總裁官兼修禮書六月陟翰林學士知制誥三年二月辛酉

上御東閣漣等進講大學至有土有人反覆陳說

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民安則國固故仁主有仁愛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既歸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七月元史成賜金幣有差時甘露屢降漣撰頌其末有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

于其仁孔子作春秋祥瑞不書有年則書豈不以天道難知人事可徵者乎

皇上弔神至治以得仁賢為瑞以臻和豐為祥視前代植金莖以承液誇嘉瑞以紀年者不侔矣

上嘗論古帝王宴安之餘多嗜神仙瀛曰漢武好神仙方士至梁武好佛異僧集使移此心求賢為治天下其有不平乎

上姪文正獲罪且不測瀛曰文正罪固弗宥

皇上廣親親之忌生之而置諸遠地斯善矣

上既追封外王父為楊王立廟將服衮冕以祭瀛曰

明學記卷之四一

八一

衮冕惟天地宗廟用餘則嘗降禮也

上從之命瀛撰楊王廟碑後失朝左遷編修十一月轉國子司業四年七月坐考祭禮遲滯與魏觀同謫瀛為安遠令十一月召還為禮部主事是年明昇貢異馬乃撰龍馬贊五年六月嘉瓜生于句容撰嘉瓜贊十二月丁酉復以瀛為太子贊善大夫六年正月以舉人張唯等為編修入文華堂肄業命瀛為之師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評文優劣每食太子親王迭為之主是月昭鑒錄成八月寶訓成十二月日曆成俱命瀛為序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濂以大學衍義對

上命書于兩廡壁時睇觀之因覽史記論黃老事命濂講析濂曰人主能以義理養心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作矣

上曰朕上畏天下畏兆民兢兢不敢自逸對曰

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慎終如始斯無間矣乃復以濂為侍讀學士七年十一月孝慈錄成八年三月洪武正韻及大明律成濂俱為總裁官五月丁丑上御端門出內庫蟠杏核示詞臣命濂為賦九月侍皇太子親王遊中都濂隨虔開說多所規益既歸

明學記卷之四

九

上謂濂曰皇太子留心治道鄉等居常諷諭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

上於後苑觀穫曰農事成矣濂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皇上知稼穡之艱難念民生之疾苦實盛德也九年五月

上御奉天門謂濂曰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資賢才能而能獨理秦之時張良陳平韓信皆隱屠釣漢高卒用以成帝業今山林巖穴豈無超群拔衆之才茲欲羅而致之其道何繇濂曰取士莫善于鄉舉里選用

人莫善於任官任官莫善於久居不遷古有是論而
陛下行之得才之效無過此矣是月復命為學士承
旨知制誥如故十年三月致仕

上賜緡帛文綺及御製文集 皇太子贈衣二襲

上曰朕慎于賞予卿誠貫金石故以是賜卿今年幾
何對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年後作百歲衣也瀛辭行

上復曰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庶保無虞矣九月
來朝

上勞之曰卿去此數月朕思之今卿復來朕恐失顧

明學記卷之四一

十一

問特遣禮官致醜卿當引觴自酌食以養神又親調
甘露以賜之曰酌此可願壽康也是日侍游禁苑日
晏始退

上嘆曰純臣哉爾瀛今凶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瀛
謝不敢當十月觀心亭成復命瀛為記瀛自布衣感
上龍飛之遇凡有任使夙夜匪懈虔恭勤慎凡郊社
宗廟山川百神之典禮樂律曆名物度數之制四夷
胡貢賞賚之儀及勳臣碑碣銘誌之文承

上意旨即時撰次常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

上欲命叅大政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工不敢

當是任

上愈厚之每燕見必命坐賜茶每旦令侍膳或召

問廷臣臧否第稱其善者瀛素不能飲

上強之飲至再面楮行不成步

上賦詩一章賜之仍命群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

世知朕君臣同樂至此也因瀛艱於行步詔

皇太子選廐馬以賜

上復賦良馬歌命群臣咸賦以紀之有上萬言疏者

上怒欲重其罪瀛曰彼應詔陳言未可深罪

上默然已而釋之其扶植善類類如此

明學記卷之四

十一

上嘗謂廷臣曰古人大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

君子宋瀛事朕十有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偽誚一人

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君子哉若人乎抑亦可謂

賢矣瀛子琢為中書舍人孫慎為儀禮司序班十二

年琢因事連坐有司請罪瀛

上念瀛舊臣乃安置于茂州卒子夔州所著有龍門

子疑道記潛溪集巒坡前後集翰苑續別集芝園集

朝京稿蘿山集浦陽人物記廖道南曰天降時雨山

川出雲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若景瀛者非天啓之以

翎初運者乎予嘗讀楊維禎序景瀛之文曰其隱龍

門也燁乎其虎豹煙霞也其居館閣也燦乎其鸞鳳
日星也貝瓊曰正聲勁氣充塞宇宙星辰河漢山川
草木風雨雷電鬼神變化龍跳虎躍瑰詭竒絕揭沉
曰浩乎其博淵乎其深蔚乎其色鏗乎其聲春濤之
滌漫也鐵騎之縱橫也武庫之珍異也龍門砥柱之
可駭也蓋論其文者然也至其門人方孝孺稱之曰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
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
治造化而不獲終于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
蓋其後昆公之所能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
以為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
不置乎休戚此公所以踰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
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可謂知言矣彭韶贊曰
春日載陽列宿繁張江流湯湯是為先生德容之粹
文名之高學問之長變夷輔夏正我綱常功在萬世
其曷敢忘

翰林院學士劉三吾

劉三吾名昆孫以字行長沙茶陵人兄耕孫壽孫皆
事元三五少習舉子業元季避兵廣西行省授靖江
教授儒學副提舉王師克廣西乃歸茶陵洪武十八

年通政衡山茹璫薦其才可大受乃以為左春坊左
贊善三五年已近老博覽善書記應對詳敏屢承顧問
悉多稱旨七月戊寅

上問侍臣以民生安否三吾對曰賴

陛下威德四方無震益城屏息歲比豐登民咸安樂
上曰天下之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為天下主心
常在民惟恐失所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曰
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汎然譬如虛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
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
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

上嘗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為鑒
戒者萃為一書名曰存心錄命三吾編集漢唐以來
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為一書名曰省躬錄二十年
二月甲辰御註洪範書成

上謂三吾曰朕觀洪範一書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
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
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
道我未能焉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朝夕省覽三吾
曰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

平者也遂命三吾撰序二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雲見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於治世舜之時興於詩歌此實聖德所致也

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弭苟爽其德雖祥無應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丑朔

上御謹身殿因論治民之道三吾曰南地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君子懷德小人懷刑施之各有攸當焉爾十二

明學記卷之四

十四

月祭亥

上謂三吾曰愚民犯法如哺飲酒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

上曰善為國家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二十四年七月命攷定武臣封贈之制十一月

上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凶乃曰凡人罹凶咎無不自己求之者彼事勢窮促冀求苟免竟亦何益三吾曰如是者當聽乎天

上曰心無所愧可聽於天若其自求於天何預二十七年正月辛巳

上退朝謂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為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為治之難也自古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澤則衆心離于下積怨聚于上欲國家不危難矣三吾曰

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三月辛丑又謂三吾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

明學記卷之四

十五

聾瞽天下之事難達矣三吾曰人君惟博采衆論任賢使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檢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而聰明為所蔽也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于聲色外蔽于權奸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為邪佞所惑則亂何從生哉七月巳酉

上因改定書傳謂三吾等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疑于奎壁今年春暮其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其厚各賜以綺繒衣被又御製詩命次韻和之朝參則列于侍衛之前燕享則坐于殿中仍以朝鮮所貢玳瑁筆賜三吾及修震宇通衢書禮制集要成俱倍加賞賚三十年命三吾主考會試士偶黜竟以是獲罪三吾為人慷慨坦夷不設城府自號曰坦坦翁至于大節則屹乎其不可奪也

上嘗欲易太子三吾痛哭曰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上學記卷之四

十六

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事多忤旨降為博士父之乃復為學士廖道南曰可以扞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三吾者非其人與方茹忠誠之薦也

聖祖虛席以待而密勿啓沃格心居多至于易儲痛哭以爭可不謂節乎贊曰星沙之南雲陽之墟嶽祇發祥是生鴻儒惟彼鴻儒台輔之器學頌之學志尹之志晚登秘省嘉謨嘉猷嗟予小子景慕前修

翰林院侍讀學士張以寧

張以寧字志道其先河南固始人厥祖光祿大夫從

王審知入閩遂居福建之古田少貧苦嘗學登元泰定辛卯進士初授黃巖州判官轉六合縣尹坐事免至正中復起為國子助教後遷侍制侍讀學士以寧有俊才元末遺老多物故以寧獨擅名于時人呼為小張學士

國初王師入元都以寧舉危素等以故官來歸奏對稱旨仍以為侍讀學士階朝列大夫知制誥特被寵遇洪武己酉與典簿牛諒奉使安南

上親製詩送之時安南王陳日燿偶卒嗣君日燿遣其臣阮亮求詔璽以寧不許乃留居洱江俾諒徃其

國諭以朝廷威福彼遂復遣陪臣杜舜卿來告訃

上親御翰墨為祭文命編修王庶主臺林唐臣徃將

命事竣

上御製詩八章暨錫以爾書褒之還卒于道中詔有司還其柩于家所在致祭以寧清潔自守所居蕭然未嘗營財產其奉使也襆被而徃臨終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囊都無陸賈金有詩文數十卷號翠屏集子煜為蒲圻知縣炬為刑部員外郎大學士揚榮銘其墓曰世德相傳厥為名族固始徙閩肇于光祿積善流慶懋敏文儒鬱彰松溫若美瑜富有

才華早登科第敷歷中外英聲倏起際我

皇明奉職詞林用弘裨益恩眷彌深使節煌煌遠臨

交趾夷俗丕變

龍顏以喜寵命方降訃音遠來

天語興嗟失茲良才廖道南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
可以為難乃若李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亦求不辱
而已以寧持節遐荒行李蕭條生則哦詩自樂寄興
翠屏死則述詩見志投疏皂囊亦可謂不辱君命已
矣贊曰閩山之壘是為古田堅持古道希古之賢於
惟斯人死于壬寅去夷就華卒死夷裔

明學記卷之四

十一

翰林院行講學士李紳

李紳

洪武初為典籍十五年十一

月乃陟為侍講學士

上賜之勅曰治天下之美非賢何以治民非文何以
昌化文所以備載萬物闡演幽微昔有唐天下歲和
時豐無乃弘文館之設有方任館內之事者內相慮
勤以致遐邇來庭外戶不閉斗米三錢家給人足朕
欲肩之何用賢之道不齊致遺賢於遠邇今特命爾
紳居是任尚期文同韓柳勲比房杜以昌治化汝往
欽哉十七年正月庚戌

上與狝等論武事狝曰用兵重在任將

上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重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故皆有功若唐憲宗用魚朝恩肅宗用吐突承璀為監軍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是任將不專信之不篤故也狝曰惟陛下聖明深知茲弊

上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于未形有謀能制勝于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堅破銳兼是四者而後可以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爾又有王時者以元故官與危素同為侍講學

明學記卷之四

十九

士有李遜者直隸景州人登洪武甲子鄉試官至學士其行蹟多不可考云廖道南曰易有之聖人作而萬物睹信哉言乎觀李遜之勅詞望以文同韓柳勲比房杜意亦至矣贊曰遜也鳳舉竹實梧陰于彼高崗栖于禁林時以舊臣犬為其主素既無為於爾何取釣以儒學遜以選舉寥寥今古莫可遐悟

翰林院直學士陳樞

陳樞字子經浙江奉化人祖著宋秘監知台州父秘元饒州教授樞自束髮受書即知弘前人業乃撰紀二百卷傳諸同志又上論遠古逮于高辛下據三史

會于有宋述近理剛繁詞比事於通鑑較義於綱目
斟酌前編而不必苟同至於尊正統以定大分凜然
大義萬世不可易也其紀年則司馬公之補遺其書
法則朱文公之綱目猶不敢自比於二公故但名之
曰通鑑續編洪武二年春正月以朱升為學士詹同
及樞為首學士廖道南曰墳典既選史傳斯創左史
紀言右史紀動後世沿之紀言為寶訓紀動為實錄
文彌繁而道愈遠矣乃若陳于經值元末亂亡潛心
史學祖晦翁綱目之律例述君實資治之龜鑑昭正
統彰大義其文核其事該其言淵以正可不謂良史
明學記卷之四十一

十一

爾矣乎贊曰兩浙之區寔為輿墟天目昭嶢鴈蕩蜿
蜒篤生良士為國仁賢表章正學纂輯遺編董狐斯
偶班馬仔肩于生也晚有開必先

翰林院侍讀學士秦裕伯

秦裕伯字景容大名人從父仕元都就學曾監登第
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揚州復避地
松江之上海以養母時張士誠據蘇州遣人招之不
納吳元年

上命中書省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受元祿
二十餘年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亡哀而出不孝也

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檄起之稱疾不出
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闢裕伯智謀之士而
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辯博
善為辭說上命為侍讀學士洪武二年改侍制一日
諭學術

上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
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隋小則陋故
聖人之學以天為準賢人之學以聖為則苟局乎小
而拘于凡近豈能克廣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
尋出知隴州廖道南曰予讀國初事蹟乃知楚才晉
用不獨裕伯為然易有水就濕火就燥雲從龍風
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其然乎贊曰大名之北瀛海
攸趨松江之南笠澤攸濡矯矯裕伯士林之魁出遇
真人左右是昆明哲保身云何桑隅誦厥遺言悵然
深悲

翰林院侍講學士潘廷堅

潘廷堅字叔聞太平當塗人先世業儒有聲江左廷
堅性資穎拔博學強記元末教授鄉邦學者多從之
遊會薦起為富陽縣教諭歲乙未

高皇渡江駐蹕采石廷堅同李晉陶文謁見遂命為

太平府教授明年金陵平召為中書博士庚子補金華同知壬寅入拜侍講學士階嘉議大夫以年老致政廷堅為人慎密謙約每參謨議為

上所重子黼為起居注中書左司都事江西湖東按察使今其裔家當塗之多福鄉康道南曰予觀太平志乃見天兵初臨耆儒入謁然皆彬彬然多文學士視漢之酈生諸人尚變詐恃智巧者不侔矣贊曰大江浩渺采石縈紆篤生英哲雅集師儒伯羽既翔主敬為基叔聞多學探討淵微彙征斯吉聯翩以飛鬱鬱繁林鸞鳳攸栖高山景行于茲焉依

明學記卷之四

廿二

翰林院侍講學士葛鈞

葛鈞

洪武初以明經薦授河南府學

教授躬行訓督多所造就徵為侍講學士時劉三五以耆儒掌院鈞與相得甚懼凡草創禮儀稽考經籍享祀神祇校閱文卷罔不事事庚午九月命鈞考定諸臣封爵之制鈞奏宋制功臣韓琦生封魏國沒封蘄王考其先世止封公爵王及三代別無舊制若開平王常遇春三代封王出自特恩難為定例今中山王徐達岐陽王李文忠追贈三代宜准宋制

上謂中山岐陽皆開國元勳三代准贈王爵十一月

高麗貢玳瑁筆分賜三吾及鈞等是年命授秦晉諸王經銓曹糾其怠惰

上曰儒者不任劇職俱降國子助教未幾復職廖道南曰漢初命叔孫通創縣蕤之儀史稱其為漢儒宗夫叔孫所定未必如先王經制而因時制宜要亦有可行者我

朝自陶共朱升彦同宋濂魏觀諸儒開厥初郎繼以三吾與鈞率循彝典潤色徽猷於乎蔚矣贊曰石渠蘭臺漢閣儲書崇文麗正唐院延儒草昧建侯雲雷啓運登崇俊良以協中正鈞也端亮矯跡中原碧嵩

明學記卷之四

廿三

渾河靈啓崑崙

翰林院侍讀學士王達

王達字達善常州無錫人初以明經授邑庠訓導入禮國子助教

太宗登極姚廣孝薦之擢編修侍

皇太子于東宮尋進侍讀學士甲申七月進講乾卦九四一爻畧儲貳為說

仁宗問揚士奇恐達含諷意士奇對曰講官非正道不陳豈敢譏諷此宋儒胡瑗之說也

仁宗曰易旨無之若遇庸人亦將為茲說乎士奇曰

程子有云凡卦六爻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宋王昭素講易以節儉莫若愛民養心莫若寡欲為對宋太祖特書其言于屏間仁宗遂悅命諸臣分撰五經講義以進一日

太宗問建文君如何達對曰可與為善惜輔導非其人以是誤之耳後嬰疾卒年六十五時有曾章字曰章者永樂辛酉以待讀學士置南院與達蓋後先相望云廖道南曰予觀毘陵志稱達所著有詩書心法易經選註桂林機要及天游集是亦潛心于理性者惜乎未之槩見也贊曰立賢無方夢卜惟徵論學無明學記卷之四八

廿四

翰林院學士王景

王景字景彰浙江松陽人武中以明經薦授懷遠教諭歷陞知州擢山西布政司右叅政坐事謫雲南撰平雲南頌及黔寧昭靖王碑建文中以知縣召入纂修

高廟實錄守制服闋吏部尚書張統前為雲南布政雅知其賢薦陞翰林院侍講

太宗入正大統陞學士一日問建文君葬禮景對宜

從厚葬以天子禮

上然其言景博學以古文自擅亦擅筆札然不謹細故與時多忤云庾道南曰予考文衡乃見王景彰所撰諸篇俱春容爾雅暢茂敷貫凡知

國初渾厚和平之氣不獨於運數見之寔有徵于文物也已贊曰剡海之濱巨儒潛光滇池之滸逐臣貴章賜環金門視草玉堂鬱鬱文衡雷電合章

翰林院學士藺從善

藺從善字有恒河南磁州人永樂癸酉貢士初任揚州府學教授召入授編修轉侍讀宣德中預修

明學記卷之四

五

兩朝實錄成遷司經局洗馬進侍讀學士未幾改右庶子正統初陞學士與王文端公錢文肅公相得甚權賜之尊章曰卿以文學典教郡邑用膺簡擢進事先朝翰苑宮坊累遷清秩暨朕嗣統陞職有加史館經筵悉勤乃事操履篤實益又不渝庾道南曰予觀王文端公稱從善心淳氣平學行端方景泰易儲詞林加宮保者二十餘員而從善獨守官如舊及讀崔仲彪所撰彰德志益信其為篤厚君子也贊曰燕趙多材古為巨邑太行西來恒山北峙藺君產焉抱茲奇氣篤實粹光久而不墜

翰林院侍講學士周叙

周叙字功叙江西吉水人永樂戊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宣德初預修

兩朝實錄成轉修撰正統中進侍讀辛酉閏十一月叙上言三事一曰興學校二曰勸農桑三曰慎銓選上命所司舉行未幾陞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

己巳九月

英宗北狩叙上言八事一曰勵剛明二曰觀經史三曰修軍政四曰選賢才五曰安民心六曰廣言路七曰謹微漸八曰修庶政疏上嘉納天順初叙上言請

明學記卷之四

廿六

修宋史詔令自修進呈又上制治保邦十二事中興太平十四事俱付所司采擇行之廖道甫曰士之負奇氣樹壯節出而効用於時不少媿媿澠忍以自立者必有所建白以垂不朽乃若功叙筮仕史官即上疏論天下事今載諸蘭臺石室者可攷也然而忌才者衆卒之老於南院而不少試悲夫贊曰皎皎易汙嶢嶢難全蘭以香焚膏以明煎上書北臺視篆南署老而不倦克承隆緒

翰林院侍講學士曾鶴齡

曾鶴齡字延年江西泰和人永樂辛丑進士第一授

修撰庚戌秩滿轉侍讀正統戊午預修

三朝實錄進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致仕鶴齡
為人和厚日以交際以誠作文典實如其為人初生
時母夢鶴翔空而下後頂骨有紅暈故其父命之曰
鶴齡云孫追進士及第官編修廖道南曰夫人之生
豈亦有殊狀哉宋文憲公之生也紫衣未脫薛文清
公之生也肌如水晶奚必徵諸往代夫鶴齡亦有然
者矣然而功業未究著述靡聞豈其乘軒而弗鳴臯
者耶贊曰有鶴南飛翔于江臯玄裳縞衣高栖松巢
魯氏夙兆誕瑞彌昭孫繩祖武振羽煙霄

明學記卷之四

廿七

翰林院侍講學士黃諫

黃諫字廷臣陝西蘭縣人曾祖仕源為元提舉祖文
質父志道咸隱約不耀諫幼有異才正統壬戌進士
及第授編修景泰中上鏡歌鼓吹曲詔付吏館出使
安南始定使臣之禮餽遺悉無所受還朝同少鄉劉
儼主考順天鄉試時大學士陳循子瑛王文子倫俱
不第遂構陷考官賴大學士高穀覆試獲免秩滿轉
左春坊左中允兼編修天順初改尚寶司丞仍兼前
職石亨等言其功擢尚寶卿兼侍講未幾進侍講學
士石亨敗謫廣東同知尋被逮卒于淮兵部尚書王

硃時理淮漕嘆曰李札葬于嘉魄博之間孔子以為知禮况廷臣高郵人也乃卜塋于淮成化間官其子琳為中書舍人倪文僖公跋其鏡歌曰辭盲閑壯音韻鏗鏘誠可施之軍旅者也揚遠菴銘其墓曰驥足康莊既奮而驟忽一蹶以傷鄧林之良登置明堂雷風春撞化為土壤奈何乎彼蒼惟劍之氣與王之光不隨物歟亡寥道南曰予讀黃公使南臺及南坡諸集蒼然之色淵然之光直逼古人及攷國史始阨于陳循終阨于石亨豈造物者亦忌才乎贊曰三秦帝京兩淮帝鄉生也挺秀沒也流芳萃菴有贊遂菴有志

明學記卷之四

廿八

誰表遺書以傳奕世

翰林院侍讀學士吳希賢

吳希賢字汝賢稽建莆田人天順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與修

英廟實錄陞修撰成化乙巳遷左諭德丁未進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希賢為文章有奇氣尤工於詩每僚友宴會累數百言立就人多服其敏然負氣豪俠人亦以是少之太常卿陳音銘其墓曰東野昌詩子厚優文君殆兼之永播厥芬廖道南曰予觀莆陽文獻謂希賢與西涯咸稱神童及同舉進士則天

相篤厚以故西涯真文有云國有譽望代有文章非
虛語也贊曰有美一人宛清揚兮為蟬則歲蟹有匡
兮天球河圖寶物藏兮仰觀斗牛劍氣光兮

翰林院侍講學士曾彥

曾彥字士美江西泰和人成化戊戌進士第一授修
撰時執政故矯時弊採文以質而彥所對簡約遂置
之魁選立文莊公作春聯以贈之彥年已近六十餘
矣丁未轉侍讀弘治紀元預修

憲廟實錄遷左諭德甲申進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
院事廖道南曰士童而習之白首紛如養其才將

明學記卷之四

八

廿九

有試也茂其學將有為也乃若老而射策居殿元者
在前則曾士美在後則唐守之俱遲暮不振無聞于
時惟吳文定公則老而不衰乃克自見豈天之降才
爾殊哉贊曰孰謂桑榆取日虞淵孰謂湛盧貫斗龍
泉壯而行之老而彌堅未酬厥志夫奚取焉

翰林院侍讀學士徐穆

徐穆字舜和江西吉水人幼聰悟日記千餘言弘治
癸丑進士及第授編修已未同考禮闈得倫文叙為
省元癸亥轉侍讀預修通鑑纂要宋元論斷多出其
手乙丑復考禮闈得董玘為省元二公皆名士人以

此多穆之知人

武宗登極奉使朝鮮還朝預修

孝廟實錄充經筵講官值逆瑾柄國怒諸詞林不為禮乃改汪俊等于河衙門是時穆居外艱改南京禮部員外郎服闋改兵部瑾敗復職病甚擢侍讀學士卒廖道南曰子觀李文正公所撰墓誌稱穆事親孝事長恭悌極群籍公堂廣坐言論英發略無遜避非其人噤不出一語其所自矜每骫骳不下物蓋實錄也賁曰躍之鏗然鑄之凝然聲之錚然若干將然胡為而然而胡不然抑豈其然

殿閣詞林記卷之五

部學

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詹同

詹同字同文舊名書徽州婺源人生而穎靈獨抱奇氣元學士虞集以其弟樂之子妻之至正中舉茂才異等授郴州路學正遇亂道梗因家黃州陳友諒徵為學士承旨兼御史

高皇帝平陳首召同為國子博士易其名曰同未幾以為待制起居注時命有司求遺書

上謂同曰三皇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

明學記卷之五

其行事漢武帝君才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

始可得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表章六經開闡帝王之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誠萬世之師也遂命攷宗廟時享禮洪武元年四月命畫古孝行及起家戰伐歷試愁苦為圖以垂世訓上謂同曰朕家木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于朕今圖茲以貽子孫俾知王業艱難也同對曰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

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



深宮惟見富貴習于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艱故示之俾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是年十二月以同為直學士二年三月為侍讀學士劉基疏請加禮大臣同因取戴記及賈誼疏以進且復開說剴切

上深納之又諭同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典謨之言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琢為文而誠意溢出使人讀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務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澁而意實淺近即使過于司馬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

明學記卷之五

二

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四年乃陟為吏部尚書

上諭曰吏部者銜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蚩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環官曠職卿等居銓衡之任宜在公平以別賢否六年七月以同為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

上御奉天門謂同曰論行事于目前不若鑒之于往古卿儒者試言古先帝王為治之道同對曰帝王之治莫善于唐虞三代可以為萬世法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于

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為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有時而窮然為治者遠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慎也九月壬寅與宋濂等修日曆為總裁官七年五月丙寅書成名曰

皇明寶訓同以老乞歸

上賜之敕曰朕起布衣提三尺劍總率六師以拯民艱延攬英雄以圖至治凡二紀于茲曩者親征武昌下城之日爾同以文學之美從朕同游厥後任博士啓居注學士皆舉其職又長吏部辨人才之賢否審職任之輕重咸得其宜今年雖已邁猶輸誠效謀迄

明學記卷之五

一

三

無少怠可賢也已朕不忍以爾耄年服役奔走特命以翰林學士致仕爾惟欽哉未幾復起為學士承旨同所著有天衢唵嘯及海涓集于徽為左都御史兼太子少保吏部尚書以事坐廢徽子核為太子洗馬改尚寶司承慶道南曰予嘗艤舟黃人之墟訪詹同之蹟父老猶能言之及觀國史乃見其獻納忠諫被寵優渥天造建侯各因其才爾矣可不謂榮焉贊曰鳥惟擇木魚則依水君臣同游保全終始苟弗善始胡克令終於昭蒙傑附鳳攀龍玉堂視草銓衡秉鑑猗與休哉皇謨斯贊

學士晉兵部尚書樂韶鳳

樂韶鳳字舜儀滁州全椒人洪武初授起居注拜中書左司員外郎歷陟兵部侍郎尚書六年改侍講學士與承旨詹同定祀孔子樂章三月製中都城隍神主上親為文遣韶鳳奉安九月編集日曆韶鳳為隴纂官又命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式者頒行天下是月又命撰祭祀禮成回鑾樂歌八年三月

上以舊韻起于江左多失正音乃命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正之書成名曰洪武正韻九月命攷陵寢朔望節序祀禮韶鳳奏諸廟寢園各有便殿日祭

明學記卷之五十一

四

于廟時祭于便殿漢都洛陽以關西諸陵久遠但四時特牲致祭洛陽諸陵每正月祭郊廟畢行禮唐園陵皇祖至太祖陵皆朔望節序祭皇考陵朔望節序進食我朝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用太牢致祭其伏臘社每月朔望用特羊是年十一月詔定登壇脫鳥禮韶鳳奏古者侍坐于長者屨不上堂解屨不敢當階就而舉之屏於側漢魏以後朝祭則跣襪唐禮志正旦冬至朝賀上公一人詣西階脫鳥解劔宋開寶通禮太廟裸獻饋食并禘禘皇帝詣東階下解劔脫鳥今議於郊祀廟享前期有司設

御幕于壇東南門外及設執事官脫屨之次于壇門外西側

上皆從之十二年八月又詔定皇太子與諸王往復書節禮韶鳳考據精詳屢蒙褒奩未幾以病免歸復起為國子祭酒

上賜諭曰文廟之設是尊先師也因之為國學焉歷代以之訓君嗣教公子也故哲王必選名儒以導學者今朕法前代命爾承是師範闡揚博通使幼者記壯者解毋怠寸陰有補于朕政汝往欽哉韶鳳為人

和易簡諒兄弟皆知名于時曰暉開封守曰禮太常

明學記卷之五八

五

鄉曰毅諸暨同知廖道南曰予幼讀魏杞山詩有云詹吳宋樂皆時彥撰述承恩晝夜同已知樂學士為名人矣及觀國史乃得其詳乃知稽古禮文厥功亦不為無助也贊曰滁州之域是為全椒篤生偉人德音孔昭士宗之宗邦家之彥熙績兵曹斐英翰苑康侯三錫于彼日中詹吳宋樂芳名靡窮

侍講學士拜禮部侍郎蔣驥

蔣驥字良夫浙江錢塘人洪武庚辰進士授行人改授檢討宣德初轉侍講五年同考會試得陳詔為第一預修

兩朝實錄進侍講學士拜禮部侍郎初解縉逮繫詔
獄辭連替善王汝玉及驥縉死而汝玉及驥為顯官
驥子琳歷仕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征草塘有功後為
仇構賜死孫銘為中書舍人廖道南曰予至錢塘眺
天目游西湖乃訪蔣君之墟問里父老尚能談其事
者及考杭志則又多稱其賢予乃泫然悲之贊曰錢
塘之江子胥怒潮西湖之浙武穆沃漻備哉蔣君屢
遭危禍雖數之奇亦緣其過

吏部尚書兼學士王直

王直字行儉江西泰和人永樂甲申進士選庶吉士

明學記卷之五

六

授修撰

太宗幸北京命直同黃淮楊士奇侍

皇太子于南京及再幸北京命直扈從預修

高廟實錄轉侍讀

仁宗登極進侍讀學士尋遷右庶子預修

兩朝實錄擢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階中順大夫

英宗嗣位總裁

宣廟實錄成擢禮部侍郎兼學士出佐部事與胡忠

安公相得甚懼吏部尚書郭璉去以直代之加資德

大夫正治上卿正統己巳也先入寇中官王振勸

上北征直率廷臣上疏曰邊鄙之事自古有之惟在守備嚴固而已

國朝備邊最爲上策謀臣猛將堅甲利兵隨處備禦且耕且守今宜慎固封守申明號令俾堅壁清野按兵蓄銳彼前不得戰退無所掠入馬疲困自當速遁何必親御六飛遠臨榆塞况秋暑未退旱氣蘊隆青草不豐水泉猶塞人蓄之用實有未充且矢凶戰危利害難保古之聖王敬慎不忽蓋有所見而然茲褻至尊臨險地非所以養威持重存大體也

上不從命直留守京師加太子太保榮祿大夫景泰

明學齋卷之五

一

七

初進少傅兼太子太師議遣使奉迎太監興安傳諭曰今日誰爲文天祥富弼直正色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誰敢有不用命者興安語塞天順改元乞休歸年八十四卒贈太保謚文端子積爲翰林檢討曾孫思爲編修李文達公銘其墓曰倏倏王公天賦其秀有聲燁然大江之右鑿坡鳳閣容與翱翔惟學之昌惟譽之芳遂秉銓衡不倚不惑百司庶府位稱其德康道南曰初也先入寇時人心洶洶莫知所裁直率百寮廷爭此其爲心天日皎皎可鑒焉者及景泰中陳循當國直亦無所附麗廷議奉迎正色而對蓋直

躬而篤於好古者也彭韶替云刻志苦學早登科甲
被命留京慎勤守法迎復之間惟公首對却却權奸
辭鋒歛氣公性雖嚴公有雅度大年有識泣以銘墓

禮部尚書兼侍講學士王英

王英字時彥江西金谿人永樂甲申進士選庶吉士
戊子重修

高廟實錄丁亥授修撰丙申轉侍講戊戌二月扈從
太宗北征至瀾灤海五月旋師過李陵臺命英往視
碑文英視畢奏稱碑陰有達魯花赤字

上命毀之謂英曰爾是二十八人中讀書秀才耶朕

明學記卷之五

八

需爾用宜勿憚勞英因奏曰胡虜犯邊罪在不赦但
聞天兵遠征遁歸沙漠願勿窮追

上曰秀才惟不欲窮兵贖武朕為天下國家計爾又
曰軍中一切動靜爾有所聞即來密奏

上駐蹕安平鎮有軍士以有過立功無行糧者英曰
此皆壯士也願宥其過而與之庶得其死力

上即命兵部尚書李慶給之甲辰

上復北征晏駕榆木川英與尚書蹇義夏原吉學士

楊榮楊士奇同議喪禮宿內閣凡七日

仁宗登極進侍講學士尋遷右春坊大學士明年賜

告歸省

宣宗嗣位召入便殿問曰洪武中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間則解縉胡廣俱有重名汝當勉旃罔俾前人獨專厥美預修

兩朝實錄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賜金相犀帶壬子守制奪情正統初預修

宣朝實錄充總裁官擢禮部侍郎仍兼侍講學士癸亥命往祀南鎮祈雨還奏修省事宜

上從之果大雨戊辰陟南京禮部尚書卒謚文安廖道南曰予觀陳敬宗所撰文安傳以為撫州多名儒

明學集卷之五

九

若宋之晏殊元之吳澄蓋王荷寶蓋諸山之靈所鍾也及讀國史謂文安樂易善書跌宕不拘小節固有徵哉贊曰漢有二王咸肩芳名宋有二王並登宰衡文端曰直文安曰英勲如其名永世有徵

學士拜禮部侍郎錢習禮

錢習禮名榦以字行江西吉水人永樂辛卯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洪熙初轉侍讀戊申賜觀燈萬歲山撰詩以進是歲典應天鄉試庚戌進侍讀學士壬子上臨幸史館賦招隱歌賜近臣習禮拜賜是歲典順天鄉試天順改元預修

兩朝實錄充經筵官陞學士是歲復典應天鄉試已
卯復典順天鄉試乙丑主考官試擢禮部侍郎致仕
卒年八十九謚文肅尚書王直銘其墓曰惟公世家
海內所聞政事文章亦煥其群廖道南曰予讀國史
謂文肅恬靜少慾恭而有禮及攷諸吉志則又稱其
以清節重望名海內人不敢干以私夫君子立身始
于幾微極于廣大著于鄉黨昭于邦國庸言庸行豈
一朝一夕之故哉乃知文肅之獲譽于人所由來者
遠矣贊曰靜以立本坦而有容流芳史局為光為龍
明堂柱礎清廟鍾鏞彼美人兮穆如清風

明學記卷之五

十

學士拜禮部侍郎李紹

李紹字克述江西安福人宣德癸丑進士選庶吉士
授檢討預修

宣廟實錄以剝員汰歸楊士奇薦之未及用景泰初
召充經筵官轉修撰歷司經局洗馬兼修撰遷右庶
子兼侍講天順初改尚寶司卿仍兼侍講進學士尋
陞禮部侍郎時有權貴相軋以紹奏事多南音沮之
英廟弗聽且曰禮部不可無此人以士奇常薦之癸
未會試紹充貢舉防範甚嚴簞筆宿弊成化初預修
英廟實錄充副總裁書垂成以疾求解任歸後國子

祭酒缺吏部尚書姚夔薦之召命甫至卒子瑑為雲南布政使廖道南曰予觀江西通志稱紹素有隱德及攷國史乃知楊文貞之力居多士侔於知己信哉替曰周昌期期周舍諤諤口酸不言行果而確克述土音聞者驚愕獨簡當守典司禮樂

學士拜禮部侍郎倪謙

倪謙字克讓應天上元人生有四乳人咸異之正統己未進士及第授編修甲子命祀北岳己巳轉侍講使朝鮮景泰壬申遷左中允兼侍講侍經筵以易儲事進侍講學士丙子預修寰宇通志遷左春坊大學

明學記卷五

十一

士天順紀元改通政司左叅議仍兼侍講遣祭遼荆楚三府還進學士戊寅

憲宗出閣充講讀官己卯圭考順天鄉試以舉子奏發陰事下詔獄謫戍開平成化初復學士職預修

英廟實錄擢南京禮部侍郎御史陳選劾之致仕己

丑階正議大夫資治尹復侍郎職丙申陟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僖子岳為吏部尚書阜布政使萬安銘其墓曰偉哉文僖體貌奇異學識超群詞華

鳴世致身翰林振玉鏗金出使外國驚服爽心歸講經帷尋直秘殿克當淵衷累承寵眷簡侍菁坊啓沃

少海天畀困橫欲資亮米

帝思舊學仍拜舊官晉少宗伯懇乞歸閒養晦七年有詔復起進大宗伯典茲三禮庾道南曰予觀國史謂文僖嗜進太急多比匪人以故屢致萋菲不有文毅曷昭幽潛語有之犁牛之子騂且角於乎况匪犁乎贊曰鍾阜儲英大江炳靈幼鍾異質壯負修能禹錫玄都宗元鈇鉏詞翰殊芳疇與為伍於乎不朽貴在德修賴有元方其澤悠悠

侍讀學士晉南京吏部尚書錢溥

錢溥字原溥直隸華亭人正統四年進士太監玉振

明學記卷之五

十二

訪可教內侍書者或薦溥試薈薇露詩大見稱賞特授檢討景泰辛未遷左贊善兼檢討七年修寰宇通志轉左諭德兼編修天順紀元改尚寶司少卿兼官如故俄陞侍讀學士修大明一統志充副總裁壬午頒詔安南克正使貽書與其王論郊迎禮甚悉甲申降廣東順德知縣成化丙戌詔復舊官尋起掌南京翰林院事丙申陞南京吏部左侍郎陟尚書致仕卒賜謚文通溥性輕躁嗜進嘗作禿婦傳以譏商輅有太監王倫者受業於溥當

英廟大漸時倫出就溥舍妄議時政邏者得之以聞

下獄罪且不測有左右之者乃得末減出為知縣雖
系被彈劾尚遷崇秩識者鄙之庾道南曰士之立身
可不慎我王振以巨璫秉政噂沓皆憎譎張為幻溥
也何人乃首附之卒之不俚于口非言者之過也溥
之罪也贊曰漢之喬固曰刃罔避唐之訓注甘露不
畏一忠一佞同事異術溥何人斯居身靡甚積久滋
彰云胡弗愧

侍讀學士晉禮部尚書周洪謨

周洪謨字堯弼四川長寧人正統甲子鄉試第一明
年進士及第授編修景泰中遷左替善兼編修上疏
明學記卷之五

十三

十二事景帝嘉納尋轉侍講改侍讀掌南京翰林院
事成化初召修

英廟實錄進侍讀學士未幾陞南京國子祭酒守制
服闕改北監上疏奏增孔子樂舞從之踰年擢禮部
侍郎適尚書張文質去位以洪謨代之時議

憲宗皇帝升祔暨

孝穆皇太后饗禮上疏畧曰禮必援情以立義事當
據古以證今謹按周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文王武王為宗故為九廟蓋以后稷為始
祖文武為世室皆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乎

周則商以契為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
宋以僖祖為祖而太祖太宗亦百世不遷雖迭有異
議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尊僖祖為得禮之正蓋報本
反始義所當重也我

高皇帝肇建不圖追祀

四祖至

英宗上賓遂備九室在當時則

德祖為高祖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

德祖當為始祖無可祧之主臣愚以為

太祖

明學記卷之五

十四

太宗比周文武萬世不祧

懿祖而下當以次遞遷茲遇

憲宗升祔宜于

太廟寢殿之後做古夾室之意別建一殿分為九室
以俟祫祧主况古有祫祭合祧廟與未祧之主而祭
之于太廟故謂之祫今宜于歲暮之餘奉迎

懿祖祧主仍居舊位以享祫祭每歲一祭視古三年

一祫為有加矣周禮大司樂歌中呂舞大護以享先

妣謂姜嫄為帝嚳妃為后稷母故特立廟以祀至宋
元德懿德二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

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茲遇
孝穆皇太后祔葬

茂陵所有神主宜於

奉先殿旁近宮室室改為別廟庶情文咸秩幽明允
協矣

上從其議又手製璿璣玉衡圖以木代之規制工巧
識者服其精致仕歸尚草奏安國禦夷十事上之卒
所著有四書疑辨錄丘文莊公銘其墓曰明興百年
多文學士士專一經惟用作義雷同勦說誰復致疑
侃侃周公實惟經師剖析精微摛扶踈漏死者復生
明學記卷之五
十五

亦不予咎學既宗經文必根理矧居顯位不徒尊已
人皆迂公孰知所存無待而興卓爾不群廖道南曰
予夙侍

帝座迴翔天門乃見洪謨所製璿璣圖者張平子之
靈憲郭守敬之簡儀後先若行及讀五經疑辨錄則
又知其用心精密如此非有本而能然乎賡曰堯授
四時辨齊七政顯庶穹祗潛探玄運俗儒罔覺誦習
成書承訛襲舛白首紛如矯矯周公直窺象緯璿璣
製圖宗祧拆禮文莊之銘可謂知人闡幽明微以步
芳塵

侍讀學士晉禮部尚書李本

李本字立之四川富順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轉編修預修一統志進侍讀

英廟實錄成遷南京太常少卿尋擢禮部侍郎陟尚書卒賜祭葬如例本性篤直不為詭異之行然慷慨尚義聞有義舉則欣然為之其文章平實類其為人平生不拘小節晚在禮部頗自豪縱言官劾其與世浮沉非定論云庾道南曰夫莊生有言自處才不才之間以其無近刑無近名也本也始而官吏局歷奉常何其華也繼而登八座掌三禮何其要也然而名不孚實悲夫贊曰玉壘之山山石巉巖錦江之水水雲潏潏魏魏邦彥蹇蹇王官夷考其人天路孔艱

學士晉南京吏部尚書王俱

王俱字廷貴常州武進人景泰辛未進士及第授編修天順癸未轉侍講侍

皇太子于東宮成化紀元遷左庶子兼侍講尋陞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守制服闋起為南京國子祭酒時教法久弛俱嚴立規程精核勤惰雖權貴不少貸九載考績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召入為戶部左侍郎尋陟南京戶部尚書改吏部考覈諸司官屬去取務

合輿論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肅與風采凝峻喜自誇
詡居家侈靡于沂至右副都御史廖道南曰予觀劉
文安之贈文肅也以為事君服勤左右無方置其然
矣及予棹毗陵過其里造其廬有陶朱倚頓之風豈
其父子相繼而然耶不然何其豪奢綺麗至此極也
贊曰於惟委札封手延陵高風邈悠悠洗濯清冷王氏
之先世有膺仕曰諫曰忠不顯亦世嗣時厥後八座
兩臺漸不可長亦已焉哉

學士晉工部尚書謝一夔

謝一夔字大韶初冒王姓江西新建人天順庚辰廷

明學記卷之五

七

試第一授修撰預修

英廟實錄遷左諭德成化辛卯十二月一夔上言彗
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
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
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妄費以足財用

上怒斥之及預修宋元綱目進學士未幾擢禮部侍
郎陟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一夔為人和易平實
與人交久而益親尤篤于友義為文不事奇詭雕剗
其佐禮部則惟務交好不復持重初都御史閔珪以
江西多盜緣京宦佃戶窩聚占恠不發乃奏欲併坐

其主一夔與尹直銜之調珪於廣西或問之一夔曰
珪之謬也匪吾省李孜省密奏里閏其為紅巾乎自
是人始知朝政紛更皆孜省之為也廖道南曰予觀
江西志謂一夔言婉氣和善謀而成及觀其所上諸
疏俛而閭異而法有足追古者但比之匪人未免遜
尾可惜也哉贊曰南昌魁選前謝後舒柱門講學排
闥上書謝登穹顯舒抱於邑月旦有評予奚容喙

學士晉禮部尚書徐瓊

徐瓊字時庸江西金谿人天順丁丑進士及第授編
修預修一統志賜賚有差成化紀元預修

明學記卷之五

十一

英廟實錄丁亥轉侍講典應天鄉試還進侍讀學士
掌南京翰林院事未幾陞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
弘治庚戌擢禮部侍郎丙辰陟禮部尚書加太子少
保因四方災異上言請勤聖學崇君德罷齋醮停工
役禁傳奉辨忠邪數事

上可之瓊為人和易然托姻貴戚陞遷大驟臺諫論
列每及其石云廖道南曰自

國初以來官必久任政必歷試而後躋崇階列顯庸
漢儒所謂累日取貴積久致官者勢也瓊自天順至
弘治亦已久矣史猶譏其驟遷乃若後之朝滯省署

暮超巖廓者又何如哉贊曰翠雲銅斗寔開金谿黃
蜂玉香迴繞丹梯乃生徐君穎異群兒詞林史局敷
歷以時禮曹胄監敷施有宜貽譏青史夫亦何為

禮部侍郎兼學士汪諧

汪諧字伯諧浙江仁和人舉京闈鄉試被革歸復舉
浙江鄉試天順庚辰登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預修
英廟實錄成化丁亥轉修撰秩滿遷右諭德修宋元
綱目成陞右庶子侍

東宮講讀

孝宗登極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修

明學記卷之五

一八

十九

憲廟實錄充副總裁官弘治辛亥陟禮部侍郎兼學
士請老許之卒贈禮部尚書諧儀度整潔深中簡言
慮事周悉晚益慎密子登中書舍人舉太常卿李文
正公銘其墓曰惟浙東西山清水秀文獻之邦芳公
在累朝史局經閣校文場芳為名侍臣為能史官主
司之良芳穹墀顯曹渙號下鄉表幽堂兮廖道南曰
子初筮仕時乃見諧之二子登舉皆翩翩貴公子也
其婉順脂膏知其父云贊曰惟彼錢塘右海左湖海
色沆瀣湖光鬱紆彼美人兮清揚且都登台踐斗具
有許謨

學士晉吏部尚書倪岳

倪岳字舜谷應天上元人文僖公謙之子也謙初祀北岳禱于神其母姚氏感異夢生岳岳生而體貌豐偉目光炯然望之如神天順甲申登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預修

英廟實錄轉侍讀充經筵講官丁亥修文華大訓成進學士甲辰充

東宮講讀官丙午擢禮部侍郎弘治癸丑陟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儀文制度多所擬定如革淫祠正神號禁齋醮絕胡僧却西域諸疏詳盡四方災異必以

明學記卷之五

廿一

上聞其大者如

皇儲冠婚之禮

太廟祫祫之儀皆出其議未幾改南京禮部尚書再改南京兵部叅贊機務上言安邊五事一曰重將權一統制二曰增城堡廣斤墩三曰募民壯去客兵四曰明賞罰嚴間諜五曰實屯兵復漕運又上七事一曰講學二曰修德三曰敬天四曰法祖五曰節宗室六曰汰冗員七曰闢異端上皆嘉納之召入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卒贈光祿大夫少保謚文毅官其從子霽為中書舍人岳有文武才畧在吏部銓選進

退各當其才或言別白大過終當召怨則曰吾知冢
宰之職當如是耳事當廷議片言裁決天下皆仰其
風采李文正公銘曰公官北都派出鍾阜若麟鳳在
藪踵接科第繼踐台斗若玉在崑圖為文章宗為
經濟手若錦在織若鐘應扣庭克廟薦若商彛周卣
暨掌天曹為百僚首若鏡在懸鑒物奸醜若鋤在田
務拔稂秀拒捍強禦鎮定紛糾若虎豹在山藜藿為
守若駕輕載重驅疾以走苟非其才陪者十九古亦
有言君子大受旂常竹帛公且不朽廖道南曰先大
夫五洪公以弘治癸丑舉進士時李文正公主試事

明學記卷之五

八

廿一

倪文毅公知貢舉及甲寅誕夕乃夢二公至庭命名
授誥以故聞文毅之事為詳於乎安得起公于九京
而與之籌國也裁贊曰鍾山雄峙萬峰繇馬大江迴
繞百川環焉桓桓文毅嶽降賢焉明明勳業史局傳
焉眇予小子夙兆先焉嚴訓如在奉周旋焉

學士晉禮部尚書傳瀚

傳瀚字曰川江西新喻人天順甲申進士選庶吉士
授檢討成化間轉修撰

皇太子出閣命兼司經局校書遷左諭德兼檢討克
經筵講官弘治紀元擢太常少卿兼侍讀預修

憲廟實錄成進太常卿兼侍讀學士賜告歸省還擢禮部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事仍直日講預修會典克副總裁官陟禮部尚書掌諸曹疏陳三十餘事不報初瀚喉同鄉監生江瑢誣奏大學士劉健李東陽既而恐謀泄遂嫁其禍于詹事程敏政大學士謝遷尚書王珪咸中誣之及敏政死瀚代之家人驚見恠異瀚憂悸成疾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穆子為庶吉士授監察御史廖道南曰予讀國史於瀚極其恠議謂敏政之死瀚實構之及觀西涯所撰墓銘則又贊與無間詞何也豈其實有之與將誣之也贊曰豫章

明學記卷之五

廿二

之郡盤龍眇縣五星奠位二峰柱天三劉博雅三孔仁賢彼哉曰川何獨不然

學士晉禮部尚書李傑

李傑字世賢蘇州常熟人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轉侍講乙巳死

東宮講讀官進侍讀學士弘治初遷左庶子仍兼前職辛亥陞南京國子祭酒守制服闋改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庚申擢禮部侍郎正德紀元預修

孝廟實錄克副總裁大學士焦芳擅竄國史傑亦未如之何書成陟南京禮部尚書丁卯調禮部時逆瑾

用事晉府鎮國將軍表棟賂瑾求封為郡王傑持正
不與瑾啣之竟以是去廖道南曰瑾之柄國雲焰薰
灼一時附麗奔走惟翰苑居多傑乃不辱其身不挫
其志亦可尚也贊曰漢之五侯唐之八關若趨炎海
若倚冰山傑也人傑掛冠蘇門跡雖往矣神則猶存
侍讀學士晉禮部尚書張昇

撰侍
皇太子于東宮充講讀官遷左贊善轉右諭德

孝宗登極進左庶子兼侍讀兼大學士劉吉抑已因

明學記卷之五

八

廿三

天變劾奏萬安尹直相繼罷去獨劉吉尚留深結科
道昏暮款門柔佞取悅無所不至貴戚萬喜依憑官
壺兇焰燻灼吉與締姻請托公府賂入私門函宜斤
謹如漢策免三公以應災異可也疏上御史魏璋等
阿吉意交章論之坐左遷南京工部員外郎會吉去
召還復職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尋擢禮部侍郎陟
尚書時崔志端以樂舞生為同官昇每裁抑之御史
楊儀之子從禮曹游偶遇昇撻之儀遂劾昇言官爭
相論列致仕加太子太保逆瑾時復起為尚書為晉
藩事忤瑾意奪加官卒贈太子太傅謚文僖廖道南

曰予觀南城志謂昇宦業者懋凡周祀典擇賢才禁奢靡重名器省供應可身任者次第行之及攷國史則又力詆其狀如此豈名實不相副耶贊曰南城二史啓昭景鳴啓昭媿炯景鳴嶢嶢於之古昔曾鞏李觀二賢往矣誰其克紹

侍講學士晉工部尚書董越

董越字尚矩江西寧都人成化己丑進士及第授編修轉侍讀甲辰選侍

東宮講讀充經筵講官弘治改元遷右庶子兼侍講孝宗登極詔使朝鮮宣布德意却其餽遺有賦以紀

明學記卷之五

一八

廿四

其國俗預修

憲廟實錄陞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克日講官尋擢南京禮部侍郎陟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僖越修眉長身博洽善議論成化末諸執政大臣不能其門客各有所厚獨越出入諸公之門皆得其懽心議者以是少之予天錫仕至大理卿李文正公銘其墓曰謂成之艱殊若易然東隅桑榆惟公有焉謂壽之艱而不其然坦途摧車抑又誰愆駟盈蓋謙天道則有栽培傾覆人亦自取數弗或值理則可守其所未竟以遺厥後廖道南曰予觀寧都志欄越清介

端謹館閣推重然讀文正公之詞似若有憾焉而史亦不之褒也贊曰金精凌雲山祇儲禎度化澄清水若鳩靈乃誕董君為國重臣胡然而然國史有評

侍讀學士拜禮部侍郎費閻

費閻字廷言鎮江丹徒人成化己丑禮部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丙申充經筵官丁酉遷國子司業丁未轉左諭德仍理司業事戊午陞祭酒

孝廟初開經筵充講官車駕視學賜坐講臺倫堂褒諭宴養士林榮之及直日講改少詹事兼侍讀修

憲廟實錄成進詹事兼侍讀學士越月擢禮部侍郎

明學記卷之五八

五十一

卒年五十有八閻長身偉貌論議疊出臨事通變靡懈且恭謹自持人恒以公輔期之其在國學最久士人多所造就倪文僖公撰神道曰江東有木樛與章根蟠厚地摩青蒼匠石睨喜欲狂萬牛必致歸明堂輪困旁磚登巖廊巍然屹立時之望風雨侵陵靈且傷用之未久嗟淪亡廖道南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史稱閻恭謹近於有德者而議論疊疊又何能言也豈所謂三者無一於是耶贊曰太江東來趨于丹徒兩峰水殿三茅天都峨峨費君幼有壯圖侃侃閻闈雄蓋萬夫

禮部尚書兼學士吳寬

吳寬字原博蘇州長洲人初以貢入太學督學御史陳選惜其才令就試登應天魁選成化壬辰會試廷試皆第一授修撰秩滿選右諭德克

東宮講讀官寬上疏勸講聖學無分寒暑

孝宗嘉納進左庶子兼侍讀預修

憲廟實錄成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尋擢吏部侍郎守制服闋召入典誥勅修會典充副總裁書成陞禮部尚書兼學士仍典誥勅

孝肅太皇太后祔廟詔議其禮寬獨引周姜嫄事諸

明學記卷之五十一

十六

別廟奉享或議吳澄不當從祀寬謂有益經學議上俱從之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官其子爽為中書舍人李文正公銘其墓曰維世有望間不容偽上有廷論下則輿議遠且賤者夷狄奴隸彼憎不知孰強而致其所自致匪爵匪位矧其兼之功詎云易惟王不朽公亦有二有德有言功則未既康道南曰子觀其志謂寬靜重醇實自少至老人不見其過不為慷慨激烈之行亦未嘗碌碌苟隨既而觀國史稱寬行履高潔志操純正勢利所在退避若懦蓋其所得者深矣贊曰人有直言老成典刑士林著蔡策府權衡惟

鞠養公者德頌人沉渾確實有典有文文正有銘文
定有評書之琬琰無愧名臣

侍講學士拜兵部尚書楊守陟

楊守陟字維立文懿公守陳之弟也成化戊戌進士
及第授編修秩滿轉南京侍讀弘治紀元預修

憲廟實錄克經筵官辛亥遷左諭德乙卯進侍講學
士戊午侍

皇太子于東宮尋擢南京吏部右侍郎庚申攝南京
兵部事因災異疏陳時政辛酉攝南京國子監事卹
生徒清吏弊人咸稱之壬戌考績入京預修

明學記卷之五

八

廿七

一

會典元副總裁書成轉左侍郎加尚書致仕卒贈太
子少保守陟性耿直為諸生時上書論救祭酒陳鑑
邢讓司業張業有何蕃石大用之風從兄守隨為工
部尚書守陟為吏部侍郎從弟守隅為布政使從子
茂元為刑部侍郎茂仁為按察使一門貴盛當時莫
與儔云李文正公銘其墓曰四明山高東甬長二川
交流滙其旁中結靈秀成文章前有一樓後二楊文
懿多聞天下望公也奮翼相低昂天子置之白玉堂
兩都官重登巖廊五色共補山龍裳政皆弗竟文則
昌終如莫邪會于將庾道南曰予讀碧川文稿其論

天下事若指諸掌略無依阿腆臆而耿直狷抗蓋其
得于家庭者多矣贊曰謹言不諱國是惟賢直氣不
回士節則堅金紫盈門圖書滿筵誰弭彤管願續青
編

侍讀學士晉南京兵部尚書張濬

張濬字仲湜廣西全州人成化戊戌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弘治己酉轉侍講戊午克

東宮講讀官辛酉主考順天鄉試己丑進侍讀學士
武宗登極陞學士遷國子監祭酒正德丁丑擢禮部
侍郎己巳陟南京禮部尚書辛未改南京戶部又改

吏部時儲位久虛濬率同儕請建大子言甚剴切甲
戌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條陳八事又奏革守備廳
冗官凡百推用不容請託人皆服其公乙亥致仕加
太子少傅卒濬性剛褊與人多不合其在戶部清查
遠年逋賦論者謂劉瑾方事督責而濬多附之及瑾
誕日以金壽星為獻濬後極詳辯未可知也石文隱
公銘其墓曰奕奕留都大江為池不有虎臣孰張王
師公總機務惟善是力望之巖巖千仞其壁固我藩
籬人莫敢窺汲也難惑范乎可欺三軍易奪萬夫吾
往是謂理勝非以力強人曰惟公有統馭才公在經

筵天日可回人曰惟公以嚴盡職公在胄監養士以
德抱直而行積信以施遠道干譽公亦咄之公雖云
亡而不朽存湘山峨峨以固其源庾道南曰予師石
文隱公剛介士少許可而於潔極其稱譽非有所試
耶贊曰桂林之潯湘水清漪星崖風洞幽真所栖竹
所金川後先挺奇人之軒輕莫敢我欺

學士晉南京禮部尚書江瀾

江瀾字文瀾浙江仁和人成化戊戌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弘治戊申預修

憲廟實錄轉侍讀甲寅充經筵講官是冬冊封荆王

學記卷之五

卅九

乙卯典應天鄉試丙辰簡侍

泉宮講讀拜文幣金帶之賜庚申擢侍讀學士預修
會典壬戌進學士預修通鑑纂要甲子典順天鄉試
乙丑遷少詹事兼學士丙寅預修

孝廟實錄充副總裁尋轉吏部侍郎值逆瑾用事張
綵驟握銓柄憾瀾不附已改陟南京禮部尚書祇肅
禋祀禱雨輒應未幾卒瑾敗贈太子少保謚文昭所
著有銓曹春亭東川瀛州諸藁虞道南曰予嘗友東
川之子司空景熙太史景孚俱負雋才抱奇氣不少
下人及考其誥詞則又稱其持重老成小心恭謹夫

固有不可及者矣賁曰謙謙君子大猷允升温温恭
人大雅不群緬懷幽姿幸觀厥子令聞懋昭有孚神
理

侍讀學士拜禮部侍郎馬廷用

馬廷用字良佐四川西充人由鄉舉入胄監大學士
丘濬時為祭酒季試諸生大加稱賞名遂大振登成
化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丁未轉侍讀克經筵
官乙卯典順天鄉試預修

大明會典進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尋陞南京
禮部侍郎致仕卒贈南京禮部尚書廷用敦朴樂易

明學記卷之五

三十一

所存鯁介臨事能斷在南京嘗攝戶部會江北大饑
流民渡江就食者相屬獨持議發廩不俟奏請所全
活甚多外守備官與太常議不合判數語立決為詩
文亦華贍久居散地勇于求退士論多之子金官布
政使龔知府廖道南曰予觀楊守卮贈馬廷用為學
士引二程二蘇為說夫二程穆乎貞矣若二蘇亦豈
易得哉當文莊為祭酒時已識廷用為異才厥後所
造不逮所稱豈亦惑于流俗未及諸古耶賁曰金峨
岌葉錦川浩蕩山祗水若靈氣充盎備哉良佐有聲
于時虎闥鷺渥莫敢來羨說陟春卿激流勇退知止

知足庶幾無愧

學士晉禮部尚書白鉞

白鉞字秉德真定南宮人兵部尚書圭之子也成化甲辰進士及第授編修弘治丙辰轉侍讀己未克東宮講讀官進侍讀學士甲子典應天鄉試正德丙寅陞學士克日講官丁卯命授庶吉士業掌院事擢禮部侍郎尋改吏部陟禮部尚書賜玉帶庚辰命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典誥勅加太子少保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裕李文正公銘其墓曰世紹科第家為公鄉我自得之匪祿陰是膺克翹第華業擅文武我以文

明學記卷之五

一八

三十一

試匪甲冑為伍士門有學惟經史子曰我所以任固其在此官則有職天地人曰帝有命我曷敢弗寅進敷講帷入掌綸誥凡所施用類皆文教父曰恭敏子曰文裕惟千百禩以求終譽虞道南曰予觀西涯所撰墓志稱鉞為人重厚政尚寬簡不為駝駝之行瑣屑之節及讀國史謂鉞值逆瑾時多所遜避亦不失正其然乎其不然乎贊曰惟掃魏公忠彥相繼惟張魏公南軒為嗣恭敏為父文裕為子尚友古人庶其在此

學士晉禮部尚書傅珪

傳珪字邦瑞保定清苑人成化丁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弘治丙辰命兼司經局校書預修會典遷左中允兼編修乙丑轉左諭德兼侍講充經筵講官正德紀元預修

孝廟實錄丁卯典應天鄉試戊辰復典武舉己巳命授庶吉士業充日講官時劉瑾擅權降修撰尋以實錄成復左中允進侍講學士明年陞學士典順天鄉試擢吏部侍郎三載陟禮部尚書瑾初敗事多變革珪振舉綱維悉守成法杜絕請謁人不敢干以私嘗條陳十餘事不報遂致仕去卒以從子榮為後蔭中

明學記卷之五

三十一

書舍人陞禮部主事大學士梁儲銘其墓曰嗟北潭古遺直曰為臣惟舉職事感中義形色言必詳行必立雖首獲靡能易廖道南曰予從中書者嘗見蔡之為人和易溫雅及蔡奉使長沙過予蒲野寄興高遠怡情恬愉可以想見北潭公也夫王謝之門多奇士房柱之後無佳兒其然豈其然乎贊曰和而能介剛而能潛處盡能飭處困致亨不激以抗不隨以遷斷斷無他北潭有焉

侍講學士晉禮部尚書吳儼

吳儼字克溫常州宜興人成化丁未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丙辰克經筵講官

武宗出閣兼司經局校書庚申轉左中允辛酉進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正德丙寅召修

孝廟實錄克經筵日講官兼修玉牒丁卯典順天鄉試時逆瑾恃寵招權儼於第二場以為巨不易命題瑾心已惡之會儼擅娶經選掖庭女子瑾益振怒是歲朝覲考覈傳旨罷之瑾誅復職未幾擢南京禮部侍郎壬申調禮部持節封萊府丙子陟南京禮部尚書丁丑

武宗北狩宣大偕府部大臣上疏諫不從未幾卒謚

明學記卷之五八

三十三

文肅廖道南曰予嘗友儼之子驥見其稚飭不矜頗有父風及讀國史謂儼性方嚴操履勤慎居鄉有士行當官能自立瑾之媒孽豈其然乎贊曰昆陵之澤陽羨之村樸菴為祖審菴為孫清白相躍高華自崇夷考其行視諸史銘

學士晉禮部尚書毛澄

毛澄字憲清直隸太倉州人弘治癸丑廷試第一授修撰丙辰同考會試己未預修會典癸亥轉左諭德兼修撰預修通鑑纂要甲子侍

皇太子于東宮充講讀官數奏明暢

孝宗聞之甚喜徹御前中秋宴以賜之乙丑

武宗登極擢左庶子兼侍讀賜金箱束帶預修實錄
值內艱歸逆瑾柄國奪所陞秩瑾敗起復仍官侍讀
庚申進侍講學士典順天鄉試九月署國子監事辛
未充廷試讀卷官擢學士充日講官壬申掌院事教
庶吉士讀書甲戌主考禮部會試尋陞吏部侍郎丁
丑進階通議大夫陟禮部尚書值

武宗南巡公上疏諫阻兵部尚書彭澤坐哈密事將
置重典公預廷議首救免之己卯賜蟒衣玉帶逆濠
就擒江彬擁邊穴邀 駕駐通州命文武大臣出迎

明學記卷之五

八

三十四

人人自危公倡正議謂當訊讖告廟悉從之辛巳四
月同駙馬都尉崔元奉迎

今上于郢邸賜白金千鎰綵段十襲預修

武廟實錄克副總裁加太子太傅冊立

中宮皇后克副使持節行禮未幾以議禮弗協乞休
卒于興濟舟中贈少保謚文簡子希原為都事廖道
南曰文簡公與先大夫五洪公為同榜及于小子就
試禮闈公為宗伯知貢舉雅知素履為詳既而讀部
二泉所撰行狀稱公資性明粹神采秀朗容止莊潔
平生言行無少偽犯而不校遇事正直不以利害少

屈濟物薦賢恆如不及而未嘗自言於乎非知之深者不能言之至此切也贊曰才為國望大廷之魁德為國範太古之儒貌不勝衣言不出口勲載宗社名齊山斗億哉若人真我父師敬誦遺訓若寶若龜

殿閣詞林記卷之六

館學

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劉基

劉基字伯溫浙江青田人年十四郎領春秋大義元至順癸酉以明經舉進士授高安丞揭文安公受碩一見竒之曰此魏徵流也而英特過之他日其濟時之器乎初基游燕京見書肆有象緯占經閣之經夕談誦如流其人大驚欲舉以授之基辭曰業已習矣及丞高安有進賢鄧祥甫者精於天文術數迺以其學授基焉治高安有能聲江西行省辟掾史基辭去

明學記卷之六

入

一

尋起為江浙儒學提舉又辭去嘗與魯淵宇文公諒泛西湖有異雲起西北祥光煇映湖波如綺諸人皆賦詩記之基獨縱飲不顧徐呼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當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衆駭以為狂悉舍之去基獨與門人沈與京劇飲湖亭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以為隆中諸葛也方國珍起兵海上元帥朶兒只班被其誘脇省憲遂舉公為帥府都事基募兵平山寇吳成改行樞密院經歷與叅知政事石抹宜孫守處州以拒國珍遷行省郎中經畧使李國鳳上其功執政者貪得國珍賂遺奏入不省授

以判官基又辭去歸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書我
高皇帝取婺州遣孫炎聘基基指乾象謂人曰此天
命也吾其行乎甚至金陵上時務十八策

上嘉納之會陳友諒入寇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
王者氣欲趨據之

上問基曰先生以為何如基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
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天道後舉者勝若散府庫
開至誠以固士心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在茲一
舉已而友諒至果大敗走復將討友諒于九江基曰
金星在前火星在後克之必矣

明學記卷之六

二

上大喜耶出師攻皖城自旦至晡不拔基請徑趨江
州遂拔之友諒走湖廣其洪都守將胡廷美遣子約
降預請禁約數事

上有難色基自後踢所坐胡床頓悟許之廷美以城
降先是嘗遣都督馮勝出攻基授以方畧俾夜半俟
望青雲起則我兵宜伏見黑雲則彼寇兵伏也慎勿
妄動黑雲漸薄與青雲接此寇歸也宜急追之果如
所料基以母富氏喪奔歸過衢州值苗軍叛殺守將
胡大海耿再成孫炎等夏毅守衢城驚懼失措基

徐為畫計且諭諸軍以禍福衆乃定遂與平章邵榮擒苗帥賀李等克復諸城方國珍素畏基名遣間致書問基因宣布威德諷使歸順方氏納款

上遣人訪基以軍國重事基隨問條答悉合機宜及還都道經建德會張士誠寇其城守將李文忠欲奮擊之基曰不出三日賊可成禽也比三日黎明基登城望曰賊走矣趨使疾追至東陽悉禽之基至入謁上問曰友諒據楚士誠據吳二者孰先伐之便基曰友諒居上流名號未正宜先伐之友諒既平取士誠如囊中物爾已而友諒復攻洪都

明學記卷之六

八

三

上親征之大戰于鄱陽湖勝負未決基密謀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制勝

上皆從之陳氏平遂決計伐士誠暨北定中原基運籌居多

上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人莫知之乃以基為太史令一日基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叅軍胡深征閩果覆沒他日

上欲刑人基曰何為乃語以所夢基曰三人頭上有血此衆字也以土傳之得土得衆之象也後三日當有驗越三日海寧果以城降

上大喜悉以所留刑者俾基縱之是年熒惑守心群臣震懼基勸罪已以回天意

上即詔諭群臣人心始安值大旱命基懾滯獄多所平反天降澍雨張昶上請群雄既平宜及時為樂基曰是欲為趙高也昶色動乃使齊翼巖等伺基欲中之傷

上庶得其情昶翼巖伏誅未幾為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

上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留守京師且敕以督察奸惡以肅輦轂基素剛嚴凡中書內府闈人吏胥有犯即捕治宦者監工匠不肅及宿衛舍人奕棊基啓皇太子悉寘於法有中書都事李彬者犯法基即廢之善長析緩其獄弗得遂銜之

上還都基言曰鳳陽固帝鄉非天子所都之地雖置中都不宜居也擴廓帖木兒雖可取然未易輕視願留意基辭歸青田適章溢奏定處州田稅

上命減稅畝止五合且曰使劉伯溫子孫世為美談也厥後定西失利擴廓帖木兒北走沙漠

上乃手詔召基畧曰爾從朕于群雄未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羅布驗日月之

光華發蹤指示無征弗克攻皖城拔九江撫饒郡降
洪都取武昌平虔州爾多力焉至于彭蠡麇戰砲聲
如雷鬼神悲號星日晦冥白且至暮如是者四爾時
在舟中備嘗患難今久而未至朕心慙焉命駕一來
朕心良慰基至

上欲拜之爵基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功固辭
不拜

上以事詰書丞相善長基曰善長勲舊且能輯和諱
上曰是數欲害汝者汝反為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
任此基曰譬如易柱必得大木若用小木為之將速

明學記卷之六八

五

顛覆如臣駑鈍尤不可爾

上欲相楊憲基與憲素厚乃直言曰憲有相才無相
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
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器局褊淺觀之可知

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彼小犢爾將償轅而敗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踰于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
惡太深不任繁劇為之且孤厚恩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

上嘗與論兵曰克敵在兵制兵任將兵無節制則將

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曰臣每觀廟筭初謂未必皆然及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將之勝又不若主之勝然陛下不拘古法而勝尤人所難

上曰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戰陳之事闔闢竒正頃刻變化如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爾三年七月以為弘文館學士十一月大封功臣拜誠意伯錫之誥命追贈其祖父皆永嘉郡公四年正月賜歸田里遣子璉赴闕謝恩并上平西蜀頌

上手書優眷且問以天象基覆上言霜雪之後必有

陽春今國威已立宜濟以寬

六

上命以其書付之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嘆曰吾若當國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初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基言於

上以為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為亂宜設巡檢司上從之及設巡檢司民以為非便適茗洋作亂郡縣匿不以聞基令子璉奏之時胡惟庸柄政憾其所奏乃謂基圖談洋為已慕地詔以基動舊赦勿治仍奪其祿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為相復敗胡惟庸繼之基大感曰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如其驗諸其如蒼

生何八年正月胡惟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石基白于

上亦未之省也乃御製文一通遣使送歸及家一月而薨年六十有五所著有覆瓿集寫情集反犁眉公集廖道南曰予觀誠意伯集慨然激嘆以為有子房之風及誦我

聖祖之言亦曰吾子房也夫子房推擊沙中何異於伯溫之憤方氏也伯溫受天文于鄧祥甫又何異于圮上老人之三畧哉漢之元功大封子房願封留足矣乃辟穀導引明哲保身始神黃石之術終從赤松

明學記卷之六

一八

七

之游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何其智也而伯溫乃徘徊容與雉罹于羅象以齒焚豈其忠於國而弗智於身耶彭韶贊曰華淪於夷曷仕於時夷歸諸夏仕止乃宜就桀就湯節義奚虧大哉王佐燭物炳幾運籌制勝翼龍以飛昭回制作文章是咨允為宗臣爾爵爾祠

弘文館學士羅復仁

羅復仁字

■

江西吉水人初從陳友諒為編修甚

見禮遇歲壬寅

太祖高皇帝兵至九江復仁來降命侍左右癸卯從

破友諒于鄱陽湖命齎蠟書招諭臨江袁州諸郡甲辰除中書省諮議性率直每論事指陳得失無所隱避益親信之及武昌火圍不下

上以復仁友諒舊臣令往招諭其子理復仁至城下號慟不已理怪之使召之入復仁曰今不降大兵且屠城諸民何罪早為之所則族可保也理由是遂降復招諭江西還為國子助教以老賜車出入每宴見賜坐飲食丙午春奉使山西招諭元將擴廓帖木兒前使多被拘留復仁議論慷慨獨還洪武元年擢編修二年冬齎詔諭安南命毋侵占城既至曉以大義

明學記卷之六

八

八

安南王悅服還贈以黃金吉貝復仁辭不受歸奏之上多其廉讓適安南使者至仍令持之以歸改翰林檢閱未幾拜弘文館學士屢召論復仁多土音質俚上以其率直多見聽納尋乞休賜大布之衣書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嘉賜爾布衣放歸田里仍賜玉帶名馬鐵杖坐墩諸物

上嘗幸其第復仁方操塗具急呼其妻取筮故

上每呼為老實羅云廖道南曰馬援有言非惟君擇臣臣亦擇君夫中原鼎沸醜虜羶汗群椎角立未知鹿死誰手復仁乃能辭其故主翊載

真龍推心置腹直見本真綸緯寵襮非溢美也贊曰
朴而不浮慤而有直却金知義奢布知仁玉帶温粟
鐵杖堅貞大哉奎章照耀山城

弘文館學士危素

危素字大朴撫州金谿人年十五能究五經大旨與
同郡葛將曾堅黃鳴更相策勵乃從吳沉范棹遊遂
知名薦入經筵為檢討歷陞學士承旨奏請加封朱
考亭楊龜山李迥平真西山蔡九峰從祀俱從其論
國初徐達收燕京令故臣咸投告身素與編修黃鳴
誓死于難有報國寺僧梓者救之乃免而得竟死矣
明學記卷之六

九

達乃以素歸

上雅聞素文學仍命為侍講學士因進言宋朝諸陵
為元西僧所發以理宗頂骨為飲器

上聞之惻然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
讐既乘其弱取之何乃縱奸人肆酷如是耶即命守
將吳勉訪索頂骨得之僧廬命有司厝于京城之南
紹興亦以永穆陵圖來獻命掩瘞故處時值甘露降
宋濂為頌

上問素此何徵也素曰王者愛養耆老則甘露降而
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蒿受之今甘露降於松是

陛下養老所致也宜以制幣冊告

宗廟頒于史館以永休聞三年四月命素及胡鉉
王大中俱為弘文館學士鉉歸素撰皇陵碑以獻
上念其老賜小車免朝謁時從論說經史質証疑義
御史王著等劾素亡國之臣不宜居侍從乃謫居和
州之含山所著有宋史稿元史稿文集五十篇奏議
三卷宋濂銘其墓曰大明方隆多士景從有詔任公
侍講禁中公文之純大音玄酒道則在茲爵祿何有
孰高為山孰深為淵文之有傳終古昭宣庾道南曰
素仕元秉文衡都樞要學者仰之如星鳳及徐達收
明學記卷之六

十

燕薊命仕元者投告身素與編修黃暉約死於難暉
死而素背約焉及至躋顯榮陟清華愧東閣之寢聲
慘南淶之汗顏竟自經于溝瀆而不之恥莊生有言
哀莫大於心死素之謂矣贊曰華國之才救時之略
其學博雅其操簡約鳥則擇木魚則依水為臣不二
有負斯語

宮學

左春坊大學士董倫

董倫字安常順天宛平人所學浩博沉潛學者從之
稱為貝川先生洪武十五年張寧以明經薦入朝奏

對稱旨授春坊替善大夫侍懿文太子陳說剴切

高皇帝嘉之未幾補河南叅議二十五年改詹事院為府遴選東宮官屬以唐鐸為詹事祝春李文吉為少詹事而以倫為春坊大學士倫薦葛伯衡代已三十年以誚誤坐事謫雲南教官

皇太孫憐之賜白金為道里費倫涉淮沛泅驅馳梁雍以達于蜀蜀王聞而重之賦詩八章以贈其行時雲南初開倫以身教用夏變夷遠人嚮慕建文中召入為禮部侍郎兼學士階嘉議大夫

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髹几玉鳩杖各一倫上表畧

明學記卷之六

七

云臣素無闕閱功勞兼乏智能才藝徒知篤信于古道自分無用于明時幸蒙

高皇帝之知忝拜左春坊之命任臣以兩宮輔導之職稱臣為三葉帝王之師茲者踐祚之初乃復馳書以召蒼顏白髮萬里來歸金馬玉堂十年如昨自今持杖戒噎則思兆民或阻于飢凭几安身則念一物或失其所乃方孝孺代撰也先是解縉代夏長文章奏劾都御史袁忝謫河州至是倫薦之召還為侍詔其汲引士類如此廖道南曰予觀順天志稱倫端厚質實及考諸國史乃知其歷履夫方遜志解春雨皆

名儒也或代之撰表或受其薦剡其人品高尚可徵也已贊曰

真人啓運哲士景從獻策彤廷授經青宮出補大藩入司坊學侃侃大節卓被先覺

左春坊大學士李至剛

李至剛名銅以字行浙江寧海人少從楊鐵崖游洪武初以明經舉侍

懿文太子初授祠部試郎中坐事謫戍邊未幾召還為虞部郎中尋補河南叅議會河決汴堤賴以匡濟調湖廣叅議

明學記卷六

八

十三

太宗登極至剛來朝擢右通政預修

高廟實錄陟禮部尚書甲申冊立

皇太子命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初開經筵同解縉進講及修永樂大典多所裁定侍郎宋禮劾之降儀制郎中及縉被譖詞連至剛下詔獄

仁宗嗣位復以為通政改守興化府卒子源中永樂甲辰進士廖道南曰子讀楊文貞公所撰至剛墓表稱其入典邦禮輔

儲君出佐藩翰守名郡顯庸光大雖間歷夷險然回眎同儕葦覆滅消亡何可勝計蓋指縉也及攷縉所

評至剛語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

太宗後舉以告

仁宗曰至剛朕洞燭之矣縉語有微非狂士也於乎
豈士奇亦忌縉耶贊曰崛強此老敝歷居多屢遭奇
禍弗懼于羅大紳少之文貞則多

聖謨如在人其謂何

右春坊大學士曾棻

曾棻字子啓江西永豐人永樂甲申進士第一授修
撰軀儀膚碩問學敏贍

太宗奇其才命解縉選二十八人為庶吉士進文淵

明學記卷之六

十三

閣棻為之冠

上嘗召問棻應對如響命撰天馬海青歌揮筆立就
詞氣豪宕預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官丁亥轉侍講
守制

車駕幸北京起復扈從同邑有坐建文間黨繫者人
咸為棻危又所居西長安門失火延及禁垣
上皆以棻故不問秩滿進侍讀學士重修

高廟實錄成駢沐賜齋

仁宗嗣位遷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階奉議大夫
宣德改元預修

內朝實錄成賜金織襲衣寶帶擢少詹事仍兼侍讀
學士卒贈禮部侍郎楊榮銘其墓曰永樂初科首賜
及第玉質金聲為國令器居官翰苑克慎克勤文行
之懿遠近著聞廖道南曰予觀國史謂榮溫推英邁
喜推薦士學博才曠為文沛然惜乎天不假之以年
未究厥終也贊曰渥窪神駒奔風逸電丹穴威鳳雲
輝星爛子啓之才夙自天成大廷擢魁宮府垂名天
奪之速齋志以沒長篇大章照耀石室

詹事兼侍讀學士李泰

李泰字文通順天香河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

明學記卷之六十八

十四

授編修景泰間遷左春坊司直郎兼編修再轉羣允
英廟復辟改尚寶司丞兼編修既而侍

東宮講讀轉侍講成化改元陞侍講學士兼經筵官
尋侍文華日講預修

英廟實錄成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未幾進詹事兼
職如故卒年四十三賜祭葬贈禮部侍郎大監李永
昌泰之伯父也正統中掌章奏有寵泰為其後初應
鄉試京尹進錄

英廟問左右李泰中否見其名甚喜及官翰林頗知
向學矜己自足性狷僻與人寡合而所與者則相朋

此及引士論以是薄之廖道南曰予讀小說家見唐有皮思謙者冒中常侍魚朝恩之寵登高科歷顯仕未嘗身為其後獲居宥密如李泰者也嗟呼翰林清要貴重匪宿儒不可以斯人踐斯地豈非子般國師齊之辱乎贊曰曹瞞後騰思謙冒恩史苟溷處掖庭與援泰也雖才歷試則愆鳴躡鳳池有汗斯顏

吏部侍郎兼侍講學士楊守陳

楊守陳字維新浙江鄞縣人景泰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一統志轉侍講

憲宗登極充經筵講官一日講尚書武成篇守陳曰

明學記卷之六

十五

古稱舜無為而治武王垂拱而天下治蓋聖人勞于求賢佚于得人後世人主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召望夷之禍高拱無為肆情曩豔者啓祿山之變孟子所謂安危利蓄此之謂也時中官梁方及昭德萬妃有寵故守陳及之聞者悚然未幾遷司經局洗馬進侍講學士

孝宗出閣命侍講讀時議

憲廟升祔禮守陳上言古者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凡號太祖者即始祖當尊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則又以功論不以統論也宋之僖祖可比商報乙周

亞圉非絜稷此議者徒取王安石之說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旣以配天又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乖皆非禮也今升祔

憲廟請并祧

德懿熙三祖自

仁宗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絜稷而祧主藏于後寢祫禮行于前廟時亨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執政不能從及修文華大

明學記卷之六

十六

訓成陞少詹事仍兼侍講學士守陳上言二事其一請開日講云

陛下一日御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而心清感少而理明得於內者純出治之本立矣其二請御午朝云大政則召大臣面議未當則許諫官救正俾賢才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資於外者深致治之綱舉矣若如近日凡百題奏付內監調旨批荅臣恐積弊未革隱禍已深不但如目前所慮而已

上褒荅之未幾擢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專典史事

廟實錄充總裁官踰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何
喬新叙其集曰文懿載筆蘭臺備書延閣侍講經幄
輔導儲宮三十餘年自六經諸史旁及九流靡不探
源綜要故其發於文也法度森嚴如龍虎鳥蛇布列
于行陣意態閒雅如朱紘赤舄周旋于殿陛其閱深
雄放又如彭蠡驚濤瀟龍門駭浪瀟乎森乎不可狎玩
也王鏊誄之曰聖亡經在異說紛兮阮秦造漢離多
門兮商詩瞿易授受親兮黨同矜異傳失真兮遺言
輿旨不尚存兮唐有啖趙宋孫石兮抱經刻傳挺見
特兮逮乎伊洛義轉精兮紫陽承之集厥成兮設科

置學為世程兮父傳師授莫知其端兮雖有異說誰
敢干兮於文懿公生已後兮周漢唐宋得通究兮聖
經浩浩如天淵兮家鑽人淬庶或全兮理辭微義日
星陳兮蹈常詭故駭厥新兮章甫資越衆排斥而不
信兮取信何傷益自珍兮嗟我何知乃得師兮謂公
自信當勿疑兮太羹玄酒所貴希兮豈不或過志亦
奇兮後千萬年來者誰兮庾道南曰予讀文懿桂坊
金坡諸稿固已異之及觀國史謂其恬靜易直仕雖
齟齬而守正不變彭韶替曰無思不通無書不讀講
章震主聰者悚服羨彼世光袍笏滿床有三尚書有

六桂坊吁嗟我公直筆如競奏草已具死不目瞑

少詹事兼學士柯潛

柯潛字孟時福建莆田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一授修撰明年遷右中允丙子衆宇通志成轉司經局洗馬天順丁丑改尚寶少鄉兼修撰己卯侍

東宮講讀

憲宗踐祚擢學士掌院事授庶吉士業誠心訓迪士多造就凡百廢弛悉加振作人以是多之預修

英廟實錄成陞少詹事兼學士成化戊子充日講官守制歸適祭酒缺廷議會舉詔起復之潛力辭不起

明學記卷之六

六一

卒潛為人高介有氣節遇事不苟故今詞林諸士尚呼為柯竹崑云楊文懿公叙輓集曰孟時姿儀德器才識文學屢出人表且秉史筆典文衡視院篆侍講幄茂著勞望士方仰之若山嶽民具望之作霖雨天胡奪之速耶廖道甫曰予游翰林見有亭一區曰柯亭有栢二株曰柯學士栢何其流風遺澤令人永矢勿諼也蓋其孤介之節剛正之氣所漸被者遠矣贊曰壺山之陰蘭水之陽倫魁夙兆宮端潛光竹巖流清栢亭垂芳有斐君子終焉允臧

詹事兼學士程敏政

程敏政字克勤徽州休寧人生而蚤慧侍父襄毅公
官蜀巡撫侍郎羅綺以神重薦

英宗召至便殿試以春聯應對如響館閣覆試賦

聖節及瑞雪詩并經義授筆立就詔詣翰林讀書李
文達公妻以女成化丙戌進士及第授編修預修

英廟實錄秩滿轉侍講及修宋元綱目敏政自撰宋
史受終考大學士彭文憲公橐之遷左春坊左諭德
充經筵講官乙未廷試讀卷丙午主考應天鄉試

孝宗登極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日講官時詔議
從祀孔子禮敏政上言聖王治天下以祀典為重故

明學記卷之六

十九

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
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况孔子功德在萬世必文
與行無名與實副者乃可以從祀若戴聖身陷賊吏
劉向喜談神仙馬融為梁冀草詔殺李固何休解春
秋黜周王魯王弼何晏倡為清談王肅佐司馬昭募
魏柱預為吏不廉為將不義得罪名教類當黜祀疏
上會御史魏璋以曖昧中傷之致仕歸郎中陸容給
事中楊廉辯其寃

上召之還擢太常卿仍兼前職教習庶吉士預修玉
牒乙卯守制歸服闋詔修會典充副總裁官轉詹事

兼學士尋陞禮部右侍郎掌詹事府事侍

皇太子講讀已未主考禮闈給事中華泉劾之詔廷
辯泉語塞坐罪敏政致仕卒贈禮部尚書所著有

皇明文衡瀛賢奏對儀禮定本新安文獻志宋遺民
錄諸書廖道南曰予為兒時竊觀管取文集浩乎其
莫禦及予謫居徽土登齊雲望紫陽訪其廬吊其墓
想見其為人蓋一代之豪也而卒被誣以死當國者
寧不有遺憾耶贊曰黃山截業萬仞干霄練水滄洗
百川怒號惟彼齊雲紫翠崑嶠篤生英又卓哉人豪
磊落高邁天風海濤撰述細繹璽絲牛毛青蠅貝錦
明學記卷之六

二十

見現則消誦述遺編德音孔昭

詹事兼侍讀學士陸簡

陸簡字廉伯常州武進人成化乙酉鄉貢第一明年
進士及第授編修秩滿轉侍講預修宋元綱目成遷
右諭德充東宮講讀官弘治紀元召修

憲廟實錄陸右庶子兼侍讀充經筵日講官辛亥擢
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甲寅以日講勞特陞詹事兼侍
讀學士踰年卒贈禮部右侍郎簡姿貌秀偉少有俊
才頗不自檢晚益矜誇自負當遠到既久滯不顯亦
多辭抑齋志以沒李文正公銘其墓曰文以奇勝恥

弗已出持堅敵強孰能我屈中所自負觸事硯發有
銛弗施飲志而沒若在冶金久乃成質器之斯艱恒
百斯一成斯棄斯嗟彼造物謂天默默孰爾揭揭廖
道南曰予友水南張學士謂陸龍臯氣蓋萬夫才惟
一時及接其子煥章諸郎咸有父風予過武進乃得
訪其幽蹤遺蹟蓋志大而術踈者也贊曰矯矯龍臯
淵淵鳳池夙負英氣冥繹玄思麗藻所裁信史誰欺
微群公子永世有詞

吏部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張元禎

張元禎字廷祥江西南昌人天順庚辰進士選庶吉

明學記卷之六

二十一

士授編修

憲宗登極禎上言三事一曰勤聖學二曰公聽政三
曰廣用賢

上嘉納成化丁亥謝病歸二十餘年潛心理學士子
多從之游

孝宗即位召修

憲廟實錄轉左春坊左贊善上䟽論王道幾萬言已
酉主考應天鄉試辛亥陞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
事䟽侍母養歸九年召修會典充副總裁書成進學
士壬戌遷南京太常卿癸亥召修歷代通鑑纂要政

太常卿兼學士甲子命掌詹事府事上疏請觀太極圖西銘諸書

上亟命內閣取觀之未幾擢吏部左侍郎兼職如故元禎為人孤峭竒拔其所交游若天台陳選南海陳獻章豐城羅倫江浦莊梟皆一時名士也李文正公銘其墓曰木生在山久乃益堅蝘蝓至于途蹶萬牛以顛貢之明堂將棟將梁忽內蝕以傷孰其生之而棄厥良人才實殊公負其有惟厥攸負曰可與大受與不在天受不在予夫苟不自愧違卹其誰維文之絕惟名之揭彼利達者疇巧疇拙地靈人傑惟鄉邦之哲百世之下山不泐水不噬惟張東白之穴廖道南曰予嘗讀東白集若彭蠡奔濤匡阜飛壑不可蹤跡及觀國史則又有不滿人意者於乎豈其才高見忌耶贊曰匡阜之涯群峰蜿蜒彭蠡之濱濶汎淪漣東白學古襟嶽帶湖煙雲鳳標星斗龍圖西涯有碑守溪有志於乎已矣令名不世

禮部尚書兼學士劉春

劉春字仲仁四川巴縣人成化癸卯鄉試第一丁未進士及第授編修弘治辛亥轉修撰庚申充

東宮講讀官秩滿遷左諭德癸亥預修會典進侍講

學士正統紀元陞學士辛未擢吏部侍郎充經筵日講官明年陟禮部尚書占城世子失國竄居邦都耶請封春曰春秋公孫青尚不辱命予衛况天朝乎疏上已之又明年改南京吏部尚書辛巳調禮部尚書兼學士典誥勅掌詹事府事卒贈太子太子謚文簡子彭年舉進士為督學副使今擢都御史延年蔭中書舍人禮部主事孫起宗戊戌進士大學士楊廷和銘其墓曰重慶先達曰蹇忠定文簡繼之煒煒輝映其始從事史局講筵隨試自效職業罔愆四典三禮秩亦屢遷法守是慎不比于權召自留都司

明學記卷之六

廿三

帝之制行將大受叅預政事諧于庶明以贊新治胡進之難胡奪之易廖道南曰予為庶吉士時東川公方起赴闕見其醇雅薦厚有古人風方擬樹教秘書省未幾而亡石齋之銘豈欺我哉贊曰峨嵋嶰嶰灑灑瀕瀕淳忠定先奮文簡後征恂恂其貌翼翼其心兩川黎老茲其典刑

禮部尚書兼學士李遜學

李遜學字希賢河南上蔡人成化丁未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弘治丙辰出補浙江僉事以憂去服闋陞陝西副使又以憂去起復改山東前後更三任俱督

學政所至務崇寬厚頗得士心正德戊辰召入為大常少卿提督四夷館仍兼侍講尋擢戶部侍郎提督太倉禮部侍郎乙亥陟南京禮部尚書丙子以慶賀入京調禮部明年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典誥勅命授庶吉士業卒廖道南曰予計偕時嘗過蔡之故墟訪春秋列侯故蹟及式公之閭無恙也既而入讀中祕書而公已不作矣贊曰上蔡之先寔惟申伯迄今百祀誰復繼絕峨峨宗伯赫赫宮端簪纓輝映不愧南冠

靡學

明學記卷之六

廿四

侍讀學士拜祭酒魏觀

魏觀字杞山武昌蒲圻人父雲瑞隱德弗耀觀讀書蒲首山中勤苦弗輟性喜吟咏觸物感興陶寫自如乃構亭曰梅初以寄志焉元呂忠肅公讀其詩嘆賞薦於朝辭弗就江漢旣平觀被徵與青田劉基金華宋濂諸儒同謁

上與語大奇之授平江州學正遷國子助教浙江提刑僉事吳元年改兩淮都轉運使入為起居注一日同待制王禕侍

上問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觀曰太宗雖才兼文武

於善未免矯揉高祖豁達大度規模弘遠以茲觀之
高祖為優

上曰高祖之度人皆知之然其記兄嫂之怨封其子
為夏侯怨豐之叛不封雍蔭不肯以豐為湯沐邑
度亦未弘矣太宗規模雖不及高祖然能其駕馭群
臣各為已用大業已定卒能保全功臣此則太宗為
優也洪武初建大本堂命觀侍太子說書及授秦晉
諸王經觀有詩記之詩曰翠葆葳蕤九鳳旗東華遙
當輪班虎豹馳月繞珠簾陞講席花迎金輅肅朝儀
六王炳炳前星後珠緯聯輝上玉墀

二年十月甲戌天降膏露于乾清宮禁林

明學記卷之六

十五

上問災祥觀曰帝王恩及于物順于人則甘露降
陛下誕寬民賦衆庶懽豫底于救寧神應之臻職此
故也十一月冬煖如春

上召偕危素詹同吳琳宋濂遊觀內苑錫燕然閣御
製序文賜之曰卿等各賦一詩以述今日之樂觀奏
詩詩云深冬晴煖動逾旬內苑遊觀詔侍臣五色慶
雲兩鳳尾九重麗日繞龍麟和鸞喜奉彤車御六
慈漸切紫閣賓淑氣已從
天上轉人間無地不陽春

上覽之大喜三年正月轉太常卿賜之制曰太常之
職掌郊廟社稷山川群神之祀厥任重矣爾觀學行
方正事朕有年屢持憲節振揚風紀及領鹽運勞績

茂彰頃居翰院日記言動朝夕之間屢進謹論尤簡
朕心茲用長于太常益恭乃職七月命觀改定太廟
祝文稱孝子皇帝臣凡遣太子行禮稱長子某著為
令是月陟為侍讀學士十二月辛酉編集大明志成
以觀為嘉議大夫國子祭酒宋濂為司業四年廷試
進士觀與博士孫吾與修撰王僕為讀卷官乃得吳
伯宗等一百二十人時開科之始得人寔盛而伯宗
卒為名臣人以此多觀之識九月坐考祀孔子禮不
以時奏乃謫觀知龍南縣濂知安遠縣行未至任即
召還以為禮部主事

上賜燕奉天門喜曰前日逐鄉去今日與鄉飲何其
樂哉仍命各賦一詩五年三月

上念姑蘇為京輔重地經張士誠之亂荼毒罔有寧
宇廷臣咸薦勸有治才乃出知蘇州府既蒞事懲陳
寧竒政鋤暴樹良寬而且肅敬老恤民大建學舍乃
闢宣聖廟庭舉鄉飲酒禮聘郡賢士周南老王行徐
用誠與教授貢頴之定儀節高啓王穉張羽闡文學
郡多耆耆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吳縣楊茂年九
十三林文友年九十二皆延至之禮成彬彬可觀壽
誼還躬餞諸郊再拜送之觀者如堵時戎事控惚百

物彫耗禮文衰落乃能力挽躬行風教勃興封部隄然課績為天下宸

上嘉之陟為四川行省叅知政事蘇父老上疏願留仍命觀還郡七年觀以舊治為士誠竊據且郡多水患乃修府浚河以壯士觀以資民利御史張度誣其興既滅之基遂與高啓等俱獲罪

上悔之命所在致祭

皇太子諸王哀賻有加乃歸瘞于蒲圻燈窩山廖道南曰杞山予里人也予自髫童訪其廬吊其墓未嘗不泫然悲焉及誦其所為蒲山牧唱集思見其人而

明學記卷六

廿七

弗可得也既而讀楊符鄉序曰先生之心廣大而高明先生之才篤實而端重其學博其辭贍其所履任率有成績事至不擇利害而為之有古大臣君子之風黔國沐璘亦曰貌偉而修氣完而優聳衡廬之神秀瑩江漢之清秋其為德也雖畊而隱其為名也匪釣而求與宋景濂碧崖亭辭蘇伯衡梅初亭記相符合也贊曰維我蒲山衡嶽之支維我蓴川洞庭之湄先生崛起于滄之里邦之司直國之良史伯衡有記景濂有辭璧月珠星光彩陸離

學士拜祭酒李時勉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江西安福人五歲即知學七歲小學四書皆能成誦甫成童言動以禮既長大肆力於學夜以達旦隆冬盛暑無間永樂甲申進士選庶吉士預修

太祖實錄守制服闋起復授刑部主事仍與纂修書成轉侍讀三殿災詔求直言時勉條陳十五事一曰停止工作二曰罷四夷朝貢三曰汰冗官四曰賑饑荒五曰慎選舉六曰嚴考覈七曰理刑獄八曰黜賊官九曰散處達官十曰罷遣僧道十一曰省買辨十二曰革接遞軍夫十三曰免生員充軍十四曰設法儻運十五曰優恤軍士

太宗嘉之未幾被讒下獄既而宥之癸卯以楊榮薦復其官洪熙初上䟽言事命武士以金瓜捶之傷肋幾死明日改監察御史又明日下錦衣獄

宣宗登極謂左右曰李時勉能直言忠臣也召對于萬歲山命誦前所上䟽時勉誦至六事少止曰天威嚴重不能詳記上微笑曰政自難言耳問奏稿在否曰已焚之矣特命宥之修

兩朝實錄成進侍讀學士一日

上幸史館撤金錢于地衆爭取之時勉端立不動

上親取袖中餘錢賜之又幸文淵閣命諸學士飲
上曰時勉非朕安能飲此酒正統戊午陞學士已而
遷國子祭酒既泄任崇庶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
士習丕變諸生有疾躬為醫療至於貧不能娶死不
能殯者皆為營辦恩義兼盡不啻父子疏請修大學
王振怒坐以擅伐官樹枷號監前監生石大用上章
救之獲免嗣是屢乞休諸生伏闕輒留之歲丁卯懇
疏致仕允之命給驛舟賜寶鑑為道里費去之日諸
生涕泗送者數千人觀者如堵既歸聞

車駕蒙塵號慟上疏言選將練兵數事卒謚文毅改

明學記卷之六八

廿九

謚忠文廖道南曰予觀名臣錄稱時勉至孝父有疾
躬視湯藥不離側恤孤救難無間戚疏楊文貞公云
時勉文學老成操行修潔節義足以表俗剛正足以
任事量足以容物而志則不可奪真確論也彭韶贊
曰於乎剛士浩然正氣博聞有養學自中秘危言峻
行歷事

四帝臣身百折臣心不替學士司成奸驕我忌荷校
頽代門徒之義歸老於田名儒風致

侍講學士署祭酒邢寬

邢寬字用大直隸無為州人幼穎敏力學不輟永樂

甲辰廷試初擬孫曰恭為第一

太宗皇帝以曰恭一暴字耳及見邢寬二字甚喜遂親擢為第一授修撰預修

仁宗實錄轉侍講正統戊午預修

宣宗實錄賜織金文綺加從五品俸已未同考會試尋引疾家居上言民情十餘事丙寅召至復任丁卯主考順天鄉試景泰壬申進侍講學士署南京國子監事卒廖道南曰予考國史櫛寬居家孝友與人交終始不渝且處心夷坦於物無所忤嗟乎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蓋其所養者厚矣贊

明學記卷之六

三十一

曰霍山之麓寔為廬郡佳氣鬱結中啓昌運邢君之起夙著休聞歷事四朝蔚然有文

侍講學士拜祭酒陳詢

陳詢字汝同直隸華亭人永樂乙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宣德間轉修撰正統初充經筵講官預修宣廟實錄進侍讀秩滿陞侍講學士坐累謫知安陸州已巳召入為大理少卿巡撫大名諸郡改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尋改國子祭酒天順戊寅卒廖道南曰予讀國史稱詢剛直慷慨但嗜酒豪放不矜細行

及攷松志乃知其素履也無咎也贊曰脩然有鶴唳
于華亭刷羽林臯揚聲海濱彼美人兮抱光含醇秉
德惟恒履險不傾

侍讀學士拜祭酒陳鑑

陳鑑字緝熙直隸長洲人父潤戍遼道經京師以鑑
托于舊游范叔瓚遣從王居為神樂觀道士正統戊
辰進士及第授編修景泰中轉修撰充經筵講官天
順初預修一統志遷侍讀成化初預修

英廟實錄進侍讀學士未幾補國子祭酒初祭酒邢
縡為大學士萬安構害延蔓及于鑑會廷鞫讓辨不

聖學記卷六十一

三十一

乙鑑曰吾為國師安能喋喋對刀筆吏哉遂自誣服
誣名楊守陞上書訟其寃廷議壯之廖道南曰予讀
君論按鑑疏有云文章政事時望所歸自今論之
其人豈可知雖幼從羽衣長即儒服變皇崇正亦可
尚也贊曰師道克艱匪人弗受法紀克明匪人弗宥
緝之俱惟立之救人兩恕之孰批厥繆

寺學

直學士兼太常鄉范常

范常字子權滁州人宋青山先生孟申孫也幼警晤
嗜學淹貫古今性夷粹無競篤於行義鄉里咸重之

謂其有青山先生風至正甲午

太祖兵克滁駐蹕城中常以文學聞耶召見禮遇之
預典兵牘授總管府知事從克和州乙未六月扈蹕
渡江取太平授元帥府都事丙申三月定建康皆預
謀議自是下毗陵及取江南諸郡替書居多辛丑七
月乙酉朔命為太平知府既至募民種藝時兵亂之
種官廩有穀數千石常請於朝悉發貸之至秋大稔
私度既實官廩亦充乃興學校延師儒民甚安之
上嘉其績召入為侍儀訪以時政及古今事宜常直
對無隱又嘗紀滁和事績上之

明學記卷之六

三十一

上嘉悅洪武元年四月癸亥擢為翰林直學士尋兼
太常卿時肇興禮樂講究設施常多預議無何以疾
免尋起為起居注復懇乞歸

上重念其老許致仕御製詩四章寵之賜宅一區于
太平因家焉子祖仕至右通政改雲南左叅政廖道
南曰豐沛之歌壯士興懷南陽之誼勳威增榮而况
溱洧造周臺都肇商振古如茲矣我

聖祖起中都一時風雲景從攀鱗附翼者固皆魁梧
竒瑩侷儻雄杰士也如范常者蓋居一於是矣贊曰
神龍奮淵蛟螭死延威鳳翔霄鷗鷺踣躄

真人纂曆時乘御天聲應氣求無物不然子權俊又
紹武青山起于帝鄉歷試間關

侍講學士拜太常少卿高巽志

高巽志字士敏徐州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幼嗜學
從父宦游吳中時宣城貢師恭番易周伯琦皆與之
交後為鄭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授編修
歷陞侍講學士建文中擢太常少卿時黃子澄為正
卿與定國難夙夜匪懈庚辰同董倫主考會試得胡
廣吳溥胡濬輩皆為名臣是科同事者則右拾遺朱
逢吉編修吳勤葉惠仲趙旭張秉彝及殿試讀卷則

明學記卷之六

三十一

劉三吾也三吾以韓克忠覆試被害而葉惠仲則死
于建文之難云贊曰中原之區徐土為關山奔以屹
水迅而湍爰有高君雲翔羽翰輔儲効命史炳如丹
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林文

林文字恒簡福建莆田人宣德庚戌進士及第授編
修正統初預修

宣廟實錄轉修撰景泰中遷左諭德兼侍講預修歷
代君鑒及方輿志進左庶子

英宗復辟改尚寶卿兼侍講未幾擢學士以老乞休
上謂李賢曰文老成忠厚宜留之成化初擢太常少

卿兼侍讀學士卒贈禮部左侍郎子載為中書舍人
廖道南曰予觀莆陽文獻志稱文年逾七十神觀精
爽安靜守禮所著澹菴集自成一家乃知渾朴和厚
之氣尚存全璞也贊曰方壺之陽翠峨眇絲扶輿清
淑代產仁賢若恒簡者抱朴守恬壘疊令名奕世猶
傳

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儼

劉儼字宣化江西吉水人正統壬戌進士第一授修
撰秩滿轉侍講未幾進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講預修
歷代君鑒及寰宇通志成遷太常少卿兼侍讀景泰

兩學叢之六

八

三十四

七年考順天鄉試大學士陳循之子瑛王文之子倫
不第共誣儼欲置極典賴大學士高穀救之朝廷卒
直儼至是卒贈禮部侍郎謚文介救有司為營葬祭
倪文僖公哭之曰公挾其所得掉鞅文場蚤有聲于
鄉解是以一出而魁天下多士景瞻衆山之宗岱入
官詞林大放厥辭議論數陳則文環異而光怪盖才
之蘊於中也閑深而氣之昇於天者豪邁故每纂述
刪定筆削繁簡適中而是非不貸嘗典文衡華胄被
黜反交章而誣害卒之邪不干正志不少控廷議允
伸而

聖明是賴使盡用其才也則可為士之矩矱國之著
蔡奈何遽爾儵然不登著爰卹典是加而謚為文介
廖道南曰予嘉靖甲午白徽召還是秋典順天文衡
時當途如張閣老汪冢宰夏宗伯林司空諸子姪咸
就試不第交構考官置之重憲既而仰賴

宸斷洞燭群情乃知劉文介之被誣不減于三吾也
贊曰勁松不屈鷲鳥不朋人亦有言蹈道如奔惟彼
文介力抗權倖孤忠直氣挽回文運眇予小子時復
仰高實獲我心矢忠宣勞

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孫賢

明學記卷之六

三十五

孫賢字舜卿河南杞縣人景泰甲戌進士第一授修
撰預修寰宇通志成轉侍讀天順初改左中允侍

東宮講讀

憲宗即位遷太常少卿兼侍讀成化庚寅預修

英宗實錄進太常卿兼侍讀學士上疏請立

皇太子且引疾乞休示無希覬意章並上

上皆允之皇子立是為悼恭太子賢憤憤不樂而卒
年五十四贈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廖道南曰夫
宋儒有言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
為利祿而効忠則其忠必不盡乃若孫君建請立儲

其意善矣而又怏怏含憤無乃有為而為乎贊曰商
山茹芝羽翼何人晉國乞塊衰經寶親建儲公議辭
爵虛名二者交戰罔恤厥身

太常卿兼侍講學士吳節

吳節字與儉江西安福人為諸生時偕劉球李紹王
原受學于麻城鮑楚山宣德己酉鄉試第一明年登
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秩滿轉侍講擢南京國子祭
酒先是慈谿陳敬宗以嚴立教節濟之以寬諸士感
化成化紀元召修

英廟實錄充副總裁官改太常卿兼侍講學士書成

進太常卿兼學士節為人簡易質直信人不疑為文
如其為人奉母至孝子遠舉進士為知府丘文莊公
銘其墓曰三代盛時人行直道任其天真庸常是蹈
世降氣漓存者幾希懿哉先生今之古人我存古心
謂人皆然官非不崇學非不深求先生者當於其心
廖道南曰予觀吉安志稱節學博才雋已已之變條
陳時政多切利病及考文莊之銘亦然贊曰師道貴
嚴臣道貴忠顯允吳君克嚴克忠時政之規國學之
範金石有銘永世可鑒

太常卿兼侍讀學士王獻

王獻字惟臣浙江仁和人甫弱冠登景泰辛未進士
改庶吉士授編修預修寰宇通志陞修撰秩滿遷左
諭德兼修撰庚寅克日講官壬辰進學士明年賜金
帶丁酉追崇宣聖禮樂遣獻祭告闕里預修宋元綱
目成陞少詹事兼學士戊戌

皇太子出閣日侍講讀預修文華大訓擢太常寺卿
兼侍讀學士獻羨風儀性穎敏書一過目即強記才
思飄逸與大學士商輅有隙或造為曖昧不根之語
以揚於內坐是不得致大位掌院事者十六年奄奄
不得志而卒贈禮部右侍郎庚道南曰詩有之取彼

明學記卷之六

三十一

讒人按畀豺虎何惡之深拒之嚴也堯舜暨讒說孔
子惡佞人古之至聖必謹于茲乃若禿婦傳之譏不
知憲有無而竟以此終其身可畏也哉贊曰青蠅貝
錦詩詞所悲鄭聲紫色孔訓所垂英英玉君兩泚之
杰誰為此讒終不可雪

侍講學士晉太常卿張芮

張芮字文卿山西安邑人成化戊戌進士選庶吉士
授檢討弘治初預修

憲廟實錄暨會典正德初復修

孝廟實錄轉修撰進侍講學士以憂歸所居近河東

運司鹽商有訐奏者詞連及芮時劉瑾方欲以事裁抑儒臣遂坐累出為鎮江府同知再謫兩浙鹽運司副使量遷處州府同知瑾誅始入為南京尚寶卿進太常卿致仕芮為人朴實其處僚友無忤害心然性嗜酒終日酣醕於種學績文非其好云廖道南曰予嘗聞弘治間有造為俚語者曰一枚黃老五箇白丁時張芮武衛諸人頗倦于學故來人之譏如此及予計偕乃識芮之子濂甫要亦朴野士也贊曰周官鹽人足供王貢漢室鹽官亦濟國用云何張君密瀾解池人之謗也卒以茲遺

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楊時暢

楊時暢字知休陝西咸寧人戶部尚書鼎之子也成化戊戌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弘治紀元預修

憲宗實錄轉修撰充經筵講官改右贊善秩滿遷左諭德預修會典進侍講學士續修玉牒擢太常少卿兼職如故卒李文正公銘其墓有曰經業有門周豸羲文史法有傳鉞貶華褒講幄敷陳藝苑甄擇有一于斯皆公遺則有笏堆床有里鳴珂仲叔之間孰與伯多於乎西涯可謂善名狀矣贊曰韓公諸子忠彥有聲范老諸子純仁惟貞世席箕裘時傳琬琰知休

何人傳世丕顯

藝學

侍講學士沈度

沈度字民則松江華亭人洪武中舉文學弗就謫雲南岷府聘之弗就都督瞿能延之家塾携至京師太宗命選善書者供事史館大學士楊溥薦之擢翰林典籍時解縉善直行書胡廣善行草書滕用亨善八分書王汝玉梁潛善真書度于其間獨稱

上意補檢討轉修撰進侍講學士卒庾道南曰士之

逢機構會鴻漸高雲蛟騰遠海者曷可勝數若沈君

明學記卷之六八

三十九

者周旋滇嶠迴翔燕甸卒能奮翼赤霄策名紫清其大篇長書道勁清潤至今為詞林稱賞是亦高士也贊曰鍾繇古隸逸少草書虎鳳飛躍蛟螭縈紆沈君妙絕時稱獨步榮名彌播玉堂之署

侍講學士武周文

武周文比平大興人初以儒士明經入侍燕邸

太宗龍潛時命入侍講永樂丙戌召至慰勞備至持命為侍講學士賜冠帶金織羅衣一襲

上謂學士胡廣曰朕守藩時閒暇喜觀易時王府官寮間亦有知者然未若武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

滯不流動處蓋易貴知變不失其宜古人隨時從道之說寔為要妙亦在虛心玩之耳又曰為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少次日周文入謝

上憫其老乃命為侍講學士賜之沐沐廖道南曰夫易之道廣矣大矣以言者尚辭以動者尚變以制器者尚象以下筮者尚占是故程傳尚辭朱義尚占至於尚變尚象非聖人孰能知之

文皇聖諭所謂易貴知變不失其宜者千古讀易之心法也不識周文曾有一于是乎賡曰易之道大匪明學纂之六八
聖弗知象之數幽匪神胡為確哉武君一言悟主老而益壯永終厥譽

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金問

金問字公素蘇州吳縣人永樂初以善書薦授司經正字侍

皇太子于南京因進智表文稽滯

太宗怒曰朕不識金問何人乃得侍太子并黃淮楊溥王凱下獄十年

仁宗登極釋之轉修撰每論時政多見采納宣德乙卯遷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正統癸亥文調南京禮部

侍郎卒廖道南曰予觀姑蘇志謂間有逸才長於辭翰及攷國史乃知其論時政多所裨益胡可以他流少之哉贊曰匪位之患惟名之昭匪名之患惟德之昭於乎公素藻翰飄飄致身廊署揚聲清朝斤鷄鷄鵬貽誚扶搖

侍講學士拜祭酒劉鉉

劉鉉字宗器直隸長洲人幼習楷書選翰林秀才中順天鄉試授中書舍人宣德初預修兩朝實錄遷兵部主事正統初預修

宣廟實錄擢侍講曹鼎薦教庶吉士己巳進侍講學

明學記卷六八

四十一

士景泰初充經筵官遣祀濟瀆壬申大學士高穀薦改國子祭酒嚴條規淑諸生天順改元擢少詹事侍東宮講讀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恭子為大理丞廖道南曰予觀姑蘇志稱鉉介特自持言行不苟楊文貞楊文定嘗過其所居名假菴甚秋隘稱為古人云贊曰朴不離俗介不附權嗜學不倦立志彌堅所居假菴廳不旋馬文貞文定稱賢不暇

贈學

贈學士謚文節王禕

王禕字子克浙江義烏人幼師同郡黃潛與宋濂胡

翰為友惇通群書究極奧窔慕司馬遷之文探禹門
泛錢塘涉江濤沂震澤久而有得乃趨淮徐訪鄒魯
北游燕趙嘗有薦為經筵國史者落落難合

高皇帝取婺州禘來謁乃撰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爾學
問之博邾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邾遂以為江南
提舉司校理改侍禮郎兼引進使未幾同知南昌府
事竣召還議郎位禮奏對忤旨復出判漳州府元年
五月禘上疏畧曰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祈天永命
為萬世無疆計者亦為在乎脩德而已矣君德既修
天眷彌固書曰皇天無私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修德
之要有二曰忠厚以存心曰寬大以為政是故周以
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以寬大為政故能
成四百載之業

陛下資不世出志大有為艱難十載大業已成周文
武漢高光蓋無讓焉今日所當急務者惟於忠厚寬
大加之意而已二年六月召修元史以禘與宋濂為
總裁官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三年以失朝故與濂
俱降編修使招土番未至復召還五年正月遣禘偕
蘇成奉詔雲南禘諭梁王把都曰聖上聰明神聖新

創大業是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未
洽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今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
尺地一民按堵如故高官厚祿不爾吝也否則魚遊
釜底終取夷滅時有元遺孽自立于沙漠者遣使脫
脫徵糧雲南且欲連師以拒我知禘說梁王欲屈以
威禘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明代之汝知爝火未盡敢
與日月爭光乎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
遂被害時六年十二月二十四也卒年五十二子紳
以十五年往求遺骸布政張統參政王景紀其事建
文中贈學士謚文節正統五年郡丞劉傑白其忠復

贈學士謚忠文所著有華州集玉堂雜著續東萊大
事記廖道南曰予讀鄭濟所述子充行狀方孝孺所
撰奠章謚議與夫像贊泫然興悲及考文集乃見宋
景濂稱其文曰喬嶽長河摩日月盪雲烟故其為文
也波浪湧而魚龍張風霆流而雨雹集胡仲子亦曰
雍容俯仰如冠冕佩玉馳騁分布如風雲蛇鳥可謂
知言也已爾林塾贊曰惟公長身屹如山立人一望
之儼不可耶惟德執恒惟威弗畏朔漠孤臣英英義
氣吁嗟公前有顏魯公公死使命與顏攸同

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黃子澄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也少從邑人歐陽
貞受易周與學受尚書清江梁寅受春秋博學詹俊
聲游鄉校同舍避席嘗賦寒江把釣岳及枯梅詩人
爭傳誦之洪武癸亥膺貢入太學明年定科舉之制
中京闈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廷對及第三人俱
授翰林修撰尋兼春坊官侍東宮講讀累遷太常卿
皇太孫立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服一日太孫坐
東角門召子澄謂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之
子澄以漢平七國事為對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
無慮矣及即位兼翰林學士與齊泰皆用事時周齊

湘代岷五府相繼煽動上一日朝罷召子澄問曰先
生憶昔者東角門之言乎子澄曰不敢忘也然須密
退與齊泰謀之泰歆先燕子澄曰周燕之母弟取周
即翦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也入白之

上遂遣曾國公李景隆圍河南迫周三禰至京遷之
雲南徙代王桂于邊湘王聞討狼狽闔宮焚死執
齊王搏囚之京師岷王梗降為庶人雖聖德如燕藩
亦捃撫其事加誚讓

朝廷以子澄為功褒賞之燕於是上書救周罪子澄
指為連坐決意討之己卯三月命都督宋忠等北征

七月靖難師起移檄大意言上崇信姦回離間骨肉
導 太祖皇帝祖訓奉天征討罪人旣得則法周公
以輔成王首以誅齊泰及子澄為名遂破椎縣懷來
遣長興侯耿炳文禦之互有勝負子澄慮師老遂請
上班師詔以李景隆為征虜大將軍率諸將兵凡百
萬以往景隆自負有文武才子澄亦薦之

上寵信特深甫行餞之江許賜犀玉帶諸將各一賞
賚無筭子澄授以指畫景隆依違而已子澄甚憂之
未幾景隆攻北平城累戰皆大敗奔還京師赦不治
子澄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度意在觀望不誅之以

明學記卷之六

四十五

謝宗社何以懲將士不聽已而徐凱盛庸繼踵敗劔
顧民等皆降子澄拊膺大慟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
贖誤國之罪乃賦一詩以志痛詩曰仗鉞曾登大將
壇貂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獨
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攘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劍
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聞者哀之尋用侍臣議
詔謫子澄及齊泰于遠方以快敵意其實使之募兵
也時諸將猶守淮南而文廟忽渡江矣潭王與李景
隆開門迎附子澄出走蘇州語見姚善傳詔執之捕
獲責問不服死之命赤其族同時被戮者俱號齊黃

發黨榜示天下一子逃難易姓為田經宥乃復姓家
湖廣之咸寧孫表登進士廖道南曰古語有之大各
吠為其主言忠貞之不可貳也苟息死晉君忽死齊
固其分焉爾子澄與齊秦方孝孺謀國之臣安得不
死難以自負于天哉贊曰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矧為
人臣敢自謀身是錯雖忠表益弗平天寔為之人何
為能

直文淵閣侍讀學士改文學博士方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寧海人世家候城里
族甚蕃父克勤元季隱居萬山中其學得諸晦庵而

明學記卷之六

四六

源流伊洛尤邃於易名振東南洪武初為濟寧知府
有異政子三人孝孺其仲也至正丁酉始生之夕有
木星墮於其所故其性資精敏絕倫長老見之皆咄
咄嗟異方髻鬣已善屬文双眸炯炯如電讀書十行
俱下日積寸許見典冊所載聖賢名字或良將相形
貌輒默記欣然有願慕之志鄉人呼為小韓子年十
五侍父官遊濟上覽周公孔子故宅求七十子之遺
跡慨然嘆曰使吾得遇孔子同時縱頽閔未可幾及
其餘若樊遲冉求輩豈可多讓哉但限今世無聖人
不得所依歸耳曹國公李文忠一見竒之待以國士

年二十翰林學士宋濂方在中朝以文章道德推重海內四方至其門者輻輳洪武八年克勤嘗註誤繫京獄孝孺實從數言於朝請代父死既而謫戍江浦又上疏乞身代役皆不報克勤自獄中遣孝孺從濂游孝孺持所為文上謁濂願受業濂一見大加賞異謂孝孺曰吾備位禁林數年來閱天下之士亦多矣而未有如子者子之文非當世之文也顧肯從我游乎即日館置左右日與討論經史為文辭濂歸金華孝孺往來山中凡四年盡得其所學自是文章繼濂而起一時四方耆儒宿俊無不折輩行與之交而胡

翰蘇伯衡葉見泰輩在衛東尤以文學知名當世每見孝孺未嘗不心服也會父坐空印事草疏將詣闕伸理而父沒扶喪歸濂尋徙蜀孝孺欲往省不可以文籲天願輸壽以延之濂嘗欲甥之而不果洪武壬戌上用學士吳沉揭樞壽薦詔徵至京入見陳說多稱旨上問樞曰孝孺孰與汝對曰十倍於臣錫之宴几稍歆必正而後坐上使人覘之喜其舉勤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蒞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上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註選至孝孺獨不註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為子孫光

輔太平足矣

皇太子素重其才召賜食東宮得以賓友孝孺既歸益杜門慕述不出會仇家得罪詞連孝孺有司例簿錄家貲械赴闕下

太祖立命釋之孝孺奉祖母挈妻子家屬數口還鄉鄉人感歎以為盛已而家益貧窘無為資孝孺處之泰然不以為意嘗卧病絕糧家人告乏則曰聞古人有三旬九食者窮豈獨我哉吾嘗勝之矣授徒石鏡精舍若將終身二十五年復辟至

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

明學齋之六

四八

時乃除漢中教授詔許水陸給舟車明年閏四月携妻子抵任山郡荒僻水土暴惡病瘦痿者十之五士人鮮少雖五經亦無全者孝孺安之嗜䟽糲若飮萬鍾者每昧爽升席為諸生講解文義至暮嘒嘒無惰容由是山南人皆知向學二十七年春蜀獻王聞其賢以賓禮召見每有所陳論輒虛懷聽納恒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 皇太孫聞其名癸酉丙子徵入典試應天府二十一年閏五月

太祖大漸遺令必先召孝孺建文帝立馳驛召還將用為執政天下莫不以王佐責望旦夕成功而用事

者忌之乃止遷翰林博士再遷侍講直文淵閣日侍左右備顧問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尋定官制改侍講學士為文學博士以孝孺為之是時館中徵集四方名士修太祖實錄及類要後而永樂大典諸書皆命孺總裁官諸儒于所長各互有得失至孝孺則卓然為一世儒宗朝廷大制作皆出其手靖難兵至京駐金川門外宮中悉自焚三十五年六月十四日孝孺聞之持斬袞服晝夜號哭

太宗即位欲詔天下問左右誰可草詔者廷臣以孝孺對上遣人召之數次皆不至上乃使擁之入

明學記卷之六

四十九

見孝孺既至見上益悲慟聲徹殿陛間左右禁之莫能止上親降榻慰諭之曰我家事耳先生何良苦又曰先生為我作詔命左右給以紙筆孝孺大批數字訖擲筆於地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

上大怒磔之夷其族孝孺臨終作絕命辭一章詞畧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泪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識與不識哀之如親戚年四十六復有旨收其妻鄭氏使者至其門已經死門人王徐輩收孝孺遺骸殯之聚寶山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

人廖道南曰予聞諸黃泰泉云孝孺得家庭之教於書靡不通究常慨然以古聖賢自期以經綸天下為己任弱冠作深慮等論十九篇謂化民必自正家始又作宗儀十八篇雜誠三十八章識者已知其運用指設不凡矣在宋濂門為高第子從濂後每私居念及或見其手跡或對客談及濂事輒涕泣既官漢中其家不能存言於蜀王後撫卹之墓在夔每舟次夔必往祭墓下慟哭移時乃去在建文時羽儀斯文隱然為當世重以蜀王嘗賜號正學齋世號正學先生所著有遜志齋集三十八卷大易枝辭周禮考次武

王戒書注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皆未傳孝孺文章似宋蘇軾雄邁奔放龍門狂流倒峽而氣不可遏發為論著醴粹都郁雖博極群書而根據六經憲章孔孟宋程朱以前無有也濂嘗推之謂歐陽少師蘇長公姑置勿論自余諸子與之角逐文藝之場未知孰為後先其後李賢亦稱孝孺師景濂議論波瀾類東坡之才而忠義之氣凜然不可犯景濂不能及世以為知言於乎忠義在宇宙文章在金石孝孺雖死猶生矣謝鐸贊曰我台之學考亭是師迨於愚庵實聞而知愚庵之子是曰正學益擴而充上

沂伊洛如麟在藪如星在晨旁觀一世絕類倫潛
溪之門盡天下士驚叱起立謂莫敢比心實希聖自
視歆然銘盤書紳雜誠惓惓家人有箴宗儀有紀謂
道之行莫先於此學以氣充磅礴四行孰顧孰思禍
福死生歷宋迄元士氣益下有復古初不在作者

贈學士謚文僖張益

張益字士謙蘇州吳縣人隸籍江寧永樂乙未進士
選庶吉士授中書舍人轉大理評事正統戊午改修
撰於內府授內使書已已進侍讀學士知制誥初與
夏景同年景好寫竹偶見益所撰石渠賦遂絕筆不
明學記卷之六
五十一

作文益見景寫竹妙絕亦不復寫竹是歲七月也先
入寇

上命益同侍郎曹鼐扈從皆死于土木之難贈學士
謚文僖官其子桐為大理寺評事倪文毅公銘其墓
口先生之文海澄山崇先生之德天如日融先生之
節抱義死忠鳳臺之原龍江之東歸兮故鄉乘雲御
風廖道南曰予讀姑蘇志稱益為人清淳端謹文章
圓熟對客數千言揮毫立就及觀國史乃知死于也
先之難於乎悲哉贊曰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
者誰扞牧圉六飛蒙塵群胡僭倭臣則何知有死而已

贈學士謚忠愍劉球

劉球字永樂江西安福人永樂辛丑進士授禮部儀制主事時尚書胡濙草創禮儀悉球裁定遣使蜀府行喪禮餽遺一無所受正統初開經筵濙首薦之擢侍講預修

宣廟實錄成加五品俸己未京師大水球具陳治水事宜識者韙之辛酉麓川叛遣定西伯蔣貴征之球上言帝王馭夷狄必有於其小而防於其大是故周伐崇不克則退而修德至獫狁孔熾則命南仲城朔方漢征南粵不利即罷兵以通好至匈奴陸梁則命

明學記卷之六

八

五十二

魏尚守雲中夫以周漢之盛視宗粵如振稿耳乃釋不誅而惟急于北虜蓋不窮兵于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故也今也先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為麓川僻陋滅之不為武釋之不為怯特降璽書原其罪過固結木邦以為我援分屯金盞以離彼黨是即周漢修教賜告之意至於西北諸邊虜勢尚強戎馬尚衆宜謹烽堠修塾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勅總副諸將以巡視塞垣戒參贊文臣以區

畫軍務是即周漢備禦城守之意疏上

上命都御史陳智傳諭戒飭沿邊諸郡時太監王振擅權喜功開釁復大舉伐麓川癸亥夏雷震

奉天門鴟吻詔求言球覆上言十事其一謂權柄不可下移振見之怒適編修董琳自陳願為太常卿疑球助之乃下詔獄錦衣指揮馬順拷訊備極慘刑球既死于非命舉朝慟之

景帝監國都給事中王鈺率百僚廷擊馬順暴其尸初編修鍾復與球議連名上疏其妻沮之後聞球死復怏怏卒其妻以告其子同故同卒為直臣死于諍

明學記卷之六

五十三

云景泰初贈學士謚忠愍廖道南曰仲尼有言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夫球之志於仁也務引君以當道慷慨激烈首論也先之必寇繼發王振之奸邪身就斧鑕殺身成仁卒之乘輿播遷中原板蕩雖野厭王振之肉廷暴馬順之尸竟亦何益於乎有天下者可以鑒矣彭韶贊曰於惟忠臣詞林之美沉思力學好義勇行大阿倒持執命腐刑乞戒履霜勿致堅冰不售蒙難乃險而傾褒贈官階節惠易名凜凜大節萬世猶生

殿閣詞林記卷之六

殿閣詞林記卷之七

國初宮詹等附

掌詹事府事韓國公李善長

李善長鳳陽定遠人素有大志至正辛卯盜起汝穎壬辰江淮大亂我

高皇帝自濠如定遠善長遇馬相得甚懽俾掌書記參謀軍事甲午克滁州時滁陽王郭子興自泗還欲留善長善長不從乙未正月取和陽

上出擊鷄籠山寨值有兵寇和陽善長擊走之既而上渡江俞通海以舟師來歸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七

一

上喜謂善長曰吾事濟矣遂以六月朔渡江次牛渚拔采石克太平善長預書禁約榜文凡遇入城懸之以故軍士秋毫無犯初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以善長為都士丙申三月克建康籍軍民凡五十萬

上欲發兵取鎮江恐諸將弗戢悉數其過欲置之法善長諫救獲免七月善長率群臣奉

上為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以善長為參議丁酉取毗陵寧國皆克之戊戌

上親征婺州善長留守建康格降陳氏守將丙午四月

上往濠梁八月遣兵討張士誠善長悉為經畫元
年六月善長率群臣勸

上即帝位畧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剗
削群雄遠近歸心宜早正位號以順天命

上辭至再九月倂張士誠

上御戟門論平吳功封善長為宣國公左相國是月
遣將取中原及福建廣西諸路十二月甲辰善長綏
裁律令書成賜賚有差癸丑復率群臣勸進畧曰開
基創業既宏盛世之興圖應天順人宜正大君之寶
位蓋以道化民者皇以德教民者帝惟首出乎庶物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七

二

用光建于鴻名繼百王而立國家定四海而總綱紀
事聞在昔運際當今殿下勇智自天聰明冠世掃除
六合之風塵拯救兆民於水火擁樓船以西上孺子
秉璽而出迎命將帥以東征偽主束身而就縛天下
歸服若江漢之朝宗邦域肇隆有金湯之鞏固既膺
在躬之曆數必當表正于宸居

上復辭之乃以甲子告于

昊天皇祇以明年戊申正月四日乙亥即位國號大
明改元洪武時御史中丞劉基學士陶安上言中書
省及都督府做元舊制設中書令議

太子為之

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從之苟不善是從而欲
望治猶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迴楫豈能達哉元
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
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
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
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倣彼作
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
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
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亦選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
之本崇德上隆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

抱之木必以授大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至是以
李善長為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宗翼兼副詹事胡廷
瑞廖永忠李伯昇同知詹事趙榮玉溥同知副詹事
楊憲傅獻兼攝府丞康茂才兼左率府張興祖兼右
率府顧時同知左率府孫興祖同知右率府吳禎兼
左率府副使耿炳文兼右率府副使鄧愈湯和兼論
德劉基章溢兼贊善大夫文原吉范顯祖兼太子賓
客

上諭善長等曰朕今于東宮官屬不別設府寮而以
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

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寮道之嫌隙由是而正朕所以特置賓客等官以輔成太子之德惟選名儒爲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于安逸軍旅多忽而不講一有緩急罔知攸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二月善長率群臣上郊社宗廟議三月取汴梁四月取河南府五月上幸汴梁善長留守京師軍國重事啓聞

皇太子八月車駕還善長奏定史戶禮兵刑工六部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七

四

官制設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主事各有定品十二月定官民喪服之制及三師朝

東宮儀二年正月定太歲風雲雷雨嶽瀆諸神祭禮及翰林官制二月丙寅修元史命善長爲監修乙亥奉詔立

皇陵碑四月編

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八月定大祀受誓戒十二月議賞平中原及守禦諸將功次三年正月議出師征沙漠三月議定朝臣服色悉准散官四月定官民書札式五月承制存恤陣亡子孫六月奏禁

淫祀及左道惑民者定文官朝服之制十二月壬辰
大將徐達等平沙漠師還善長率群臣上表賀丙申
大封功臣

上諭諸將曰朕自起兵以來爾等披堅執銳戰勝攻
取功曷可忘今天下既定報以爵賞皆朕所自定至
公無私如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年久給足
軍食其功甚大已列公爵今進封大國以示褒嘉乃
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太師中書左丞相韓國公叅軍國重事仍賜誥命鐵
券是冬禮部尚書陶凱請專選東宮官罷善長等兼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七

五

職庶於輔道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官不必備惟其賢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
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官寮有不和能
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
事可為明鑑朕今立此兼職庶父子一體君臣一心
允無相構之患也一日

上因齋戒語善長曰人之一心極難點檢心為身之
主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檢心凡事
必求至當善長頓首曰

陛下此言乃聖賢治心之道心既治天下無難治矣

四年正月乞致仕許之十三年正月胡惟庸伏誅辭
連善長

上曰朕初起兵善長即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
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朕意遂命掌
簿書贊計畫爵以上公子尚公主此吾股肱心腹不
忍罪也五月復以善長代安然理御史臺事十六年
雲南平善長上表賀二十三年榜列逆黨勳臣凡五
十七人會星變有以善長為黨者

上疑之五月乙卯善長卒廖道南曰太子天下本也
古之教太子者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之德義
有保以保其身體是故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
習之於是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
翼之是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
後皆正人也故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我

聖祖神謨睿見高出千古開國之初即以李善長等
兼其官以劉基宋濂等司其教而又申之以

聖訓是故三代之遺法猶存也錄善長者昭元功也
原東宮輔導之始也畧諸臣而不錄者非專官也贊
曰於皇國本宗社之紀必善其終必正其治我聞三
代文王世子居處有箴萬事就理

聖謨弘遠元臣是委嘉言孔章淵哉厥旨

詹事兼兵部尚書盧鐸

唐鐸鳳陽人初守濠州庚子從

上討江州授西安縣丞召遷除中書管勾出知延平府洪武三年召為殿中侍御史四年正月己亥御史臺進憲綱四十條

上覽之謂鐸等曰元時任官但貴本族輕中國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風憲豈甚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無問南北風憲作朕耳目任用得其人自無壅蔽之患鐸對曰臣聞元朝遣使宣撫初出之時四方驚動及其至也畧無能為民為之語曰遣使宣撫問民疾苦來若迅雷去若敗鼓至今益之

陛下一視同仁任官惟賢尤重風憲明立法度所以安百姓與太平也未幾復出知紹興府陟刑部尚書改太常卿守制家居賜食半俸服闋轉兵部尚書遷諫議大夫十七年四月己丑

上謂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同故其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阿諛諛言近于忠謏言近于愛惟不惑于諛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于謏言則智益明而佞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自古為然惟

不為所眩惑則纔倭自遠

上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言之非實亦不之罪惟讒諂面諛者決不可容也尋以事左遷監察御史陟右副都御史復為兵部尚書致仕二十二年四月丙寅置詹事院秩正三品

上謂吏部侍郎侯庸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於輔導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三代保傅禮甚尊嚴後世若唐太宗為子擇師傳而李綱之徒直言正議頗有裨益今東宮官屬詹事未設衆務無所統領兵部尚書唐鐸為人謹厚有德量亦當是任其以鐸為詹事仍兼尚書之祿逾年加少保二十七年四月癸未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七

八

上謂鐸曰帝王之於天下體天道順人心以為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思前代亂亡之故未有不由於違天道逆人心所致也天之愛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安生民則可以保天眷卿與共事者久夙夜左右資弼良多凡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即以為言使知所警毋謂已安不以為意治亂繫焉鐸頓首曰

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惓惓如此臣雖老悖敢不奉命

鐸為人重厚慎密

上每以故舊遇之嘗稱之曰鐸自昔至今其與人交不知變色交絕不出惡聲其見恩遇如此卒年六十九廖道南曰我

聖祖開國之初雖以李善長等兼東宮輔導然而未設專官也至是唐鐸為詹事且稱其謹厚有德量於乎有德足以受天下之善有量足以容天下之才受天下之善而天下之善歸焉容天下之才而天下之才趨焉於乎休哉

聖謨亦弘遠矣贊曰少海波澄前星光燭惟彼重離國本所屬守曰監國出口撫軍惟蚤諭教克長克君彼鐸老成天壽平格苟非其人其胡能國

御史中丞兼太子賓客章溢

章溢字三益浙江龍泉人幼從鄉先生王叔剛游留心正學元憲使禿堅不花與語大悅之要與俱之秦溢至虎休心動辭歸而父病已革人以為孝感至正壬辰寇犯龍泉溢從子存仁為寇所獲溢以身代克石扶宜孫平慶元及松溪溢有力焉乃奏上其功授龍泉簿溢辭不受海寇起黃岩攻台城他寇攻龍泉溢計平之值龍田歲歛乃以私田易粟里人多蒙其

濟慶州七邑盜起溢檄千戶管勝安督兵授以方畧一戰而降改授松陽縣尹又辭不受既而平鄭寇于龍水退長鎗軍于婺州授奉訓大夫僉帥府事又辭不受乃結廬匡山避地之閩中歲庚子

高皇帝遣使徵之溢與劉基葉琛宋濂偕至建業

上勞之曰吾為天下屈四先生爾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溢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亡何擢僉管田司事巡視江南及兩淮多所匡治

卷之七

十

十

上一日問溢安否都事張來碩曰溢夙夜在公勤勞憂鬱成疾遂命溢歸省留其子存厚于京師乃遷溢浙東僉事主師平楚乃又遷溢湖廣僉事溢至探荆襄多曠地建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為便行營鎮撫回回怙惡溢以法罪之時河內按察使宋思顏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疇俱彼逮繫

上命溢為浙江副使溢辭曰臣同列獲罪而獨蒙寬宥若加之擢過亦大矣乃仍僉浙東事值山寨多叛開越寇合攻慶元溢召兵設策恃以無恐浙西諸郡

悉平

上加獎甚至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宜力一方其功不在諸將下洪武元年正月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溢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為言益曰憲臣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耻使人避而難犯豈直恃搏擊為能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欲斬諸儒議禮不合者溢曰

陛下一誠心自足以通感神明若以風雨罪之人其謂何溢後以毋憂辭歸負土成墳二年卒年五十六
廖道南曰贊善大夫之職兼之者始劉伯温既則章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七

十一

三益唐鐸也特著三人者彰名臣也溢之經濟贊亮載在名臣錄及功臣錄者不為少矣畧之者存其槩也贊曰狄居中原民率為厲出而濟時去以全義結廬匡山以待

聖世營田觀風莫辭勞動提兵于南邦人攸暨臺端
諤諤金汝作礪忠孝全歸心無所滯

殿閣詞林記卷之七

殿閣詞林記卷之八
國初史館附

修撰陟禮部尚書朱夢炎

朱夢炎字仲雅江西進賢人元進士金谿縣丞歲丙午以故官入朝授國子博士吳元年遷修撰夢炎博學能文凡稽古禮文志多預議未幾補浙江按察司經歷洪武二年轉山西行省員外郎召入為禮部員外郎尋陟侍郎本部尚書

修撰兼大本堂待制王僎

王僎字河南祥符人元末為國子助教洪武初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八

一

徵為修撰四年開科取士撰與典試又命於大本堂授吳王經遷待制後以子弘為龍江漕運官忤丞相胡惟庸寘之于理惟庸敗僎來京授徒

上忽問僎安在左右告以其故召見慰勞甚至賜以綺帛仍給舟還于家

修撰孔克表

孔克表字正夫浙江平陽人孔子五十五代孫也至正戊子進士洪武六年正月徵為修撰克表長身美鬚學篤而不窳尤精於諸史所著有通鑑綱目附釋宋濂稱其書世不可無視穿鑿性命簸弄詞章者不

佯故一時士林稱為巨擘云

修撰劉忝

劉泰字

山東淄川人洪武間為修撰

上親勅曰朕聞孔子之諭孝也遊必有方斯可為孝矣朕昨與卿遊東苑詢及卿家事卿對以宗族甚蕃遭兵漸減獨老母在別無侍養卿云至此朕心惕然吁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今朕雖君天下育萬民二親已逝恨不生今於朕有戚戚焉若欲迎親就養或棄職往侍朕勿拘焉

修撰趙新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八

二

趙新字彥銘浙江樂清人洪武初任本庠訓導出知開封府入為國子助教陟山西右布政使復改修撰上賜勅口士之所以能立以保其終者有三品馬上才之士志高量大其所為無所不可中才之士謹守成法不失其忠然不至於為惡此皆足以保其身者也惟卿質真無偽涉獵書史始為國子助教能舉其職及遷山西布政使雖無所設施而持身廉潔朕以卿本儒者而才不及中人不宜任以政務授翰林院修撰既而見卿年老多疾特令致仕卿其保厥終始以副朕懷所著有四書說約行素稿

修撰李叔允

李叔允字 河南鈞州人洪武三年任國子博士
洪武六年纂修昭鑑錄同事者則秦王傳文原吉助
教朱復錄事蔣子杰呂宗盛杜環張雲珙吳從善王
鏞宋善也書成叔允擢修撰及修洪武正韻亦與有
力焉廖道南曰國初設國史修撰諸職蓋以擬宋制
云而朱善為大學士朱夢炎為太宗伯此其最顯者
也觀孔克表所著路州學記所養正矣而王僕之直
劉泰之孝趙新李叔允之博雅皆有可取焉又有迕
原霖者未知其為迕雨否也吾於吊唐肅文見之矣

嚴園詞林記

卷之八

三

替曰仲雅不群博而能精王僕克直而忱而恂克表
聖裔存性之貞劉泰孝養憤感丹宸彥銘叔允華國
之文懋績編摩不貳其心

修撰荅祿與權

荅祿與權其先胡人後居河南永寧任元為河南北
道僉事以故官入朝洪武六年為秦府紀善改監察
御史上疏言堯舜禹湯文武相承為道統孔子顏曾
思孟相傳為道學宜崇祀典七年八月復上疏言王
者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廟故
曰禘祭今受命已七年矣而禘祭未舉甚為匪彛也

上皆納之先是出為廣西僉事未之任復召回至八年三月擢為修撰降典籍轉應奉致仕自稱洛上翁上親為說辯之文多不載又有馬沙亦黑馬哈麻者亦西域人也能通華夷譯語善測天文

上命為編修特勅勞之廖道南曰天地無棄物王者重絕人信斯語也古之刑者守門瞽者司樂宮者守宮各全其生也而寄象鞮譯無弗設馬與權哈麻不猶是乎特著哈麻于編修者附荅祿也外之也贊曰聖人用人造化成物小大各備罔不充足元之孽克號曰荅祿亦有哈麻為我供役外表內華日際月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殿閣詞林記

卷八

四

起居注熊鼎

熊鼎字伯頴江西臨川人元至正七年鄉舉為龍溪書院山長遇兵亂陳友諒屢強之仕不就王師駐鄱陽大將軍鄧愈聞其名請與相見鼎毋黎氏乃言曰聞江表有真主兒可速往矣

上至南康召至軍門與語大悅欲授以事鼎以母老辭乃留置幕府叅贊軍事丙午徵至京師授德清縣丞吳元年為中書博士改太常博士編集經史事類成遷起居注七月乙亥

上御戟門命選樂舞生召學士朱升范常閱試
上親擊石磬學士不能辨以宮為徵

上詰之鼎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石擊石
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音固難和然必以人聲為主人聲既和即八
音和矣因命樂舞生舞歌一曲

上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
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耶鼎曰樂
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
和天地之氣和則樂無不和矣時耿忠奏廣信郡縣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八

五

茶稅不實

上命御史往廉其事鼎諫曰朝廷新布大信于四方
奈何肆赦之後復徵細務是壞國威也又欲徵浙西
糧輸京師鼎復曰國家都金陵以浙西為根本農作
方興而遽困之民害深矣

上雅重其言凡創制更革之典鼎預聞洪武元年六
月以鼎為浙江僉事尋調山東二年陟副使三年封
建諸王以鼎為晉王傳會有事

方丘鼎當導駕既齊宿習射苑中

上命近臣俱射鼎一發中鵠

上喜酌湏飲以賜四年故元四大王出沒為寇居民
恐恐

上以鼎不能弭寇左遷大同知事五年復授晉府叅
軍七月召為刑部主事八年西戎朵兒只把率部落
內附

上以鼎老成歷事岐寧衛經歷賜金帛以行鼎至密
疏論之

上遣使慰勞賜以裘帽已而遣中使趙成召之還行
次西涼打班驛只把叛酋么哥擁鼎還鼎切責以大
義遂及趙成與知事杜實俱被害鼎時年五十五

殿閣詞林記

卷八

六

上聞悼惜遣使葬之黃羊川仍以祿給其家庾道南
曰予讀宋學士撰鼎父萬初及其母黎氏銘心切賢
之及觀國史述鼎死難悽惻牢落又不知涕之無從
也然而論樂之和本於君心於乎鼎之學亦正矣宋
濂銘畧曰啓國之初俊才如雲其心之真允惟熊君
帝謂相臣鼎也可恃不負吾民寧負吾子既入授經
復出治戎狐裘毳衣惟帝念功封論邊事其策甚偉
欲召用君君則道死

編修蘇伯衡

蘇伯衡字平仲其先蜀人文定公裔子遲守婺遂居

金華伯衡幼敏絕倫肆力古人洪武初徵為國子
學錄擢編修與劉基宋濂魏觀胡翰相交善基曰平
仲著作語粹而氣達不凡而意不詭蓋其明於理而
昌於氣也濂曰平仲辭精博而不麓澀敷腴而不以
苛縉其視魯弓郢鼎均也翰曰平仲托物以造端比
事以寓意緣情以見義明於國家之體達於人情之
變其出蓋無窮也伯衡在史館多所著述及纂修元
史成宋濂舉以自代伯衡以贖辭歸

上賜之綺帛給道里費周之復起為處州府學教授
遂居平陽有文集十五卷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八

七

編修王廉

王廉字熙陽浙江青田人洪武初為編修二年正月
安南國王陳日燧令陪臣同時敏上表稱臣

上嘉其意遣侍講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諭仍錫
以爾書金印未及境而日燧卒以寧乃留詔即次于
洱江先遣牛諒之其國嗣君日昃復令陪臣杜舜卿
來告哀

上素服御西苑之幄殿親製奠章命濂充祭吊使同
考功主事林唐臣往既至其境日昃出迎于郊議授
受禮徃返數四不能決廉厲聲訶之乃奉御製于綵

輿迎入壽光殿別設日燈靈位于殿前使者南向宣之日暨率群臣再拜挽伏以聽成禮而還既歸述所撰歌詩曰南征錄宋濂序之稱其措辭和而不流激而弗怒雅而不凡可謂能專對者矣使旋擢工部員外郎不拜改澠池丞所著有迂論數十冊

編修張美和

張美和名九韶以字行江西臨江人十三能詩詞元至正間隱居教授洪武初辟為清江教諭轉國子助教擢編修美和善著書奏對稱旨後以疾致仕

上親賜勅曰古之至賢之士修已行仁以為時君之

賢詞林記

卷之八

八

用否則獨善其身以終天年或著書立言傳之永久雖不顯於當時而光于後世爾美和篤信至善不易其守待朕左右日與同遊詢問典禮以沃朕心柰何年高不能自強不忍任以周旋從卿歸老於戲千載一遇古今通言卿善始終不亦美乎廖道曰予觀南征錄慨然興嘆嘉熙陽之不辱也及讀理學類編乃見其義精而語確美和所得者深矣贊曰炎荒絲藐桂海梧山厥土霍瘴厥途間關允矣熙陽事不避難大江渺茫匡廬彭蠡其道云遠其室伊邇誠哉美和著書達理

編修高啓

高啓字季迪蘇州長洲人少孤力學工於詩詞時張士誠據蘇有參政饒介者喜延士啓方弱冠介見大奇之待以上賓啓不之荅乃隱于松江之青丘洪武三年初修元史徵啓與儒士汪克寬胡翰宋喜陶凱陳基魯魯顏增趙訪張文海徐尊生黃麓傅恕王錡傳著謝徽乞纂修之任書成擢啓編修命教勲臣子弟徽字玄懿與啓同鄉啓嘗夢與徽承召問予告身後

上御闕樓召啓與徽敷對詳明雅稱簡注命啓為戶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八

九

部侍郎徽為吏部郎中果如夢所感啓辭以少未更事遂與徽俱歸賜金帛有差啓復居青丘先是蕭圻魏觀署史局啓與交陋及觀守蘇聘啓至學宮延訪郡中利病多所裨益觀罹于禍遂連坐啓君子悼之啓身長八尺有文武才博群典為文汪洋浩泔神噓鬼吸靡有痕跡其為詩也波起雲湧颺號電製直超脫元宋而上宗盛唐近代詩人未之能及惜其傳之不多爾所傳有鳧藻正鳴二集廖道南曰予觀蘇平仲集善敘事理鬱而文質而不俚覈而不夸及觀高季迪集天趣飄逸莫可羈的嚴滄浪所謂詩有別才

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其然豈其然乎贊曰
金華之孤平仲是傳瓊芝燦爛玉樹聯緜姑蘇之英
季迪為最震澤攸豬洞庭攸會平仲之文季迪之詩
劉宋而下彼如何其

編修朱濂

朱濂字伯清浙江義烏人洪武三年續修元史乃徵
濂與儒士趙堦朱右貝瓊王彛張孟兼高異志李懋
李文張宣張簡杜寅殷弼俞同俱充纂修書成擢編
修伴授楚王經濂自幼酷嗜考亭之學其見于辭章
資為講解悉祖述之既而引年歸浦陽察陰陽鬼神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八
之奧驗性命心情之蘊乃即朱子精語編為理學纂
言宋濂為之序稱其所見端確所得粹凝嘉惠後學
功亦至矣仕終楚府長史

編修傅藻

傅藻字伯長浙江義烏人洪武五年以儒學教諭徵
授編修尋改應奉為東宮文學十一年五月

皇太子御文華殿命侍臣講讀春秋乃曰諸國之事
雜見于二百四十二年間艱于考索乃命藻曹分類
聚先周以尊天王次魯以崇望國次齊晉以表主盟
次宋衛蔡陳以原列爵而楚而吳而越則列之于末

繕為三十卷進呈

上覽之喜賜名曰春秋本末是舉也校之者典籍劉仲質助教儲惟德稽之者中書舍人朱孟辯宋璚桂真鑄印副使詹希元序之者宋濂也後藻出為武昌知府有惠政終河南按察使

編修孫作

孫作字大雅一字次和常州江陰人自曾祖澂川四傳至作家學克彰洪武六年丞相李善長等奏修日曆乃徵作與儒士徐一夔黃杲陳孟暘俱充纂修書成擢作編修作自陳外補授太平府教授復召為助教明年分教中都又明年還成均又明年陟司業著書號東家子宋濂為作東家子傳今傳有滄螺集

編修張宣

張宣字藻仲其先清河人徙居常州之江陰父端為元江浙樞密院都事宣十歲善屬文讀書經目不忘洪武三年與高啓等被徵同修元史

上親書其名擢為編修宣為人爽閎潤密而文思浩雄宋濂為撰族譜所著有春秋傳義廖道南曰予始遊南靡乃見朱伯清所撰理學纂言于司成魯公鐸及傳伯長所撰春秋本末于司成汪公儲而孫大雅

之滄螺張藻仲之傳義猶未之見也諸儒夙際

皇運弘闡賁文用心亦以勤矣贊曰義烏多賢乃有伯清辭章爾雅玉闕瑤京伯長超越萬人之傑沉潛三傳乃著本末次和藻仲處于江陰擢穎揚芒輝赫儒林

編修王璉

王璉字宗器其先太原人徙居山東之長山洪武五年以鄉舉發魁計階南宮六年正月甲寅

上召見便殿命題賦詩成璉首是時舉人張唯王輝李端張鳳任敬馬亮陳敏張珣等至

殿閣詞林記

卷八

十二

上嘉其才俊遂及璉等十七人俱充國史編修命入文華堂讀中秘書賜以冠服車駕時臨幸策勵取其文親評優劣日命光祿給膳羞酒漿每當食太子暨諸王迭為之主而璉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各一襲復有白金弓矢鞍馬之賜命宋濂為之師九年三月復命璉等攝監察御史事巡行天下糾察官吏賢否諮訪生民休戚璉如河南追歸奏對雅稱

上意乃諭廷臣曰文華堂諸生如璉者皆異日將相才也宋濂為之字說畧曰宗廟之器貴重實殊夏有四璉殷稱六瑚昔端木氏才堪三卿文章外見以言

語稱今生既長局度純亮發為辭章大河奔放出逢
盛治講學禁中天日照臨以照以融豕冠我我巡行
洛河貪夫夜逃良士笑歌厥用既周由體斯被生尚
最焉庶幾不器理後為御史山東行省叅知政事

編修張唯

張唯江西永豐人曲江張子壽之後也父光遠死於
賊宋濂為之誌銘唯流寓河南以尚書領首薦擢編
修入文華堂肄業唯有雋才同列遜之

編修張翀

張翀字鳳舉河南人入文華肄業擢編修後教授南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八

十三

陽瀕行辭于宋濂曰翀以布衣感上恩遇喬嶽匪高
瀛海匪深典教一邦弗爾是懼濂作文送之且爾其
沉重有識研窮遺經而造其闢奧可進於道是必有
所試矣廖道南曰我

聖祖尊賢造士之典於是乎益微矣投戈之暇即建
禮賢館履元之初即開文華堂鴻儒俊髦文物彬彬
於戲盛哉今攷之入文華者十七人而王璉張唯張
翀者賴有景濂為之述也他若馬亮任敬陳敏卒端
玉輝不少槩見可惜也哉贊曰虎觀天開石渠雲密
東壁焜煌西崑赫奕濟濟多士藹藹若人萬邦惟獻

百度惟貞皇建有極古訓是式五星聚奎以兆今日
編修朱右

朱右字伯賢浙江臨海人光庭先生九世孫嘗遊李
五峯陳兩峯之門洪武初預修元史大明日曆

皇明寶訓授翰林編修終晉府石長史所著有白雲
稿春秋類編三史鈎玄秦漢文衡深衣考誤歷代統
紀要覽元史補遺凡若干卷

編修蔣敬

蔣敬字行簡其先汴人徙居金陵之錦繡里父成字
翁輔孝友之士也洪武初敬為編修同蔡玄受業于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八

七

宋濂濂既銘其父矣且稱敬為人謹慎重然諾一時
名士多與之遊云

編修羅公願

羅公願字從善浙江青田人父世昌為處州路教授
洪武四年公願應州辟舉以書經試詮曹擢編修轉
工部都水主事

編修王釐

王釐江西鄱陽人洪武初以明經授本庠教諭徵為
編修預修元史每承顧問皆嘗患心頭風

上賜以所御藥酒飲之遂愈後知南陽府所著有群

英雜言諸集

編修桑慎

桑慎字仲脩世居常州遷嘉興洪武初擢編修改監
察御史賢能廉直孝親睦姻苦行力學逼於古人諍
廷則有折檻之風諫友則有面折之直以行部海南
奏誅衛使張榮坐不避八議罪謫瓊安置未嘗怨怼
凡動止合禮瓊志彌之

編修董琰

董琰字子莊江西樂安人洪武間為編修遷國子司
業屢道南曰予考國史乃得朱孟辨趙堦者以修元

殿閣詞林記

卷八

五

史徵吳昇周孟東以賢良徵桑慎陳晟以儒士徵俱
為編修晟自撰族譜與孟辨孟東俱見宋濂文集而
其行義之詳弗可攷也孔子曰予猶史之闕文也於
乎豈史之闕文爾矣乎贊曰蔣敬謙慎蔡玄敦約三
釐遭際朱右弘博下迨羅周董朱為儔趙堦吳昇孟
東清修桑慎陳晟後先輝映唐虞之際於斯為盛

殿閣詞林記卷之八

殿閣詞林記卷之九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殿閣

洪武十五年十一月戊午倣宋制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爲東閣大學士是月辛酉覆命耆儒鮑恂余詮張長年爲文華殿大學士皆辭不拜既而全思誠始拜命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丁酉

仁宗昭皇帝增設謹身殿大學士命太子少傅楊榮

殿閣詞林記

卷之九

一

兼之其序次華蓋殿謹身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凡六大學士至今因之而文華殿則不常設左右春坊亦時設大學士云

親擢

洪武之末翰林不及十數人壬午六月

成祖即位首詔吏部及本院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授職聞待詔解縉名擢居近侍召對喜其竒傑敢言益見信用七月侍書黃淮改中書舍人入見

上與語大竒之凡侍朝特命與縉立于御榻左以備顧問一日以萬幾業勝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對

至夜分或便殿就寢賜坐榻前論議政事同列不得與聞是時吳府審理副楊士竒在翰林充修史官亦有舉望親擢為編修已而改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縣知縣胡儼為檢討尋陞縉為侍讀胡靖為侍講編修楊子榮為修撰而改子榮名榮繼又陞准為編修九月遂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召七人者諭以委任腹心至意俾入處其中專典密務雖學士王景董不得與焉明日賜織金羅衣各一襲時幾務孔殷每旦奏事退內閣之臣造晨前進呈文字商機密承顧問率漏下十數刻始退十一月陞縉為侍讀學士靖准儼皆

殿閣詞林記

卷之九

二

侍讀榮士竒幼孜皆侍講復靖名庶永樂元年九月上御右順門召縉及士竒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者朝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朕嘉爾等恭順不懈皆賜五品公服二年正月七人皆賜二品金織衣且勞之曰天下事咸朕與若等同計非若六卿之分理也三月冊立儲宮進縉為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奉議大夫准為左春坊左庶子廣為右春坊右庶子皆奉議大夫仍兼侍讀儼為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讀榮為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士竒以本官兼左春坊左中允幼孜以本官兼右春坊右中允各

賜袍笏九月儼出為國子祭酒四年縉坐事去廣遂
進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五年二月淮進
右春坊大學士仍兼右春坊大學士仍兼右春坊大
學士士奇進左春坊左諭德幼孜進右春坊右諭德
俱奉訓大夫仍兼侍講十二年淮坐事去十四年四
月廣進文淵閣大學士榮幼孜進學士三人仍兼春
坊原職十五年二月士奇進學士仍兼春坊原職十
六年五月廣卒十八年閏正月命榮幼孜皆為文淵
閣大學士兼學士十九年正月改士奇為左春坊大
學士終永樂之世內閣之臣不過五品而華蓋等殿

大學士亦不復設蓋雖不崇以穹秩然皆出於親擢
寄以天下大政諫行言聽得以盡其啓沃是故

英宗復辟大學士李賢柄政復永樂之舊尋修撰岳
正每開口論事以世務自許大內廉知其名吏部尚
書王翱亦薦之天順元年六月召見文華殿

上見遽曰好問年幾何對曰四十又曰正好問何處
人對曰灤縣人又曰又是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
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顧曰今用汝內閣參預
幾務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預督

至再乃出赴閣九月朔 御文華殿召太常少卿兼侍讀彭時入見令近榻前問曰汝是正統十三年狀元邪對曰不才誤蒙 寵渥拔擢至今感戴不忘因扣頭者三又曰第二名是陳鑑第三名岳正呵對曰是又問今年幾何對曰臣犬馬之齒四十二上曰正好用出外喫酒飯時叩首謝命赴文淵閣辦事蓋前此未嘗無親擢者觀此倚毗宰輔禮重儒臣之意可知矣咨詢必及其年者豈不以老成謀國必有微猷新進少年或至敗事欺用人慎始如此真可爲後世法

殿閣詞林記

卷之九

四

視事

殿閣大學士雖設自洪武中然同在內閣視事則自永樂初年始其坐次不敢正席者以車駕所嘗臨幸故也天順中大學士李賢疑與外衙門同將欲正席坐同列彭時不可乃止時常記其事曰文淵閣在千門之內迤東文華殿南面磚城凡十間皆覆以黃瓦揭文淵閣三大字于閣門中間置紅櫃箴

歷朝訓錄副本前楹設甃東西餘四間後列書櫃焉前楹所李賢自吏部進以傍坐不安令人移紅櫃後欲設公座時曰不可聞宣德初年 駕幸至此故

不設公座李曰事久矣今設何妨時曰此內府也亦不宜南向正座李曰東邊會食處與各房却正座如何時曰此有牌扁故爲正彼皆無扁故也李曰東閣有扁亦正坐何必拘此時曰東閣西面非正南也李詞氣稍不平曰烏有居是官而不正其位乎時曰正位在外諸衙門則可在內決不可如欲正位則華蓋謹身武英文華諸殿大學士將如何耶蓋殿閣皆至尊所御原設官之意止可侍坐以備顧問決無正坐理李語塞然意猶未已踰數日

上遣中官傅恭送孔子并四配像一龕置於中間又數日遣太監裴當送聖賢畫像一副來懸於龕後壁上乃罷不設坐焉

幾務

內閣參預幾務肇自

成祖然惟大學士暨學士而已永樂二十二年八月仁宗立以文淵閣大學士楊榮等輔導久積有年勞乃命陞榮爲太常寺卿金幼孜爲戶部右侍郎俱兼前職楊士奇爲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起前左春坊大學士兼學士黃淮爲通政司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四人俱掌內制內閣帶三品官銜始此

九月加士奇少保仍兼前職榮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幼孜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內閣位至三孤始此導師重傅之禮至是極矣十一月士奇復進少傅兼職如故洪熙元年正月淮進少保戶部尚書士奇進兵部尚書幼孜進禮部尚書俱兼大學士如故內閣帶尚書官銜亦始此是年閏七月

宣宗既嗣位罷弘文館命太常寺卿兼學士楊溥與士奇等同視事宣德元年三月陞行在禮部右侍郎張瑛爲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九月淮致仕二年二月陞行在戶部左侍郎陳山爲本部尚書兼謹身

殿大學士瑛亦進本部尚書兼職如故二人者

儲宮舊僚也自是每朝必晉陟侍從謂之從龍恩

云然山與瑛皆不厭人望山直內閣無何被疎斥即致仕去久之瑛亦改南京禮部尚書六年十二月幼孜卒九年八月溥進禮部尚書兼職如故九月瑛起復入見憫其已老留爲尚書兼大學士

英宗在東宮天資明睿尚冲年委裘未及出閣講學故無推恩者正統元年七月瑛卒三年四月士奇暨榮俱進少傅兼職如故溥進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內閣以實錄成進官始此五年七月榮卒九年三月

士奇卒十一年二月溥卒於是老成盡矣是時侍講
學士陳循進戶部左侍郎兼學士入閣叅預幾務侍
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鼐以經筵日講官皆
進侍講學士與循同視事未幾鼐進吏部左侍郎衷
進兵部左侍郎俱兼侍講學士愉進禮部右侍郎穀
進工部右侍郎俱兼侍讀學士愉尋卒十四年八月
鼐扈從北征沒於土木之難景泰以郕王監國擢修
撰商輅彭時入閣辦事及即位藩府舊僚推恩止侍
郎不得厠內閣而循穀各進本部尚書兼學士輅時
皆進侍讀時以憂去又擢戶部右侍郎江淵兼學士

殿閣詞林記

卷之九

七

入閣叅預幾務尋又命禮部右侍郎俞綱綱在內閣
三月改南京禮部蓋朝廷欲修永樂故事擢用諸
人然進退亦頗輕矣景泰元年二月衷進本部尚書
兼學士尋致仕九月輅進學士十一月以禮部左侍
郎王一寧國子監祭酒蕭鎡各兼學士俱入閣叅預
幾務尋加循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穀少保兼東閣
大學士仍兼尚書如故四月命循穀俱兼太子太傅
陞淵一寧鎡俱太子太師輅兵部左侍郎學士兼左
春坊大學士一寧尋卒十月命太子太保兼都察院
左都御史王文入閣辦事外官不由翰林得叅預幾

務者始此初文與中官王誠結爲兄弟謀入閣嘗私以語高穀會有中旨增內閣員陳循舉蕭鎡禎穀遂舉文奏上果用文人皆駭譁四年二月命文爲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學士尋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尚書如故七年五月改循兼華蓋殿大學士穀文俱兼謹身殿大學士鎡進本部尚書兼職如故

英宗復辟天順元年正月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有貞兼學士入閣叅預幾務有貞始名理由侍講陞任以迎復功故有是命是日陞太常寺卿許彬爲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與有貞同視事明日陞有貞爲兵

部尚書兼職如故 詔罪謀立襄藩者王文伏法陳循江淵謫戍蕭鎡商輅發爲民蓋事關社稷有所不得已故也又明日陞大理寺卿薛瑄爲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入閣叅預幾務又數日穀致仕三月命吏部右侍郎李賢兼學士入閣叅預幾務有貞爲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封武功伯兼東閣大學士尋改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曰掌文淵閣事有貞所自署也閣在 御府大內非人臣所可掌矧非軍功冒進封爵固占知其不終矣尋進賢爲本部尚書兼官如故五月彬瑄轉左侍郎仍

兼原職六月命通政司左叅議兼侍講呂原繼命修撰岳正俱入閣叅預幾務有貞賢坐事左遷賢爲吏部左侍郎瑄遂致仕去瑄制行純慤遂於理學其去也蓋見幾而作云七月有貞輩爵遠窟彬坐黜復賢官視事如故永樂中胡儼口內閣出不復再入再入自賢始也正尋坐事去九月命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彭時復入閣叅預幾務十二月時進兼學士改原爲侍讀學士二年五月原進學士六年七月加賢太子少保八月原以憂去十一月卒七年二月陞詹事府詹事陳文爲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入閣叅預幾務正

殿閣詞林記

卷之九

九

統八年正月

憲宗嗣位三月復正原職不預幾務加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尚書如故文吏部左侍郎時吏部右侍郎仍兼原職十月時進兵部尚書成化元年三月文進禮部尚書二年十二月命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閣叅預幾務是年賢以憂去奪情起視事尋卒三年三月復商輅原職視事如故八月文時供加太子少保仍前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定之進工部左侍郎兼學士四年四月文卒十月輅進本部尚書定之轉禮部左侍郎俱兼職如故七年六月定

卒十一年正月時進少保三月卒四月輅進文淵閣大學士十二年六月加太子少保改吏部十三年二月進兼謹身殿大學士十四年輅致仕去加少保終成化之世又有劉珥萬安劉吉尹直彭華弘治中則徐溥丘濬劉健李東陽謝遷正德中則焦芳劉宇曹元王鏊劉忠楊廷和梁儲費宏靳貴楊一清蔣冕毛紀若芳與字元由逆瑾進者也其末也惟廷和惟儲惟冕惟紀預聞嘉靖初政焉以近事尚在人耳目不復悉記夫內閣密勿之地寄以幾務即盧書所謂股肱說命所謂作礪作舟楫作霖雨也始雖以待儒殿閣詞林記

卷之九

十一

彥而其後則元老鉅察爲天下具瞻者乃得與焉百餘年來政治樞要實在於此舊制雖不設丞相而世以宰相稱之嗟呼用非其人固足以覆餗然或不見親且信焉雖有真儒安所宣其效哉

擬旨

唐宋以來臣僚章奏凡有所批答皆臣下代言中書省及集賢院翰林院學士專之洪武初始猶許中書省丞相政事由以出納其後革去分任五府九卿衙門中外章奏皆上徹御覽每斷大事決大疑臣下惟面奏取旨有所可否則命翰林儒臣拆衷今占而

後行之故洪武中批答皆御前傳旨當筆即所書
天語尚溫也永樂洪熙二朝每召內閣造膝密議人
不得與聞雖倚毗之意甚專然批答出自御筆未嘗
委之他人也至宣德時始令內閣楊士奇輩及尚書
兼詹事蹇義夏原吉於凡中外章奏許用小票墨書
貼各䟽面以進謂之條旨中易紅書批出

御筆親書及遇大事猶命大臣面議議既定傳旨處
分不待批答自後始專命內閣條旨然中每依違或
徑由中出嗣是若正統初年委政中官王振一至於
此上下蒙蔽乃及土木之難及天順復辟每事與內

閣面議然後批行弘治末年總覽權綱內閣條旨多
孝廟御書事涉重大至厯宣問幾復國初之舊正
德時批答大率與正統相類今之建議者徒知批答
當依內閣所條而不知有面議傳旨故事或誤以條
爲調謂調和之義也審爾則是漫無可否以聽
上裁惟恐見忤矣豈所望於以道事君者哉苟利社
稷死生以之可也

密䟽

內閣密務有難颺言敷奏者永樂許密封進呈謂之
密䟽已亥十七年十二月己丑學士楊榮密䟽進言

十事皆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成祖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寔切時病但汝爲腹心臣若遽進此言恐群臣益相猜疑不若使言官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俾入奏衆皆股栗免冠請罪

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蓋榮所爲奏留中真則受其音也洪熙初改元兵部尚書李慶言於

上曰民間馬畜蕃盛已散之軍伍尚餘數多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大學士楊士竒獨密奏謂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非貴賢賤畜之意明日面請內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又入對請罷

殿閣詞林記

卷之九

十二

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出不爽也午刻

上御思善門諭曰內批豈真忘念卿孤立爲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耳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按察使陳智所言者命士竒據几草勅止之已領者隄洪武中官負乘例不責生息虧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謂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二十二年十一月學士楊溥密疏言事上嘉納手勅獎諭之曰覽卿所奏爲國家之計誠合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相朕致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懇特用酬報今賜卿綵幣一雙鈔一千貫

卿其領之夫事幾不密則害成今日所以委曲爲之處者如此而又寵以旌賞真可謂一德一心矣其後內閣言事循此例類用題奏揭帖不宣聞於外云天順癸未空中有聲大學士李賢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因條十事上陳英宗嘉納詔皆從之頒行天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段疋磁器清錦衣衛囚止各邊守臣進貢下番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采辦 詔不從賢執之數四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賢力爭皆寒慄同列亦爲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

聖明亦不以爲忤也蓋嘉謀嘉猷入告于內與颺言數奏者不同必利害係國家安危而後言之又與爭一事之得失陳一時之利害者不同內閣事功稱三楊一李然其所遭際可考也夫惟聲色不動而誠意潛孚閱歷既多而識見素定乃可以當此然亦難矣岳正在內閣嘗密言吉祥石亨罪惡二人譖之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正曰臣被簡用置左右責任教誡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夫正之言誠

是也沃心之論造膝之謀初不事於表襮而天下自陰受其賜此內閣之所以異於諫官也若

先朝委任楊李真可以爲萬世法

會議

宣德以前每有政事與群臣面議正統十年始命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遂爲例徐有貞曰景泰四年十月詔以河決沙灣久弗克治集左右臣弼暨百執事之官于文淵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有貞應

上特用之有貞立碑爲記近例凡厥時政有大事當會議者該部奏請會如合會儒臣則本院詹事府左

殿閣詞林記

卷之九

十四

右春坊司經局及國子監皆預

繕寫

永樂時內閣進學者二十八人皆面稽而身教之王英王直德器才學尤爲濟筆所推首擢爲修撰以皆慎密可任並揀入秘閣書進呈幾密章疏永樂末累擢至講讀學士蓋嘗試以爲大用之地云至宣德時復增左春坊大學士魯滌俾入直未幾滌卒二王亦出理部事繕寫章疏之任遂廢

書辦

大明會典云凡內閣所掌制勅詔旨誥命冊表寶文

玉牒講章碑額及題奏揭帖等項一應幾密文書及王府勅符底簿皆制勅房書辦文官誥勅及番譯勅旨并四夷來文揭帖兵部紀功勘合底簿等項皆誥勅房書辦合用中書舍人等官於本院或各該衙門帶俸遇有陞遷仍舊供職其有堪別用者亦從吏部推舉

閣禁

祖宗規制嚴密內閣之禁凡一應官員閑雜人等不許擅入違者治罪今內閣門額尚懸嚴旨葉盛記有云文淵閣宥密之地外臣非公事不能至廷陞侯殿閣詞林記卷之九十五宜無敢泄者楊文貞文定文敏三先生典刑尚存又貞間遇知已或問近日外間有何事或某事便一赤甚鮮也後來者則有稍稍傳聞于人甚而方面官見辭後必造謁或拘舉子入考文字又甚而造膝之言伐言之筆不待莫出禁門而已徧告多人矣此蓋指景泰中之用事者故云然

參見

凡本院官入見內閣必先使孔目通姓名而後見初授官謝恩後入見例留飯可齋雜記云時官修撰謝恩後偕同年陳緝熙岳季方詣閣下見曹陳苗高

四先生遂留早餐酒飯隨光祿寺所供不增設諸先生笑曰此是本院故事儒官清淡只如此蓋以僚友待之也其後內閣官尊或有座主門生之分遂令六品以下揖於階下五品及詹事府官送迎如僚友禮陛朝見朝辭及冬正旦行禮後不暇易服往見焉非公事不復至或議朝政管問可否使孔目請入乃入外官入見亦以公事會典所載凡各衙門領勅官員俱赴內閣會有勅書方赴鴻臚寺報名辭朝領勅其他則國子監官送書課提督四夷館送番譯文官之類具有定規云

殿閣詞林記

卷九

十六

弘文

洪武三年四月庚辰置弘文館設學士一員及書郎等官九年閏九月定官制遂罷之居是職者劉基詹同羅復仁胡鑑也

仁宗即位建弘文閣於思善門外蓋法國初遺意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命本院學士楊溥掌之與侍講王進時承顧問討論經籍又擢編修楊敬給事中何澄俾預焉又起用檢討陳繼凡在閣者五人

駕嘗臨幸講論經史不倦洪熙元年閏七月溥等奏納弘文閣印各還原任

諸閣可之仍命溥與楊士奇等同治內閣事正德初
建議者謂宜做弘文閣故事特命侍從文學之臣更
番入直或召天下名賢文學恬退者一二人如起用
陳繼之例聽政之暇游息之間時至閣中畧去威嚴
從容詢問或講經書或論古今成敗有暇則至不必
拘其時有疑則問不必嚴其禮如是則聖學緝熙義
理純熟凡百玩好自不暇及而所召必皆一時之聞
人則亦可以收拾天下之遺才矣此亦

祖宗君臣同遊之漸未必無補惜論建未及付一空
言而已

殿閣詞林記

卷之九

十七

東閣

正統丁卯詔選本院官之有譽望者入東閣讀丁秘
書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文呂原等凡十人且特命
之侍經筵日在內府進學不倦蓋儲之以待大用也
厥後多為名臣嘉靖丁亥五月朔日食臣道南進陳
洪範九疇疏以徵時政仰荷
御劄云翰林官中有才識忠行者日輪二員入直東
閣凡經書史鑑有關

君德者日錄所聞以替朕不逮於是大學士楊一清
奏講大學衍義

上特命顧鼎臣講洪範臣道南講無逸臣於終篇引
呂祖謙論曰天之生萬物也健而不息以成悠久之
功君之生萬民也勤而無逸以成惇大之治故人君
之德在乎法天而已矣哉

太祖高皇帝命儒臣進講無逸論曰自昔有國家者
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周公是書上自天命之
精微下至民生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詈
莫不具載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反覆詳
味求古人之用心嘗命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覽以
為監戒仰惟

殿閣詞林記

卷之九

十八

皇上敬天愛民懋學勤政揭無逸勸風于殿亭以
紹帝王之心法軫耕夫織女之勤苦以昭

聖祖之徽猷雖商之三宗周之三后有不能企及焉
者矣尤願剛健純粹孚乾運之不息含宏光大廣
天德之好生明作有功而百司庶府咸貞其度曲成
不遺而兆民庶物各得其所中庸曰故至誠無息不
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
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臣愚端有望于今日

殿閣詞林記卷之九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文華

洪武六年開文華堂于禁中以為儲材地

詔擇鄉貢舉人年少俊異者俾肄業其中正月甲寅
選河南第一人張唯

上召見便殿親命題俾賦詩詩成稱旨唯及王輝李
端張翀皆擢編修蕭韶為秘書監直長賜冠帶衣服
又明日山東第三人王璉等見 召試如之璉及張
鳳任敬馬亮陳敏皆擢編修賜予亦如之受 命入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

堂讀書詔贊善大夫宋濂正字桂彥良等分教之

上謂曰昔許魯齋諸生多為宰輔卿其勉之聽政之
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
食

皇太子親王迭為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及金
弓矢鞍馬寵錫甚厚濂輩雖司啓迪顧諸生皆

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一日侍燕閒詢及肄業
進益濂對曰無如張唯者因備述其雋才請錄為第
子員

上笑而許之蓋同時進者凡十有七人又選成均之

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方徵彭通宋善王惟吉等皆拜給事中禮遇雖不及唯等然侍從

車駕應制彼顧問未始異也其後多至執政有聲光云

文淵

永樂三年正月壬子

成祖命學士解縉等於新進士中選其英俊者俾就文淵閣進學乃選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王訓王直吳紳彭汝器劉子欽余學夔童朴盧翰熊直王道羅汝敬沈升柴廣敬王英余鼎湯流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

二

洪順段民楊勉章敞李時勉倪維哲陳敬宗袁添祿二十八人入見

上諭勉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於千百人中為進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志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為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之文學之士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汝等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等各食其祿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得

於已庶

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光祿給膳禮部月給膏燭并欵工部擇近第宅居之且命縉領其事數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故實或至抵暮方退五日一休沐使內臣隨之校尉備駒從人莫不歆其榮艷

上時搜奇書僻事以驗所學啓等多對誦如流者

上甚喜之多所獎賚恒顧群臣曰秀才輩性子直可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

三

親近縉嘗以鍾山龍蟠詩試諸人甚稱彭汝器所作

一〇

上問抽蛇者說汝器即誦于前甚奇其才王訓以大江遶金陵賦進

上最稱之且程試課業大嚴賞罰而王英王直尤為儕輩所推讓蓋是時庶吉士隸本院者尚多如孫子良徐順李昌祺蕭省身江鍊張宗璉旧忠等無慮數十人皆不得與選後

上親征巡狩雖有庶吉士之選如甲申例則而軍駕不及親泣馬

宣廟末年銳意儲才自臨御以來三科進士數百人
援其尤者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癸丑丙辰
諸進士發各衙門觀政或奉使出外 詔追還選之
皆入文淵閣進學其優禮給賜一循永樂甲申之制
仍 賜御製詩以示勉勵

東閣

景泰二年詔選庶吉士并首甲柯潛等二十八人
命進學于東閣賜居第給大官酒饌及膏紙費命內
閣大臣典頌之蓋不別立師不出就外公署一如永
樂初科故事然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

四

車駕未嘗親蒞教也五年亦選庶吉士暨首甲孫賢
等十八人遂遵正統時例矣

公署

庶吉士在外公署教習始自正統初年內閣奏請學
士等官二員教習本院仍行戶部給燈油錢兵部撥
皂隸刑部給紙劄工部撥房屋順天府給筆墨光祿
給酒飯內閣按月考試俟有成效送吏部銓注本院
并各衙門職事自是庶吉士教習與文華堂文淵閣
時舊規不同其所撥給循故事耳今宜依

祖宗時禁中侍

燕閒承

顧問上以儲材蓄德

爲教則下亦必涵養進修自勗不惟人才造就而君德贊輔有攸賴焉若不得已就外教習領其事者宜奏請專使校雙中秘書曰令有所撰述暇則演習經筵講章曰夕與討論古今商確經史同異得失且究竟名理歸諸身心以行誼相砥勵務得其實以爲國家用若其學業高下宜默成之其或求見邀名則斥而退之勿收匪人以招物議則非惟育材有成效抑亦光昭

訓也苟舍大綱先末藝以詩文記誦爲學而道德政事則忽棄焉授受之際既近於學究而乃設會簿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

五

稽勤惰雖嚴聲勵色以督責之亦淺之乎其待士矣正統以來在公署讀書者大都從事詞章內閣按月考試則詩文各一篇第其高下具揭帖開列名氏發本院以爲去留地致使卑陋者多至奔競有志者甚或謝病而去不能去者多稱病不往將近三年則紛然計議邀求解館最可笑也弘治癸丑學士李東陽程敏政教庶吉士至院閱會簿悉注病假而去乃賦一絕云回廊寂寂鎖齋居白日都消病曆餘竊食大官無才補綠陰亭上勘醫書其流弊一至於此又聞之前輩云天順甲申庶吉士次年相率入內閣解館

大學上李賢謂曰賢輩教養未久柰何遽欲入仕有計禮者抗聲對曰今日比永樂時何等教養且老先生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即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怒甚明日請旨各授職罰禮觀政刑部又數月授南京刑部主事禮之言雖近不恭然不可謂無稽者觀此則教法不克復舊久矣

考選

考選庶吉士始自洪武乙丑迨永樂初益重其事大率每科必選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

六

宣宗時合三科進士親試之正統丙辰

英廟親選庶吉士于文華殿取蕭鎡等十二人已未以後罷之至戊辰始純選北方及蜀士爲庶吉士被選者萬安等二十人不親試也自是其事付內閣例取平日所爲詩文或繙閱試卷兼採名實禮部會同吏部試以古文暨詩合式者改送吏部讀書景泰辛未選吳雁等二十五人甲戌選丘濬等十八人皆兼選南北士天順庚辰三月

上御文華殿召李賢諭曰永樂宣德中常選庶吉士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端重語音正當者

二十餘人爲庶吉士止選北方人若南方人有似彭時者選取賢出以語時時疑賢欲抑南人因應之曰立賢無方何分南北賢曰果

上意也奈何已而太監牛玉復傳命如前令內閣會吏部同選時對牛曰南方士豈獨時比優於時者甚多也是日考選取十五人南方止三人而江西惟張元禎得與焉天順甲申選李東陽等十八人自是皆兼選南北士成化丙戌選林瀚等二十四人已丑選費闇等十五人戊戌選梁儲等二十八人丁未選程稽等三十人弘治癸丑選顧清等二十人是科清等

殿閣詞林記

卷十

七

已發各司觀政後乃得旨取自各司考選丙辰選顧潛等二十人壬戌選胡煜等二十人乙丑選崔銑等三十人正德辛未選許成名等三十三人丁丑選汪佃等三十四人辛巳選廖道南等二十四人

教書

洪武中宋濂永樂初解縉皆常領庶吉士特與之講究爾未嘗抗顏爲師也

宣宗時親教庶吉士考其文藝與永樂時同至正統戊辰乃顯命詹事兼侍講學士劉鉉祭酒王詢教書自後以爲例

考藝

永樂中召試庶吉士文藝多入內殿

宣宗嘗御文華殿召諸庶吉士試以諸葛孔明可與
興禮樂論 親第其高下以鄭建爲首賜寶鈔百錠
餘有差蓋仍永樂之舊也正統元年簡諸進士入翰
林爲庶吉士時蕭鎡以宣德丁未進士需次于家又
乃得召至與焉召試文華殿取鎡爲首王鑑次之凡
二十五人云

齊宮

宣德五年三月徵庶吉士三十人分隸近侍諸衙門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

八

如洪武乙丑之制次日引入齊宮

御試止用八人仍擇進士有文望者預試命題出取
士何以得直言論吳節爲首范理第二皆

上所親裁在前列者賜白金五兩楮幣五十緡餘有
差楊寧等詔歸鄉讀書至九年乃合選二十八人入
翰林焉其在六科爲庶吉士者自廖莊而下多名士
正統後庶吉士止隸翰林然考藝出於

當宁者罕矣

奇童

大明會典凡各處舉到幼童奉 旨送本院讀書習

字月給米食內閣稽考課業俟有成效奏請擢用其
願科舉出身者聽按竒童被薦入翰林讀中秘書者
始自正統初兵部尚書程信之子敏政及楊一清自
楚舉薦奉東陽自順天薦

英皇出題命對曰鵬翮高飛搏扶搖之九萬敏政云
龍壘獨對陳禮樂之三千東陽云

龍顏端拱位天地于兩間

上首肯之成化末崇仁洪鍾七歲善畫骨司以竒童
薦

憲宗召見嘉嘆命入翰林充秀才讀中秘書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

九

恩蔭

大順元年右都御史耿九疇子裕爲給事中建言父
子同在要地非宜遂改裕爲檢討九疇尋坐事裕亦
出爲泗州判官正德中大學士焦方劉宇改其子焦
黃中劉仁嘉靖中席書爲禮部尚書改其弟春孫交
爲戶部尚書改長子元俱爲修撰編修等官

添設

洪武十六年十月增本院尚書博士二人秩從八品
以儒士饒仲恭張庸爲之令仲恭於潭王府說書庸
於魯王府說書添說始此

舉官

正統元年奏准知縣有缺令在京四品以上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一員從吏部推訪除授不職者并坐舉主

諸科

正統十四年詔各處儒士照永樂間事例送本院嚴加考試選用不中者發原籍爲民葉盛曰永樂中清江喻行之以文學舉試記里鼓正統中馮益試事道皆不知所謂莫能措一辭所謂名浮於實君子弗貴者歟如復諸科考藝觀德付諸翰林可也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

十

考貢

洪武十六年二月丙申命天下學校歲貢生員時諫官有言命禮部榜諭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爲始歲貢生員各一人正月至京從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判語一條中式者入國子監不中者罰之故有此命也會典曰凡考試歲貢生員禮部奏請出題本部官赴內閣領題試筆送卷本院官批定去取送部奏請施行嘗聞編修張元禎考校精覈歲貢上鮮入格者時服其公云

校職

會典云凡考試願就教職舉人監生吏部奏請出題
本部官赴內閣領題試畢送卷本院官批定中否送
部奏請施行又云凡各處儒學訓導九年考滿吏部
出題考試初場四書本經義各一道二場策論各一
道印封文卷送內閣委本院官批定去處送部奏請
施行

汰吏

洪武二十九年四月命本院官會同禮部考國子監
大堂師弟子甄別高下送吏部以次錄用其後不知
何時遂廢永樂中有 詔汰在京儲司冗官左贊善

嚴閣詞林記

卷之十

十一

陳完署春坊事即澡筆書其當留某當去衆服其明
決然此後亦不聞焉會典云天順八年奏准吏部都
察院會同內閣考察在京五品以下文職并在外布
按二司有不公者許科道官指實劾奏又云宣德七
年勅吏員三考滿當授官者吏部通引於內府會同
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堂上官出題商比類試其文義
粗曉行移得當書體不謬三事俱可取者爲一等二
事可取者爲二等俱不可取者放回爲民當差可齊
雜記云東閣爲翰林官會揖處一日各部堂上官會
考三考吏來集閣下諸同寅遂聯步而出周修撰旋

不允七年四月起復學士柯潛爲祭酒具疏懇乞終制許之時內閣大學士劉吉起復侍講陳音勸使終制且與之書云陳升之起復爲相制曰閔子經而服政先賢稱得事君之宜晉侯墨而即戎前志謂達變禮之用嗚呼升之果何人哉自羅倫之疏傳于世而先王制禮之議始嚴矣

外補

洪武六年編修孫作辭不拜乃乞外改太平府學教授七年編修張紳入對乞外改南陽府學教授永樂中編修李禎改高州府學教授陳景著改福州府學教授禎以痾疾景著以養母俱乞外而景著得任原籍厥後作起復爲司業紳起復爲御史貞暨景著未又卒於任

英宗時始擇文學之臣出任憲司提督學政正統元年修撰王鈺自致仕起用擢江西僉事提督學校未幾檢討陳璉亦出爲廣西提學僉事自是本院官乞外者援以爲例成化中侍讀焦芳編修教山弘治中編修蘇葵檢討李遜學劉瑞正德中編修余本檢討盛端明張邦奇皆然歷俸稍深則擢副使若葵則以事忤權貴而去者學士王鏊贈之詩曰嚴生又厭承

文字但借高昌之書製蒙古字以通天下之言至是乃命原潔與編修馬何亦黑以華語譯其語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紐切諧音既成刊行之譯字官隸本院蓋始於此二人蒙古產也永樂中

上選大學生年少者習四夷諸書字諸生多不欲輒生謗議

上怒將罪之學士楊榮力救得免遂命榮掌之榮訓勵得宜自是帖服率皆有成有官至五品六品者會典云凡四方番夷翻譯文字永樂五年設四夷館內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

十三

分八館曰韃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緬甸選國子監生習譯宣德元年兼選官民子弟委官爲教師本院學士稽考課程後內閣委官提督弘治初奏准科目出身四品以上官二員提督其官生公會按月從本院印給仍繳送稽考及食糧授職從吏禮二部奏會同內閣出題考試中否仍從該部奏請施行凡四夷館習譯監生子弟舊例月支米一石會官考試一年通習者與冠帶全不通者黜退正統元年奏定考中一等者冠帶爲譯字官又一年再考中授職弘治三年奏准子弟不許別圖出身三年後考中

食糧月給米一石又三年考中冠帶爲譯字官三年
考中授序班職事初試不中者許再試三試不中者
黜爲民監生初入館照坐監例食糧三年考中食糧
一石家小糧仍舊又三年考中授從八品職事三試
不中者送回本監別用其曾習業者非精通譯字不
准應試八年奏准予弟有願習舉業者考送順天府
應試按自後提督官例用太常寺卿及少卿而景泰
天順間譯字官多有取進士者甲申庶吉士劉淳自
譯字官發身後爲中書舍人陞吏部員外郎云

召試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

十四

洪武初南昌縣學訓導朱善以學行聞本府上其名
詔擢爲教授八年命天下教職曾被薦擢者赴京師
上廷試之擢善第一除修撰十六年十月東昌府學
教授馮獻考最除左贊善二十年十一月戊子以河
南府學訓導葛鈞爲侍講學士三十年六月召試行
人司副陳性善行人陳成擢檢討他如傅藻袁渙
唐肅等擢應奉孫養粹擢典籍皆起自州縣庶寮
成祖入繼大統聞桐城知縣胡儼有文學召試之稱
旨改除檢討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一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官制

國初乙巳年五月巳亥設翰林學士正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直學士正五品修撰典簿正七品編修正八品洪武二年正月戊申定學士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侍讀學士從四品直學士正五品典簿正七品待制從五品修撰正六品應奉正七品編修正八品典籍從八品九年閏九月癸巳詔定百官品級承旨與六部尚書俱正三品學士從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一

三品侍講學士從四品十三年八月巳卯增設檢閱從九品十四年五月癸未改正五品衙門設學士一人侍講學士二人侍讀學士二人孔目一人屬官侍講二人侍讀二人五經博士五人典籍二人侍書二人侍詔二人史官修撰三人編修四人檢討四人筆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檢閱典簿十八年三月丁丑命吏部定正官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二人從五品首領官孔目一人未入流屬官侍讀侍講各二人正六品五經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從八品侍書二人正九品侍詔六人從九品史

官修撰三人從六品編修四人正七品檢討四人從七品又定華蓋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東閣設大學士各一人俱正五品班在本院學士上其後簡用聖旨自上裁官無定員而侍讀先侍講則始於此革除年間更易官制仍設正官學士承旨一員在學士之上改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俱為文學博士設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以居侍讀侍講侍書五經博士典籍侍詔其侍書陞七品文史館以居修撰編修檢閱改孔目為典籍創置典簿廳而革中書舍人改為侍書以隸翰林又增設文淵閣待詔及拾遺補闕等官

永樂初皆復舊制即洪武十八年所定者也尋命編修等官於文淵閣參預幾務謂之內閣漸陞至學士及詹事府諸職洪熙元年以輔稟任重加陞至師保及尚書侍郎卿仍兼學士大學士自後因之或止以侍讀等官入預閣事其入閣者雖登穹秩凡厥事公移止稱翰林院焉永樂七年以順天府為北京本院扈從者稱行在翰林院後定北京為京師遂革行在之稱既建今衙門遂以舊署之在留都者為南京翰林院其南京翰林院止設學士一員掌之遇有員缺從內閣推舉其後侍講以上官皆得往掌院事仍

設孔目一人若修撰等官或因事始添設焉

官銜

凡列銜學士正五品初授奉議大夫陞授奉政大夫
勳曰修正庶尹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從五品初授奉
訓大夫陞授奉直大夫勳曰協正庶尹侍讀侍講正
六品初授承直郎陞授承德郎修撰從六品初授承
務郎陞授儒林郎編修正七品初授承事郎陞授文
林郎檢討從七品初授從仕郎陞授徵事郎五經博
士正八品初授迪功郎陞授修職郎典簿從八品初
授迪功佐郎陞授修職佐郎侍書正九品初授將仕
郎陞授登仕郎待詔從九品初授將仕佐郎陞授登
仕佐郎凡給授之時本院行吏部該司開報奏聞每
僉押奏啓止書職名以品級為次序惟纂修及進呈
書籍試錄等始書散官勳階凡書必繫于職名之下
者以所職乃

宸翰國史示有尊也若以他職兼本院官則否

職掌

學士之職凡贊闡皇猷敷敷人文論思獻納修纂

制誥書翰等事無所不掌侍讀學士之職凡遇

上習讀經史則侍左右以備顧問帥其屬以從侍講

學士之職凡遇鶴禁講究經史亦如之侍讀侍講視
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凡遇左右侍其職亦如之五經
博士之職掌易者一人掌書者一人掌詩者一人掌
春秋者一人掌禮記者一人人各專門明經同異得
失究其指歸以備講讀典簿之職掌四庫書籍守局
鑰以伺 明命侍書之職明習六書之法凡遇

上書則侍左右以備考訂點畫音聲待詔之職凡遇
上宣問文議以備呼召編摩謄寫等事亦如之史官
之職修撰掌撰述編修掌纂輯檢討掌檢閱凡史事
俾專掌焉孔目以首領爲職掌言語趨走會計籍書

之事粵自吳元年置本院以來官不必備惟侍從儒
學之臣最重必如所謂明仁義禮樂通今古亂治文
章議論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始可以處之故
洪武永樂宣德間雖待詔孔目不輕授人凡居是職
者咸知自重若遽謂官雖有異名其實無異職認認
焉而有出位之圖殊失所以肇建官之意也若乃
史不別置院者嘗考周官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詔王
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丘濬曰八柄詔
於冢宰內史復掌以詔王蓋史官公論之所出爵祿
廢置殺生予奪之柄有所不公直以筆之吳澂謂內

史爲翰林之職蓋以其命諸侯公卿大夫則策命之
猶命學士之草制詔也然謂之史乃掌文書贊治之
名今制併史館於翰林其亦此意歟然則

聖祖命官之意正與成周媿隆非徒遠過唐宋而已

詹事

洪武初建大本堂延名儒以教 儲極與藩王此

東宮輔導之始也後乃設輔導官屬有同知詹事院
事副詹事左右詹事詹事丞左右率府使副使同知
左右率府事諭德詹事文學中舍正字侍正洗馬庶
子等官皆以勳舊大臣兼之不別設府僚又改詹事

爲替善大夫設替讀洪武三年十二月禮部尚書陶
凱請選人專任 儲官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
有所責成於是諭以父子一體君臣一心之意遂止
十年置通事司設司令司丞十四年三月丁未設左
右司直郎十五年設左右二春坊又設司經局二十
二年置詹事院以統屬之二十四年七月丁未改院
爲府定設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二人正四品丞
二人正六品首領官主簿一人從七品錄事二人正
九品二十九年十一月壬戌增設屬官通事舍人二
人從九品改錄事亦爲從九品其堂上官與本院官

互兼職事而凡講讀纂修考試等官皆與本院同坊局雖各有印然事則詹事府統之南京詹事府今不設官止設主簿一員蓋詹之爲義省也給也省給太子之家詹事之職於內外衆務無所不掌少詹事則貳之丞則掌文書以替之通事舍人掌通謁賓贊禁令之事主簿掌勾稽錄事傳遞云

春坊

洪武初置春坊以爲儲宮輔導侍從之臣官無定員十五年四月丙申更定春坊爲左右春坊置左春坊大學士一人正五品左庶子一人正五品左諭德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一

六

一人從五品左中允二人正六品左贊善二人左司直郎二人俱從六品右春坊同二十九年十一月壬戌增設左春坊清紀郎一人從八品左司諫二人從九品右春坊同亦與本院互兼職事蓋二坊之設猶館閣也大學士綜勸學輔德文翰記註之事庶子掌宮中并諸藩之適子及支庶版籍行則負輿護駕拜則左右扶掖之諭德掌侍從贊諭中允掌侍從禮儀較正啓奏并監藥理刑替善掌侍從翊養司直掌彈劾繩糾皆漢唐以來舊制清紀掌伺察司諫掌諫諍過失其設也自我洪武朝始

司經

洪武十五年四月丙申置司經局設洗馬二人校書二人正字二人二十三年六月命定司經局官制禮部考唐制言太子司經局洗馬從五品校書正九品正字從九品其餘職官祿各有差洪武祿增多於唐宜從裁減詔正字洗馬而下官秩依唐制其俸祿則從時制二十四年七月丁未定司經局官品秩俱仍其舊按典置經局自南梁其後隋改司經局唐爲桂坊洗馬之洗言先也遇東駕出則前驅導威儀也掌圖籍經史之事校書掌讐校經籍正字掌刊正文字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一

七

與本院互兼職事正字或中書科兼之

制誥

國初百官除授各有誥勅循宋制也吳元年授翰林侍講學士宋濂制有曰備顧問於內廷叅密命於翰苑又曰議禮作樂郊廟所資修己及人國家所尚擢登玉署侍講彤闈鳳池兼掌于絲綸麟史仍叅于筆削地天交泰有資翊替之功雲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洪武元年正月庚子授翰林學士陶安誥有曰國家之立必有一心之臣尊戴匡輔用能張其紀綱植其表儀正其名位善其辭命基圖以大國家以安又

曰開翰苑以崇文治立學士以冠儒英重道尊賢莫先於爾是用擢屠宥密俾職論思茲特賜以寵章用昭國典尚其勤於獻納贊我皇猷綜理人文以臻至治其眷注隆重如此嘗攷翰林之名昉於楊雄所爲賦學士出禮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唐人始以命官所謂侍詔供奉北門學士與學士院亦惟以言語文字爲職未見其爲國家輕重也宋元因之至我朝倚任益重凡議禮制度考文大柄一以付之論道經邦碩輔由此其選而政之樞要史之權衡皆所綜焉觀諸誥命詞有足徵矣又按永樂末

仁宗即位大學士楊士奇等進陞少保本院以士奇等所受誥進呈乃親取筆重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顧士奇等曰此實朕心卿其勉之士奇對曰聖德能容臣等敢不勉昔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聖人願今常以古人爲法吾皇上下之交真若元首股肱相瀆而成是又萬世聖子神孫所當鑒也

御箴

宣宗章皇帝宣德七年六月 親製翰林院箴其文

曰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襲用愈密而重策命所出講學所資機務之嚴于度于咨代有賢哲博聞明識克勵翼之用光厥職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必慎乃守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詞尚典實浮薄是戒謀議所屬出愆于外心存大公固役于私昔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匹前休欽哉無斃大哉綸言表彰萬世守官者所敬遵也今揭于院之後堂宋髹漆榜字用金塗之

公署

公署爲聽事而設吳元年建官以本院爲近侍衙門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一

九

故公署雖在外而寮屬相聚恒在館閣洪武初建翰林院於皇城內學士而下晚朝退即宿其中扁曰詞林其後兼考唐宋制度詔改建于皇城東南宗人府之後詹事府居其次洪武二十六年十月興工至二十七年十月辛巳告成詔皆賜宴落之今爲南京翰林院永樂中行在本院官仍在禁內供奉不別立公署正統七年八月有詔復建於京師長安左門外玉河西岸 鑿駕庫之右而東岸則爲詹事府焉命中官陳姓者督工踰年落成正堂三間中設大學士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公座左爲史官堂

右爲講讀堂首領官房在儀門之外之右學士楊溥輩爲詩記其事然同寮相與每朝畢本院官立東閣前竝大學士至入閣中講讀史官皆序立圍揖而退五經博士而下揖于閣外出復序立于史館前亦圍揖揖畢各書公會乃入館修書待詔諸寮日晏而出公署惟履任齋宿始一至若掌印官查理公移收放俸糧則蒞院視事按唐制翰林院在銀臺之北後復建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因曰鑾坡蓋隨乘輿所在而遷取其便耳正廳曰玉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後以車駕經幸不復如此但存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一

十

空臺而已玉堂云者漢有玉堂殿待詔金馬門近之李肇翰林志言居翰苑者皆謂凌玉清溯紫霄豈止於登瀛洲哉亦曰登玉堂焉然未有榜至宋太宗乃御翰書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之今制雖不盡然私記往往猶曰玉堂視草用故事也嘉靖戊子始建御製五箴碑于敬一亭亭樹于堂之南左則劉文定井井之外爲蓮池右則柯竹岩亭亭之前爲土山

朝房

本院朝房在午門右第六區每候朝則殿閣大學士本院學士講讀官史官皆在焉詹事府朝房在

午門左第十八區每候 朝則詹事少詹事府丞左
右春坊官司經局官皆在馬鼓初鳴嚴各詣棕蓬下
序坐候鼓終嚴而入其後本院學士候 朝亦在詹
事府朝房成化中學士王獻堂院始奏聞復取內侍
之署又有外朝房在長安左右門外以待漏云

史館

聖祖初建國爰重史事設起居注甲辰年十月以宋
濂魏觀為之日侍左右記言動及正位後劉季道由
明經任郭傳由翰林應奉任范常由直學士任蔣學
閻鈍蔣子杰由舉人任熊鼎由考功博士任陳敬由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一

十一

編修任朱幾革之洪武十四年九月己丑 詔復置

起居注秩從七品以儒士單仲祐任焉二十四年詹
同猶為起居注其後竟廢今本院史官兼之每朝
則立班記事入館則載筆以從書動以為日曆書言
以為寶訓永樂中王直在翰林猶從事於記注宣德
後寢以廢矣今史館凡十所在東閣之右中藏

列聖實錄古今書史每被命修書則本院官日聚集
焉成化弘治中臣僚累建言欲復起居注之舊或欲
即命史官記時政於其中如宋朝政房之制皆未舉
行夫世之門生故吏於其所等事者猶編有語錄談

記矧 聖神盛德大業焜耀如日星胡可無述乎在
洪武時日曆寶訓常勤刪述其舊跡猶有可尋者
祖宗舊制所當復也

視篆

本院印信係銅鑄方二寸四分厚四分五釐九疊篆
文其在南京者則加南京二字詹事府亦銅印方二
寸七分厚六分左右春坊司經局銅印制度俱與本
院同 文淵閣別有印其印銀鑄方一寸七分厚六
分其文王筋篆文也各衙門印皆用於行移中獨
內閣印惟機密文字鈐封進至 敝座開折始用之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一 十二

文移

本院公文凡行六部用呈三品衙門用平關應有行
移俱由該部轉行其呈關俱有定式見 大明會典
其他常務則用手本如官吏職役鈐注給授散官勳
階則行吏部俸糧則行戶部領 朝參牙牌行禮部
關皂隸柴薪則行兵部俱用本院印若左右二春坊
司經局每事或呈行詹事府或徑行不相關白云

序秩

本院官與詹事府坊局官多互兼職事以品秩尊卑為序若非兼職而品秩同者先書本院官然後及詹事府坊局官如學士則序于春坊大學士及庶子之上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則序于諭德之上侍讀侍講則序於府丞中允之上修撰則序于贊善司直之上典籍先清紀待詔先司諫錄事通事舍人蓋亦然也此為修書考試等事書職名而言若平居相與則惟序齒

會坐

公朝凡侍坐公讌序坐本院官及詹事府坊局官皆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一

十三

以品級論若候朝入館則學士自為一類講讀史官自為一類官坊官僚亦以其類相叅天順以前為然厥後座主門生頗妨起居乃以一科為一類序坐惟以蔭不以官李東陽曰今之諸曹百執事各有長屬以法相視事有稟白唯唯而退候事竣輒俛首去不敢漫及他其勢分懸絕固殊也惟館閣以道德文字為事雖師保著宿位尊望重亦與後進相賓主間閭俛俛各中其度喜有慶行有餞偕和聯屬疊疊不厭此詞林盛事也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一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二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朝叅

洪武中常朝御殿命本院官序立居文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於觀聽凡遇

上御奉天門則立御榻之左皆常服朝朔望

上御奉天殿具公服隨班行禮畢詣文華殿朝

東宮永樂初令內閣儒臣侍立金臺東

御三殿皆陞殿賜燕宅憂則御西角門如常朝制正

統初內閣官始移下貼御道之東序立本院官則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一

序立丹墀之東第一班御西角門亦如之永樂中

朝御左順門既陞

御坐內官設案內閣及本院侍班官俱於案西序立

晚朝或御右順門儀節亦如之宣德以後

上御門早朝退御便殿景泰中復御午門而晚朝遂

廢大學士王鏊論視朝曰在易泰之象曰上下交而

其志同否之象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下之情達

於上下之情達於下所以爲泰交則泰不交則否如

近世止於視朝數刻遙相唯諾君或不識其臣臣或

不得交一言於君上下之間不過章奏批答相關接

刑名法度相把持而已非獨沿襲故常亦其地使然也

本朝視朝於奉天門未常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嚴赫奕將軍持鈇臺吏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

上特是之命所司知之而已謝恩見辭惴惴而退未嘗問一事進一言此無他地勢懸絕雖欲言無由言也今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馬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馬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

殿閣記林記

卷之十一

二

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說者以爲視朝而見群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蓋外朝爲尊中朝爲親也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正旦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馬蓋古之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視朝在焉蓋古之中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

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輪對則必入時政利害殿引見蓋亦三朝之遺意焉夫天有三垣天子象之中朝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

國朝朔望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治朝也而內朝獨缺

聖祖時御華蓋謹身武英等殿筵宴奏事則內朝也而今又不御三殿深嚴人臣鮮或窺焉故上下之交絕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臣愚欲於常朝之外於便殿之側倣古內朝之法或三日或五日一御焉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一

三

外朝或可間歇內朝必以時舉六部諸司以次奏事難決者或從容問之大臣一日次起居侍從臺諫五日一員上殿輪對或不時召見凡謝恩見辭咫尺相對略去威嚴上不難於問下不難於對人才賢否政事得失風俗美惡閭閻疾苦古今治亂皆畢陳于前如此則上下之情可通內外之壅蔽可決天下之事無不可爲矣

侍宴

洪武三年七月禮部尚書崔亮奏崔凡朝會賜宴文官三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上殿者賜坐墩其退

朝燕間行幸之處勛舊之臣文學之官賜坐者仍加
絨罽補褥九年定學士承旨於六部尚書之上學士
在光祿卿之上侍講學士在侍郎之上時正官列卿
先侍郎故也其後學士雖五品猶先尚書焉十六年
十一月甲寅 詔定朝叅官員坐次凡

奉天門賜坐六部侍郎應天府尹國子監祭酒翰林
院官諫官僉都御史坐于西角門東向若 華蓋殿
坐於鹿頂外東西向至永樂以後 御三殿或便殿
行幸悉賜坐惟弘熙宣德二朝始以尚書侍郎兼學
士官於是學士非兼三品以上職者乃坐其下正統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一 四

以來接見儒臣之日少故侍坐之儀遂廢若

郊祀慶成大宴群臣學士陞殿侍坐在文職四品之
上本院及詹事府坊經局宴官在六部侍郎之次中
左門侍坐修撰等官在六科給事中之上本院帶俸
官在太常寺博士之上詹事府主簿中書舍人在鴻
臚寺署丞之上丹墀東序坐正統三年特命侍講一
人升殿列學士之下成化四年令修撰等官凡近侍
風憲者另列于丹陛下之東西稍比而庶士與焉

燕會

本院官銓注後吏部題本以到任管事請

旨俞允具公服謝 恩擇日諸公署與同寮相見謂
之到任本院自內閣大學士至孔目皆出燕錢置盛
筵于後堂用樂大學士列坐于上新任者坐于前之
左講讀坐于前之右史官皆傍坐公燕之盛蓋諸衙
門所未有又數日回席比前加盛若首甲則狀元出
燕錢倍第二第三人謂之聚奎燕其後併在一日同
寮先設小席以待新任者序賓主東西列坐飲數行
即撤去就新任者之席勸酬大率成禮而已然五品
官至博士以下不預惟講讀史官在焉非舊典也聚
奎之燕或久乃舉行云庶吉士入館則內閣大學士
而下皆送至外公署備燕席待之諸士亦回席然不
謂之到任者以非職官故也

殿班

國朝謹身華蓋奉天三殿百官行叩頭禮畢本院官
用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修撰編修陞
殿侍班洪武二十四年三月辛未詔文武官除分詣
文華殿啓事外凡遇陞殿合用履鞋照依品級侍班
有違越失儀者從儀禮司糾劾東班則六部掌印官
本院官及春坊學士尚寶司西班則五府等官及給
事中中書舍人正統以後惟

聖節冬至正旦大朝賀及頒 詔進書冊立冊封始
御 奉天殿其侍班惟用修撰編修檢討等官四員
是日早具朝服履鞋同導駕給事中糾儀御史等官
鼓初嚴先入循殿旁至華蓋殿前候 駕出鴻臚寺
奏執事官行禮禮甫畢即趨出復從殿旁趨入
奉天殿內北向立後雙炬自中前導 駕至
上陞寶座導駕官分東西立即趨至 寶座之東西
向與中書舍人對立候行禮畢自殿門以次趨出若
東宮千秋節及冬至正旦朝賀亦用修撰等官二員
與春坊司經局官對立侍班於文華殿行禮云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

六

奏事

洪武三年七月己亥禮部尚書崔亮奏凡諸儒官於
御前奏事或進呈文字退立二三步毋輒近

御案凡立必於東西隅不得直前制曰可永樂四年
令六部及近侍官有事當商略者皆於晚朝陳奏景
泰二年令午朝翰林院先奏事學士周叙嘗上疏曰
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
退即於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臣相與商
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幾不泄成密勿廟
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立在旁於是輔弼

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亦不敢盡言以致釀成今日之禍宜令群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止與敷對者令知他人不得預聞庶得吐露肝膽而不宣泄於外然竟莫能行今按楊士奇所錄曰翰林諸臣奏事退如此之類不一而足

今上召問大臣多於文華進講後或御無逸殿又太高玄殿嘗問輔臣李時曰道南欲令同鼎臣教庶吉士何如時對曰宋仁宗欲用蘇軾典制韓琦以爲太早今道南才識俊茂須久養之大用未晚

上曰朕御書文簡今道南編纂時曰然他日輔臣薦余光有才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一

七

上曰余光未必知道南卿何以此對後御咸陽宮聖諭曰禮部覆道南廟議何乃堅執遂唯唯而退

便殿

國初信用儒臣謁見無時每出御奉諸門有奏事常規退御便殿有特以事入詣奏者許徑入洪武二十九年五月戊寅命詹事府翰林院尚寶司中書舍人六科給事中儀禮司於午門內入者各給牌爲驗已而罷之使近侍官得日至便殿奏事永樂二十二年八月楊士奇新政華蓋殿大學士謝恩畢聞析

薪司奏准北京山東棗薪八十萬供宮中香炭之用
士竒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

上望見士竒笑謂蹇夏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
理試共聽之士竒言詔下裁兩日今聞析薪司傳

旨賦棗八十萬得無過多雖是歲例然詔書所減除
者皆歲例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
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即命減除四十萬景泰
中侍講劉定之抗疏言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
曰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
殿閣詞林記 卷十一 八
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
謀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遵而行之則剖決萬幾日益以熟審察
百官日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
日無事但以奏本進入擬旨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
任成亂治化無由時雍也疏上不省今按

聖祖時出入禁御以至臨朝侍臣無從者有所擬
議欲修播告則翰林院官承旨草制中書舍人當
御膳寫謂之副墨尚寶官用寶即時發行若有悞
邪在側或事當參駁則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抗

聲於御前執奏謂之對仗彈劾云

入直

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四朝近侍官輪班入直若本院官則日在館閣吳況劉三吾胡廣楊士奇胡儼王英王直輩嘗有內直倡和詩曾祭東華門內新館初成入直有作云東華樓觀鬱岩崑高閣新成抗碧霄秘府圖書金作橫御溝流水玉爲橋草分碧色承殷輅鳥弄歌聲和舜韶當直幾番清坐久隔簾時有御香飄蓋當時

車駕嘗臨幸館閣故也不獨宣召燕對與供奉文字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三

九

而已

宿直

洪武三年剖符封功名命學士宋濂議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討論達旦永樂中內閣七人者常召至燕寢論事或命假昧至達旦始出

成祖出狩崩于榆木川

仁宗命尚書蹇義夏原吉學士楊榮楊士奇侍讀王直侍講王英同定 大喪禮議國政宿內閣者凡七

日

今上御西苑仁壽宮命內閣大學士入宿延和門內

直房

侍遊

聖祖製大誥首以君臣同遊爲言故當時儒臣每侍上遊觀禁苑凡亭樓臺閣靡不登眺以通上下之情成地天交也學士宋濂嘗侍游後苑觀獲

上曰農事成矣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

陛下知稼穡之艱難念生民之疾苦實盛德也洪武

六年正月丙午

上御武樓召御史中丞陳寧太子贊善大夫宋濂賜

坐左右談嘉祥之應 勅中使人取所儲膏露於宮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一

十一

中盛以翠巒玉潔珠圓世所未覩已而昇爨器至用金杓煉水二升火既勻水勢成沸

上起自龍帳中親啓巒以投須臾融化與水爲一

上取杓傾瀉二內侍舉幕承之渣滓已靜重漉以絳紗囊

上飲一爵而分賜寧與濂焉且曰此天地至和所凝也卿等服之去沈疴享遐齡矣寧等飲畢進爵於几頓首而退賦甘露漿詩以侈其榮濂所陳說不爲隱蔽嘗曰君猶父也天日其可欺邪一日

上問曰卿昨飲酒座客爲誰饌爲何物濂悉以其實

對

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
久益厚之每燕見必命坐賜茶每旦令侍膳詢訪舊
意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永樂中學士解縉胡廣
等七人每令節燕間陪駕幸東西二苑登萬歲侍
宴廣寒殿泛大液以為常多為歌詩以紀之

宣宗時宸遊尤多宣德七年七月

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周覽都畿
山川形勢即畢

上諭以元興之故曰茲山茲宇順帝所日宴遊者也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三

上

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紂之荒周之監也又嘗召遊
太液池

上親射鳧獲之命以羞侍臣

英宗復辟始命諸大臣同遊天順三年十月十日內
閣學士李賢彭時呂原扈駕校獵南海子海子距
城南二十里方百六十里關四門繚以崇墉中有水
泉三處獐鹿雉兔育其中籍海戶千餘家守視每獵
海戶合圍縱騎士於中亦所以訓武也是日扈從
官北家頌賜獐鹿兔而內閣比諸人差厚云四年四
月六日辰刻

上御南薰殿召尚書王翱李賢馬昂學士彭時呂原五人入侍命內侍三人鼓琴

上曰琴音和平足以養性情曩在南宮自撫一二曲今不暇矣所傳曲調得於泰監李永昌經事

先朝精於琴是三人者皆不及也賢等對曰由此不輟亦可精矣因頓首曰願

皇上歌南風之詩以解民愠幸甚

上起入賜廂鶴頂博帶舉授五人者皆叩頭謝二十

日
上御西苑閱武臣騎射召賢五人侍是日所閱皆侯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二

十一

伯都督都指揮指揮隸三營把總管操者總兵官會昌侯孫繼祖廣寧侯劉安懷寧伯孫鏗都督趙輔具名籍進呈令逐一馳馬射箭以三箭爲率

上親按籍記中否比中例試畢賜鈔有差總兵暨賢五人各賜鈔十二月閱御監勇士騎射亦如之自是將士咸感德畏威知所奮勵云常觀君臣之際上貴致其禮下貴盡其誠若私昵媒孽流連光景殆非

聖祖所謂同遊之初意也已嘉靖十二年四月十三

日

上御環碧殿試演馬歌曰朱夏纔入四月中乘閒試

馬出深宮惟茲七馬壯且雄登霄未可擬跳澗或崢
嶸爰因演步至環碧命諸左右來輔弼同遊同遊兮
祖訓昭贊襄贊襄兮須竭乃朕非商高宗諸輔勿我
棄早爲霖芳羹作梅啓心務期沃朕心俾令湯孫繼
祖烈庶幾政化維日新

燕和

洪武二年十一月

上御外朝召學士宋濂危素詹同等飲親御翰墨
賦冬日詩諸臣皆和焉六年開局禁中修大明日曆
十一月十五日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基借學士宋濂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二

十三

詹同侍

上燕乾清宮之便閣同被酒而還時善書監生黃景
在館同愛其有俊才賦詩贈之字大如掌少選奉御
傳宣召濂等赴右順門會

上適乘輦而坐同餘醒猶未解

上謂之曰卿醉猶未醒邪同對曰在史館中猶能賦
詩贈黃秀才謂和也

上曰詩何在同對曰在史館中

上顧濂亟取之既上奏

上笑謂濂曰朕即和同詩卿當爲朕書之濂於是受

命書焉同詩不過稱其才美而

御製詩則并及君臣燕飲之故濂歸與昶言之以爲
詞垣盛事八月甲午

上觀水有上秋水賦者言不契道乃更爲之賦成召
學士宋濂等觀之且令各撰賦以進濂率同列撰成
俱于東黃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焉復加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大官進
天厨奇珍內臣行觴

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出跪奏曰臣荷

陛下聖慈賜以醇醪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志不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二

十四

懾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

上曰卿姑試之濂即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曰卿宜更酌一觴濂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濂舉觴至口端又復

瑟縮者三

上嘆曰男子何不慷慨爲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
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

上大悅顧濂顏面變頽頓覺精神霞飄若行浮雲中

上復嘆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奉御

捧黃綾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濂既醉下筆傾歌字不成行甫綴五韻

上遽召至前命編修朱右重書以遺濂遂諭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濂行五拜禮叩頭以謝

上更勅給事中宋善等賦醉學士歌云

宣宗尤喜爲詩初即位起學士李時勉而任用之一日幸文淵閣賜諸學士飲呼時勉謂曰卿非朕安得飲此酒時勉頓首謝他日侍遊東苑

上賜時勉酒酌以御甌時勉頓首辭曰臣可與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二

十五

陛下同飲不敢同噐

上悅命易以銀爵既醉

上出御製詩俾賡之宣德六年

上御製詩一章賜尚書胡濙蹇義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且曰朕茂膺天眷惟爾四人贊翼之功賜宴盡歡而罷明日士奇榮各奉和以獻又嘗召大學士黃淮燕飲萬歲山淮獻詩他日

陛辭復燕飲于太液池

御製長歌以贈焉語在第五卷嗟乎虞廷喜起卷阿遊歌不聞久矣至我

朝而續夫燕所以示茲惠也詩所以道性情也燕飲
賡和之際而至情藹然迥出千古

祖宗盛時上下之交有如是哉

召對

祖宗以來凡燕閒執政大臣左右近侍時常召見
英宗嗣位此禮遂廢惟有大事則傳奉召之問對一
二語遽出景泰中大臣專擅

英宗復辟始知其由乃親決章奏日與學士李賢
議之凡便殿入奏惟覲每朝退獨進不侍呼召徑
詣入見以承顧問然同列彭時呂原恒不得與焉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一

十六

上嘗謂景泰不理政務或用人陞官謝恩不知所以
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自古
明君嘗與大臣相接若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
宮妾之時少天下何患不治

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又李東陽曰東陽自乙卯
承乏內閣時

孝廟臨朝淵默自朝參復命經筵日講之外罕接
天顏凡有擬奏陳說答問之類每用本票揭帖大則
具題本雖日積月累往往不能盡弘治十年三月二
十二日朝食前忽遣太監書泰馳至閣亟呼曰宣四

先生叩其故曰不知臣溥臣健臣東陽臣遷亟具衣冠至文華殿叩頭畢

上曰近前於是直扣御榻司禮監取本皆環跪於案側

上曰着文書諸中官取本付臣溥等各一本

上曰與先生輩計較臣溥等着畢相與議定又分置朱硯朱筆授片紙數幅於臣東陽臣遷批辭以次陳奏得允乃錄於紙上以進

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皆應手疾書宸翰清逸畧無凝滯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一

十七

上揮餘本謂左右曰此皆常行事不過該衙門知道耳乃皆叩頭退

上顧左右曰喫茶出文華殿尚膳監捧茶以俟

蓋時出急召未有宿辦也自是平臺煖閣稍稍召對并及部院大臣詢其政務若欲復

祖宗之舊畧及

孝肅太皇太后之喪議禮考文父或移處多或連日諒然若家人父子

上既明習國事天語嚴密議論層出或累數十句臣下雖承懽造膝欲盡一二語至無間可入或不竟其

辭而退退而尋繹所受亦不能悉記

召慰

編修楊士奇始入內閣每敷對望見

天威猶有懼色

成祖召而慰之曰朕知爾文學親擢于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

英廟既復位御文華殿召大學士高穀學士商輅謂曰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偏向心如今正要爾宜用心辦事成化四年彗星見言官劾內閣大臣商輅等輅遂求退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三

六

憲宗謂曰朕用卿不可欲加人言至詰責言者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商輅有何不可欲加譴調輅奏言臣嘗勸

陛下優容言官已荷嘉納如修撰羅倫輩復請刀用今因論臣而交責之如公論何

上以爲然乃釋言官不問召輅至御座前慰諭之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三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一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宸翰

聖祖嘗出

御製詩文以示詞臣太子正字桂彥良即大聲誦之琅然左右驚謬學士承旨詹同私戒之

上聞之謂曰儒者事君正當誠意毋事矯揉也又嘗出

御製勅使彥良指摘彥良受命盡言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三

一

御註尚書洪範成先是命儒臣書洪範揭于兩廡座右朝夕觀覽乃自為註至是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彛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朝夕省覽三吾對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者也宣德七年七月

宣宗燕閒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幽詩周公陳后稷

公劉王業之由與民情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為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九年十二月

宣宗退朝御文華殿召少傅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

聖論皆當真得古人精蘊

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三

二

陛下始終此心

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朕不為忤

嘉靖十年九月十五日

今上命書周公無逸篇于西苑無逸殿壁叙曰無逸殿之所作者寓戒逸之意者也夫勞者人之所共惡逸者人之所同好故周公以是告戒成王者也朕於今年春因命西苑隙地耕耨之以舉農事卜吉擇皇祖文皇帝舊宮之迎和門內之南建

帝社稷壇以祀帝社帝稷每歲春告秋報行禮宮門外之東建殿亭一區殿曰無逸亭名幽風園以小

厦垣墻迎和門外之南作一亭曰省耕以備朕時省
之小憇於此又於北之空地起倉廩一座曰恒裕前
爲一亭曰省斂之所工起於春三月之十六日訖於
九月之十五日殿中壁奉刻我

皇考睿製農家忙律附以朕所記于末左書周公之
書無逸篇比書朕之所作題幽風圖詩告成朕親爲
此記以示將來夫斯作也非朕所僞飭而爲之也于
以思

皇考之聖訓俾不致失忘後世以體朕此意庶知以
勞而多興逸而速亡知農事之艱難民命之所繫國

本之所關上至

郊廟粢盛之所供下及於官祿百需之所賴皆在此
務勤勵已勸示於民億載之休永安磐石之固未必
非爲政之要務者故記之垂後云爾又曰殿之作與
夫工之始末已載于左朕於是復以無逸之義而申
說之夫逸者人君之大戒也何謂安逸自適人之常
性孰不欲高枕晏卧於終日恣情於聲樂之場放恣
於酒色之地以爲嬉娛恬快之無所勞困殊不知昏
蕩其性者以此懈墮其志者以此戕身伐命者以此
危家亡國者率以此至於失禮喪義悖親違君傷倫

敗俗皆自逸肆中來故曰晏安如鴿毒朕雖冲弱每以此爲大防故取周公之無逸一書七月一詩揭于殿亭夫公之意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告于王意蓋謂譬農家後生不知祖父之勤而以逸失之况人君之宮生內長者安可不思祖宗創造之艱而耽於逸豫乎亦以使首先以農桑爲重王業之基實在乎此朕罔知特以務先自勵而風天下以及置黉室于迎和門內之北立先蠶壇于此每歲命皇后率百職行祭告採桑禮于中庶使此心不敢怠忽爲萬勉力之意耳若夫思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三

四

聖祖創建之艱難保洪圖於永固則在子孫天恤民親賢講學修身以端化本正心以貞治原持其敬協乎一以求不負我

皇天與我

皇祖之所付託及我

皇考之所垂望者在是矣朕不德允望臣鄰之所匡贊凡覩斯者勿以文害意以答朕之望焉故爲說

制誥

翰林職代王言唐以應奉文字待詔北門與中書舍人分掌制勅諭誥兩制未始有知制誥之名然初入

院者旋即得遷其後試博學宏辭科者始獲任用然屬之中書

國朝兩制悉歸本院非鴻儒歷顯秩者不得掌而以中書主騰薦吳元年十二月乙丑

上命開讀詔敕前期翰林院官承制草詔及文武官除授合用誥命勅命皆即日撰寫故學士陶安宋濂輩皆曰制誥于時封拜無虛日安等嘗擬撰誥命千餘首以待而猶不足乃使諸儒士在館者分局代為之其後定一考封贈之制初除授所領誥勅皆革去於是其務稍省矣永樂初內閣七人掌內外兩制揚榮金幼孜諸人自署職銜亦曰知制誥用洪武時故事也

仁宗始命內閣專典內制而擇學士一人專管文官誥勅正統以後罷之文官誥勅皆屬內閣如永樂時弘治七年復設以學士年深或尚書侍郎兼者為之亦得以知制誥自署兩制遂稍分矣按宋兩制曰冊文表本青詞密詞祝文齋文詔書批荅口宣內制也曰皇后皇妃追封先代皇女皇族冊封進封文武百官遷擢致仕加恩等誥勅外制也若

國朝內制則制勅詔旨誥命冊表寶文郊祀祭文事

廟祭文

皇太后受冊寶謁謝文皇后受冊寶謁告文皇妃受冊祭文祭陵文

皇太子親王等冠辭祝辭親征禡祭旗纛露布巡狩所至祭山川旗纛鞍祭文騾騎祭馬神等及五祀祭文大喪及

皇妃贈謚等冊文親王妃公主郡王妃世子世孫及妃鎮國等將軍喪葬祭文謚冊塘誌諭祭文及文武大臣諭祭文

經筵講章及題奏揭帖之屬外制則文官誥勅而已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三

六

凡五府六部等衙門請勅行事備詞奏請既得

旨移文本院依奏草勅內閣即時擬撰文官誥勅之類亦然進稿畢編類勘合中書舍人領出書寫其王府謚冊等文禮部抄出施行原稿具繳納云

表箋

洪武六年九月庚戌 詔禁四六文辭先是

上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遂以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

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爲天下式諭群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爲千萬世法漢

魏之間猶爲近古晉宋時文體日衰駢麗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近時若詔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爲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誥諭臣下之辭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十二年六月壬申命翰林院定

皇太子與諸王徃復書簡之式二十九年八月

上以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豔浮心甚厭之乃命學士劉三吾右贊善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箋殿閣詞林記

卷十二

七

成式頒于天下諸司令如式錄進自是詞垣秉筆者多用散文如宋濂進大明律表是也

成祖時有白鵲之瑞行在禮部行南京慶賀自

皇太子監國下及五府六部例各進表時楊士奇以病在告監國表命庶子贊善呈稿

東宮命尚書蹇義持以示士奇曰甚寂寥且不着題以賀白龜白鹿皆可因命改之士奇改一聯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彤陛以有儀後增一聯云與鳳同類躡蹠於帝舜之庭如玉其輝鬻鬻在文王之囿義以進仁宗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適內使陳昂進御饌

撤以賜之且傳

旨使勉進藥食早相見也按

國初陞除猶具表陳謝其後惟狀元率諸進士謝恩
衍聖公及公侯伯襲封謝恩始用之

車駕華館閣及太學初開經筵及有非常之 賜亦
具謝表 朝廷有大喜慶及諸祥瑞具賀表進呈寶
錄及書籍等皆具進呈表例本院詞臣司之若有

東宮則增一箋云會典凡南京各衙門遇

朝廷冊立大禮及上徽號等項合用慶賀表箋南京
禮部行南京翰林院撰進

慶園詞林記

卷十三

八

應制

本院以供奉文字爲職凡被

命有所述作則謂之應制然

祖宗時皆出於 面命或相與賡和其後惟中官傳
諭旨而已丙午羊六月早

上禱雨鍾山獲應賦七言喜雨詩命待制黃執等賡
和已而諸將告捷多令翰林諸儒臣應制賦詩

上親加評品洪武元年十一月 召大本堂諸儒試

以鍾山蟠龍賦時與文學之臣燕飲賡和語在賡歌
卷大誥三編成命學士劉三吾爲序既成

上評以爲無疵

祖訓成學士宋濂被命序其後精誠錄成則命大學士吳沉序之太子正字桂彥良入見

上命製香几贊司直郎汪仲魯被命製續薰風南來諸曲皆稱旨洪武八年五月丁丑

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巨桃半核蓋元內庫所藏物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有刻西玉毋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命宋濂撰蟠桃核賦又嘗命宋濂詠鷹濂七舉足而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

上稱賞曰卿可謂善諫矣十年十月造觀心亭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三

九

上臨觀親幸其中召濂爲記十二月

上制十題命典籍吳伯宗賦之援筆立就詞語峻潔上嘉其才敏賜織金錦衣常幸清流關賦詩命扈從儒臣和之起居注劉季道有治定不教生縱逸功成猶遣歷問關之句

上歎賞曰可謂安不忘危賜以白金文綺又起居注蔣子杰應命即物賦詠立成

上大悅時寵賜和章一日命群儒撰縱秦鶴文吳府伴讀王驥操觚立就學士宋濂爲之進呈

上稱善及日將南至大祀於園丘

上復命群臣賦七言律十二韻冠以三百言序驥與黃祖先成踞讀 御榻前

上聽畢加獎勵命進學禁林云十五年學士宋訥撰宣聖廟碑稱 旨改文淵閣大學士先是二年二月乙亥立

皇陵碑學士承旨危素承命撰文尋以多潤飾乃出御製一篇閱江樓成宋濂被命撰文稱旨初徐達還上御龍江亭命魏觀賦詩觀云乾坤喜氣溢

天顏大將中原奏凱還日麗九旂來象輅雲連千騎擁龍關神功烈烈銘周鼎宗社巍巍峙泰山曾見凌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三

十

煙高百尺 宸光常炳畫圖間又云白旄黃鉞兩京平甘雨和風四海清師出萬全非用武將資三傑在推誠蒼龍挾雨迎車騎彩鳳穿雲送旆旌獻頌偶蒙天一笑行看作樂著功成可謂同游矣永樂八年

成祖北征至野狐嶺召學士胡廣賦平胡詩楊榮曰聖天尊居四海安天教戎虜自相殘

上甚嘉之未幾謀知虜酋本雅失里與其下阿魯台讐殺東西奔遁乃召榮諭曰此賊果自殘滅汝前日之詩安知不爲讖乎榮下馬叩首謝

上喜命賜羊酒三月乙未次清水源水皆苦鹹不可

飲人馬俱渴明日營西比二三里許忽有泉湧出清
澈可愛命廣與棨往觀遣中宮以銀瓶汲取
上親嘗之味甚甘美賜廣等飲訖士馬爭趨之皆給
足命曰神應泉又明日應制撰神應泉詩銘
上嘉之各賜上尊又嘗命諸文學侍從賦天馬海青
歌修撰曾棨最先成為

上所褒美宣德中每遇令節各令詞臣應制賦詩是
時太平無事

上留意詞藝翰林儒臣嘗嘗命賦京師八景詩以

獻曰瓊島春雲曰大液晴波曰西山霽雪曰玉泉垂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三

十一

紅曰盧溝曉月曰薊門煙樹曰金臺夕照曰居庸疊
翠

英宗增其二曰南苑秋風東郊時雨為十景焉景泰
中學士倪謙董應制賦詩中官嘗立候以進成化初
學士劉定之應制賦元夕詩絕句百首頃刻而成又
嘗以東風解凍春山雪霽等為題令翰林學士等分
詠之弘治初

上注意講學遣大監戴義傳示

聖意命學士李東陽等各撰詩十首用寓啓沃東陽
擬十題各撰七言律詩一章曰敬天曰法祖曰勤政

曰務學曰任賢曰納諫曰節用曰愛民曰恤刑曰講武蓋美不忘規焉嘉靖八年正月元夕臣道南應制撰燈詞十五首以進

上親製一章云黃道開蓬殿青陽溢泰穹賞心纔令節養志自茲宮珠佩軒車從霞觴祝頌同千秋還萬歲物阜與民豐九年七月敬一亭成

上復命儒臣落成錫宴進詩十年演馬環碧殿

御製歌詞賜同游諸臣和之十三年臣自徽州賜環上親灑鍾粹宮詞命和之賜金綺有差十五年三月上謁諸陵撰汎舟賦命同游諸臣和之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三

十三

視草

凡代言先具藁進呈

御覽允而後行諸播告兩制皆然洪武中有大政令詞臣錄

聖語不敢增損故凡詔令多你每好生等字者皆聖祖所面授也其後始令本院官爲之漸至駢麗永樂二年楊士奇等進呈勅邊將藁

上曰武臣邊將不諳文理只用直言俗說使之通曉庶不誤事他日編入實錄却用文六年冬巡狩北京詔書命士奇視草

上覽之再三喜曰簡當更勿改易其擇日書之頌下
又曰試與諸尚書觀之皆稱善獨兵部劉儻私於士
竒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如何士竒曰善即以告於眾
皆曰義無相遠不足易且

上既善之矣士竒獨以聞請易之黃淮於

上前執不足易士竒曰於國家大體當用雋言

上顧士竒曰從汝明日諭胡廣曰楊士竒能服善難
得二十二年十月

仁宗御西角門視朝罷時風寒顧謂翰林臣曰朕與
卿等居重城中猶覺凜凜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警

慶蘭詞林記

卷之十三

十一

殆不可勝遂命書勅遣使以鈔幣賜緣邊將士宣德
五年二月

上御南濟宮召楊士竒諭曰吾欲下寬恤之令今獨
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知爾當效助益遂命內侍具
褚筆

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間虧欠畜馬驢羸
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不言
對曰

陛下聖念及此生民之幸然所當寬恤者殆非此兩
事因言百姓積年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之物所司

責償甚急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蘇州尤甚細民至於逃徙部符下郡縣一槩派徵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價買納刑獄寬濫者多工匠之弊四方遠近每戶不聞幾丁悉徵在京多為所管之人私役南方運糧甚艱而倉廩無關防姦人盜竊動輒數萬若此者請有以處之

上以為然即令草敕明旦頒行遂令尚饒賜饌勅諭既下

上聞衆心悅戴召士奇賜鈔三千緡文綺二端及羊酒士奇叩首受賜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三

七

上笑曰薄用潤筆耳七年二月

上召士奇至 文華殿諭曰五年二月與爾南濟宮論寬恤事今兩閱歲矣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士奇復言戶部沮格官田減租及課程選舉等數事且曰臣一人見聞不廣願更得一人同論此事

上曰若多令人知即勅諭未下事已徧播於外矣曰大臣中固有謹厚者

上曰胡澆謹厚汝與之密議就錄稿進來於是退同澆議增十數事通錄進呈

上悅重書遂下凡此類皆君臣同心之故也景泰末

易儲大學士陳循等陰主其事詔既下視草實出循
吏部尚書何文淵謂人曰詔語天佑下民作之君父
有天下傳之子吾所爲也獨石關報捷 詔獎之循
視草乃反譙責厥後與文淵皆被禍天順初

承天門災

上下詔躬責岳正視草歷陳弊政詞極切直天下傳
之有飛語指爲謗訕七月內批降正爲廣東欽州同
知繇是言之視草固非易事也

褒荅

洪武十五年二月太子正字桂彥良入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三

五

朝獻萬世太平治要策凡十二事

上嘉納之永樂七年侍講楊士奇撰周易直指

仁宗在東宮凡決疑必用耆耄而以易斷士奇因進曰

易固爲卜筮作然文王周公所繫辭凡修齊治平之

道悉具請編輯以備觀覽遂輯成書

仁宗覽之賜名曰周易大義賜士奇繡衣銀帶先是

徐好古作尚書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指各有發明

成化末學士丘濬纂大學衍義補書成適

孝宗登極表上之

上批荅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裨政

治朕甚嘉之賜白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濬禮部尚書乃若進呈歌頌詩賦在

國初學士宋濂進平江漢頌待制王禕進平江西頌聖祖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洪武二年十日甲戌膏露降于乾清宮後苑松樹宋濂獻膏露頌三年四月陝西寶雞縣進瑞麥弘文館學士劉基進瑞麥頌五月戊申祀地祇于方丘基復進方丘頌四年八月明昇平基又進平西蜀頌

上爲文荅焉五年六月句容縣民張觀園生嘉瓜雙

殿閣詞林記

卷十三

六

實同蒂圓如合璧禮部尚書陶凱奉之以獻宋濂進嘉瓜頌二十九年天下多嘉禾之瑞學士劉三吾進嘉禾賦永樂二年八月周王暉于鈞州獲駒虞九月丁未王獻于

闕下侍讀梁潛進駒虞詩侍講楊榮進頌已而奏其露屢降嘉禾呈瑞外國獻麒麟白雉玄兔白鹿白象靈犀白兔之屬榮與學士胡廣金幼孜梁潛等咸爲詩歌以進三年九月朔頌

聖祖御書嘉禾詩于諸王及近臣先是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庚戌北平永清衛之龍門有禾異莖同穗

上在潛邸遣使馳獻

聖祖親御宸翰賦長詩一章以賜

上念手澤之存募勒于石裝治成軸分賜諸王及學士鮮縉等文適有嘉禾之瑞縉獻嘉禾頌四年二月視學

上脈皮并行四拜禮御彛倫堂賜祭酒胡儼司業張智坐講文武三品以上及翰林儒臣皆坐坐以聽賜畢賜荅明日儼等率師生上表謝賜賚有差大燕群臣于奉天門學士胡廣進視學詩一時詞林諸臣咸和之八年五月己卯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三

七

上北征本雅失里于玄冥河七月壬午駕還士奇獻平胡頌及鏡歌鼓吹詞十二年六月親征瓦剌于撒里怯又北之于土刺河八月駕還庶子鄒緝獻清邊頌十七年十一月甘露降于孝陵松栢學士王直獻瑞應甘露詩十八年正月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大臣有陰主之者於是學士胡廣獻却封禪頌

上遂止宣德二年三月騶虞復見大學楊榮獻頌上褒賞之三年九月榮扈從北征凱還進平胡詩凡十篇各立題命意

上覽之喜屢沐白金鈔幣之賜自是每同遊榮與楊

士奇等多以詩進遇令節被召宴遊亦多以詩謝恩
自正統後此事寔不聞矣嘉靖十三年十一月肇祀
皇天于園丘

今上親製大報曰朕肅懷大報作此數字以見意
耳不顧是否乃與卿等及言鼎臣道南又并三分獻
二禮官或一看卿等各盡所以贊佐戒進文辭以和
來

御製大報歌云歲次甲午兮陽月之八日新冬肅羣
臣而朝趨泰壇兮欽大報之叩蒼穹朕以徵薄菲
質兮荷洪眷下及而主兆庶愧繇才愚咨兮懼無以

殿閣詞林記

卷十三

六

上副

恩隆思歆康此民以圖報稱兮慚無學以出其治源
爰肇復泰禋兮茲當四舉愚衷匪直慎始兮思惟厥
終諮右左丞弼兮其盡啓沃以匡佐期世道躋于熙
皞兮庶或仰承乎眷崇臣道南恭和四章

上褒答白爾所衍和歌奏進留覽嗣是甘露降于
顯陵松林山賜臣道南一瞿進瑞應膏露頌

泰神殿祈雪有應臣進瑞應靈雪賦及黃河清于陝

州之靈寶臣進瑞應河清賦河南鄭府進白鵲臣進

白鵲頌四川撫臣宋滄進白兔臣進白兔賦暨福建

撫臣汪鏐進白鹿臣進白鹿賦

聖駕幸大學賜學士列坐聽講臣進

聖主臨籙頌 園丘成臣進

大祀園丘賦

上諭內閣輔臣李時曰此是道南所上園丘賦鄉可

詳着來聞方澤成臣進

大祭方澤頌及

帝王廟成臣進 景德崇聖頌

九廟初建臣進

列聖禋頌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三

九

上咸褒卷云覽奏具見忠意賦頌着史館纂入己亥

三月

大狩龍飛臣進

聖主南巡江漢賦及景雲頌四篇

上命行在禮部送史館

聖駕旋京汎舟金海

御詩云紫殿四頭勝槩舒晨輝朝彩映渠波光瀲

灩千尺翠鏡色飛浮十里餘蓮紅的的明素鷺荷綠

陰陰覆錦魚觸日傷心佳景處莫伸昔日奉慈娛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三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四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



殿策

聖祖策進士多親制策問洪武四年十八年皆然其後或命本院儒臣擬撰以進取自

聖裁而用之永樂初

成祖思求博聞多識之士命學士解縉採天文律曆禮樂制度擬撰為題

上意士子必為所窘又得曾棨卷記誦詳盡歎異以為第一人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四

一

御筆批曰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啓沃惟良顯哉其第二人周述第三人周孟簡亦皆批評前此所未有也今上臨軒策士其第一甲三人皆

親賜裁定批數語于卷首彬彬然有永樂之風焉

殿試

會典云凡殿試讀卷官內閣於大學士學士等官內具名從該部奏請至日與各衙門該讀卷官詳定試卷次日同赴文華殿內閣官將第一甲三卷以次進讀俟

御筆批定出將二甲三甲姓名填寫黃榜又次日早同赴華蓋殿內閣官進至御座前以次拆卷將姓名籍貫而奏司禮監官授制勅房官填寫傳臚帖子內閣官一員捧榜出至奉天殿授禮部尚書制勅房官將帖子授鴻臚寺官傳臚其受卷彌封掌卷官從內閣於本院及春坊等官并制勅房官內推選與各衙門官相兼職事本院坊局始不過五人後增至七人遂為例按讀卷官

國初用茶酒修撰等官正統中猶預其後非執政大臣不得與而其去取之柄則在內閣殿試之明日大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四

二

學士擇其中優者三卷圈點以硃明早持詣文華殿讀之

御筆親標其名第又明日即傳臚矣蓋讀卷止在一日感病其太亟不能徧觀故本院坊局之執事者始得試卷時預鑒別其高下為差等以付讀卷官內閣乃易於裁定兼盛曰景泰二年盛為殿試彌封官最知讀卷事第一甲蓋閣老預屬意於受卷官已得之餘皆分送讀卷諸大臣且率以三分上一等次二等各置一所少頃閣老收上一等則判二甲次二等則判三甲也將午三人者持一甲卷詣文華進讀午後

填黃榜明早榜出矣蓋辰巳二時榜中入次已定若
曰須一一品量高下次第固有所不能也嘉靖壬辰
今上御文華殿輔臣以次讀卷其第二卷孔天胤對
農桑策云帝王敦本以厚天下之生達權以通天下
之變則臣道南所拔也至乙未殿試策問其第二卷
孫陞對云人君有仁以聯天下之心有禮以一天下
之軌又出臣道南所拔
上皆親賜批卷君相造命豈亦有數乎

會試

凡會試考試官禮部奏行內閣於大學士學士等官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四

三

及詹事府春坊司經局官內具名奏請

欽命其同考試官於本院侍讀等官及春坊司經局
官與各衙門官相兼推選收掌試卷官用制勅房官
一員按

國初科舉第一場問四書疑一道五經義各一道第
二場論一道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策一道猶
循元制也洪武四年會試陝西河南山東山西江西
湖廣廣之東西福建為行中書者十一俊髦皆集而
高句麗之士與焉以禮部尚書陶凱與前侍講學士
潘廷堅為主司侍讀學士詹同國子司業宋濂吏部

員外郎原本前貢士鮑恂為同考取中試者俞友仁等一百二十人其後罷之十八年復以科舉取士始定今制以待詔朱善前典籍聶鉉為考試官取中試者黃子澄等四百七十二人二十一年取施顯等九十五人二十四年取黃觀等三十二人二十七年取彭德等一百人三十年取宋琮等三十八人北士皆黜學士劉三吾為考試官竟以是獲罪

上乃命本院官考擇下第北士六十一人廷試之語見覆試類革除庚辰科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董倫侍講學士兼大常寺高異志為考試官取吳博等一百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四

四

一十人永樂二年侍讀學士解縉侍讀王淮為考試官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遵洪武乙丑例也蓋自是取士多寡臨期請自

上裁云四年取朱縉等二百二十人七年取陳璘等一百人十年左諭德兼侍讀楊士奇右諭德兼侍講金幼孜為考試官取林誌等一百人十三年修撰兼右贊善梁潛為考試官取王英等三百五十人十六年侍講曾棨為考試官取董璘等二百五十人十九年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為考試官取陳中等二百人二十二年侍讀學士曾棨為考試官取葉恩等一

百五十人宣德二年右春坊大學士曾棨為考試官
取趙鼎等一百人開科以來兼取南北士而南士往
徃數倍於此

宣宗即位始詔禮部歲取百人南士十六北士十四
著為令既而更定中科文各退五為中數焉五年侍
讀學士李時勉侍讀錢習禮為考試官取陳詔等一
百人八年少保兼大學士致仕黃淮為考試官取劉
晉等一百人正統元年詹事兼侍讀學士王直侍講
學士陳循為考試官取劉定之等一百人四年禮部
左侍郎兼侍講學士王直學士蘭從善為考試官取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四

五

楊鼎等一百人七年禮部侍郎兼學士王英侍讀學
苗衷為考試官取姚夔等一百五十人十年學士錢
習禮侍講學士馬愉為考試官取商輅等一百五十
人十三年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高穀侍講杜寧
為考試官取岳正等一百五十人景泰二年戶部右
侍郎兼學士江淵修撰林文為考試官取吳匯等二
百一人同考試官有侍講劉儼秩視修撰為高蓋科
第後於文故也五年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兼左
春坊大學士商輅司經局洗馬兼修撰李紹為考試
官取彭華等三百五十人天順元年學士薛瑄通政

司右叅議兼侍講呂原為考試官取夏積等三百人
四年學士呂原尚寶寺少卿兼修撰柯潛為考試官
取陳選等一百五十人是科會試舉子不中者奏考
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

上疑之召問李賢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此弊
如臣第讓亦不中可見其公

上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驗其學多
不能答題意且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眾衆議
方息七年學士陳文尚寶寺少卿兼修撰柯潛為考
試官場屋災詔八月補試以太常少卿兼學士彭時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四

六

侍讀學士錢溥為考試官而同考試官先後兩入簾
不改命者修撰王獻也取吳鈺等二百五十人成化
二年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學士萬安為考
試官取章懋等三百五十人五年太常寺卿兼侍讀
學士劉珣侍讀學士劉吉為考試官取費閏等二百
五人八年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萬安司經局洗馬江
朝宗為考試官取吳見等二百五十人十一年少詹
事兼侍講學士徐溥侍講學士丘濬為考試官取王
鏊等三百人十四年禮部尚書兼學士劉吉學士彭
華為考試官取梁儲等三百五十人十七年太常寺

卿兼學士徐溥少詹事兼學士王獻為考試官取趙
寬等三百人二十年詹事兼學士彭華左庶子劉健
為考試官取儲燿等三百人時有勢家子在選朱墨
卷不合華黜之失志者欲甘心焉卒亦無所害二十
三年守臣有言中士日衆而額如故者事下禮部集
議南比仍各退二以益之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學
士尹直諭德胡寬為考試官取程稽等三百五十人
弘治三年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溥少詹事
兼侍讀學士汪諧為考試官取錢福等三百人六年
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少詹事兼侍講學士
陸簡為考試官取汪俊等三百人九年詹事兼侍講
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鏊為考試官取陳瀾等三百
人十二年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李
東陽掌詹事府事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程敏政為考
試官取倫文叙等三百人時敏政有異議同考試官
給事中林廷玉發其事禮科給事中華杲劾之敏政
遂得罪十五年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吳寬侍讀學士
劉機為考試官取魯鐸等三百人十八年詹事府掌
詹事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允禎左春坊大學士兼侍
讀學士楊廷和為考試官取董祀等三百人正德三

年少傳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王鏊
掌詹事府事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為考試官取邵
銳等三百五十八人六年少傳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劉忠掌詹事府事吏部侍郎兼學士
靳貴為考試官取鄒守益等三百五十八人九年少傳
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梁儲學士毛
澄為考試官取霍韜等四百人十二年太子太保戶
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靳貴少詹事兼學士顧清
為考試官取倫以訓等三百五十八人十五年禮部左
侍郎兼學士石琚侍講學士李廷相為考試官取張

浩等三百五十人蓋會試去取在各房同考試官而
叅定高下則考試官柄之歷科典制雖同而凡取士
多寡則臨期裁定故備記如此若同考試官正統以
前猶叅用外官教職景泰後始純用京職本院外則
六科部屬行人司弘治以來定本院官九人其餘六
科部屬得與共十四人正德辛未以易書詩房卷浩
繁各增其一本院官十一人與六科部屬共十七人
云按

國朝以文取士大槩以詞達為本天順間晚宋文字
盛行於時如論範論學繩尺之類士子翕然宗之文

遂一變侍講學士丘濬每考試凡恠詞險語皆痛斥之衆不卹也及為祭酒尤諄諄為學者言之文體乃復渾厚成化已未會試學以至乎聖人之道論舉子彙悅卷有我去而夫子來也等句濬黜之他日會試悅策有曰腹中有長劍日日幾回磨檢討吳汝賢復黜之前輩取士不苟如此

復試

洪武三十年丁丑六月辛巳朔

上御奉天殿策試下第舉人先是禮部會試天下士中試者少被黜落者咸以為言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四

九

上命翰林儒臣考下第甲中擇文理優長者得六十一人至是復廷試之擢韓克忠為第一仍賜克忠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乙酉以克忠為修撰第二人王恕第三人焦勝為編修七月命太常寺丞張顯宗署國子祭酒事因命克忠署司業事其見寵擢如此永樂二年

成祖臨軒策士傳臚明日進會試所選副榜士於廷親試之

上御右順門命侍講楊士奇金幼孜諭旨令就試者從容盡所蘊毋苟且取具命光祿給食中官夕給燭

遂親拔三人命進學翰林餘第為二等付吏部除學官其第一人則周翰也預修永樂大典七年除典籍云按宣德間副榜舉人得冠帶讀書大學蓋循此制也自是至正統後副榜始不復廷試矣楊士奇云宣德丁未以前有十五科前此南北士合試未有北士占首選者有之寔自丁未始王直云自洪武辛亥至正統丙辰為二十科蓋皆行韓克忠一榜數之也

鄉試

凡順天府應天府鄉試本府以考試官請與會試同蓋重畿甸以為天下先也按洪武庚戌京闈主考為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四

十

前御史中丞劉基治書御史秦裕伯同考為侍讀學士詹同弘文館學士睢稼起居汪樂韶鳳尚寶永魏潛國史宋濂辛亥京闈主考則兵部尚書吳琳國子司業宋濂也永樂癸未命侍講胡廣編修王達為應天府考試官賜宴于本府自是遂為例正統戊午侍講學士曾鶴齡主考順天府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為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百弊滌至公著不然雖無所私亦招外謗

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以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

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後皆懾服得士云景泰丙子
洗馬柯潛奉命主考應天府鄉試舟維淮陽有舉子
鬻私者暮夜投潛潛叱之彼固以請以所賂遺署前
潛怒命執付有司懲以法成化甲午左庶子黎淳主
考順天府鄉試有試卷竒甚後場不類疑有弊勾稽
墨卷果得謄錄生截卷狀移簾外按其事而取是卷
為解首則名士馬中錫也此三事皆可為應變之法
景泰庚午侍講學士劉鉉主考順天府及揭曉第一
人劉宣乃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鉉爭曰

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黷鉉丙子順天主考

殿閣詞林記

卷之五

十一

為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呂原少保兼大學士
陳循王文用事循子瑛文子倫入試俱不中二人論
奏儼原不公有旨令翰林科道覆考瑛倫文字遂
以為合格得特賜舉人儼等問罪還職禮科給事中
張寧劾奏循等罪狀乞黜罷不報

英宗復辟文被誅循謫戍瑛倫皆除名嘉靖十五年
八月順天請考官內閣以學士張壁主考臣道南初
自徽郡召還是月初六日陪祀西苑

上命著學士道南去考時吏部尚書汪鏐屬其二子
雲程雲卿二鼓造門餽金三千兩臣即令呼隔隣錦

衣陸堂遣校尉值之遲明乃去復薦提調府丞張漢
致意臣與侍讀張袞及同考等官焚香出題稍遲進
呈嚴密關節不通權臣具奏進題太慢張等敬遂擬
旨云考試以進題為重廖道南等受命主考緣何不
行慎重以致遲慢禮部從重叅看來說及臣辭宴
上曰道南召用未久准預鹿鳴宴於是汪銳上疏舉
劉三吾不取韓克忠被誅事臣以劉儼事對之乃已

試錄

凡鄉試錄舊制例進呈

祖宗時令翰林院儒臣評駁之後其制漸弛成化十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四

十一

四年天下鄉試錄多舛謬或犯

國諱少詹事兼侍讀黎淳摘奏數十條下禮部翰林
院議治考試提調官罪且申定格例行之至今按是
年山東刻文論語義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
涅而不淄最為紕繆遂逮舉人張天瑞治之以墨卷
不同乃止

程試

國朝鄉試諸錄會試進士登科錄具有成式蓋科舉
自兩京外鄉試付之藩臬以為未信也會試則以名
籍付禮部考試付翰林暨于親試則有殿最而無

黜陟蓋以為可信矣其所刻程文自鄉試以至于殿
試皆宜刻士子所作庶為傳信流弊之極至于制策
亦多代筆豈所以教之忠歟按洪武甲子鄉試乙丑
會試初為小錄以傳然惟列董事之官試士之題及
中選者之等第籍貫經籍而已其錄前後雖有序然
猶未錄士子之文以為程式也次科戊辰加刻程文
自後永為定式但此後五科其間命官列銜或多隨
時不一永樂以後其制始一定而不更易矣然永樂
中各省鄉試猶有儒士主考官同考者其序文亦
不拘篇數景泰中序文禁繻公考官正用實授教官

序為前後二篇以兩京為法也然兩京序文繻臣獨
與會試同云按初場例出四書義三道正統元年會
試出大學論語中庸而不及孟子成化元年順天府
鄉試出論語二道孟子一道而不及大學中庸其後
定大學中庸內量出一道論語孟子各出一道遂為
例二場洪武四年以射禮論為題其復止用經書
聖製書中成語三場策問先是惟以經史疑難及
國家之大者言之其後始有出於經史之外併及瑣
屑隱僻若序文則弘治五年順天鄉試猶具歲月後
皆不然也葉盛曰文衡之任亦難矣言語文學不足

以變士習服士心亦漫浪為之耳正德己未會試王
抑庵主考試第二名張穆兵馬策其原卷起語云兵
本以衛民非兵無以安夫民之生馬所以資兵也非
馬無以足夫兵之用會試錄云兵以衛民非兵無以
安生馬以資兵非馬無以足兵用兩句減去八字抑
庵筆也自是舉子以造語簡嚴典重為尚然抑庵又
稱永樂辛丑楊文貞公同會試又衡務先典實之作
以洗浮腐之弊喜魯鶴齡諸作多梓行之至今評程
文者以是科為最蓋洪武永樂間程文體皆渾厚不
特是科而已誠宜錄出以正文體而變士習至若登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四

五

科錄永樂甲申二甲刻所對策十餘篇其後革正德
三年二甲第一人三甲第一人俱刻策事出焦芳輩
非制也燕對錄曰正德六年四月十三日講畢復召
至煖閣叩頭畢

上手取會試錄一本付司禮監太監張永授臣東陽
等內有白紙票粘於紙上者三皆指摘所刻文字錯
誤處

上曰今欲別有施行俱念衙門體面恐不好看與先
生輩知之臣東陽出至煖閣留寘案上永令內臣送
至內閣是年大學士劉忠彥疏辭疾聞此事而去蓋

已有先入之說矣

武舉

凡武舉第三場考試官兵部請命如兩京鄉試之制正德三年始刻錄前後有序賜會武宴一如文試九年十二年亦如之惟十五年兵部尚書王瓊變其制止用第一道刻文三篇本院官二員併兵部公侯伯皆為考驗官今昭舊規出策二道論一道嘉靖十一年臣道南暨王用賓蒙

上命主考得周乾等六十員其末則今都督陸錦衣炳也是科眾號得人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四

十五

評文

洪武中

聖祖召詞臣評論詩法太子正字桂彥良每應制先衆而就嘗進曰治道具在六經典謨訓誥願留

聖意詩非所急也

上深然之自是恩遇隆洽稱曰老桂不名永樂七年仁宗東宮質善王汝玉每日於文華後殿道說賦詩之法一日顧楊士奇又曰古人善為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士奇對曰詩以言志明喜起之歌南薰之詩唐虞之君之志最為尚矣知漢高祖大風歌唐太

宗雪耻除兇之作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若武帝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萬世之鑑戒也

仁宗曰

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為士奇對曰帝王之學所重者不在詩

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及諸書註作詩特其餘事今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事可姑緩

仁宗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士奇對曰儒者鮮不作

詩然有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謂之俗儒人主尤當

殿閣詞林記

卷之五

六

致辨於此時

仁宗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文章正宗一曰

諭士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學者對

曰德秀是道學之儒所以志識端正所著大學行義

一書有益學者為君不可不知為臣不可不知君臣

不觀行義為治皆苟而已嘉靖五年五月日食臣道

南進洪範疏

今上命顧鼎臣講洪範大學士楊一清請講大學衍

義每月三八日輪日講官二員進講臣道南預焉初

講許敬宗姦邪章次講李林甫勸帝西幸章張孚敬

聞之怒又復講林甫賀野無遺賢章字敬怒不可解
語桂萼曰行當黜之毋使預講僚也類

聖明簡注每啓沃文華時必顧左右曰道南來否後
復進講楊國忠姦邪二章及元載結宦者李輔國以
自固盧杞忌張鑑出之鳳翔忌楊炎貶之崖州至李
逢吉則又結宦者王守澄字敬大怒十二年七月初
三日彗星見顧鼎臣輪講不到遂誣道南暨蔡昂不
行代講謫知徽湖

聖明洞鑒召復原秩其譖始不行云

正體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四

七

國初文體承元末之陋皆務奇博

聖祖思有以變之凡擢用詞臣務令渾厚醇正洪武
二年三月戊申

上謂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
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明白易知無深恠險僻
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
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
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
近即使過於相如揚榘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
取通道理明世務者毋事浮藻於戲大哉皇言乎萬

世之通訓也然近日文體或務追秦漢而失之險或
駕言韓歐而失之弱本院儒臣宜知所守然風靡者
多矣舉

聖謨以戒敕之最急務也

奏啓

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丁巳命翰林院編修檢討典籍
左春坊左司直郎正字贊讀考駁諸司奏啓以聞如
平允則署其御曰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某官某
例名書之永樂以後四方章疏經

御覽者內有難詞難字始令本院考究不復先期評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四

六

駁

記錄

學士宋濂嘗輯洪武政紀此日錄之始也自後學士

解縉有

大皇帝典洪武中事大學士楊士奇有

三朝聖諭錄紀永樂宣德時際遇召對諸事天順日

錄大學士李賢所著雖紀時政然旁及論建與所傳

聞彭時有可齋雜記專紀當時見用之事而本院故

事多書厥後尹直有睿齋瑣綴李東陽有燕對錄披

宋有時政房每遇

上召對即貼黃具寫付之雖勝國亦然若錄以傳信亦

聖政聿新之一助也

屏褒

先王之制一道德以同俗其有造言非聖者必刑無赦

聖祖崇重儒術以濂洛關閩為宗罔敢有悖焉者也永樂中鏡州士人朱季支獻所著書斥濂洛關閩之說

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學士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四

九

解縉侍讀胡廣侍講楊士奇侍側

上示以其書縉曰惑世誣民莫甚於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屏諸四裔士奇曰當盡燬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廣曰聞其人年已七十燬書示儆足矣

上曰謗先賢毀正道治之可拘常例耶遣行人押季支還鏡州會布政司及府州縣官與其鄉士人明諭其罪而笞以示罰悉索其所著書

殿閣詞林記卷之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五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經筵

英宗嗣位年九齡大學士楊士奇等始奏請開

經筵疏畧曰去年十月

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煖

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

謹之臣臣士奇對曰此國家第一事正惟其時伏望

皇上留心不幸

先帝上賓臣未敢遽言此事至重不敢久默茲遇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五

一

山陵畢早開經筵以進聖學因具合行事宜今當預

擇講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

體者數人以供其職乞預命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

推舉具名陳奏取自上裁又曰天子就學其事體與

皇太子親王不同乞先命禮部翰林院詳定講筵禮

儀陳奏又曰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皆

宜選揀行動端莊立心行己正當者使在左右如或

其人動舉輕佻語言褻慢立心行己不正者皆宜早

去之若不早去隨侍既久情意相洽不覺其非言聽

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正統元年二月勅曰朕祇

奉天命嗣承

祖宗大寶統御天下用主神人弗違夙夜永惟厥道必學乃明今以初九日十九日御經筵爾翰林春坊儒臣分直待講大道原出於天堯舜禹湯文武以隆政教而周公孔子闡明之我

祖宗世所師法以安天下卿等宜安心竭誠相與討論務歸至當毋隱而勿彰毋曲以徇好庶明於行以興治化以福蒼生罔忝天與

祖宗之命欽哉以太師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少傅工部尚書

殿閣詞林記

卷五

二

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禮部尚書兼學士楊溥同知經筵事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王直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英侍讀學士李時勉錢音禮侍講學士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鼎鼐經筵官遂為定制其後各部侍郎出自本院者得與焉然是時吏部郎中李茂弘已竊有謂君臣之情不通經筵徒為文具之嘆矣會典所載經筵初開儀注開用黜臣一人知經筵事內閣大學士或知同知經筵事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通政司大理寺卿及學士等官侍班翰林院春坊等官及國子祭酒二員進講翰林

春坊等官二員展書給事中御史各二員侍儀鴻臚寺錦衣衛堂上官各一員供事又鳴贊一員替禮序班四員舉案侯伯一人領將軍先期直殿內官於文華殿設御座及御案于殿內御座之東稍南設講案於御案之南稍東是日早司禮監官先陳所講四書經史各一冊置御案又各一冊置講案先四書東經西史先期輪講官撰四書經或史講章各一篇預置於冊內是日早

上御奉天門早朝畢退御文華殿陞御座將軍

侍衛如儀鴻臚寺官引知經筵及侍班講讀執事侍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五

三

儀等官於丹陛上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以次上殿依品級東西序立知經筵官序于侍班官上侍儀御史給事中各二員於殿內之南分東西北向立序班二員舉御案置御座前二員舉講案置御講之南正中鴻臚寺官替進講講官一員從東班出一員從西班出詣講案前稍南北向並立鴻臚寺官贊鞠躬拜叩頭興平身畢展書一員從東班出進詣御案前跪展四書畢起退立於御案之東稍南講

官一員進講詣案前立奏講某書講畢稍退展書官復詣御案前跪捲四書畢退就東班又展書官一

員從西班出進詣 御案前跪展經畢起退立于
御案之西稍南講官一員進至講案前立奏講某經
或某史畢少退仍並展書官復詣 御案前跪捧書
畢退就西班鴻臚寺替講官鞠躬拜叩頭興平身禮
畢各退就東西班序班二員舉講案退置原所鴻臚
寺官替禮畢 命賜宴鴻臚寺筆官及講官皆跪承
旨光祿寺官設宴于左順門宴畢叩頭出

月講

會典載月講常儀云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會講
先期司禮監官陳設書籍 御案如前儀至期侯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五

四

上御文華殿侍衛侍儀執事進講賜宴禮同但各宮
止行叩頭禮

孝宗時經筵雖隆冬盛暑不廢弘治十年四月二日
賞會講以享

太廟有旨改是月之三日至期遇雨又改四日蓋
聖學之勤不以事而廢如此嘉靖十年八月癸卯西
苑齋風亭落成

上御無逸殿命輔臣李時暉纂坐講暨日講官顧鼎
臣謝丕張潮臣道南分撰書無逸詩齋風講章進呈
畢設宴列坐于亭之兩旁

天顏澄霽

至喜宣暢蓋君臣同游之盛如此次日臣道南進講
文華殿首揭君子所其無逸章嗣後進講書經康誥
惟民康乂章召誥顧畏民暑章及孟子踐形章理義
悅心章被袵鼓琴章君子反經章每橫經竭忱
上臨黻座俯躬咨詢虛心聽納一日講官劉龍進孟
子至誠章

上批曰龍於至誠能動乃云爾者黃河清是至誠之
驗也未免近諛但其末云謙以履盈約以保泰此二
句却好又倫以訓進論語陽虜為士師章講章

嚴閣詞林記

卷十五

五

上批云以訓講哀矜勿喜云是慈悲憐憫夫慈悲二
字是釋氏之教也朕所傳者二帝三王之道所習者
孔孟之學也非釋氏之教也及魏校進書經講罪疑
惟輕章

上批云桂萼薦校善解經義朕昨觀其講章並未
有過人者且其前後率多諛詞難居近侍着吏部調南
京用

上之聖明知人如此直與堯舜同一道矣

日講

會典載日講官儀云凡日講止用講讀官內閣大學

士侍班不用侍衛侍儀執事等官侍班講讀等官入見行叩頭禮東西分立先讀四書次讀經或讀史每本讀十數遍直講官先講四書次講經或講史務在直說大義明白易曉講讀後侍書官侍

上習書畢各官叩頭退每三日一溫講將前所講書通講一遍若講官中有事故同列代講其直解則講畢補進嘉靖十二年五月內臣道南輪講論語高宗諒陰以下三章時汪鋹拜冢宰懇祈張孚敬改題以共有君薨聽於冢宰句也臣道南執不之改孚敬即上揭帖

殿閣詞林記

卷之五

六

上批云覽卿等奏朕悉已舊日講官徐縉講孟敬子撤去二節人之將死不講六死生人道之常何諱之有如卿等言則忠讜之論何由得聞還着道南照舊進講次曰臣道南講畢進說云臣按說命夢帝齊予及弼其代予言又云其惟不言言乃雍即是以觀古之人君心純乎忠故攝政而不嫌于代言然必有高宗之聖心純乎忠故攝政而不嫌于代言然必有高宗之聖而後可以用傳說之言必有傳說之賢而後可以輔高宗之德不然則莽操懿溫之流又將以冢宰藉口于千萬世矣時孚敬聞之大怒出謂鋹曰講官欲中

之傷又明日進講大學衍義許敬宗立武昭儀章及李林甫嫉李邕章楊國忠比李輔國章元載陷顏真卿章盧杞嫉張鑑章李逢吉結王守澄章江充害戾太子章李敬積憾至十三年七月初三日慧星見輪顧鼎臣席春進講鼎臣未到乎敬遂叅臣道南及蔡昂不行代講乃謫道南于徽正欲斃反噬也聖明軫念旋即賜環而姦黨無所容其欺矣

咨講

國初己亥年正月

聖祖克婺州置分中書省詔諸名儒會食省中曰令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五

七

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此論道講學之始也吳元手初創設博士廳令博士許存仁等日講尚書等書及有天下令文學侍從之臣每於

御前講說經史無定日亦無定所尋設華蓋文華武英等殿說書以儒士沈德輩為之其後惟本院及殿閣大學士專其事罷諸殿說書官然

聖學緝熙甚力每進講必反覆討論以求義理之極致講畢必議及政事以為常洪武三年二月

上御東閣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等進講大學傳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覆言之

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父母人心既歸則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十六年八月

上御謹身殿東閣大學士吳況等進講周書罔有立政用儉人

上曰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魚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況曰書云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

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畜毒藥不急去之必為身

殿閣詞林記

卷十五

八

患有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但喜其順適已意任其所為而不問譬如犬馬傷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十八年九月

上御華蓋殿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闡明之失善對曰誠

如

聖諭大學士李賢天順日錄有曰

高廟看畫議論英發矣儒臣進講必有辯說因講夷
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辯曰夷狄禽獸也無仁
義禮智之道孔子之意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
禮義勝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
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辯曰攻
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
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為專治而欲
精之為害已甚豈不謬哉如此辯者甚多漢唐以來
人君能事詩書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見有

聖賢高邁所以不襲故常而發前賢所未發也宣德

殿閣詞林記

卷之五

九

二年三月己酉

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進講孟子離婁章

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
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講臣對曰太
公以救民為心伯夷以君臣為重

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為天
下生民也三年二月癸酉進講舜典

上曰觀二典三謨則知萬世君臣為治之道不出乎
此曆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天道以明治水土
奠高山大川分別九州任土作貢地道以成克明峻

德以至協和萬邦人道以建九官十二牧所掌禮樂刑政及養民之道後世建官繁簡雖不同大要不出乎此當時君臣都俞吁咈更相告戒用圖治功氣象藹然何後世之不能及也講官對曰明良相逢故治化之感如此

上曰天生聖人為後世法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使人知有堯舜所謂萬世帝王之師也十月庚寅儒臣進講春秋

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日以隳廢亂臣賊子接跡而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為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勸齊梁之君何也對曰孔子之時天下猶知宗周孟子之時不復知有周矣

上曰聖賢之心寔為天下生民計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解生民之塗炭遂賜講官命左右送菓茗四年四月甲申

上御便殿與儒臣論史問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武帝玄宗

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晚年能徵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恣慾踈忠任邪遂致禍亂竄

身失國武帝猶為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愍心生則暗武帝以田千秋為賢玄宗以李林甫為賢此治亂所由異也

今上初命顧鼎臣講洪範及臣道南講無逸章御製詩賜講官曰自昔聖哲務民義其所重者惟曰農文武興周繼二代功有攸自慶有鍾后稷實始肇王業公劉稼穡追遺蹤男親耕耨謹東作婦勤蠶織以禦冬對時舉事罔敢忽率以儉約守以恭百年積業應眷命天人允協雲風從周公拳拳輔王室成王踐阼何雍容沃心申告端化本細大必舉不厭重乃

殿閣詞材記

卷之十五

十一

知為君貴法祖敬以逢吉念必凶書聖無逸詩七月王者當服之心宵聖賢之言豈欺我躬行庶見臻時雍

呈講

凡講官侍讀書日在左右或進讀必諦聽

高皇帝嘗御華蓋殿文淵閣學士朱善進讀心箴畢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枝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為情慾所蔽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耳永

樂二年八月學士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之至再諭縉等曰人君誠不可有此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慾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為切要也楊士奇等先於六月亦進呈文華殿大學講義

上覽畢稱善因曰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一章一部大學皆具士奇對曰誠如

聖諭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凡修諸躬施於家國天下者皆大學之理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五

十一

上曰孟子道性善必舉堯舜爾等於講說道理處必舉前古為證庶幾明白易入又曰帝王之學貴切已實用講說之際一切浮泛無益之語勿用蓋留神融會必妙悟至理而後已成化初洗馬楊守陳進講武成篇曰魯論稱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然後世人主有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召閭樂之禍有高拱無為惟寵嬖豔者啓祿山之亂何也堯舜之所以無為者由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王之所以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嘗憂勞以有為乃能佚樂

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利其蓄樂其所以亡者耳惟

陛下留意時左右聽者悚然守陳直善於啓迪者矣孝宗時嘗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議事因謂曰昨日令李榮來說曰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健進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字不是

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遷曰

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

今上御講筵虛心聽納一日問顧鼎臣曰堯典舜典是何人撰述對曰史臣所撰曰當時唐虞兩朝只數百言說盡何其簡要後世若宋史何其浩繁也即命史臣刪述

入直

洪武中令儒臣更番入禁中每日用一員進講侍直誤者論罪大學士吳沉嘗坐進講遲誤被劾永樂以

後多渥典自設經筵後講官不復入直惟令本院及坊局官相輪侍班久之選為展書官又自展書乃得克月講官若日講則用年資深而品秩尊者正統中修撰商輅侍班

上廉知其名諭學士曹鼐等曰商輅着展書宜選一人與輅為對初選修撰王玉弗稱旨再選編修陳文乃俞允未逾月復諭鼐曰商輅陳文着講書蓋自後鮮出新擢云

趨召

聖祖時凡觀經史中有句讀字義未明者必召翰林殿閣詞林卷之十五 古 儒臣質之雖有知書內侍能文宮人不得近蓋不特紬繹義理而已洪武末侍講方希直有詩云風暖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欄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即其事也

成祖寶訓云

上親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永樂以後蓋莫不然

今上召巨道南于徽州至都城通惠河廠中已奏聞御劄曰 聖母近違和今臻安吉請 皇伯母宮謝視疾擬明日吉慈躬出宮朕惟親安其子之懽慶當

何如擬奉壽安宴以彌壽承懽鄉等及言鼎臣道南各撰致語二篇來用遂召至平莖賞以金綺

陳說

祖宗時講官於講書後得言時政闕失及陳論所見洪武中大學士吳沉進講畢進去邪勿疑之說因曰小人懷奸甚似忠信不可不察

上曰然

憲宗在東駕覽學士劉瑄周官無逸篇文士懷保惠鮮章遂及時事數十

天顏豫悅深有契於心未幾嗣大位即却貢獻減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五

五

財賦罷諸道鎮守官皆昔所論也弘治侍講學士李東陽大旱應詔言事摘經筵所講孟子中要論切於治道者析為數條極論其理而時政得失以類附焉上嘉納之雖非面陳然均之為啓沃之義

恩賚

正統初經筵始開賜宴于禮部知經筵官賞白金八十兩寶鈔四千貫文綺四表裏同知經筵及講官賞白金五十兩寶鈔二千貫文綺四表裏侍班官賞白金三十兩寶鈔三千貫文綺二表裏餘皆賞寶鈔有差具本稱謝有曰萬機有暇恒親御於經筵多聞是

求肆詳延於儒雅臣等荷絲綸之鈐勵繼宴賜之便
蕃於緝熙殫厥心允協周成之德念始終典于學敬
陳商說之篇已而講官各賜廂金玳瑁香帶大紅織
金紗羅襲衣冠履皆具天順八年八月

憲宗御經筵講官學士柯潛等賜白金三十兩寶鈔
三千貫文綺二表裏而庶子兼侍講徐溥侍讀倪岳
編修彭華等與焉成化四年十二月賜經筵儒臣七
人襲衣冠履時柯潛已聞父喪

上命即其家賜之十二年大學士商輅等題奏言太
常寺卿兼侍讀劉瑛日講經筵進講經史其勞與少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五

六

詹事兼侍讀學士柯潛卒泰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
皇太子御左春坊進講大學首章退宴文華門十二

日

上御經筵進講中庸二十章退宴左順門寵錫綢疊
前此所未有也

孝宗時尤重經筵學士程敏政記其事云弘治元年
三月十二日初開經筵賜宴及白金寶鑑十三日文
華後殿早進讀尚書孟子及午進讀大學衍義以為
常講畢賜茶

上皆呼先生而不名四月二十八日以後屢賜桃杏

郁李蓮房鮮筍青梅枇杷楊梅雪梨鮮藕五月二十九日以後屢賜敏政等具表禰謝且記之以詩有曰黃封盡帶乾清字朱實平分上苑香七月二十日

文華殿後講

上顧中官賜講臣冠帶鞞袍敏政預賜織金雲馬緋袍一副金帶一及烏紗帽皂鞞面謝訖

上顧謂曰先生辛苦咸對曰此皆職分當為頓首而退有詩記之云日映罨魚曉殿清湛恩稠疊

駕親臨侵衣紅濯天機錦束帶黃分內帑金久辛清班容宦履漸軟華髮點朝簪經生職分尋常事消得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五

十七

君王念苦辛時

上最重儒臣學士張元禎短小每進講

上俯几聽之嘉靖五年正月

上召大學士楊一清費銑石璠及編修孫承恩臣道

南暨張治王用賓等至

文華殿

諭曰大典未備特命卿等纂修以垂後世各賚白金文綺有差嗣是每遇

經筵日講召講官顧鼎臣謝丕及臣道南蔡昂賜賚無筭臣道南悉記以詩賜枇杷菓詩云炎日殊珍出

尚方賜來猶染御園香珠丸雲篚承優渥玉液霞釀
敢自嘗賦擬上林風韻別貢緣南國露華芳翠籠函
賜同袍士蕙圃蘭臯倍寵光賜鮓魚詩云暑雨經旬
濕不開雪鱗水艦自南來御庖珍饌傳中使講幄金
盤出上裁薦鮓未湏歌寢廟釣鼈何必羨蓬萊素餐
忝竊慚無補魚藻空懷絕代才賜鮮筍詩云端居玉
署槐陰細拜賜金門竹筍新仙苑青霄分鳳族御題
彤管泱龍鱗娟娟秀色猶含雨嫋嫋柔芳尚帶春却
憶瀟湘千畝地野人持贈未為珍賜鮮藕詩云承明
供奉羅珍饌中使仍傳賜藕鮮捧出椀垣三錫寵薦
云南郊裡薦勞

明主上界仙班重講臣寶帶頒從三接畫玉堂先領
一陽春光逾照乘連城僧寵倍通天絕域珍揣分敢
云稽古力立朝端委報君身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六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顧問

待從文學之臣論思獻納自漢已然至唐始設翰林以言語文字備顧問因有天子私人與內相之目而待制輪對有非諸司所敢望者

國初儒臣雖布衣皆得備顧問及置本院凡

上御奉天華蓋謹身文華武英諸殿文淵閣東閣東西黃閣文樓武樓奉天左順右順中右思善等門并出入禁籞無不從游又定為入直即唐之待制也奏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事即宋之輪對也

宣宗嘗謂侍臣曰君臣一體猶元首之有股肱故於儒臣每燕見必從容咨訪使盡其意此所以上下交而德業成也正統以後入直奏事之制既廢凡有宣召獲承顧問咸歆豔以為榮嘗觀洪武中

太祖嘗祀方丘患心不寧以問學士宋濂濂對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上深然之夫以逆耳之言能格心如濂真以道事君者也然濂每有陳對絕不以語人署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視身慎幾事之密

若濂者誠可為備顧問之法永樂時內閣七人惟楊榮金幼孜黃淮楊士奇當顧問時從容詳慎亦濂之亞云

責難

聖祖立國使人人得以盡言倚毗近侍尤切洪武二十九年十一月以修撰張信為侍讀編修戴德彝為侍講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永樂三年四月

殿閣詞林記

卷十六

二

成祖御奉天門視朝罷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或有失中者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翰林學士解縉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為者強於已敢言者強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又嘗謂諸近臣曰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叢脞

者爾等但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未嘗為忤直諫爾等慎勿有所顧避

將順

聖祖欲省刑學士詹同承顧問頓首賀曰

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慶也因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上深然之又嘗當春月欲行刑以為疑問於左司直郎汪仲魯頓首涕泣曰此天地之仁也請即免行刑上允所奏邨戾王之葬也左右請以汪妃殉

英廟不忍以問大學士徐有貞李賢賢言景泰初汪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六

三

后即不得志况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為宜厚遇之上憮然以為是又思建庶人幽大內久欲赦之左右多以為不可召問賢賢曰

陛下此一念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之居鳳陽聽出入自便

上厭左右招權納賄與賢言之賢謂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惟自攬取則彼之勢自消

上曰然無此相礙何事不順吾五更二點起拜

祖宗卑即出視朝循此舊規不敢有悞退朝至文華

殿或有政事訪問大臣商確復首章奏賢曰自古賢君修德勤政莫不皆然願

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為堯舜之君矣

上一日又曰中官蔣冕嘗効勞其實譭亂朕初復位即於 太后前言曰 皇后無子當換朕即斥之及東宮既立冕復曰其毋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以此遠絕之賢曰讒說珍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絕之最是賢之善於將順此類也故當時奏對無不當上心者成化十一年十一月 詔復成化王位號初下群臣議又遣太監懷恩等至內閣問大學士商榷殿閣詞林記

卷之六

四

萬安等輅力陳所以當復之故言甚剴切左右皆泣輅亦泣

上聞之感動疏入即允輅舉手加額曰

皇上此舉堯舜之盛德也遂上

景皇帝尊謚云

調停

成祖巡狩漢庶人高煦窺伺儲貳

上不能無疑永樂九年三月翰林諸臣奏事右順門特召楊士奇問曰汝輔監國久東宮所行果如何對曰孝敬

上曰試言其事對曰凡事

宗廟違豆之類皆親閱自

車駕北征恒切懷憂不遑寧唐日中曷始食及勅使

至始釋然寬慰

上曰聞輔臣中獨爾能持直道不見忤否對曰臣性

愚戇但見容納且

殿下天資甚高非衆人所能及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悔而速改之且用心以愛人為本將來不

負

陛下付託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五

上甚喜命尚膳賜酒饌十四年

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及還以問士竒曰汝與蹇

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問義不肯言汝盍言之

如朕未知汝輩慮有離間之罪朕既知矣汝何慮對

曰漢王始受冊封國雲南不肯行政青州又堅不行

今

朝廷將徙都彼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

陛下善處之乃 詔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

去北京甚邇即其作僞可朝發而夕擒也宣德元年

高煦果反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部惟尚書陳山迎駕山見

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

上召楊榮蹇義夏原吉楊士奇謀之有以為可者

上令士奇草勅士奇執不從遂還京一日問士奇曰言者論趙王日益多柰何士奇請遣駙馬廣平侯袁容齋爾書往開諭之

上從其請王喜即獻護衛且上表謝而言者頓息自是

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山踰數月召士奇至南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六

齋宮諭之曰吾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毋以見忤為嫌遂賜白金寶楮文綺若士奇者可謂善調護

朝廷骨肉之間者矣景泰中易儲一事當國者有靦顏焉

論薦

聖祖嘗問及廷臣臧否宋濂惟舉薦名士稱其善者不置問否者為誰對曰善者與臣為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自是每用人多命本院宮舉而用之宣德三年六月召楊榮楊士奇謂曰

祖宗時朝臣無貪者

宣宗因問其甚者榮以都御史劉觀對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諸寮皆效之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誰可使掌憲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庶公有威榮曰佐亦嘗為京兆尹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命賜茶而退數日擢佐右都御史乃治觀罪及士奇寢疾

英宗遣內官詢人才舉檢討李紹等五人以對皆至大用天順中李賢在內閣獎進庶士首舉耿九疇為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七

都御史軒輊為刑部尚書年富為戶部尚書九疇為權臣所排輒不得志去賢屢言于

上還之禮部缺侍郎有求近習薦陞者

上問賢賢曰不知其人臣所知者學士李紹可任因言士風不振多夤緣求進如用紹請於黼座召吏部面命之庶幾士類知警

上從之命下之曰傾朝懽然初石亨以文臣總軍務于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無何邊徼騷然

上悟其非命賢舉可任巡撫者賢以都御史李秉芮劉白圭王宇陳昱薦後松潘寇發薦都督許貴往平

靖之成化中編修陳音抗疏言異端日熾宜召還尚書李秉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評事章懋給事中王徽舉人陳獻章置之臺諫革去法王佛子真人位號禁創寺觀則正人不敢妄息矣不報景泰末學士商輅薦司直郎林聰復職後聰忤宰執欲加重辟輅力辯之

憲宗朝聰遂拜南京禮部右侍郎姚夔考滿至京輅又薦留後夔荐歷吏禮二部尚書亦輅汲引之故也

申揀

洪武初朝臣又上疏萬餘言者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七

太祖厭其迂衍欲罪之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朝廷耳奚可深罪乎

上乃覽疏有足承者召阿意者罵曰若向非濂言幾不悞罪言者邪洪熙初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有言其賣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

仁宗免其朝叅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言事者少

仁宗諭士奇曰自免弋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書勅引過命謙如舊朝叅令百官言事

毋以謙為戒景泰五年十月給事中有忤執政者大學士高穀請從輕典卒得左遷七年順天府鄉試太常卿劉儼為考官時大學士陳循之子英王文之子倫入試不中二人交章奏儼欲寘于法穀時病強起預考考畢入言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况又不安於命欲播考官可乎由是儼得釋旨中下以英倫為特賜舉人穀由此與二人不合屢求退然天順中彭時在內閣

繼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九

使明達用事忌賢陰中傷之

上怒曰賢且得罪但當專用彭時中貴以語時時矍然曰何遽至此因為力使其誣得釋一日欽天監湯序言變異

上以問修撰岳正正曰奸臣未有聞於朝者若求之人人自危耳序術疏淺不足信事遂寢弘治中武崗知州劉遜為岷府奏訐被逮科道奏乞寬貸

上怒俱下之獄大學士劉健等言遜情輕謹重言官為國盡忠槩以為罪後有大利害誰可言者

上乃釋之正德二年尚寶卿崔暉御史姚祥張彥圭

事張偉給事中安奎咸被繫時劉瑾用事欲俱令枷
號大學士李東陽俱申採寬釋一日早朝有文書一
卷投於丹墀錄瑾過惡

上命瑾等詰問無肯承者遂執朝官三百餘人送詔
獄東陽奏此事必陰謀所為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
能知之乃盡得釋

匡弼

凡被顧問必關於國家大體而後言之永樂五年冬
廣東布政徐竒入覲載嶺南藤篋將以餽廷臣

上閱視無楊士竒名乃獨召之問故士竒曰竒自都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十

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
不預者以當時病未有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
且然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甚當無他

上意解即付中官單目令燬之一無所問洪熙元年
四月有旨故東宮官鄒濟徐善述王汝玉皆贈官
賜謚令建祠於墓四時賜祭士竒進曰禮貴得中

朝廷惟

宗廟以四時享雖社稷孔子亦皆春秋二祀濟等雖
有勞祀之乃與宗廟等可乎

上曰吾過矣遽召禮部改春秋祭景泰元年八月

英廟車駕自北狩還方議奉迎禮衆疑未定千戶龔
遂榮寓書於大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穀即袖其
書以進且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已而
朝廷以遂榮非分下錦衣獄會

車駕至百官郊迎穀復上章以伸前議聞者黷之而
遂榮亦釋後

英廟居南宮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 景帝欲窮治
之學士商輅請止罪忠一人以全大體

上從之天順初錦衣衛邏得一僧至妻以女獄具當
坐反及太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邏者內閣修撰岳正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六

七

言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活其數十數人邏者准
應捕律而已時忠國公石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
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朝政者獨不及亨緝捕甚急舉
朝惶駭亨勸

上出榜募能捕告賞以三品職

上令內閣撰榜格岳正與呂原見

上曰為政自有體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

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
之木秦始皇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

聞卒至亡國

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為法秦為戒縱欲窮法
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
齟齬不如勿究吉祥從旁請究甚力

上曰正言是也成化初太監劉永成死有軍功欲封
為伯大學士彭時力爭之或曰自古有封侯王者時
曰此盛世事耶

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十二年七月建王
皇閣於宮北別創禮儀樂章將有事馬學士商輅論
毀之十三年四月太監汪直創西殿立殿內外官卧
不帖席輅與同寅疏其十罪以聞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六

三

上即命革罷

納言

成祖嘗與學士解縉論群臣御書塞義等十人名命
各疏于下縉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
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
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於李
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
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
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
方賓曰簿書之才馴儉之心既奏

上以授東宮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問尹昌隆玉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示楊士奇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定見也

宣宗為皇太孫時官僚左庶子陳山邪佞得寵同列戴綸林長懋以直諫為山所讒害

上即位始知之宣德四年十月一日朝罷楊士奇侍上於左順門遙望見山

上曰汝試言山為人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從日久其人寡學多欲而昧於大體非君子也

上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日有干求不厭當不令溷內閣也蓋

上初臨御以山及張瑛東宮舊臣俱陞內閣視事至是事浸聞於內有旨調瑛南京禮部山專教內豎俱罷內閣之任天順初內閣修撰岳正間為

上極言曹石勢太盛慮有變宜早為節制

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徑造亨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王遂被斥竄及二人誅

上召李賢謂曰向者岳正固言之他日又思正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因召還焉

武宗時逆瑾用事竄熾甚大學士劉健等率諸臣伏闕請誅之焦芳陰為瑾地言者遂沮而健與謝遷輩皆引去於此見君子勝小人之難也當其事者必先事豫防而後可

計慮

成祖一日晚出右順門召內閣諸臣楊榮一人在出江西三司奏章示之言吾安鄉民嘯聚者遣行人許子謨齎勅撫諭又遣都督韓觀率兵隨之如撫諭不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十四

下即加兵及是奏至

上曰非觀至不下其降勅褒觀榮讀訖奏曰計發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褒也從之後詢之果然榮自是益見重虜酋阿魯台既納款欲收文直土蕃諸部聽其約束請朝廷刻制詞于金錠集諸部長磨酒飲之以盟

上以問翰林諸臣黃淮對曰胡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為心則力易制若併為一則力大難制矣此舉實其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崗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

地所見惟目前耳天順初石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內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穢斬首無算岳正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于何所其人驚伏成化四年平涼土達滿四友官軍連失利遣都御史項忠往撫捕之大學士彭時商輅料其必成功而朝議洶洶咸欲再遣將出師時等執不可或以危語動之時等不為動未幾獻俘至上喜甚各賜俘奴一人

箚詩壇

洪武十七年侍講李紳論武事重在任將

慶閣詞林記

卷之六

五

上曰任將固重必用之專信之篤而後成功齊用穰苴魏用樂羊可謂專且篤矣故皆有功若唐用魚朝恩吐突承瓘為監軍使諸將掣肘故敗事也永樂五年諭德楊榮奉命往甘肅察視守備還奏稱 旨七年春甘肅總兵何福奏降虜脫脫不花等率部來歸命榮往同福議處遂奉命持節往亦集乃之地事平封福為寧遠侯十年冬甘肅守帥西寧侯宋琥奏反寇老的罕逃居赤斤蒙古衛將為邊患時豐城侯李彬鎮陝西遂救彬率師勦之且命榮往與計度十二月還奏餉道險阻馭寒人疲馬瘠不可行且小醜不

是煩王師遂救彬旋師二十一年秋榮復扈從西征
駐驛萬全一切軍務悉付榮掌之寧陽侯陳懋奏虜
主也先土千來歸命榮徙議二十二年復從北征中
道軍餉不繼

上聞之命榮與金幼孜總計其數遂如所言遣使諭
虜釋其不臣之罪宣德二年十月交趾黎利遣人進
前安南陳王三世嫡孫高表乞立為陳氏後

上密以示英國公張輔輔請發兵討之輔退乃召尚
書蹇義夏原吉謂曰何以處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
無名徒示弱耳二人退召楊榮楊士奇出表示之且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六

六

諭以三人所對曰今日與爾兩人決之榮曰永樂中
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發兵之
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與之可旋禍為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永
樂初訪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數十年來兵民困於
交趾之役極矣體

祖宗之初心以保其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朱厓前史為榮何謂
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聖心數追憾此事臣願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
令尚膳賜酒饌明旦罷朝出高表示文武群臣皆曰
從之便遂赦交趾命群臣舉奉使者明旦蹇義欲易
以伏安衆莫敢異之士奇私謂夏原吉曰此無籍小
人用之必辱

朝廷公當榻前力爭已而有旨召衆皆入蹇遂奏用
伏安

上顧問夏原吉對曰不可用遣之必辱國遂不用

英宗北狩 景帝即大位有倡議南遷者中外洶洶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十七

大學士陳循高穀侍商輅等上言

聖駕一移大勢去矣乃出榜曉諭人心稍安無何虜

大舉逼京城衆論戰守不一循等皆言兵敗之餘宜

固守且賊乘勝遠來勢必難久可伏兵踞路擊之時

京師戒嚴內閣諸臣運謀設策之昏乃出至忘寢食

以諭諸將獎其忠義之心曰令操練軍馬整飾器械

以備戰守遣官分投安輯畿內降夷以防不虞嚴督

邊關固守要害然虜攻益急總兵官石亨折弓厲聲

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支矣循等上疏請勅宣府遼

東令總兵官楊洪曹義各選勁騎以進與京軍夾擊

又為張榜虜營有能擒斬也先者寧壽厚賞復寫書作喜寧與司禮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蓋喜寧以胡種為內侍與虜通謀者勅下偶為虜也先邏卒所獲未幾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虜聞一夕遁去京師遂奠天順中兩廣用兵編修丘濬條用兵事宜內閣具本繳進行之弘治十七年六月北虜小王子遣使求貢甚急大同守臣以聞或報虜有異謀內閣具揭帖乞會官詳審

上朝退召劉健李東陽至煖閣

上曰各遣糧草須與劉大夏說用心整理健奏曰京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六

營官軍亦須整點聽征

上曰然東陽對曰

聖諭將官當用謀畧與經戰陣者但京軍有名無實初設團營時有十二萬今消耗過半古人云足食足兵今食不足兵亦不足臣等每思及此寢食不安

上曰軍士須管軍官撫卹不可剝削東陽對曰誠如聖諭七月初四日復召至煖閣

上袖出大同鎮巡官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掘墩殺軍上曰邊軍皆我赤子彼被殺者若何可言朕當與作主京軍已選聽征二萬須再選一萬整理齊備定矣

領軍名目即啓行健等對曰

皇上重念赤子一言誠

宗社之福京軍未宜輕動遷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
居重馭輕亦須內顧豕當

上猶未釋東陽曰近日北虜與朵顏交通潮河川古
北口甚為可慮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
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為切近誠宜先慮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免致
臨期失措皆對曰

聖慮甚當退擬通選京軍三萬令兵部推委領軍官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六

九

臨期酌量地方事勢具奏定奪後三日召劉大夏面
議出師之意大夏力言京軍不可輕出大意與內閣
同師乃不出已而沿邊將帥殺虜次第擬報而虜謀
亦沮

條疏

永樂二十年三殿災金幼孜楊榮等陳便宜十數事
皆見施行他官建言如蕭儀輩多獲罪死侍讀李時
勉自刑曹入院即慨然論天下事被繫兩歲洪熙初
復抗言極諫被撲不死改交趾道御史又三上章下
詔獄不死蓋未始有申拯之者修撰羅汝敬亦言時

政十五事降雲南道御史蕭時中言致災八事侍講謝璉上治安十五事皆留中正統八年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真言王振專恣侍講劉球上疏謂權不可下移振怒適修撰董璘求為太常卿下獄而球所言有謂太常卿必得儒者馬順迎合振意誣球與璘朋姦亦下獄死馬學士劉定之因京師大水十事皆不行景泰初

英廟至自沙漠檢討邢讓言事坐是不通顯時方春久旱災異迭見學士周敘建言大臣之罪固不可辭臺諫之臣緘默無補各處鎮守中官病民尤重皆致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二十

災之由也會叙考績至京師仍命留院辦事周洪謨始授官遂上疏條陳十二事凡有所見即封章具聞憲宗初即位編修張元禎勸行三年喪又上疏言治道大本大原曰講學定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與時宰議不合乞歸家居二十餘年修撰羅倫編修章懋黃孔昭檢討莊景相繼言事皆遠貶

茲懿皇太后之喪修撰羅璟上疏言宜合塋 裕陵又與諸學士合章以請其後亦左遷南京員外郎

出使

宣宗初元大學士金幼孜奉命持節冊封安化真寧

二王妃歷河南北關東西之境所過兵民休戚既還
具疏奏聞景泰五年南京災

上念

祖宗陵寢所在命大學士高穀往祭事竣錄被災者
千餘家悉發廩賑之奏聞繙旨弘治十七年閏四月
闕里災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五月
事竣還朝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詔查議行之

効諍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

上謂庶吉士解縉曰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三

當知無不言縉於是上封事萬言皆人所難者

上嘉獎之景泰初虜入寇庶吉士劉清上封事多見
採錄清由是知名累擢兵部侍郎成化二十三年十
月庶吉士鄒智因災異上疏畧曰星變見於朝廷蓋
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其原當先於
內閣萬安恃權怙寵殊不厭足劉吉附上罔下漫無
可否尹直挾詐懷奸恬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王
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彭
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然君子之
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者豈無自哉大抵中貴

有以陰主之也自古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決於此曹之盛衰也願

陛下以

太祖為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
疏上謫石城吏自卒成化四年六月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憲廟嫡母也 詔大臣議葬衆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謂同朝曰梓宮當合葬 裕陵主附廟此一
定體無可議者即與禮部尚書姚夔定議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文宗合葬劉后故事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五

上猶重遣母后之意未允時率群臣伏文華殿以請號哭不起

上聞之使中官宣讀中官退翰林中有一呵中官使還者衆官皆曰死不敢奉 詔且不得命不敢退時學士高輅劉定之進曰人心如此實天理所在望朝廷俯從於是中官入奏

上感動

母后亦悟即傳諭群臣卿等昨者會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但

聖方疑事有相妨未即俞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

禮所幸

聖慈開諭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衆聞命咸呼萬歲而退正德中伏闕請誅逆瑾及跪門號泣諫止南巡尚書王恕等俱各上疏載在國史

旌直

大學士楊士奇輩在三朝言聽諫行每被旌賞初永樂中御史李祥舒仲成奉

勅理木植稅課之弊王汝玉預焉汝玉

上監國時所愛者嘗有旨命祥等削其人勿奏二人力言不可萬一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五

聖上有聞得罪及重既忤意遂已犯者後皆苟免

上嗣位尚書蹇義因奏仲成他事

上曰是嘗為御史臺得南京木植稅課乎對曰然曰李祥安在對曰丁憂去矣時仲成已陞湖廣憲副即命都察院捕治仲成士奇聞之進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以來皆已有之今又追理前事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待詔衛綰穰有病不赴即位進用縮前史躋之

上覽之喜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賜米

及鈔幣及面諭之曰有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宣德六年七月時

上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過士竒家前報者言范太監來士竒倉皇出迎

上已入門立月中士竒俯伏悚懼言

陛下奈何以

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

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竟顧謂士竒曰此居且故當為汝葺理士竒叩頭懇辭曰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孟

陛下宮殿未建臣必不敢當

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自此慎出事出不測當慮也

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士竒

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

至尊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士竒今天下平靖

上時一微行何足過慮堯不微行乎士竒對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未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衛獲至二盜蓋盜

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

車駕之王泉寺挾弓矢伏道邊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盜群以其謀告之遂為所獲上既誅二盜嘆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太監范弘賜白金文綺士奇明旦入對

上曰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他如楊溥密疏獲賞之類不可具舉自是以來蹇諤之風漸少而言之亦未必不干怒也惟弘治五年四月大學士丘濬奏疏萬餘言大槩謂

上改元之初歲在戊申與

嚴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五

太祖洪武初元同符今天災迭見宜釐革庶政盡復太祖舊規以應天意因擬為二十二條歷指奇衰之逢迎者開諭而力辯之使不至售其奸

上覽奏甚悅批答以為切中時弊行之自此聖心嚮用恒加賞賚然濬時年已老矣其後

上日英明頗遠近習而信聽內閣亦濬有以啟之也武宗時逆瑾柄國雖大臣言出禍從大學士劉健等極言時弊以為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訖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倣成風非徒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能幹

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奏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人之私恩懷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遺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尋又奏言政令十失言甚剴切瑾怒遂皆謝去嘉靖六年五月朔日食臣道南上九事上褒荅曰這所言朕已省覽七年十二月望長庚氣如匹布起坤指乾臣復上四事

上褒荅曰覽奏事關朕躬的知道了其餘該門看了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十六

來說八年八月望臣復上六事是歲十月朔日食臣復上五事俱荷明旨允行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六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七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秘書

按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漢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藏之於外府又有御史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後漢圖書在東觀置秘書監又有鴻都等處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宋建昭文史館集賢院置大學士直學士修撰等官以掌之又有秘書省崇文館其重如此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七

一

聖祖初定天下即遣使求遺書

國初四庫之書多藏文華堂堂在禁中抵奉天門不百武車駕嘗幸臨之洪武三年三月庚子置秘書監秩正六品先除監丞一員直長二員十三年七月癸巳以內府書籍已有本院典籍掌之於是罷秘書監典籍張敏行者掌書籍中使傳宣索書即啓鑰以上歲時得燕見

聖祖籍古右文其勤如此蓋罷掌書之官併其任於

翰林寔自我朝始今內閣史館凡

御製宸翰

列聖寶訓實錄及玉牒副本經史子集類書之屬皆在焉永樂四年四月

成祖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或召翰林儒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籍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籍尚多闕

上曰士人家稍有餘皆欲積書況於朝廷可闕乎遂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典籍者四出搜求遺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又顧縉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

嚴閣詞林記

卷之十七

二

也十六年遣修撰陳循往南京起取本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餘悉封識收貯蓋兩京皆有儲書也十九年四月庚子夜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火火勢猛烈而奉天門東廡切近秘閣學士楊榮奮身直入麾武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并積歲制勅文章昇致東華門金水橋次明日上召訥之曰昨夜火發在目前者幾人卿能收拾圖籍不避艱危可謂難矣因褒賞之十時書籍淆亂無紀典籍周翰理淆葺亂逾二載而後復舊今館閣書目蓋永樂間所定也自正統以前凡官本院者每朝

退即入閣中檢所未見書蓋館閣無政事以討論考
校為業故得縱觀中秘而受命進學者亦與焉景泰
時編修周洪謨輩猶然其後始為內閣所局鑰弘治
五年五月大學士丘濬請訪求遺書焉上疏有云今
內閣儲書有冊書目有簿皆可查考乞 勅內閣量
委學士并講讀以下官督同典籍與吏典班匠人等
將書目較讐有無全欠分為經史子集四類及雜書
類書二類開具奏報仍刻考較年月委官名銜識於
卷末立案存照又勅兩京內外大臣會同南京禮部
本院官查盤永樂中原留南京內府書籍有無全欠
兩監藏之以備遺失夫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七

三

且數奏知於凡兩京書籍令南京國子監騰寫各令
國家採補佛道書以為藏經雖以文梓鈔以文綾編
賜天下寺觀儲以緜紅函覆載以金碧輪藏况此書
籍乃自古帝王傳心之要道經世之大典禮樂刑政
制度文為之所具烏可吝惜小費而不為經久之計
哉請 勅內閣將書目付禮部抄謄分送直隸十三
布政司提督學校憲臣用心設法訪求抄謄送京以
補所未備仍於內閣近便去處別建重樓一所專用
磚石累砌如民間所謂土庫者令內閣書辦中書等

官遇其間暇抄謄

累朝實錄各一部盛以銅匱度于樓之上層凡內府衙門收藏

國家大事文書如玉牒之類皆附焉其制勅房一應文書如詔冊誥勅書等項草檢行禮儀註應制詩文等項底本前朝遺文舊事等項雜錄亦各抄一部盛以鐵匱貯於樓之下層凡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備異日纂修一代全史之用者如永樂以前文武官貼黃之類皆附焉苟無禦災備急之具一或散失後之秉史筆者無所憑據徃徃求之於草澤訪之於傳聞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七

四

簡牘無稽真贋莫辨非但大功異政不得記載而明君良臣為人所誣捏者亦有之矣至若列聖實錄及

聖祖御製等書請依洪武六年纂集日曆以為寶訓事例勒成一書頒行天下如此則

祖宗之功德在萬世永傳信而無疑

國家之典章垂百王逾沿襲而有本所謂金匱石室豈虛文哉奉

聖旨

太祖御製書籍着翰林官打點見數收貯南京書籍

查照目錄開寫缺少的去著中備同南京禮部翰林院點檢送來天下遺書禮部行移南北直隸十三布政司訪求至正德中權奸柄國典籍散逸嘉靖十三年七月

今上勅館閣重書

列聖寶訓實錄命大學士李時等為經理官臣道南為管錄官肇建

皇史宬于重華殿之西藏以金匱置之石室又於

欽天閣樹碑以紀臣欽天記頌臣進先閣樹碑以紀

祖德詩仍錫燕儒臣于謹身殿臣嘗誦言祖謙表云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七

五

帝暉下燭光榮河溫洛之薦天藻昭聖邁過沛漢汾之韻湛露示醇醲之惠承靈壹純繹之音若豫頌矣

開局

國初召儒臣載筆以定有天下之制分三局總之一曰律局以定律令凡舊官之練憲童者居焉二曰禮局以究禮儀凡宿儒之通古制者居焉三曰誥局以撰誥命凡俊才之優文辭者居焉此開局之始也汪克寬曰洪武元年命中書省翰林太常寺率諸儒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禮樂又明年徧徵在野道德文章之士分局相與訂正之其後纂修國史每分

爲十館以均六局之多寡六局一曰史以究人材之
進退二曰戶以蔽地利之盈縮三曰禮以考禮儀之
沿革四曰兵以載軍政之臧否五曰刑以書刑罰之
祥濫六曰工以審力役之寬緩皆本六官職掌爲之
十館所修不能統一則擇人摠勘如修他書則有不
盡然者蓋自罷起居注之後本院職掌專文史遇有
纂修旋設館席給筆札惟官長凡例是遵遇事呈稿
筆削惟命其中雖有所見亦不敢盡用己意蓋官局
修書從古然也

監修

殿閣詞林記

卷十七

六

洪武二年二月丙寅朔 勅修元史以中書左丞相
宣國公李善長爲監修不預史事三十五年十月已
未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勅 太子太師曹國公李景隆爲
監修都總裁官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忠勤伯茹瑯爲
副監修官永樂九年十月又重修之勅戶部尚書夏
原吉太子少師姚廣孝監修未及成而廣孝死原吉
獨專其事洪熙元年五月庚午朔勅修

太宗皇帝實錄閏七月甲辰勅修

仁宗皇帝實錄俱以太師英國公張輔少師兼吏部

尚書纂義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夏原吉監修
自永樂以來皆預秉筆與國初不同宣德十年九月
庚午勅修

宣宗皇帝實錄止用張輔爲監修始復不預秉筆矣
監修

英宗皇帝實錄者會昌侯孫繼宗監修

憲宗皇帝實錄英國公張懋監修

孝宗皇帝實錄者亦懋也若修他書則罕設惟永樂
元年七月修永樂大典以太子少師榮國公姚廣孝
禮部尚書鄭賜爲監修刑部左侍郎劉季篔副之餘

殿閣詞林記

卷七

七

不可盡書

總裁

國初修元史以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爲
總裁濂尋進學士禕拜待制三年二月乙丑續修元
史仍爲總裁

太祖皇帝實錄總裁者始爲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董
倫與侍講方希直重修爲李景隆與侍講解縉再重
修則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學士兼
右庶子楊榮祭酒兼侍講胡儼也

成祖

仁宗兩朝實錄總裁爲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陳山禮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張瑛太常寺卿兼學士楊溥自是其柄始盡歸館閣矣

宣宗皇帝實錄總裁爲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行在禮部尚書兼學士楊溥總裁兼纂修爲詹事兼侍讀學士王直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英總裁兼纂修前此未有也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七

八

英宗皇帝實錄總裁爲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賢禮部尚書兼學士陳文兵部尚書兼學士彭時副總裁爲禮部右侍郎李紹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吳節副總裁蓋自此始紹雖爲侍郎然發身則自翰林故與焉

憲宗皇帝實錄總裁爲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吉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溥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劉健副總裁爲禮部尚書立溥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汪誥

孝宗皇帝實錄總裁爲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焦芳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楊
廷和副總裁爲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梁儲若纂修日
曆惟洪武時有之總裁爲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詹
同侍講學士宋廉

聖祖所修諸書多不可考獨

太宗時永樂大典分局皆有總裁學士解縉修撰吳
溥檢討王洪禮部郎中鄒濟布衣陳濟等皆得爲之
無慮十餘人蓋門彙多而事實繁故也

大明一統志總裁爲吏部尚書兼學士李賢太常寺

殿閣詞林記

卷十七

九

少卿兼學士彭時學士呂原副總裁爲學士林文劉
定之侍讀學士錢溥

大明會典總裁爲大學士李東陽焦芳楊廷和副總
裁爲學士梁儲若四書五經性理大全宋元資治通
鑑綱目等書多不設總裁止用纂修官

纂修

國初纂修皆用山林隱逸之士洪武日曆纂修者皆
儒士職官獨員外郎吳伯宗一人戊寅羊勅修

太祖皇帝實錄纂修可考者爲侍讀學士兼太常寺
少卿高遜志太常寺少卿廖昇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程本立禮部郎中夏止善修撰李貴編修吳溥楊子榮劉觀檢討陳性善侍讀劉彥銘史官高讓吳勤趙友士端孝思張秉彜唐耕國子博士王縉僉事胡子昭知縣葉惠仲儒士楊士奇等永樂初重修

太祖實錄纂修爲學士王景禮部尚書李至剛侍讀胡靖曾日章王灌胡儼侍講鄒緝楊榮金幼孜楊士奇修撰李貫吳溥編修吳節鄭好義檢討王洪博士張伯頴王汝玉典籍沈度潘畿待詔王延齡給事中朱紱吏部郎中徐旭禮部郎中胡遠太常寺博士錢仲益國子助教王達博士金玉鉉行人蔣驥晉府伴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七

十

讀蘇伯厚僉事李燁葉砥知府劉辰靖江府教授張顯楚府教授吳勤知府鄒濟知縣楊觀梁著王褒沈瑜趙李通唐雲教諭解榮劉宗平訓導富貴清羅師程儒士端禮王孟易朱逢吉莫士安凡外官生儒之預此者皆由本院官舉薦及再重修其纂修者學士兼諭德金幼孜楊士奇侍講學士曾榮侍讀兼贊善梁潛侍講王英修撰羅汝敬刑部主事李時勉陳敬宗也

成祖

仁宗兩朝實錄纂修官爲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學

牛兼侍讀學士曾棨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王
英右春坊庶子兼侍讀學士王直左春坊左諭德兼
侍讀周述侍講李時勉錢習禮侍講余學夔陳循蘭
從善蔣驥修撰苗衷曾鶴齡張洪劉永清編修周敘
孫曰恭楊敬檢討周翰王樞楊翥五經博士陳繼戶
部主事陳中四川道御史陳叔剛福建右叅議潘文
奎知縣萬節教授丘錫教諭梁萼蓋自是不復用儒
士矣

宣宗皇帝實錄纂修官爲侍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
侍讀學士陳循洗馬蘭從善侍讀苗衷曾鶴齡馬愉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七

十一

侍講高穀胡種邢寬修撰周叙尹鳳岐孫曰恭習嘉
言陳叔剛陳詢曹鼎儀銘王一寧柱寧儲懋編修楊
翥董璘楊壽夫林文鍾復主事劉球劉鉉洪與評事
張益御史邵宏譽

英宗皇帝實錄纂修官爲學士柯潛萬安侍講學士
李泰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孫賢劉珣左諭德黎淳右
諭德董綠劉宣侍講江朝宗楊宇陳修撰王一夔彭
教編修尹直徐瓊陳秉中李永通鄭環劉健江諧張
元禎吳錢羅璟檢討耿裕周經纂修兼校正官爲侍
讀劉吉陳鑑侍講丘濬編修彭華蓋始自專用本院

及詹事府官而纂修兼校正始見於此

憲宗皇帝實錄纂修官爲太寺少卿兼侍讀傅瀚火詹事兼侍讀哲閣左庶子兼侍讀謝遷右庶子兼侍讀陸簡侍讀魯彥楊守卬侍講劉戩王鏊楊傑梁儲左贊善張元禎修撰劉瓊武衛張芮編修劉忠鄧燉黃珣張天瑞劉春涂瑞檢討楊時暢纂修兼校正官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李傑左庶子兼侍講學士李東陽左庶子兼侍讀吳寬右庶子兼侍講董鉞纂修兼參對官爲修撰楊廷和編修江澗纂修兼參對亦始見於此

嚴閣詞林記

卷之七

七

孝宗皇帝實錄纂修官爲侍讀毛紀傅珪朱希同侍講豐熙沈濤吳一鵬修撰顧鼎臣編修汪俊李廷相溫仁和李時璉胥何瑋董玘檢討汪偉王九思潘辰至於修他書者不能盡記大率成化以後纂修皆純用本院官而永樂大典四書五經性理大全寰宇通志庶吉士亦得與焉

催纂

洪武日曆設催纂官以侍講學士樂韶鳳爲之永樂初重修

太祖實錄催纂兼騰寫爲禮部主事陸顯宣德初

兩朝實錄因之以禮部主事張習爲催纂

宣宗實錄編修蕭鑑賴世隆吳節徐程檢討李紹王
王姜洪何宣王事潘勤正字沈寅俱爲稽考參對并
催纂官

英宗實錄以編修李東陽倪岳謝鐸焦芳陳音程敏
政檢討吳布賢叟部員外郎韓定中書舍人馬麟焦
瑄李溥俱爲催纂官

憲宗實錄以禮部員外郎李通中書舍人胡清爲催
纂官自此始專用制勅誥勅官云

稽考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七

七

稽考參對始自永樂洪熙

兩朝實錄以修撰邢寬蔣禮胡種編修陳詢劉矩裴
綸梁禔孔口沈寅爲之蓋纂修之次也然寬乃永樂
甲辰進士第一禔次之孫曰恭又次之寬禔同爲稽
考參對

宣宗實錄稽考參對與催纂併爲一事

英宗實錄因之以催纂爲名

憲宗實錄以纂修者兼校正或兼參對

孝宗實錄稽考參對者修撰呂朶編修崔銑湛若水
程鑾徐縉景暘檢討段良易舒誥穆孔暉張邦奇及

胡縉宗至是始復專設其資格與催纂同

騰寫

洪武中修日曆騰寫用舉人監生永樂初重修

太祖實錄以催纂者監騰寫官其騰寫用監生生員

儒士凡二十五人暨纂

兩朝實錄攷騰寫爲騰錄用檢討許彬連智馬信周
賈等四人中書舍人蕭湘等十八人郎中員外郎主
事寺副等官程南雲等九人儒士生員各一人凡三
十三人收掌文籍則爲檢討胡讓典籍李錫牛麟張
禮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七

十四

宣廟實錄有騰錄正副官凡二十九人又有騰藁官
修撰黃裳編修許彬周貴中允蔣禮郎中何賢夏衡
寺副石慶姚本温良收掌則修撰胡讓寺副陳紀中
書舍人靳通

英廟實錄騰寫有太僕寺卿余濂山東叅議林章禮
部郎中吳謙中書舍人凌暉鴻臚主簿王佑白真序
班毛顯譚字胡清徐德王臣凌遠共三十五人官雖
不同大率皆制勅誥勅二房辦事者也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七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六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孫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奏績

本院官凡歷俸連閏計三年例給由考滿六年九年皆然先具脚色事蹟及過名有無呈掌印官以憑考覈乃徃吏部相見六品以下循廊至堂上送迎待以殊禮五品以上冢宰迎至後堂賓主坐送出移咨都察院掌院皆迎至後堂坐送出不計崇卑洪武十四年十月壬申定考覈之法翰林院等衙門爲近侍不係常選官員任滿黜陟取自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一

一

上裁蓋未嘗徃吏部也十六年六月己卯吏部奏定考覈在京翰林院等衙門屬官俱從正官考覈各以功過稱職與否開具送部覆考從之永樂元年吏部奏准本院五品以上堂上官照例不考五年奏准詹事府六品以上官亦不考俟九年奏請黜陟而凡左右春坊司經局中書舍人俱不咨都察院惟吏部考覈而本院官猶咨都察院劄付河南道覆考稍與洪武時異矣近凡考滿皆本部引奏復職六年亦然九年則考功司例差官送題作文不知起自何時大率皆非

祖宗禮待文學侍從之舊也九等考滿該陞品級具奏請自

上裁尚循舊典焉若考察之法或間一舉行成化四年令翰林院屬官并帶俸官譯字等官本院學士會同內閣考察弘治元年令翰林院官亦從吏部考察十年令兩京官照例考察惟翰林院學士不在五品之例百餘年來儒臣未嘗玷清議自考察之典行修撰錢福編修孫清蓋由茲退者夫惟

祖宗之世日勤晉接照臨雖遠不遺而何邇臣之能掩然既著爲令甲耳目有攸寄矣嘉靖初學士以上自陳不入考察張孚敬桂萼自外入始專其柄矣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一

二

遷轉

聖祖定本院官爲近侍清職凡遷轉皆自出

上裁未嘗付諸銓衡百餘年來遵之不易然洪武中自本院官遷轉者多大拜二年十月以應奉睢稼爲中書省叅政十九年二月以待詔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三月以檢討茹太素爲戶部尚書二十七年九月以少詹事任亨忝爲禮部尚書二十八年四月以編修齊麟爲禮部右侍郎盧原質爲太常少卿六月命編修馬京署通政使司事已而拜禮部左侍郎一

十九年正月以詹事府丞杜澤爲吏部尚書左贊善
門克新爲禮部尚書又有依資格者三年十二月以
侍讀學士魏觀爲國子祭酒太史令劉基爲弘文館
學士十二年十一月以修撰迨原霖爲通政司右叅
議十五年四月以正字魏德壽爲春坊司直郎八月
祭酒吳顯有罪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代之二十九
年二月以修撰黃觀爲尚寶司鄉編修張顯宗爲太
常寺丞皆出

親擢又有止在本院者如侍讀學士朱升爲學士之
類永樂遷轉亦止在本院獨永樂元年十一月舉人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八

三

王爾以薦爲檢討既命下

成祖顧問左右曰檢討之下何官時曰博士典籍侍
書得詔問曰除人否復以已除對

上嘆曰古所謂用人如積薪此類是已用人以賢以
勞儻之賢既未可知勞亦未有而令賢有勞者居在
下何以服其心遂命吏部凡翰林自博士以下皆陞
職與爾同遂陞博士張伯穎王汝玉典籍沈度潘畿
侍書蘇伯厚待詔王延齡劉宗平解榮皆檢討其後
內閣陞擢漸至三孤洪熙宣德二朝任益隆矣自是
本院遷轉非九年考滿則纂修書籍名雖親擢實則

循資格也惟正統末侍講楊鼎徐理擢副都御史檢
討王詢擢大理寺丞各巡撫河南山東貴州等地方
成化初修撰張頤擢僉都御史巡撫爲殊典餘惟始
遷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轉吏部尚書侍郎以至
內閣不及他途天順二年學士李紹陞禮部右侍郎
實出

上命及履任公卿往賀吏部尚書王翱舉酒酌曰天
選侍郎也前此倖進者入奏事多商音

上曰大臣以德選何以聲音爲會祭酒缺吏部請以
紹兼領之

做閣詞林記

卷之十八

四

上謂王翱曰禮部不可無此人其別選代之翱退語
同列曰我不知李侍郎見重如此

孝宗登極推恩宮僚擢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楊守陳
爲吏部侍郎初當筆者猶擬南京

上覽疏改留

列聖禮重儒臣若此

馳恩

凡馳恩受封贈三年考滿及特恩始有之本院正官
頒給 誥命取自

上裁吏部奏聞具手本開寫合授散官并年籍脚色

送中書舍人候書寫完備吏部仍具手本於

御前用寶訖具奏 御前須給講讀以下官亦如之

第用同寮勸結送吏部驗封司爲不同耳其最異者

洪武九年十一月學士承旨宋濂致仕

詔贈其父原贈禮部侍郎謚文昭爲嘉議大夫禮部

尚書毋德人陳氏爲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

寺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妻賈氏封亦如之誥辭皆

親製穰濂有曰德量之弘如千頃陂澄之不清撓之

不濁天下榮之成化十五年少詹事兼學士王獻瀛

三載乞 恩移封父母詔如其官嘉靖六年 臣道南

殿閣詞林記

卷十

五

考滿吏部考語云多見多聞抱出群之志有學有行

負經世之才都察院考語云名高湖海學博古而識

達天人器重台階文華國而力追秦漢象

恩錫父母本身妻勅命十三年考滿復荷

特旨廖道南日侍講讀効有勤勞伊父母應得誥命

准給與他

政調

吳二年修撰朱夢炎轉山西行省員外郎此改調外

擢之始也洪武三年學士陶安出爲江西行省叅政

八年編修朱右以稽古不能詳

上謹之出爲晉府長史九年編修張鳳擢廣西行省
叅政十六年八月以侍講學士李紳爲浙江右布政
使左春坊正字魏德壽爲江西右布政使二十五年
八月左春坊大學士董倫出爲河南左叅議自是近
侍文學之臣或遂以爲例永樂初淇國公丘福以儲
位未建請立漢王高煦

上詔學士解縉定議然秘未發明年立

皇太子又明年福等所議泄於外高煦言於上曰藩
府之舊泄者其維縉乎遂出縉爲廣西右叅議又有
出自薦舉者正統元年正月大學士楊士奇舉侍講

嚴閣詞林記

卷之六

六

劉永清才堪繁劇出爲廣東右布政使十三年十月
侍講學士陳文亦以大學士高穀薦出爲雲南右布
政使成化二十三年司經局洗馬羅璟服闕至京爲
鄉人陰中調南京禮部員外郎弘治十一年庶子王
臣以事出爲廣西左叅政若洪武初起居注王禕出
爲南康府同知特賜金帶寵勞之復 詔自漳州判
爲待制特歷試以難劇且出於寵勞非左遷也正德
時學士張芮或咎其無文名通瑾用事遂出爲鎮江
府同知修撰何瑋以抗直不諛通瑾出爲開封府同
知大率本院官外擢皆陞高位無有對品調者若王

禘則出自

聖祖親擢云

謫諫

洪武中本院官降爲屬官或國子及風憲等職元年十月以直學士詹同侍讀學士秦裕伯爲待制此謫調之始也三年十一月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坐失朝降爲編修八年七月降修撰答祿與權爲典籍九年十月降編修朱孟辯爲中書舍人十二年十二月降待制吳況爲編修十三年六月復官尋改典籍拜東閣大學士十六年八月降東閣大學士吳況爲侍書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八

七

以進講後期考功監劾之尋改爲國子博士十五年華蓋殿大學士邵質降監察御史二十二年十二月降學士劉三吾爲國子博士侍講學士葛鈞爲助教三吾等受命授晉王世子經吏部侍郎侯庸劾奏三吾等在職怠惰宜黜降別用

上曰儒者不任劇事令教國子未幾復職二十四年鈞以稽古不稱旨仍降助教三十年編修景清改御史其後侍講戴德彞編修尹昌隆亦然洪熙初侍講李時勉以言事降交趾道御史修撰羅汝敬亦以言事降雲南道御史此皆內任者洪武四年八月侍讀

學士魏觀坐考禮不以時謫龍南知縣編修宋濂坐祭孔子違慢謫安遠知縣五年二月召致仕學士詹同等至京師賜宴奉天門復觀與濂爲禮部主事十二月擢觀國子祭酒兼太子贊善大夫此謫外復任之始也九年六月修撰朱善以家屬不完謫教遼東未至賜還鄉十五年三月謫編修吳況爲臨洮府渭源縣學教諭未行復以爲典籍十六年典籍吳伯宗降太常寺丞不拜又除國子司業又辭忤 旨貶知金縣正統中編修賴世隆坐事降浙江台州府經歷後召還已卒天順中修撰丘玉謫廣東欽州同知未

行復令編戊曹石譜之故也成化元年學士黃諫坐罪降廣州府通判二年侍讀學士錢溥坐罪降順德縣知縣三年修撰羅倫以言大學士李賢奪情起復事忤 旨降福建泉州市舶提舉五年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景同疏諫上元燈火上怒杖之調懋及仲昭爲知縣景爲判官未行用給事中毛弘言攻懋及仲昭南京大理評事景南京行人司副未幾召倫還復秩時謂翰林四諫十二年學士江朝宗坐事降廣東市舶提舉正統初逆瑾用事

孝廟實錄者擠黜太半修會典者亦褫其秩於是侍讀徐穆編修汪俊等俱謫南京部屬等官亦有降知縣者皆以擴充政務為名迨

武宗南巡修撰舒芬編修王思江暉馬汝驥上疏諫語多直艱

武宗乃謫芬為廣東提舉思為三河驛丞暉汝驥為知州嘉靖初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以言禮補謫判解州守益判廣德張孚敬又以擴充政事謫侍讀崔桐修撰楊維聰等十二年七月詹事顧鼎臣輪講行義不到席春讒譖乃謫臣道南判徽州蔡昂判湖州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八

九

十三年三月

今上祀帝社稷壇問日講官五員如何少兩員司禮監查名張孚敬即擬伊甥祭酒王激等補充講官

上曰見今侍從人少廖道南蔡昂着取回復職照舊供事

起用

洪武元年起故元學士承旨危素學士張以寧王時等至京師以素及時為侍講學士以寧為侍讀學士又起前起居注王禕為侍制蕪國史院編修官十六年驛召金縣知縣吳伯宗除檢討尋拜武英殿大學

士以薦舉失人出知三河縣復召為檢討十七年
上思用老成驛召前修撰朱善于家授侍詔尋拜文
淵閣大學士三十一年前河南左叅議董倫至自雲
南拜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又起漢中府學教授方孝
孺為侍講前御史解縉為侍詔永樂二十二年八月
仁宗起左春坊大學士黃淮于獄命為通政使兼武
英殿大學士又起前司經局洗馬兼編修楊溥復其
官尋陞學士正統四年杏木院判員檢討李紹等放
歸田里期年驛召復任天順八年前修撰岳正自戊
所召還未及用

殿閣詞林記

八卷之六

十

憲宗即位詔復正原職吏部言當調南京有旨勿調
命克經筵官成化二年閏三月復順德知縣錢溥為
侍讀學士致仕尋起為南京禮部侍郎三年三月起
用前學士商輅于內閣五年七月起前學士倪謙復
職尋進禮部右侍郎六年復市舶提舉羅倫為修撰
弘治初侍講謝鐸編修張元貞自養痾起編修王敕
日外謫起為四川提學命事南京禮部員外郎羅璟
為福建提學副使十年五月侍讀學士致仕程敏政
前左庶子張昇皆復官正德五年逆瑾誅起南京兵
部員外郎徐穆等為侍讀等官處州府同知張芮亦

起為南京尚寶司卿尋擢南京太常寺卿檢討劉瑞起自外謫為浙江提學副使十六年前修撰何塘亦起自外謫為副使提學山西云

起復

國初隆重儒臣惟以孝德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皆奪情起復其前後扣筭年月以詔臣子移孝為忠也惟永樂六年學士楊榮居父喪給傳歸旣葬遂命起復是年冬復居母喪奏歸守制時已下詔巡北京不許九年春奉命始葬奪喪遣中使護送榮還時洗馬楊溥丁父憂詔奪情起為侍讀二十二年大學士黃淮丁母憂乞守制不許特命乘傳奔喪起復內閣視事洪熙元年大學士金幼孜亦丁母憂

宣宗召修

兩朝實錄起為總裁官正統十四年八月修撰彭時居母憂遣校尉至門宣喚入朝與商輅及陳循每辦事時具啓辭不允奪情辦事景泰七年少詹事劉鉉丁母憂欲奪情起之力求終制成化初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詔留之修撰羅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賢始以其言為然既數日倫上疏陳古今起復之非且曰如其不然必隄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卒

口誦兩句云爾來閣下考三考我去家中眠一眠語
雖戲而對亦切蓋當時考吏必集閣下於此可見

清黃

會典云凡兵部清理武官貼黃奏請命學士等官一
員同該部及法司堂上官於闕右門清理本院官
專管撰述

閱武

會典云凡該繼軍丁告願科舉者兵部奏送本院出
題考試批定中否送本部施行按景泰元年盧龍軍
士劉宣弘治五年府軍前衛軍餘姚學禮皆發解第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八 十一
一然則軍士中不可謂無人要 在甄鑒之爾

稽課

會典云凡國子監生課簿按月送內閣稽考凡精微
文簿所自置始不可考按永樂元年司禮監請如舊
制鑄出入精微印從之則是廢而復置也會典云凡
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關給內府精微文簿開寫
日行事務註銷前件按月奏送本院稽考年終類送
司禮監交收

譯課

洪武十五年命侍講火原潔等編華夷譯語以言無

明直楊億俄成乞外書蓋有所爲而發

給假

在京官凡省親展墓歸娶及送子還鄉改葬先墓具有定制獨本院儒臣多出特恩宋濂在

國初壬寅年八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編修張藻仲歸娶給驛舟并賜寶欵七年十一月

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贊讀凡二十五人立庭下親面諭之有云茲聞爾諸臣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矣今冬氣向深草木搖落寧不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爲爾請于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六

十三

上宜各旋歸毋久淹爲也因出內府錢分賜以爲道塗費永樂元年七月侍講楊榮請告歸省給驛十月榮以妻喪復詔乘傳歸葬

仁宗即位詔百官有違親三年以上者聽給告歸省於是大學士金幼孜首奏省毋左春坊大學士王英亦乞歸省皆俾馳驛往還賜賚甚厚

宣宗初特詔翰林諸詞臣還鄉焚黃宣德元年三月學士楊溥得告歸省其毋干時不得見者十有八年矣十月大學士張英給告省父侍讀曾鶴齡告歸省亦俞允正統初大學士楊士奇還鄉展墓甫數旬而

還二年十二月右諭德黎恬在任甫五年謁告歸展
先墓賜道里費給驛舟五年二月少師楊士奇展墓
上錫之金綺前此未有也宣德六年二月編修謝璉
初考馳封二親給告歸省十二年四月學士馬愉以
父病乞歸省允之賜以驛騎并藥餌費天順初洗馬
柯潛拜尚寶少卿兼職如故即告歸省修撰王獻入
仕僅五年亦得賜歸省皆給驛往還成化元年南京
禮部尚書倪謙致仕其子編修岳子告省親及謙疾
乞歸省得終制二年大學士彭時乞歸省給驛往還
命太監許安致道里費長隨張敬護送抵家未踰月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六

十四

促還朝明年二月至

上慰勞之弘治中侍讀學士傅瀚在任二十四年乞
歸省許之學士張芮諭德蔣冕乞歸省給驛編修謝
不省親亦從其請正德中編修孫紹祖修撰唐臯乞
歸改痊俱給驛嘉靖中左庶子童承叙乞歸展墓亦
如之

休告

洪武中宋濂歸

聖祖問之曰爾往傳命俾歸養金華山中父子祖孫
驩然同聚疾必易愈愈且速造

朝國家文翰庶有賴哉及宣

上旨濂力疾起拜命越翼日陛辭

上勅黃門內使出大府金鑑以束帛賜之自是候問之使相屬于道時方嚴肩輿之禁雖相國亦不之許特命造安車給健丁六人以載此尤異數也又數日皇太子以舊學故復遣內臣存問賚以金幣又二日啓行夏四月十七日始抵金華故居十八日具謝表一通進上 東朝

上謂太子曰此書汝當日誦一過復 親御翰墨賜書褒答其文則

殿閣詞林記

卷十八

十五

上所自製字乃侍臣代書其外封九字內年月六字及花押則御筆也復出官局文綺白金各一命

皇太子署名緘封遣使者即其家以賜六月七日也濂之自叙如此

聖祖禮遇文儒可謂隆矣宣德初大學士黃淮乞骸骨不許固請始令歸田養疾賜楮鏹萬貫 陛辭加賜萬貫既歸遂乞致仕丁外艱賜祭葬以一品禮淮入謝賜遊西苑召淮之子采從行且特命乘肩輿登萬歲山賜宴于山之麓淮獻詩以謝

上悅比辭宴餞于大液池親洒宸翰製詩送給路費

賜金織五年召修會典遷學士充口講官兼侍
東宮講讀數月以母憂去

侍養

洪武中太子贊善大夫和希文言于東朝曰小臣有
母春秋高八十有四矣無他兄弟以為養臣行年亦
且六十雖有子僅四歲耳烏烏私情其能已乎言訖
潸然出涕

皇太子以其言聞詔許歸養此後侍親者多矣弘治
四年南京侍講學士張元禎以母老乞歸病歸六年
編修劉存業乞歸亦如之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八

去

近養

國初嘗令在京官員有親者許迎養永樂中修撰羅
汝敬之父以明就養京師朝見畢謂

皇太子于文華殿特加問勞命大官賜膳人皆榮之
黃淮之父性累封至右春坊大學士

仁宗監國屢問安否嘗賜瓊玉膏一器天順中李賢
之父昇封少保吏部尚書兼大學士以貤恩詣闕謝
就養者數月及陞辭

上持賜寶鑑三千貫因顧謂賢曰先生已盡天倫之
樂乎賢頓首曰臣父子所以有今日者皆

陛下之賜也迎養父母者尚多有之而其特蒙優賜
惟三數公為然

養病

國初乙巳年春起居注宋濂三月卧京師之邸舍不
入待者六日

上顧近臣曰老宋起居何久不見耶因言其致疾之
詳

上憂形於色曰宋起居純實之士不參以分毫人偽
待予五年猶一日也不知何以有斯疾乎越一日又
問病勢稍損否對曰如初賜紗衣一襲且諭之曰明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七

七

年朕生日卿其復來如期至

上留之數月乃還正統元年編修楊珙養疾詔許之
天順末禮部侍郎兼學士李紹為修實錄副總裁書
垂成感微疾即上章求解任不允成化二年八月
上察其誠許暫歸候疾愈復來七年用

國初例劉崧署司業復起為祭酒降勅召之未及門
而紹卒矣三年編修張元禎謝病得允家居者二十
二年

孝宗即位乃起為左贊善二十三年太子少保禮部
尚書兼學士彭華始得風疾

上命醫往視遣中官賜羊酒蔬米越三月辭祿不許
又三月進今官賜麒麟服再辭辭益懇乃獲允俾歸
就醫藥疾已即來頻行又賜金綺襲衣輿疾出都城
過闕門匍匐稽顙因淚下沾臆而去弘治四年少詹
事兼侍講學士汪諧疾作在告三月上疏請停俸給
不許每時賜珍味

憲廟實錄成以副總裁陞禮部右侍郎明年復懇辭
乃許之十六年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謝鐸以疾
在告累疏乃允歸就醫命給驛以行有司俟病愈奏
聞蓋養疾得給驛者惟本院遂為例焉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六

辭職

洪武初故元温州路教授江寧陳遇隱居于家以謀
臣秦從龍薦召見

上與語大悅即拜學士固辭不受命其後徵聘之士
膺館職不拜者多從其請國子學正蘇伯衡擢編修
官以贖辭歸已而學士承旨宋濂致仕將還

上命舉可自代者即以伯衡應 詔既復固辭

上憫其誠賜文綺賞之俾老焉天順中吳與弼辭左
諭德語在薦舉類皆高尚其事者也

優老

吳元年十一月 詔以侍講學士朱升年特免

朝謁洪武二年以危素為侍講學士尋兼弘文館學士賜小車免朝謁七年五月命學士承旨罷所兼職待以優禮又以大學士宋濂老而艱於行步特命

皇太子選良馬以賜

上御製馬歌令群臣賡和示寵輝焉永樂中學士曾啟年踰六十有疾疾一日侍朝遽引退

上見之敕免當日朝宣德中

上念先朝老臣尚書兼詹事寮銜我大學士楊榮等四人皆春秋高並賜勅褒諭命輟職務朝夕左右侍論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

九

議賜玉帶及 御製詩畫以見優寵正統時學士王直累遷至尚書年近八十

上特詔免朝謁學士王英亦累遷至禮部侍郎上章乞休者屢矣十三年八月

上特陞英為南京禮部尚書謝恩之日內傳旨曰以卿久任多效勤勞進秩南京俾得安逸弘治十年少傅兼太子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徐溥年七十以疾在告上疏辭不許命醫診視遣中使賜羊酒楮幣仍令風雨及寒暑免朝蓋成周尊禮黃耆俾耆壽俊在服遺意

致仕

洪武七年學士承旨詹同既復任將以年請老不敢言

上知之八月甲辰詔致仕官其一子魯名同入賜坐從容慰勞之夜漏十刻始勅內官扶掖而出乙巳新製文一篇以賜九年十一月學士承旨宋濂致仕將行

上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待數日始徐徐行由是留者數月十年二月遂辭歸頻行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八

五

皇太子贈以衣三襲

上論曰朕最慎于賞予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卿今年幾何矣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叩首謝上復曰大江漲不可舟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其孫中書舍人慎護行濂至家即拜表遣慎詣闕稱謝仍上箋

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

上賜詔褒答謂忠良之臣勳業既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卿獨全耳濂辭時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

遂入朝越十有四日陛見

上佇想已久廷問屢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

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色翌日

上降勅符遣儀曹賜醪珍膳諸物抵寓館自是日侍上游盤旋禁禦咨詢備至便殿侍食日宴始退恩禮之優群臣莫敢望

上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濂避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格言朝廷百官惟恐濂不見留守人衛卒見濂亦皆以手加額推排迎拜留凡七旬餘以歲暮力辭還復

廢閣詞林記

卷之八

五

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

上為之指畫既行數日

上問其子璩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璩以安對未幾復謂璩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璩叩首謝曰非

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於是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良皆為歌詩以紀之八年正月修撰李叔允以年老乞致仕從之七月待制王僕致仕賜以綺帛給舟車還鄉十年八月賜應奉陳傳還御製詩文賜之十一年四月賜編修張美和致仕製

文贈之有曰千載一遇今古之通言然全於始終者罕矣卿善始善終不亦美乎八年七月賜待制王傑致仕十四年九月賜修撰趙新致仕十五年十二月賜文華殿大學士兼左中允全思誠致仕並加優禮十八年九月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遵危疾

上命醫治月餘增劇遣其子達掖詣

闕上訴得告歸十九年二月左司直郎汪仲魯請老上期秋至乃俞其請三月

上御奉天門召仲魯至賜坐顧曰若知所以見召乎起對曰不知曰昨期秋方許爾歸已乃思之若等光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六

五

陰有限矧喘嗽誠未易痊即今還鄉無庸再來矣所戒者近侍之歸郡邑官或來見當閉門謝之否則筆之于簡俾僮僕示之若曰仲魯幸蒙

聖恩予告還鄉理宜杜門謝客輪租應役則有恒制矣其敢以自是速厥戾如是則可考終矣仲魯叩首謝明日陛辭而還洪熙元年春國子祭酒兼侍講掌本院事胡儼以疾辭加授太子賓客致仕賜書褒美復其子孫詔給舟車楮幣為道里費未幾侍講余鼎修撰桂宗儒以疾陳乞致仕許之

英宗復辟大學士高穀懇乞休

上憫其老特乞之賜白金指幣織金龍裘給驛舟送歸其鄉賜勅褒之學士薛瑄入閣數月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福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乞休成化十三年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商輅以疾致仕詔陞少保兼職如故賜爾書金幣襲衣寶鏹給驛以歸

孝宗登極少師兼大學士徐溥以目眚致仕特加優渥焉正德初逆瑾用事少師兼大學士劉健少保兼大學士謝遷皆致仕而少傅兼大學士李東陽獨留其和遷登舟見寄詩有曰天外冥鴻君得志池邊躡鳳我何人蓋自傷也東陽於是調和其間瑾誅後累加至少師食正一品俸致仕歲時賜鮮及頒上尊珍饌與任事時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宴皆先是所未有者

有過

本院刑名屬刑部山西清吏司及大理寺左寺糾覈過名則屬河南道御史然

祖宗時禮重儒紳多見宥免洪武初有御史言學士

陶安隱過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風聞

上責之曰道聽塗說以毀譽人以此為盡職乎不得已而本院官以失議見呵正字桂彥良奏言當取所長畧其短

上曰不然吾固其長而拔其短以造其全耳九年十月壬午

上御午門樓學士承旨亦廉編修傅藻奏事由左門入監察御史吉昌生劾之詔旨宥之他日廉又以事愆見責

上製其詰詞有口使爾檢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甚有不足蓋惜之也二十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蔡新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五

奏覈諸司案牘稽遲者請速問之詔貸其罪以移

文責報惟翰林院勿問二十五年閏十二月學士劉三吾自陳子壻戶部尚書趙勉夫婦坐賍皆緣失教自當引退以勵廉耻遂免其官明年九月復職永樂中侍講曾棨起復扈從同邑有坐奸黨事連棨者人以為危

成祖持原之曰朕惜爾才也所居西長安門外家人不戒火延及禁垣亦以棨故不問編修楊敬便道過家有司奏其冒支廩給擅役驛遞人夫

上怒曰奏奉朕命柰何辱之詔不問水東日記云凡

大班奏事有常規亦多所司預進事目惟正統戊辰狀元彭時謝恩以夜坐久誤入朝被劾上赦之國家之禮重儒臣如此

宥親

永樂六年

上北巡命楊士奇輔導明年其同母弟羅京以事當徙北京為民士奇顧其子尚幼而母墓兼守之者乃以情白

仁宗乞留京不徙且言京兄弟二人兄從戍遠方京復當徙困苦流離有足矜者辭意甚懇切監國憫之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八 五 遂以京給士奇并開羅氏軍籍學士楊溥江陵產也國初江陵人有南徼之戍什伍連屬楊氏亦隸籍焉其地在瘴鄉徃戍者多不得生還追逮無虛歲溥毋甚厭苦之溥乘間以聞

上優詔復其家

擬謚

國初遣尊四代考妣為帝后尊謚皆儒臣擬奏請旨孝慈皇后懿文皇太子亦然洪武二十五年詔凡親王及功臣賜謚令禮部行本院擬奏請

旨弘治十五年奏准文武大臣有請謚者本部照例

上請得旨行吏兵二部備查實蹟禮部定有上中下三等開送本院擬奏請旨本部批出施行親王例用一字郡王二字其文武大臣亦用二字若官未高品而待從有勞或以死勤事特恩賜諡者不拘常例本院官有謚始自洪武末時王禕賜諡文節自是曾入翰林院者俱用文為謚如胡廣謚文穆之類亦有以名避者惟大學士陳文謚莊靖翰林之外得謚為文魏驥文靖吳訥文恪姚夔文敏盛文莊何喬新文肅皆異數也

卹典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八

五

成憲凡學士大學士以一品兼者及贈一品者其歿也賜祭四壇若父母妻則一壇以侍郎兼學士贈尚書者賜祭二壇他官四品以下無有卹典惟本院最為崇異洪武二十四年十月編修唐震卒于四川命禮部遣官往祭之仍命還其喪于京師二十三年十月編修羅原質奔父喪詔賜驛舟楫幣遣歸辛巳年九月修撰王良卒遣禮部左侍郎黃觀訥祭宣德七年必詹事兼侍講學士王英丁母憂

上命禮部賜祭工部造墳遣中官阮童護之奔喪尋奪情起用成化四年學士柯潛丁父憂有司請賜祭

有旨并與葬六年正月復丁母憂遣官諭祭三品
父母有卹典自潛始也七年左庶子兼侍講徐溥丁
父憂特遣官賜祭十三年溥以少詹事兼侍講學士
丁母憂賜白金楮幣及葬祭二十年侍講學士李宙
陽丁父憂賜祭一壇正德初學士張芮以宮恩如從
四品俸丁母憂賜葬祭嘉靖十五年七月臣送南奉
勅管校

列聖寶訓實錄聞母宜人江氏憂禮部以聞

今上親批云廖道南日侍講讀幼有勤勞伊毋准照
例與祭葬還着給驛十一月遣左叅政陳渙代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八

二十七

諭祭仍命工部造墳十六年六月接丁父主事五洪
公憂

上命與祭一壇開擴安葬遣右叅政劉儲秀行禮又
該大學士李時題爲進呈事欽奉

聖旨廖道南候服制滿日陞一級用還賞銀三十兩
綺絲一表裏蓋前此所未有也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八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九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齋詔

國初置承勅監洪武九年以編修吳昇為承勅監令周孟東為監丞使以齋奉制勅為職尋罷之其後凡朝廷大禮頒詔天下本院官先撰詔文請

旨裁定付中書舍人書寫送尚寶司用寶璽畢行禮之日百官出承天門外肅候鴻臚寺官唱頌 詔內

閣官一員捧 詔自奉天殿左門入至華蓋殿候駕輿捧出至奉天殿授于禮部尚書其他制勅用寶時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九 一

或不同皆內閣臨事制宜取自

上裁葉盛云嘗見勅內閣楊士奇用勤民之爾

皇太后遺誥用弘德昭順之寶皇后制書用厚載之

記詔書制諭臣誥命皆制誥之寶近年詔書蓋

皇帝之寶云始於學士李賢制命勅諭皆勅命之寶

又嘗見正統中手摺印本 勅諭廣運之寶朝覲勅

諭亦手摺印本蓋敬天勤民之寶勅則用廣運之寶

勅今皆為勅書蓋手勅耳惟景泰初 勅諭亦用廣

運之寶

今上御劄新製政事文學驗記

聖文神武非近世帝王所及也

寶冊

凡上尊號尊謚皆本院撰擬寶冊文以進洪武初尊德懿熙仁為四廟學士陶安朱升等捧冊文至御前上親受之永樂初上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謚議

上御覽畢親舉謚議付本院撰文及上謚冊一如洪武時天順二年二月上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內閣捧寶冊文進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九

二

上復親覽畢乃行禮時 詔誥天下詔草已進訖大學士彭時謂李賢曰此事有恩典及人賢曰先年已兩赦矣恐數赦非宜時曰非赦也但行優老之政耳意欲令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近百歲者與冠帶是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 恩典如此斯與所上徽號相稱矣賢曰善遂共擬仁政數條進呈

上大悅即命之頒徽號詔畢

上御文華殿召賢等三人者令近前賜銀兩表裏有差仍 親自授與和顏慰勉其鼓舞臣下有如此

今上恭上

皇天泰號暨

聖祖徽號誕敷大詔錫類馳封尊尊親親道兼舉矣

扈從

元 車駕所在近侍諸臣皆扈從洪武中官無定員
永樂初定 巡狩親征先詔誥天下扈從用本院內
閣官三員侍講修撰典籍等官六員書制勅秀才八
人譯寫四夷文字監生十三人 車駕將發燕群臣
賜扈從官軍人等寶鈿會典云凡駕詣 郊壇或巡
狩行幸親征內閣官扈從制勅房官隨行書辦遇有

聖閣詞林記

卷之十九

三

勅旨即時撰寫永樂七年正月

車駕巡北京學士胡廣諭德楊榮金幼孜及修撰王
英等扈從賜錦衣狐裘鞍馬榮時有井喪特留之三
月抵北京賜廣等宴榮辭以憂弗與特命中官以珍
饌送之八年二月

上親征虜酋本雅失里廣等三人仍扈從賜衣被鞍
馬途次命光祿給酒饌七月

車駕至驢駒河遣榮先歸報

皇太子至京

皇太子賜鈿幣金織麒麟衣服銀相鏤花香帶及石

刻蘭亭記兩賜寡千翰林命隆平候張信尚書蹇義
欵待且命諸儒臣陪之八月抵北京賜綵轎鈔米羊
酒等物十月榮與廣等扈駕南還賜鞍馬綿衣褲
襪及路費途中屢賜珍饌嘉果抵京賜廣等鈔幣有
差十一年正月復巡北京遂征虜寇廣等三人偕修
撰王直梁潛扈從賜衣幣鈔米等物十二年三月親
征瓦剌時

皇長孫侍行

上命廣等三人凡行營有暇即與講解義理經書史
鑑十四年復扈從南歸賜廣等錦衣鞍馬鈔幣十五

吳閔詞林記

卷之十九

四

年三月壬子

車駕復巡北京三人者復扈從

上屢問民情榮等悉以實對賜白金鈔幣金織紗羅
紵絲衣服等物二十年二月

上北征惟幼孜與侍講王英扈從賜鞍馬鈔幣至闕
樂兒每五月遂還英嘗奏事

上喜謂曰秀才是一十八人讀書者朕需爾為用正
好宣力勿憚勞善令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之類
爾有所聞即來奏又諭太監孟驥曰秀才有事即令
入見毋阻二十年二月戊寅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從

征沙漠賜米鈔鞍馬令榮等叅預軍中錢務時召榮
幼孜於御幄中同公侯大臣坐飲凡有賜賚或公
侯不與俱或與公侯俱而扈從文臣不與焉九月宴
隨征將士命榮幼孜坐前列食上殺賜鈔幣拜二品
金織襲衣靴鞵二十一年七月榮扈從西征賜羊酒
帳房等物八月庚申駐師萬全一應軍務悉命榮掌
之晝夜或三接五接每以楊學士稱之不名十月次
天成番王也先土干納款命榮往受之回賜御饌慰
勞備至十一月旋師賜鈔一萬貫米十石紵絲金織
衣二襲靴鞵二雙二十二年復北征榮與幼孜扈從

慶閣詞林記

卷之九

五

語見受顧命類宣德元年漢庶人高煦反榮勸

上親征遂與楊士奇從行討平之七月駕還賜榮鞍
馬白金鈔幣及樂安州男婦五十餘人三年八月戊
申車駕巡邊獨榮扈從九月癸丑給以內廐良馬
命榮先從出塞日賜御厨酒饌乙卯師次寬河報捷
丁巳駐蹕會州甲子班師五年二月乙未

上侍皇太后謁長陵獻陵大學士楊士奇楊榮

等扈從庚子

上以皇太后命召見士奇等五人於行殿諭之曰
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是固

祖宗福祐家國亦惟卿等贊翼之功賜以酒殽及白金紵絲表裏辛丑進詩謝恩三月己酉扈駕回京賜青紅毯子駝褐九年九月榮復扈

車駕巡邊給以天閑名馬光祿寺日供酒饌至洗馬林而還比還恩賚甚厚正統十四年七月虜酋也先入寇司禮監太監王振勸親征

上親征時學士曹鼎及張益等扈從八月遇虜于土木鎮鼎及益皆沒宣德四年正月丁巳大學士楊榮扈駕南郊賜金銀鮮果等物弘治十六年

上郊祀大學士李東陽等候駕畢宿神樂觀特賜者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九 六

三東陽等為詩記之嘉靖十五年三月清明節今上躬詣

天壽諸陵命日講官顧鼎臣謝丕張璧暨臣道南蔡昂扈從十八年三月

大狩龍飛扈從則儒臣陸深等臣道南祇謁于鍾祥上命賜光祿酒飯蓋渥恩也

留守

永樂六年

上將巡狩命尚書蹇義金忠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留守諭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弼

監國必付房玄齡卿等其識朕意又以幾務事繁復命修撰王直副之凡南京政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邊警調發上請行在若祭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啓聞明年春

車駕遂行十一年再巡命淮等與洗馬楊溥留守十五年春復巡北京留義與士奇居守以侍讀梁潛副之會謀譖監國者事連潛十六年九月寘潛及司諫周冕于法皆漢庶人為之也惟士奇免咎

宣宗在東宮受命祀

陵因留南京監國舊臣曾棧輩皆從焉是年五月楊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九

七

士奇黃淮楊榮佐鄭襄二王監國宣德元年

上親征漢藩淮以病不行留佐監國正統十四年七月

上親征北虜命郕王居守每旦於闕左門西面受群臣謁見朝政皆太監金英佐理學士陳循高穀留守

迎駕

永樂八年七月

車駕還自北征

皇太子遣大學士黃淮往迎至滁州朝見洪熙元年五月

宣廟召自南京大學士楊榮往迎於德州景泰元年八月十三日

英宗自北狩回鑾遣學士許彬迎于宣府商輅迎于居庸關十四日

駕至上關輅進見

英宗命輅草書二封達于

皇太后入居十南內重華宮正德十五年十月

武宗南征凱旋駐通州者久之楊廷和等出迓

主戎服而入十六年三月大學士梁儲等迎

今上于行宮

慶閣詞林記

卷之九

八

充使

皇太子及親王冠禮內閣官克寶贊婚禮克納徵等使冊封 諸王及妃內閣官克正使若冊封副使以本院官克者自成化末侍讀江瀾始也永樂洪熙宣德三朝冊封 諸王及妃內閣楊榮金幼孜各克正使者二自後內閣不復出使於外惟冠婚大禮則用舊規宣德三年三月癸未楊榮奉 命持節冊

中宮禮成賜白金鈔幣若本院官以事出使者洪武三年五月遣編修蔡玄等訪歷代帝王陵寢以聞永樂中修撰陳循被命往南京文淵閣取儲書之類是

也

遠使

凡朝鮮安南國頒 詔及冊封學士等官克正使體
部預奏請特 旨點用按洪武初侍讀學士張以寧
使安南冊封未至而國王死國人請授其世子以寧
不聽遣人請命于 朝且教其世子服三年喪拜令
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 朝廷嘉之賜以勅
書比之陸賈馬援

御製詩以獎諭之於是復命編修王廉吏部主事林
唐臣克弔祭使以往且封其世子陳日燮為王既至
其君臣出迎于郊乃奉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九

九

御製文於絲輿迎入成禮而還四年二月戊午以寧
等三人還自安南以寧卒于道日燮遣陪臣阮汝亮
偕廉來上表謝恩貢方物

上即拜廉為工部員外郎旌其勞也廉固辭不拜出
丞滬池十二年十二月壬戌遣編修羅復仁兵部主
事張福齋詔諭安南占城及復仁還擢弘文館學士
永樂初遣侍詔王延齡使朝鮮行人朱彬副之賜衣
一襲及鈔錠錦衣皮裘狐帽自後使二國者俱賜一
品服其禮益隆云安南正統中請封侍讀學士錢溥

克正使其王桀驚不恭授受迎拜不如禮溥以書累
爭之而後定弘治初侍講劉戩使安南考地志由陸
南寧坦其無虞乃乘肩輿從兩僮忽抵其界夷人傾
駭至之日頒 詔明日燕畢遂行餽贐一不受追送
諸金不與語獨書其入關詩與之曰歸裝有一南物
者闕神其極後陪臣入謝表有廷臣清白之語當時
莫不多戩正德初侍讀徐穆克正使頒正朔于朝鮮
及譚吉國王不郊候迎 詔不道跪穆援古義稽今
制及復辨析皆如議王屢遣陪臣代質疑義穆剖析
不遺凡所餽遺悉拒弗納入咸稱之六年編修湛若
濂蘭詞林記 卷之十九 十

水克安南冊封正使獨和其王僧詩一章論者謂得
體云

巡行

洪武元年八月 命儒臣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哲
隱逸之士於是學士詹同等往焉

攝憲

洪武初編修玉璉等攝行御史璉按河南入對稱旨
上悅謂近臣曰文華堂諸生如璉等皆異日將相才
也九年三月丙子以璉及編修馬亮任敬王懌陳敏
張淮典籍王儼應奉殿督侍儀使孫化秘書直長蕭

韶督請閩裕起居注嚴純給事中方徵彭通宋善玉
惟吉十六人為監察御史十年正月乙丑復命編修
葉慎陳為署監察御史二十九年復以編修景清為
監察御史尋署僉都御史其重憲職如此永樂末侍
講李時勉修撰羅汝敬皆降監察御史是又與洪武
時異矣

分鎮

正統十四年八月命侍講徐瑄等十五人分鎮要地
瑄得彰德瑄即有真也成化中修撰張頤擢僉都御
史巡撫居庸豈援此以為例歟

嚴爾詞林記

卷之九

十一

代祀

凡祈告代祀多用本院儒臣正統乙丑浙江台寧等
府民遭疫死甚衆

上遣禮部侍郎兼侍講學士王英齋香幣往祀南鎮
以禳民厲時浙間久旱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
獻之夕雨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野沾足人皆喜曰
此侍郎兩也布政使孫原貞等陪祀請為

御祭感應記刻石于廟而還景泰辛未夏不雨持遣
侍講學士劉鉉祀濟清成化甲辰陝西旱遣禮部左
侍郎兼學士徐溥代祀中鎮河海瀆諸神雨輒應丁

酉 朝廷用儒臣議追崇先聖禮樂遣學士王獻祭
告闕里弘治己未六月孔廟災學士李傑奉 詔祭
告甲子閏四月孔廟重建落成復遣大學士李東陽
祭告焉

陪祀

先郊祀五品以上官例得着牲次早復 命陪祀皆
預若分獻用文武大臣及近侍官太常寺請 旨點
充故本院官自檢討以上皆預永樂中修撰馬鐸建
言國子監分獻十哲宜用翰林院官

今上肇建

麟閣詞林記

卷之九

十二

園丘分獻大明夜明周天星辰雷雨風雲四壇方澤
分獻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四壇俱用輔臣分獻及
帝社稷壇用日講官陪祀

獻獄

洪武十四年十月癸丑命法司論囚擬律奏問從翰
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
奏論決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丁巳大理寺奏決重囚
仁宗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諭曰比歲法司
濫刑往往出於鍛鍊

先帝嘗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後決自今審

錄三法司必會三學士同審正統中侍講學士馬愉嘗奏讞獄終年不決者

朝廷從之由是寃抑多伸理惜其未能復洪武之舊也

主宴

凡筵宴之錫賚臣下者令大臣待之謂之主宴天順四年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大學士李賢諭曰黜陟之典亦當舉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等十人賜以衣服褚幣禮部筵宴命大學士李賢及尚書王翱待宴以

嚴閣詞林記

卷之十九

十三

勵其衆正德以來武舉會試宴例用內閣大臣一員主席兵部先期奏請嘉靖壬辰四月望今上命臣道南臣王用賓典武舉命成國公朱鳳尚書王憲待宴

齋宿

比郊祀洪武二年定齋戒日期文武百官先沐浴更衣木衙門宿歇次日聽誓戒畢致齋三日

宗廟社稷亦致齋三日惟不誓戒或

朝廷祈禱亦如之成化丙申十二月十日禱雪致齋于翰林之東署侍讀倪岳侍講程敏政修撰陸鈺編

修陸簡同宿是夜雪大作遂用歐公禁體故事相與
闡韻聯句以志喜鈞奇競勝達旦弗能休前輩風致
可相見也

習儀

翰林舊不習儀以禮所自出故也成化十四年冬至
上命學士而下俱依常叅官赴朝天宮習儀至今循
之

陵祀

洪武八年十月乙卯

詔翰林院考定陵寢朔望節序祭祀禮部學士樂韶

殿閣詞林記

卷之九

十五

鳳等奏今擬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
至日用太牢其伏臘社每歲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
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從之
其後清明中元冬至至祭祀

列聖陵寢分遣勳戚大臣行禮本院官例用二員陪
祭永樂元年

太祖皇帝忌辰

上率諸王詣奉先殿行禮畢仍率百官躬詣孝陵
致祭令近侍官於殿前行禮

殿閣詞林記卷之九

殿閣詞林記卷之二十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授經

國初置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召四方名儒教
皇太子親王用學士宋濂待制兼編修王禕修撰王
傑耆儒陶凱輩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所授
經書必親督之嘗命禕采故實韻為四言詩以授

皇太子

上特賜燕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字無虛日尋命勛
舊之子執經入侍於是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

殿閣詞林記

卷千

一

蘄春侯康鐸等與焉洪武元年十一月辛丑燕東宮
官及儒士各賜冠服是日

上命大本堂諸儒作鍾山蟠龍賦置酒懽甚乃自作
時雪賦故有是賜其後

皇太子讀書在文華殿而親王則出就所居府十二
年三月戊辰朔

上御華蓋殿 皇太子侍

上問比日所讀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

上曰看書亦知古人為君之道否因諭之曰君道以
事天愛民為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

於天下繫於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善天必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汝其敬之

聖祖之誡訓如此真可謂得其大本矣諸儒授經惟奉行

上意而已

嚴君在上賢師友輔之睿德之懋斯可望矣

賓客

太祖始令宋濂為諸王世子師庚子年十月奉命入內授經遇綱常大義再三言之乙巳年三月濂以起

殿閣詞林記

卷二十

二

居注生呂病詔還家仍賜金帛世子致贈有加焉六月

濂上箋謝恩復奉書

東宮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無怠慢無驕縱修德進業以副天下望

上覽書喜甚召

東宮語以書意且賜書卷之其畧曰昔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為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為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為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見之復以文綺侑書洪武元年設東宮師傅官令勲臣兼之十月以耆儒梁貞王儀為太子

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昌為太子諭德

上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

東宮難同庶僚命禮部考古定儀禮部及翰林諸儒
臣議今凡遇大朝賀前期設

皇太子座于大本堂設各拜褥位于堂中設三師賓
客諭德拜位于堂前贊禮二人位于三師之北內贊
二人位于堂中俱東西相向至日

皇太子常服陞座三師賓客諭德常服入位北向立
皇太子起立南向贊禮唱鞠躬四拜

皇太子受前二拜答後二拜禮畢而出五年太子贊

殿閣詞林記

卷下

三

善大夫宋濂輔導

東宮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于道每侍讀書
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
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

皇太子每歛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必曰師父
師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二十六年七月戊申選
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入直文華
殿侍講畢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間陳古
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為常永樂中楊
榮輩在春坊每進講罷必從容以正身務德親賢去

邪尚儉戒逸之言進或訪以政務必陳其切要及先後緩急施行之序皆懇切無少避忌

皇太子每以忠直稱之時贊善徐善述王汝玉充見親禮嘗令善述擇選詩二十餘首分類賦比興以為法又與之書言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具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且問其疾勞慰備至且曰卿今年邁恐輔余為勞似卿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面諛順頰者比比有之卿康健無憚勞弼余成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務犯鱗觸諱之慮其所與書必字之曰好古或曰致書贊善好古先生云其與汝玉

殿閣詞林記

卷二十

四

書有曰願求致治之方又曰善政之音至有如暗逐明之喻其望啓沃之切如此每遇節序燕勞東朝之臣起居慰問煦濡諄切一如家人父子焉然

成祖常恐

東駕親近匪人每比巡必訓戒之又廣求名儒與之講學於是命侍讀學士王達沈馬揚溥修撰梁潛典籍金寔郎中葉砥等分直講讀亦有選自教官者惟在得人而已故

仁宗之為皇太子也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大類儒者蓄經籍法書富甚云

講儀

東宮講讀儀春坊官與翰林院官日分二員講書以尚書春秋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正要等書進講須要纂其事之始終直述太義輯成篇章進呈

御覽畢然後赴文華殿講說三師三少及詹事府官鴻臚寺并每科給事中一員侍立進講畢衆官齊出及有召問亦須前項一員官同進出如有獨進并獨負留後者許給事中鴻臚寺官并司直郎清紀郎糾劾凡講讀畢每遇

上位發落過五府軍政六部緊要事務及撫諭四夷

殿閣詞林記

卷千

五

恩意其大經大法詹事府官同春坊官將緣由於衆官未退之時一一敷陳焉永樂二年七月侍讀學士王達講乾之九四舉儲貳為說

仁宗在東宮問楊士奇曰達言讖否士奇因舉程子云凡卦中六爻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又舉王昭素對宋太祖之言以對

仁宗因命解縉專閱書胡廣閱詩金幼孜閱春秋士

奇閱易

仁宗問儲貳說有據否士奇對以胡瑗之說甚喜自

是講義有疑必召四人相與辯折暢而後已遂命春坊司經局臣分錄講章以備常閱

出閣

永樂以前 儲宮皆年長始出閣

英宗未及出閣遂登大寶故出閣之儀至天順二年始定其講學師友惟用東宮官及本院官分班講讀內閣提督之不別選他職其講讀侍班及正字官從內閣具名奏請每日講書直解先送內閣定講畢補進與經筵同以史官修撰編修兼之校書正字以制勅房官兼之會典載初出閣議云是日早侍衛侍儀如常儀執事等官於文華殿行四拜禮畢鴻臚寺請皇太子陞文華殿執事官導引至殿陞座師保等官于丹陛上行四拜禮畢各官退出內侍官導

殿閣詞林記

卷二十

六

皇太子至後殿陞座以書案進每日侍班侍讀講官以次進讀叩頭而退每日讀講儀云每日早朝退後皇太子出閣陞座內侍以書案進不用侍衛侍儀執事等官惟侍班侍讀講官入行叩頭禮畢分班東班向立內侍展書先讀四書則東班侍讀官向前伴讀十數遍退復原班次讀經書或讀史書則西班侍讀官向前伴讀亦如之務要字音正當句讀分明講

各官退每日巳時侍班侍讀侍講及侍書官候

皇太子陞座畢入班西向立侍班內侍展書先講早
所讀四書則東班侍講官進講一過退復原班次早
講所讀經書史則西班侍講官進講亦然務要直言
解說明白易曉講畢內侍收書訖侍書官向前侍習
寫字務要開說筆法點畫端楷寫畢各官叩頭而退
午後從容遊息或習騎射晚讀本日所授書各數遍
至熟而止凡讀書三日後一溫須背誦成熟遇溫書
日免授新書講官通講須晚大義凡寫字春夏秋月
每日寫一百字冬月每日寫五十字凡遇朔望節假
殿閣詞林記 卷十 七

及大風雨雪隆冬盛夏暫停讀講寫字今按此儀稍
變永樂之舊矣成化中

孝宗出閣最勤學十九年

御製文華大訓成少詹事彭華進講左中允周經預
講是書

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輔臣請坐講從之弘治中

武宗在東宮學士呂寬率同僚上疏曰竊惟

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
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况八歲出就外傳居宿於
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况有天下者乎

諸典

洪武中定儲宮奏事

皇太子御文華殿官員人等承

旨召入者方許入凡啓事者稱臣會典載東宮朝儀云永樂二年定文武官員常朝行叩頭禮畢三師三少詹事府官左右春坊官翰林院鴻臚寺等官六科給事中錦衣衛官左右序立於文華殿門之外鴻臚寺序班通政舍人引文武百官於

丹陛上丹墀內東西序立照依衙門咨次啓事御史二員司直清紀日輪二員北向侍立糾儀啓事畢百

殿閣詞林記

卷三

八

官齊退及有召問亦須前項官員一同進出如獨進并獨負留後者許監察御史鴻臚寺官司直清紀糾覈凡合啓事務在京衙門止用奏本其詹事府主簿錄事同春坊司直清紀司諫分為六科將本內啓過事件同六科給事中逐一奏聞主簿錄事司直清紀司諫仍於司禮監共開揭帖開寫逐日啓過本內事件畧節緣由六科給事中亦具題帖各另奏進凡遇正旦冬至節行慶賀禮并進曆進春等事詹事府例

該啓

皇太子知必先奏聞候得旨方具啓本進凡遇

之器以為

宗社生民之福國家有無窮之休卿等亦有無窮之聞欽哉九年九月

皇太子命楊榮等侍 諸皇孫讀書 文華後殿且

諭 諸皇孫曰此

皇祖近臣汝輩當加禮敬又謂榮等曰他日學成即汝訓迪力也後

皇太子復傳

上命召翰林院吏部官令舉老成正大儒者侍

皇太孫講讀明日

殿閣詞林記

卷千

十

東宮特召尚書蹇義及楊士奇問得人否義對曰臣兩人共舉禮部侍郎儀智然衆鮮知之議尚未決

東宮曰往者曾舉李繼鼎大誤後悔不及智甚端正但覺老矣士奇對曰智雖老然起家學官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廷臣老成未見其比是日午朝

上喜曰此得人矣雖年耄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宜免賀朕從之智誠可用遂召禮部翰林諸臣

諭曰儀智甚好朕知之矣今侍太孫講讀令右替筆陳濟等充講官教諭林長懋張英陳山戴倫等授給

事中使侍

太孫已而俱授春坊左右中允

制度

聖祖有天下之初凡制度命儒臣稽考古今因革之宜以聞中書省具奏

上為裁定於是宣國公李善長學士陶安集諸儒論建以適厥中自朝廷以達邦國品式明備洪武元年二月安等奏定天子冕服之制

上曰古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十一月甲子禮部翰林

殿閣詞林記

卷十

十一

院等官議乘輿以下冠服之制三年六月中書省臣與翰林院定文武官朝服之制四年正月戊子禮部太常司翰林院議奏

上親祀圜丘方丘宗廟及朝日夕月服衮冕祭星辰社稷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先農皆用皮弁服群臣陪祭各服本品梁冠祭服五年五月癸卯親王儀仗車輅成亦禮官諸儒所定也八月乙亥禮部及翰林院議省牲宜用常服十六年七月戊午詔更定冕服之制先是禮部言虞周以來冕服制度不同宜加考定命翰林諸臣議從之二十年冬十月

詔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左右春坊大理寺及本院
官著禮儀定式合行事宜凡一十四款

詔頒行之二十四年六月己未詔六部都察院同翰
林儒臣參考歷代禮制更定衣冠居室器用制度於
是群臣斟酌損益以聞二十九年十一月

詔翰林議定制度凡官民房屋墻塋等第及食祿之
家禁例為書名曰稽古定制頒行天下總載集禮又
憲綱事類肇自洪武中載都察院十三道御史所宜
行者宣德中勅禮部同翰林院考舊文而申明之凡
祖宗所定風憲事體悉載其中至正統四年十月始

盤閣詞林記

卷二十

十二

頒行云

律令

吳元年十月 詔修律令命學士陶安為議律官十

二月甲辰律令成命刊布洪武元年正月

大明令成修列吏戶禮兵刑工六官之條

大明律亦如之

上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齊
之於後今所定律令刪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
庶幾易知而難犯八月己卯

上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有乖中典命儒臣四人同

刑部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止擇其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宜則親為損益務求至當六年十月命刑部與翰林院更定大明律學士宋濂撰表以進二十二年八月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將比年律條參考折衷以類編附日名例律附於斷獄下至是特載諸篇首頒行之

封爵

洪武三年十一月內申大封功臣其五等封爵皆學士宋濂所定始制五等公曰國侯伯曰郡子男曰縣至是罷子男不封惟繫公於國各錫之鐵券云二十三年九月乙未加封中山王徐達岐陽王李文忠二代皆王爵侍講學士葛鈞等奏王及三代惟

本朝開平王常遇春出自特恩上謂二三皆元勳宜如開平王例自今開國功臣沒後俱追封三代其襲爵子孫非建奇功者生死上依本爵其券文誥命皆詞臣撰進先是五年三月命學士宋濂參考唐宋誥命皆三省官列銜書名復用吏部告身等印章

本朝誥勅既用御寶則省臣不敢署名考宋紹興間二部言官誥院所有綾紙易以偽冒下文思院別織

花樣今議於誥尾添織字號以為關防及取工部神帛勅誥局造完書寫頒于文武官從之九年四月癸卯命 中書省兵部定給武官誥勅大都督府咨中書省送兵部覆奏貼黃考功監叅考同奏翰林院撰交付司文監投勘奏付中書舍人書寫十六年三月命中書省與翰林院定嫡妾封贈例及文官贈蔭叙之例二十四年五月辛卯 詔定文武官封贈舊制兵部試尚書茹瑄請

上命翰林院考古制學士劉三吾奏宋制母以子貴詔從舊制瑄又奏庶子襲父職例止封贈嫡母復命

殿閣詞林記

卷十

十四

禮部翰林院同考古制三吾奏宋制母以子貴庶母亦依所生子之秩詔從宋制六月丙寅命禮部翰林院議軍官姪男替襲伯父職事及弟襲兄職義子女婿承襲養父妻父封贈禮制八月己巳瑄又奏言武臣封贈父母妻姓名有以嫡母生母同請有以正妻次妻並書乃命翰林院稽考古制學士劉三吾言宋制嫡母繼母亡許封贈所生母正妻有子無子皆得封贈

上命只封嫡母正妻其所生母從宋制永樂元年十一月乙亥廣平侯袁容嫡母孫生母劉俱亡獨繼母

羅氏在而封贈事例不同學士解縉等議上若所生
母與繼母同在禮難並封今繼母在當封所生母并
嫡母俱亡亦可一體追封從之仍命後不為例

訂音

聖祖嘗召學士樂韶鳳宋濂待制王僕修撰李叔允
編修朱右趙瑄宋濂典簿瞿莊鄒孟達典籍孫晉谷
祿與權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右殊失正音有獨用當
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為二
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
廣詢通音韻者判定韶鳳等奉詔撰成七十六韻共

十六卷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濂序曰古者之音
惟取諧協故無不通江右制韻之初但知從有四聲
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常不交而立立韻之原七音
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分其清濁定角徵
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在是矣然則
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旋宮以七音為均均言韻也
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
亦在是矣自從奏啓進呈文字點畫音韻並從是書
洪武二年四月命翰林院定官民書禮儀式禁革民
間名字有先聖先賢大國君臣并漢晉唐宋等字者

中書省臣具奏行之若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
字皆作箋云出內閣意景泰中幸太學表內閣自為
之中有管窺霄彘測海句盖亦避天字也與宋宣和
時禁君天等八字同殆非洪武舊制矣

祀

聖祖肇正祀典首詔岳瀆城隍等神皆削去後世所
加封號止從實稱之惟孔子則仍其舊洪武元年遣
官釋奠于先師孔子定以二丁降香遣官祭于國子
監每二丁傳制遣官致祭孔子若登極皆遣官祭告
闕里二十四年十月乙丑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
殿閣詞林記

卷十

十六

內一事歷代忠臣烈士有功德於民者宜勅有司訪
其事蹟俾禮部翰林院考究明白量加封謚

上寵擢之二十六年頒大成樂于天下府學令州縣
如式製造以祀孔子二十八年用儒臣言黜莽大夫
揚雄進董仲舒從祀孔子正統二年從本院議進胡
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八年追封元吳澄為臨川郡
公從祀後建言者謂當祀劉因及薛瑄內閣劉定之
駁二人皆無著述遂沮然澄實宋進士仕元失節識
者非之學士丘濬嘗者論許衡無益於名教則澄可
知也成化二年用太學士商輅議封仲舒為廣川伯

安國為建寧伯沉為崇安伯德秀為浦城伯從之輅
又請加孔子以道配天地之號事寢不行弘治九年
追封宋楊時為將樂伯從祀言者因謂羅從愿李侗
亦同從祀禮部侍郎傅翰言二子著述眎尹焞游酢
謝良佐未知所先後二子從祀則三人似不可遺乃
止先是元年八月侍讀學士程敏政建議欲將馬融
劉向賈逵王弼何休戴聖王肅杜預禰爵罷祀鄭衆
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而增后倉若
荀况言性惡宜依揚雄例黜之時祀王通七十弟子
中申張申黨疑誤當為一人宜存張去黨公伯寮秦

冉頰何遽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亦宜罷去顏
子曾子子思配享于殿而父在兩廡非所以明倫宜
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祀國公頰無繇萊蕪侯曾
點泗水侯孔鯉并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其程珦朱松
量加封爵祀焉祭酒謝鐸建議則謂吳澄出處不正
當黜其祀俱 詔廷臣議之學士吳寬言從祀苟有
益於經傳則揚雄馬融昔皆不廢尚書倪岳亦言馬
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
於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唐之
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

七十子名字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何
可臆定於是咸仍其舊云嘉靖九年臣道南寓史館
欽奉

上親製正孔子祀典說大旨謂孔子生于周作春秋
周文武止稱為王春秋繫王于天孔子之道王者之
道也功王者之功也而位則非王者之位焉後世稱
之以王不若尊之以師於是毀其像厝之主曰至聖
先師孔子顏子曰復聖曾子曰宗聖子思曰述聖孟
子曰亞聖則列名先賢七十二子曰先賢從祀諸儒
則列名先儒特建啓聖祠于學宮之後別祀叔良紇
殿閣詞林記

卷干

十八

定名

聖祖有天下之初追尊

四代考妣為帝后其廟號尊謚皆學士朱升等所定
凡

皇子命名受封及公主封號功臣爵名皆學士宋濂
等擬奏取自

上裁尋又命正天下合祀神祇名號洪武九年四月
天下驛傳多因俗名兵部且數命翰林院考古正之
凡二百三十二自後凡建置郡縣命名皆以屬焉會

典云凡

皇子名及各王府奏請子名親王公主及郡王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封號俱內閣擬奏請

旨點用

紀元

國初紀元洪武出自

聖祖親裁繼世之後始命翰林儒臣擬奏擇而用之成祖即位始擬用永清後用永樂自是每

朝紀年不復再改蓋

聖祖詒謀之善實前代所未有也

殿閣詞林記

卷十

十九

英廟復辟召內閣高毅商輅至文華殿問曰今年號宜改否毅對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宜改維新元年輅曰年號多與前代同者臣等具數年號請旨

上稱善已而用徐有禎等言用天順改元或請去景泰故號仍紀正統

上不從改天順

今上初登大寶輔臣擬明良善治

上特用嘉靖蓋有商高宗嘉靖殷邦之志云

藩規

洪武中命選儒士授本院博士等職事令於各王府

說書永樂中妙簡宮僚以輔諸王以詹事府丞周孟簡為襄王府左長史司直郎金寔為衛王府左長史俾侍講讀其後

親王出閣止選進士中老成有學者除檢討及就封即拜長史弘治三年進士被是選者恣言怨詈吏部黜之會典云諸王讀書內閣提督檢討等官講讀為擬定經書起止所習做學每日進看其儀天順二年定擬初入書堂其日早王至右順門之北書堂面東中坐提督講書并講讀官行四拜禮畢內官捧書展於案上就案左立講讀官進立于案右伴讀十遍叩

殿閣詞林記

卷千

千

頭退每日講讀清晨王至書堂講讀官行叩頭禮伴讀十遍出飯後復詣書堂伴讀看寫字畢講書直說大意畢仍叩頭退內侍以所寫字送內閣

書翰

書雖六藝之一然事屬

天家頒為帝制亦不可以為末務

成祖喜楷書時典籍沈度書法豐潤

上深愛之每有大制作必命度騰為累遷至學士惟

支俸仍事書辦賜象笏鏤金刻度姓名其上以寵耀之其第繁亦起自書辦累官侍讀自此沈字盛行于世

宣宗自冲齡習古法帖宸翰妙絕蓋始學趙孟頫而加適勁出神入天者矣

孝宗亦愛沈字宮中始習焉嘗訪其後得其孫世隆授中書舍人故制誥猶用沈體云

今上宸翰天日昭回星斗經緯嘗親書四箴字暨皇史宬以示大學士李時衆皆忻服供奉諸僚各取其長云爾

扈蹕

聖祖御闕江樓及謁陵寢悉命詞臣扈從宣德五年二月宣宗謁天壽山時楊士奇金幼孜扈從嘉靖十五年三月

殿閣詞林記

卷二

二十一

今上禋祀 諸陵命日講官顧鼎臣謝丕張璧及臣與恭昂扈從臣道南恭和

御製詩二章云

聖皇孝祀惻中腸 陵殿春開俎豆張鳳麓遠蟠知地勝鸞輿端擁自天康雲通北極千關壯水接東溟萬里洋仰識駿圖光宇宙永占佳氣護封疆

帝藻初裁錦繡腸昭回雲漢列星張禮崇天地追隆古道貫皇王邁小康百辟霽瞻容穆穆萬方春霽頌洋洋即着醴假登殿廟不獨巡游通禹疆

殿閣詞林記卷之二十一

殿閣詞林記卷之二十一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薦舉

聖祖之靖元亂也干戈未定即大召四方名儒隨所
在館穀之使各以其所知薦戊戌十二月辟儒士范
祖幹葉儀為諮議己亥正月克婺州初置中書省召
儒士許元胡翰十餘人會食省中曰令二人進講經
史敷陳治道及克處州又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
水葉琛金華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幣徵之庚子三月
至建康入見甚喜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

殿閣詞林記

卷之二十一

一

深見尊寵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以處
之始置儒臺校理以官儒臣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
王偉王天錫至皆用之尋建尚賓館以待薦舉至者
丙午年置博士廳設博士一人典籤十餘人以備顧
問博士則許瑗許存仁典籤則劉秩鮑穎吳毅劉辰
黃哲涂穎之屬侍從文學之職寔權輿於此及置翰
林院則擢諸儒之最有文行者任焉洪武六年復大
徵天下儒士浙江叅政徐本首以桂彥良薦待詔闕
下奏對稱旨擢春坊正字未幾浙江布政使安然等
以懷遠縣教諭王景等薦既至命日直翰林隨班朝

見賜燕西序七年學士宋濂侍上登武樓賜坐問及宿學之士濂以會稽郭傳對

上覽其文稱善召見謹身殿稱旨擢應奉翰林文字十年復聘金華儒士吳沉以侍臣有薦之者十月召見稱旨以為待制十五年復徵者儒隱逸侍臣張寧以死平儒士董倫薦召至以為太子贊善大夫賜冠帶是年置諫院官十月以耆儒劉靖為諫院左司諫兼左春坊左庶子關賢為右司諫兼右春坊右庶子趙肅為諫院左正言兼左春坊左諭德何顯周為右正言兼右春坊右諭德十七年七月下詔徵賢耆儒

汪仲魯至自婺源儀禮司引見有旨舉西伯勘黎篇命之講釋稱旨授左春坊左司直郎又數日劉三吾至自茶陵入見便殿見其莊重宏博甚禮重之即拜左春坊左贊善未幾擢本院學士十八年三月開進士科始定進士入翰林之制自此薦舉者乃不輕授云永樂初本院貢少遂簡命侍臣更薦引之於是首擢審理副楊士奇為編修繼擢儒士曾日章為侍講助教鄒緝為侍讀改給事中金幼孜王洪桐城縣知縣胡儼為檢討又以太平訓導蕭引高袁州訓導廖敬先為檢討應天訓導王汝玉蕪湖訓導張伯頴

爲五經博士皆異數也自後惟於進士及庶吉士內擢用宣德七年大學士楊士奇薦交趾南靈州知州黎恬文學操行可任近侍遂拜右春坊右諭德恬既至不副輿論江右人寓詞林者或咍之乃求歸其鄉自是薦舉進者益罕矣天順二年忠國公石亨大學士李賢交薦撫州處士吳與弼召以爲左春坊左諭德固辭不拜成化十八年廣東布政使彭韶巡撫兩廣都御史朱英交薦新會舉人陳獻章既至吏部欲試之辭以疾自陳患病乞歸侍養詔授檢討侍親終病愈仍來供職獻章即與弼門人也後屢被薦皆援

詔不行二人者皆以理學鳴於時隱居求志天下高之竊謂科目未足以盡天下之賢才矧岩居川觀抱道不售與就試有司而屢黜者豈無其人乎薦舉之典誠不可廢也

銓注

洪武初年本院官皆由薦舉進雖設進士科未有入翰林者以第一甲賜進士及第丁顯練安黃子澄爲修撰第二甲賜進士出身馬京齊麟等爲編修吳文等爲檢討皆出簡用不由選法命下吏部惟銓注而已後遂爲例策進士以第一人任亨恭爲修撰第

二人唐震第三人盧原質爲編修著爲令至今因之
則許觀張顯宗吳言信則張信景清戴德彛則陳邠
尹昌隆劉諤是年六月覆試則韓克忠王恕焦勝遵
洪武乙丑之例第一甲胡廣王良李貫皆修撰第二
甲吳溥楊子榮楊溥劉現皆編修進士第一人曾棨
擢修撰第二人周述第三人周孟簡仍銓編修則復
遵戊辰之令也林環陳全劉素蕭時中苗衷黃暘馬
鐸林誌王鈺陳循李貞陳景着李騏劉江鄧珍魯鶴
齡劉矩裴綸邢寬梁禋孫曰恭馬愉杜寧謝璉林震
龔錡林文曾鼎趙恢鍾復周旋陳文劉定之施槃楊
殿閣詞林記 卷之廿 四

鼎倪謙劉儼呂原黃諫商輅周洪謨劉俊彭時陳鑑
岳正柯潛劉昇王俱孫賢徐溥徐鎔黎淳徐瓊陳秉
中王一夔李永通鄭環彭教吳欽羅璟羅倫程敏政
陸簡張昇丁溥董鉞吳寬劉震李仁傑謝遷劉戩王
鏊曾彥楊守陟曾追王華黃珣張天瑞李旻白鉞王
敕費宏劉春徐瑞錢福劉存業靳貴毛澄徐穆羅欽
順朱希周王瓚陳瀾倫文叙豐熙劉龍康海孫清李
廷相顧鼎臣董玘謝丕呂柟景暘戴大賓時大學士
焦芳用事第二甲第一人焦黃中芳子也有中旨以
黃中及第三甲第一人胡纘宗俱爲檢討及黃中之

敗也續宗亦坐貶楊慎余本鄒守益唐臯黃初蔡昂舒芬倫以訓崔桐楊惟聰陸欽費懋中盖自永樂以來進士得銓注者惟第一甲而二甲三甲必改庶吉士乃得銓注云

吉士

庶吉士之選始自洪武以諸進士未更事欲優待之俾觀政於諸司候諳練然後任之其在本院承敕監等近侍衙門者承書經庶常吉士之義俱改稱爲庶吉士其在六部及諸司者則仍稱進士云是科本院庶吉士則陳淇等吏科則楊靖等戶科則郭資等禮

殿閣詞林記

卷之廿一

五

科則徐旭等厥後楊靖爲刑部尚書郭資爲戶部尚書封忠勤伯惟解縉黃金華爲中書庶吉士因之本院庶吉士取數十人擇二十五人暨首甲三人俾進學內閣周忱自陳願與其列遂增忱爲二十九人命學士解縉領其事御前親教之首擢王英王直爲修撰又擢羅汝敬余鼎彭汝噐爲修撰余學夔爲檢討楊相劉子欽章敞陳敬宗沈升李時勉段民倪維哲吾紳楊勉等俱刑部主事盖舊制欲作養積久因其成材次第擢用然急於進者或觝望焉故相等皆除刑部庶吉士陳子孟潔曾春齡輩卒於京師或以教習

已近十年爲言時論其希進以張叔豫等皆除府通判二甲庶吉士錢習禮陳遜黃壽生劉永清等教習未久皆擢檢討三甲中則方復等庶吉士王翔擢大理寺左寺正宋琰鄭雍言高毅張益俱中書舍人黃仲芳等授知縣惟曹義彭麟應授編修許彬連智授檢討庶吉士周叙董璘習嘉言楊珙尹鳳岐陳珣俱授編修餘皆授諸司官有差宣德中三科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者二十八人薩琦賴世隆吳節江淵徐瑄授編修王玉王振姜洪李紹授檢討程後更名有貞振後更名詢是年猶有選入六科近待諸衙門

者庶吉士十二人其出舊科者一蕭鎡也惟鎡授編修是科以後始定庶吉士止入翰林然以爲重事不輕予故四年七年十年進士皆不選至是純選北方及蜀產者二甲萬安劉吉劉羽李泰授編修三甲邢讓李本授檢討尹旻等授給事中監察御史有差二甲吳匯周輿戚瀾劉宣楊守陳王獻童緣授編修三甲江朝宗張業授檢討二甲丘濬彭華尹直授編修二甲張元禎汪諧劉健授編修三甲周經鄭紀張頤授檢討二甲李東陽倪岳焦芳陳音謝鐸授編修三甲傅瀚張泰吳希賢授檢討二甲林瀚章懋李傑黃

仲昭商良臣授編修三甲莊梟授檢討二甲費闇尹
龍喬維翰王臣授編修二甲梁儲張潔楊傑敖山劉
忠于材徐鵬鄧焮江瀾馬廷用授編修三甲劉機張
芮楊廷和楊時暢武衛授檢討庶吉士之留官翰林
者至是盛矣二甲程楷蔣冕黃穆傅珪華巒吳儼羅
玘蘇葵授編修三甲李遜學石珪毛紀授檢討二甲
顧清沈燾吳一鵬汪俊周玉黃瀾授編修三甲薛格
授檢討二甲濮韶陳霽葉德賈詠授編修三甲汪偉
王九思劉瑞授檢討二甲魯鐸溫仁和李時滕霄畢
濟川何瑋授編修三甲周禎盛端明授檢討二甲崔

銑嚴嵩湛若水陸深翟鑾徐縉授編修三甲段昊穆
孔暉孫紹先易舒誥張邦奇授檢討二甲第四人劉
仁宇之子也逆瑾傳中旨併其上二名邵銳黃芳及
三甲李志學韓守愚凡五人為庶吉士數月即拜銳
芳仁為編修瑾敗仁黜銳芳皆坐累左遷云二甲許
成名劉棟張璧應良尹襄劉朴費棗張潮王思孫承
恩劉泉林文俊孫紹祖授編修三甲金臯吳惠郭維
藩王元正陳寰張衍慶邊憲授檢討二甲汪佃余承
勛黃易江暉劉世盛葉桂章葉式馬汝驥王三錫陳
沂鄭灝授編修三甲張星蕭與成林時季方湯惟學

授檢討二科庶吉士留用之多前此所未有也二甲
廖道南江汝璧童承叙黃佐王相王同祖王用賓張
治授編修蓋自宣德以前兼授部屬中書等官正統
間始有授科道者成化後不授中書正德辛未丁丑
止授科道而無部屬辛巳仍復兼授焉

國初取重是選雖二甲第一人及會元或選而不預
或預而不留其嚴如此丘濬嘗謂每科不必多選所
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其
言誠是也然必有通融之術而後可以免遺材之嘆
高皇帝之久于教習也蓋欲盡使之積學以待問蓄

殿閣詞林記

卷之廿

八

德以克用而後己未嘗遽出入前輩謂翰林官惟首
甲即除授選爲庶吉士者遠則八九年近則四五年
而後除授有不堪者乃改授他職世以職清務簡稱
翰林爲玉堂仙亦切喻也今公署教習不過三年即
評品而去留之使有晚成者出乎其間曷由進哉

成祖加意躬親校閱該授科道部屬等官有志進學
者許自陳願就近侍他職如高穀輩授中書舍人之
例穀後以學行獨優陞司直郎遂入翰林爲侍講宣
著爲令庶使華國之儒不至有遺而

祖宗之制可復也

纂修

洪武六年十二月以儒士朱右趙壘朱濂孫作爲編修以纂日曆故也作辭不拜明年五月日曆始成云纂修擢用蓋自此始洪武末年充修史官者有教諭等官王景高讓吳勤趙友士端孝思張秉彝唐畊葉惠仲胡仲昭等景即拜侍讀餘各除主事永樂初高廟實錄成詔定諸臣秩以太常寺博士錢仲益知縣楊觀梁潛王褒爲修撰國子助教王達給事中朱紘爲編修行人蔣驥爲檢討國子博士金玉鉉爲五經博士晉府伴讀蘇伯厚爲侍書教諭解榮劉宗平殿閣詞林記

卷之廿一

九

爲侍讀膳錄生員金寔爲典籍亦有京職擢爲外任上親裁定酌量才器銓授品職迨重修

高廟實錄及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大典諸書主事李時勉陳敬宗等擢侍講等官有差其後纂修擢用者主事劉球陳叔剛改侍講御史邵宏譽改編修自後纂修專用本院官此例遂廢

孝行

洪武二十六年八月詔褒異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里人王氏效之乃徵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詣闕既至令自推舉乃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

王勲爲右春坊右庶子徐州民權謹十歲喪父哀毀
幾絕洪武中以薦知樂安縣進光祿寺署丞迎母就
養母疾顛天求以身代母卒負土成墳廬墓三年哭
泣不輟事聞

聖祖命爲文華殿大學士辭不允以風天下之爲人
子者尋改通政司右叅議致仕仍旌其門曰孝行云
詩有之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

聖人以孝治天下固如此若以文墨自矜罔修于家
而欲其揚于王廷固已難矣

直諫

殿閣詞林記

卷之廿一

十

洪武十五年二月以福建儒士沈士榮爲待詔士榮
抗疏言天下事謂當修治省刑且請給筆劄條列事
宜或入侍左右劇論庶事雅重其鯁直賜

手詔褒重之十六年十月秀才周煥奎高孟文入見
論時事剴切

上大書皆擢爲檢討二十六年十一月學官入覲者
詢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應對不稱旨獨秦州訓
導門克新敷奏亮直擢左贊善紹興府學教授王俊
華以善文辭擢右贊善召二人謂之曰吾所以左克
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皆悚然悅服他日侍臣

李思迪馬懿顧問默默則黜之使忠謹之言日聞
聖祖之詒謀遠矣

耆俊

太祖嘗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諮詢謀謨則
老者閱歷多聞見廣達於人情有可資者故洪武中
多擢老成之士官以本院及為

東宮輔導者儒劉靖關賢為庶子趙肅何顯周為諭
德學士劉三吾文淵閣大學士朱善左司直郎汪仲
魯皆年踰六十時承顧問翊贊

儲極趨朝則同列賜坐則聯席衣冠儼雅修潔人望

殿閣詞林記

卷之廿

十一

而敬之時稱翰林三老洪武十九年七月詔舉經明
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郡縣禮送京師

上曰比來有司不體朕意豈知老成古人所長文王
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傳經
豈可槩以老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
當置翰林以備顧問

聖祖貽謀任用老成臻于至治有非前代可及者

隱逸

處士吳與弼之見薦也天順元年十月

上遣行人曹隆勅曰渴望來儀以資啓沃二年五月

壬寅至京師時特召大學士李賢問曰與弼授以諭德何如賢對曰可然諭德有左右上曰與之左授左諭德與弼固辭

上御文華殿召對賜紗羅羊酒柴米有旨朝廷久聞高誼特用徵聘今惠然遠來喜悅然幣以將誠官以命德禮非過也不允所辭或勸就職與弼曰淺陋之學衰病之軀豈堪任使敢竊祿祿再疏辭

上褒答之有曰亦不煩卿以冗務特處以官僚之職不必再辭戊申大學士李賢請旨召入內閣講中唐已酉三疏辭且請閣中秘書有旨固辭雖得難進之

殿閣詞林記

卷之廿

十一

義揆之中道無乃過乎欲觀秘書可勉就職丙辰令其子璵赴吏部告疾七月庚寅四疏終辭奉旨既年老有疾不能供職准辭丙申進封事十策一曰崇聖志二曰廣聖學三曰隆聖德四曰子庶民五曰謹教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清百僚八曰齊庶政九曰廣言路十曰君相一德同心已未召入文華殿

上眷賚無已賜以銀幣給以月廩復遣行人王惟善送歸仍賜詔褒嘉示以拳拳至意與弼既辭

上勅惟善曰天氣近寒吳與弼年老一路好生看顧莫教他費力古帝王褒賢之盛節大臣推賢之盛舉

於是乎至矣

聖裔

洪武六年四月孔子五十五世孫孔克表以學行舉上與語經史獻納言皆稱旨拜修撰兼國史編修官永樂以後累舉象賢世祿之典顏子孟子周子程子朱子後裔擇宗子以聞皆授世襲五經博士惟居鄉給俸以奉祭祀而已景泰時誠意伯劉基後裔亦援此例得世襲五經博士弘治中孔子嫡派在浙江衢州者有司以宗子孔彥繩奏聞詔授世襲五經博士尋改劉基之後為指揮於是崇道酬勲之意昭昭矣

殿閣詞林記

卷之廿一

十三

今上登極崇重世德復功臣劉基之孫瑜為誠意伯蓋千古盛典也

任子

洪武九年六月

上謂學士承旨宋濂曰朕自布衣卿起草萊列侍從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官其子孫屢辭謝不敢奉詔不允遂徵冢子璜之子慎為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价子璲除中書舍人

上時命題試璲與慎而戒之語濂曰朕為卿教子孫濂或奏事久稱倦遂持命璲慎共扶下殿父子祖孫

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為榮厥後復錄濂之孫懌為本院侍書云永樂中學士胡廣卒詔以其子種為檢討累遷至修撰洪熙時尚書兼詹事金忠之子達擢檢討賜歸依親讀書正統末改給事中尚書王直之子積為檢討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則皆蔭尚寶丞及中書舍人自是遂為定制無任翰林者

孝廟眷注大學士丘濬輩官其後多至三四人然或有援以陳乞者矣獨宣德中大學士金幼孜疾革士奇榮問之惟言受國家恩重生無益于當時死無益于後世復何言或啓請身後之澤者則正色曰為弟子求祿君子所耻此其最可稱者也

殿閣詞林記

卷之廿一

十四

改擢

本院官特清貴舊不輕改擢學士官雖五品序秩於尚書之上洪武三年七月丙申以太常寺卿魏觀為侍讀學士六年四月丙辰以兵部尚書樂韶鳳為侍講學士吏部尚書詹同為學士承旨仍兼吏部尚書八年三月以廣西按察司僉事答祿與權為修撰十三年五月癸丑以山西右布政使趙新為修撰十五年十一月戊午以禮部尚書邵質為華蓋殿大學士十六年十月以僉都御史茹太素為檢討瓊州府知

府趙瑁為左諭德三十四年九月以左僉都御史凌漢為左贊善蓋本院自革承旨後為五品衙門居庶寮以學行著聞而改擢者品秩大都由尊改卑蓋崇儒右文之體當如是也永樂初進

高廟實錄猶先學士王景而後及禮部尚書李至剛其尊重可知曾祭以狀元及第官居侍從將二十年始得侍講學士

上顧左右謂曰魯祭也與學士矣意猶謂其早也是時燕邱左長史金忠不得廁名翰林惟拜工部

宣宗雖擢山東張瑛入翰林以嘗為詹事府舊僚家

殿閣詞林記

卷之廿一

十五

故也

景帝興自邨邱其左長史儀銘亦官止禮部左侍郎未有遽擢為學士者其後一日拜六學士時人以為名器之濫兵部尚書陳汝言謂人曰昔十八學士登瀛洲今六學士同登何謂多邪此景泰之治鮮克終也竊謂慎重名器當自本院始葉盛所著水東日記蓋備紀之

兼職

本院官始惟與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互兼職事洪武中未設編修時多以修撰兼國史編修官其後

以修撰任亨泰爲詹事府少詹事兼修撰則東宮官兼本院官之始文華殿大學士全思誠兼左春坊左中允則學士兼宮僚之始也凡宮僚必俟儲位既正而後設然必互兼無有專任者

仁宗在東宮始以尚書蹇義金忠兼詹事尚書李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學士解縉兼右春坊大學士侍講學士楊士音等兼中允皆本

聖祖初制洪熙以後始有三孤及三師三少六卿侍郎通政事使太常寺卿少卿尚寶司卿兼本院官者正統以後始有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司叅議兼本

院與殿閣官者若詹事府詹事或不設而以尚書兼學士掌之左右諭德及司經洗馬或兼講讀或兼修撰編修或兼校書等官惟視時以爲崇卑成化以後內閣止用吏戶禮三部兼職若左諭德則兼侍讀右諭德則兼侍講等官一定而不易則自弘治時始正德中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等官通無一負百餘年來所未有也坊局諸印皆寄之本院本院學士又缺有一人帶管二印者蓋遙瑾與奸芳主之大學士李東陽曰旁觀坐視不能揀正咎有所歸正指此也殿閣詞林記卷之廿一

殿閣詞林記卷之二十二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議禮上

祖宗時凡國家禮樂制度皆命本院儒臣議而行之
洪武元年二月壬寅朔中書省臣及學士陶安等進
郊社宗廟議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
革安等奏天子大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
若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於壇創屋非宜
若祭而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

上是之又定宗廟祭享之禮安與侍講學士朱升待
殿閣詞林記 卷之二十二 一
制詹同等歷攷秦漢以下廟皆同堂異室四時皆合
祭今四廟時享宜倣之

上命春特祭於三時合祭如古制至二年三月戊戌
朱升等奉勅撰齋戒文大祀四日戒三日齋凡七日
中祀三日戒二日齋凡五日

上命凡祭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為生靈祈福
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自有所禱者不下令八月定
大祀受誓戒九月乙巳詔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及
壽星五神為中祀命翰林院撰文七年六月乙卯
上以大祀終獻畢方行分獻於禮未當命宋濂詹同

議以若行初獻禮奠玉帛將畢分獻官行初獻禮亞獻終獻皆如之八月辛酉監察御史咨錄與權請行禘祭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為虞夏商周四代世系明白其始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自漢以來世系無考莫能考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禘祭不過合已禘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禘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審禘祖之所自出是則莫知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八年十一月乙丑詔翰林院考定大祀登壇脫爲之禮學士樂韶鳳奏祭日大駕臨壇入幕次脫爲升壇執事等官皆脫爲於外以次升壇供事協律郎樂舞生依前跣韞就位祭畢降壇納爲從之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詔儒臣紀其事九年五月乙丑將有事于方丘適有晉王妃之喪

上命宋濂考古制以聞對曰郊社之禮國之大事聖人所重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示有尊也二十五年六月

懿文皇太子喪時享在邇命翰林院禮部議之學士劉三吾等奏玉制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不敢以卑廢尊宋真宗居喪易日服除之明年遂享太廟祀天

地服衮冕車輅儀物音樂緣神事者不廢其鹵簿鼓吹諸樂皆備而不作茲議天地社稷先師歷代帝王等神宜如宋制惟太廟先祖靈神所在國既有喪而時享用樂恐神不樂聽宜備而不作從之已而上自以已意定郊廟禮庶吉士解縉嘗上疏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

上嘉其識先是洪武二年八月詔天下郡邑舉素志高潔博通今古練達時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禮送至京纂修禮書二十年十月諭禮部集諸儒臣稽考

殿閣詞林記

卷二十一

三

臣僚尊卑禮儀舊制重加刪訂凡二十六條行之改元之初即定釋奠先師仲春秋二上丁日降香遣官祭于國學又詔定親征遣將諸軍禮及太歲風雲雷雨岳鎮山川城隍諸神祭禮其冠禮皇太子冠翰林院撰文祝辭因定天子冠禮尋定皇太子親王及士庶婚禮俱本院偕中書省臣議上其王國禮樂及合祀山川之儀則本院禮部與王府官議上遂命燕齊祭東海齊魯祭東岳鎮秦蜀祭西海晉祭北海禮

孝慈皇后喪專詔本院定議以聞成穆貴妃薨詔本

院稽古定制令父母俱斬衰三年子爲庶母服朞月
書成頒行曰孝慈錄又考議陵寢朔望節序之祭及
祭前代忠臣用便服行服等節今見於

大明集禮洪武禮制等書雖損益古今之宜然皆出
自 聖意衆莫能違也雖敢言如解縉

上亦未嘗以其異已而罪之夫以異已者爲罪則必
以合者爲功以合者爲功則是禮樂自臣下出也嘉
靖九年正月十四日

今上大詔廷臣問

園丘方澤禮臣道南奏曰邇者伏蒙

殿閣詞林記

卷二十一

四

皇上頒賜勅諭詢以

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及日月太歲諸神從祀之宜

愚曷足以知此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

文又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

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是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

能述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為昭焉臣愚以為三代而

上大道為公禮載諸經而典則明備三伐而下大道

既隱禮載諸史而議論紛紜自非

天子建中和之極

聖人通幽明之故安能折羣言之淆亂以嘉典禮之會通也哉謹按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蓋以辨方經野敘神奠位法天地高卑之象順陰陽剛柔之義也其禮器則有曰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有曰四圭有邸以祀天祫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其樂舞則有曰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有曰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鼙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宮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此周人祀天地之遺典也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禮器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又曰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又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則其義亦明矣然亦有專言祀天者曰禮記昊天上帝曰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曰祭之日王被衾以象天盖天者羣

物之祖舉其尊而言也而天固無不覆也有燕言祀社者曰祭帝於郊所以完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曰郊以明天道也社以神地道也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蓋古封國立社舉其重而言也而地固無不載也夫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法象莫大乎天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變通莫大乎四時是故君后所以承天地配日月而順四時者也若以爲祀不可分郊不宜貳祭統何以故天子躬耕於南郊王后親蠶於北郊也月令又何以故孟春迎氣于東郊孟夏

則于南郊孟秋迎氣于西郊孟冬則于北郊也祭義又何以故祭日于東于壇于王宮祭月于西于坎于夜明也孔子繫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日月兆於東西迎氣耕蠶分于南北天地之位獨混而無別乎若易言享帝而不言享祇則帝大而尊而各有取象詩歌昊天而不歌后土則地卑而謙而不敢專功知此則虜之類于上帝商之告于上天神后周之郊用牛二春秋魯人之僭祈穀之郊先儒固自有明辨矣臣故曰三代而上大道爲公而典則明備也漢郊祀志載秦祠四時八神漢高因

之增爲五時武帝祀太乙于甘泉后土于汾陰成帝從匡衡之議立南北郊厥後王莽創爲天地合精夫婦同牢之說而始合祭矣光武中興雖兆南北郊然合祭亦未之有改焉者也唐六典正月祀天祈穀于圜丘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俱以高祖配孟夏大雩于圜丘孟冬祭神州地祇于方丘以太宗配至武后親享南郊而復合祭矣玄宗中興雖從張說之議以祀后土而亦未爲得也宋史南郊初有四祀太宗始創壇北郊以祀地神宗因陳襄之議復南北郊及南渡以後而禮文浸廢矣夫漢之議從匡衡者五十

人從許嘉者八人宋之議從陳襄者四十人從蘇軾者五人不有大儒君子孰從而正之程頤曰元祐議行北郊只爲五月天子不可服大裘殊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報本之祭雖各從其類朱熹曰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人却說社是后土看來自有方澤之祭此皆不滿于宋議者也夫天道也父道也君道也地道也母道也臣道也天道至尊而無對者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者也漢之廢禮也自王莽始也莽以臣賊君無臣道者也唐之廢禮也自武曌始也曌以陰干陽無母道者也宋人之爭禮也則又介乎

漢唐之間者也臣故曰三代而下大道既隱而議論紛紜也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大召名儒博綜古典首制禮樂二局沿考制度數年於吳元年建圜丘于鍾山之陽以祀

昊天上帝建方丘于鍾山之陰以祀

后土皇祇至洪武元年二月壬寅朔

聖祖勅禮部翰林院太常寺諸儒臣曰自昔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莫嚴於祭祀故當有事內必致其誠敬外必備其儀文所以交神明也朕誕膺天命統一海

殿閣詞林記

卷三

八

字首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其何以交神明致靈貺今有國大祀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其各具沿革以進於是丞相李善長傅瓛等禮部尚書陶凱等學士陶安等上議以爲宜復古制祀

天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諸神從祀祀

地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諸神從祀而

宗廟社稷亦各有議今載諸

聖祖洪武實錄者足徵也其

圜丘方丘樂章俱

聖祖自撰今載諸

御製文集者足徵也其圖制之詳禮儀之備今載諸
聖祖存心錄及

大明集禮祭祀禮儀者足徵也當時諸臣如宋濂則
有天降膏露頌及觀心亭記所以紀事天之明也劉
基則有方丘頌所以紀事地之察也至洪武十年

聖祖感齋居陰雨之應覽京房災異之說即舊址爲
壇合祀於一覆以

大祀殿十二年始合祭焉

上復更撰祀文樂章今載於

御製文集夫前之分祭者酌萬世帝王之道禮本太

殿閣詞林記

卷二十二

九

始者也是先王之制也

聖祖因之而未嘗自制焉者也後之合祭者感一時
災異之應禮緣人情者也是後世之制也

聖祖亦因之而未嘗自制焉者也厥後儒臣解縉奏
云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而

聖祖弗加之罪者意亦可識矣

太祖遷都于北當時儒臣未有建白以復

聖祖初制之舊宜今日厯我

皇上的詔諭也禮樂百年而後興詎不信哉

宗廟之制 國初立四親廟

德祖玄皇帝廟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昭穆有定位禘祫有定時視商家七廟周家九廟之制其揆一也至九年十月乙卯改建

太廟同漢人同堂異室之制時享歲祫則設

累朝帝后之衣冠於神座而祀之於是乎始以功臣配享矣洪熙間復增以姚廣孝等配享夫古者人臣配享惟伊尹見于盤庚之篇周禮凡有功者書于太常嘗于太杰不過歲一從享而已漢祭功臣不于廟而于庭曹魏始以荀攸配享而唐宋遂相沿襲矣夫德必若伊尹親必若周公而後可矧其他乎今

九廟已用同堂異室之制

累朝帝后臨之在上一氣流通而功臣配享殊無降殺恐非古先聖王尊尊親親之道也至於

社稷之制

皇上改之是矣昔之議者漫不之考以勾龍共工氏子也鄭玄注䟽以為共工乃太皞後神農前以水土名官者其子勾龍能平水土非四兇中共工也

聖諭又云日月贊

上帝以成化工止歲致一祭不得專誠以享臣按禮郊特牲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玉藻朝日於東門之外周禮大宗伯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祭法王宮祭日夜明祭月祭義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門之外

天子大采朝日祖識地德故於春分祀之少采夕月糾虔天刑故於秋分祀之

殿閣詞林記

卷五十一

十一

國初諸儒已有定議我

聖祖亦有朝日夕月之文臣復何辭禮又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之

大祀殿穹窿闕伽高廣洞達崇壇羅列密樹陰森

祖宗所創立

上帝所棲止者已百數十年于茲矣古人思其人尚愛其樹而不忍伐豈敢云毀以傷在天之靈按古者明堂之制正在南離之地大戴禮曰明堂近郊韓詩傳曰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淳于登曰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爲說多同孟子亦曰夫明

堂者王者之堂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夫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天也帝也其禮一也今之

大祀殿正以倣古者明堂之制也曰

昊天上帝正所以親之也而未備夫尊之之典也

皇上法古帝王必欲行之臣豈敢妄言以干

成典抑豈敢不言以孤

明詔宜法

聖祖南畿初制於今之南天門外別兆園丘以祀

殿閣詞林記

卷三十一

十一

天尊

聖祖以配之以法周人尊后稷之禮兆方丘於圜丘以祀

皇地祇以法周人祀地之禮而又宗祀

太祖

成祖於

大祀殿以法周人宗祀明堂之禮兆大明于東郊兆夜明于西郊以法周人朝日夕月之禮增

太廟太禘之祭正

太祖南向之位移功臣配享于兩廡庶尊尊有等而

天地之大義不踰親親有統而

累朝帝后之大禮無間然矣夫舉大事者必動大衆動大衆者必費出不貲今水旱蟲蝗海內告沴夷狄盜賊邊圉竊發民力竭矣民財罄矣

皇上慎重典禮軫惜民隱或發內帑之財不至於斂民財或藉工匠營繕之力不至於勞民力可也夫安循守者憚改更信耳目者疑心志議禮之家名為聚訟此書生常態爾如昔者羣臣之議禮也其心固無他也特其見有不同故也臣恐今之羣臣之議禮也猶夫昔也其心亦無他也特其見有不同故也

殿閣詞林記

卷三十一

十三

皇上昭宣

祖制之重叅酌衆議之公於議之同者不必以爲功於議之不同者不必以爲罪則人心和於下

天心和於上

祖宗列聖監于前

子孫千億縣千後億萬載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議禮下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

詔禮部及本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時曰日食與朝賀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

曰同日免賀爲當

成祖顧問曰日食行賀禮否楊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

上遂免賀及宴仍賜百官節鈔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橐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陵周王先至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諸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楊榮金幼孜楊士奇問謁陵展敬之位如何

殿閣詞林記

卷三十一

十四

一

士奇對曰周楚二王屬尊當列稍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

皇太孫殿下亦居中列於東宮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分列兩傍

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上曰吾未嘗孰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

宸翰所書正與所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士奇足之遂遣鴻臚丞周昇馳齎赴陵俾率行之二十

二年九月禮部尚書呂震言於仁宗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做漢制釋縗易吉服奏已士竒謂震曰今喪服未可此此例蓋洪武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喪

成祖皇帝在上練服後仍服數月白衣冠時黃淮議同士竒然不敢明言忤震震出忽語尚書蹇義從旁解之曰渠言當理國家事公豈應偏執已見請兼取二說明旦皆素衣冠黑角帶遂偕六部都察院具奏報可明日

如
上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

殿閣詞林記

卷二十一

十五

上服餘皆從震等所定朝退

上召蹇義夏原吉及士竒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時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竒有言始知震妄士竒所執是因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嘗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其便十二月庚午百官習新正儀於海印寺用樂明日士竒等進言近禮部與臣等已議定新正朝儀不用樂昨日習儀仍用樂不改今四方朝覲官皆集於此觀禮乞勅禮部設樂不作不報蓋入呂震之言也楊榮金

幼孜皆欲已榮即趨出士竒與淮不可三人遂復進
言夜漏下十刻未得

旨不敢迟遂有 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正月二日特
召士竒等四人至奉天門諭之曰呂震每事悞朕卿
等所執停樂最是夫為君以受直言為賢不受直言
則過益深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
如昨日朝會若從震言今悔何及自今遇朕行有未
當但盡意言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鈔千緡文幣一
表裏天順中

聖烈慈壽皇太后册

殿閣詞林記

卷十二

十六

英廟見學士李賢所服斬衰與眾異取視之乃知賢
服制合古即以為法命宮中悉易之孟冬享太廟適
大喪禮未終

上以問賢言宜俟釋服後庶人情事理兩安從之癸
未春

上以是疾不視朝召賢曰大禮將至而疾未愈欲遣
官代行可乎賢曰亦須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
安

上至齋宮復召賢曰朕惟俯伏弗興欲令一人扶之
何如賢曰

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成遂畢事而還
上以母后胡氏因疾請間尊號靜慈仙師非令典欲
上

皇后尊謚而左右以為不便召問賢賢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然臣之愚必須

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天殿之式庶幾稱

陛下之明孝不然為虛文

上即命從之恭讓章皇后乃英廟嫡母也

憲宗即位內臣夏時倡言錢后久病欲尊致隆于所

生母賢與彭時援

飛閣詞林記

卷二十二

十七

遺詔執不可夏入傳

仁壽宮旨曰予為

皇帝母當為太后豈有無子稱太后者時曰今日與

宣德年間事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

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故在豈可不尊夏謂宜照

例寫讓表賢與時曰臣子誰敢擅寫

天子新即位四海顛望凡事宜遵

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夏作色以為偏向時拱手

向天曰

祖宗神靈在上錢后已無後何所利而為之所以爭

者為全

皇上聖德也故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宜賢等皆曰然夏乃再入請命曰適

皇上再三勸諭已俞允矣時等遂執筆書尊皇后為慈懿皇太后母妃為皇太后夏以為疑時曰加二字好稱呼耳非有尊卑於其間也於是尊號之詔遂下後數日太監罩包至內閣言曰并尊二母本出

上意但屈於生母有難言者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矣時同僚有慙色蓋此禮之行賢與時之力也及議山陵賢等具疏請建玄宮為三穴夏復執不從成

殿閣詞林記

卷五

十六

化四年六月

慈懿皇太后喪傳 旨議山陵時等曰梓宮當入葬

裕陵神主當祔廟此一定禮無可議者禮部尚書姚夔詹之曰此正禮也夏獨曰不可慈懿無子且有疾豈可入山陵只可比胡后例葬西山耳已而

上御文華殿召內閣三人及諸內臣入面議

上曰朕豈不知正禮是好但於有碍故令爾等議商輅曰外議詢詢若不祔葬則人心不服且於

聖德有損劉定之曰孝子從事不從令雖

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

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

聖母心不可謂孝時曰

皇上下大孝當以

先帝之心為心 先帝時慈懿始終如一今若安厝

於左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庶不失

先帝之意夏曰比先閣下議作三位已不允時曰彼

時慮有今日故預為此議今須依前處置乃宜耳

上雖未允而玉色甚和時因曰臣等言未當欲其本

言之乞

皇上再三申勸

殿閣詞林記

卷五

十九

聖母以終大事

上曰擬進來看當晚時等具本進有

旨令百官會議明白禮部集文武大臣議皆云時等

言是內批未允欲別擇地於是伏闕諫乃行焉語在

伏闕弘治初元 詔議

憲宗外附及

孝穆皇太后祔享之禮議者人人殊禮部左侍郎倪

岳言

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德祖視周后稷

太祖太宗視周文武百世不祧

懿祖而下以次迭遷全

憲考并祔則

懿祖神主當祧宜於太廟寢殿之後畧倣夾室之制別建一殿殿九室以藏祧主每歲墓時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禘祭之制又周禮春官大司樂歌中呂舞大護以享先妣謂姜嫄也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持立廟以祀而宋元德懿德二太后俱有別廟章獻章懿俱建奉慈殿

孝穆神主宜於奉先殿旁別為一廟歲時祭享悉如奉先殿之儀從之於是遂建祧廟及奉慈殿時惟學

殿閣詞林記

卷十二

二十

士揚守陳獨以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為非禮抗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凡號

太祖者即始祖必事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是已議者徒謂大臣嘗有取于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南面之位名與實乖豈先王之禮哉若為降而合食為非禮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配之固無嫌也

憲宗升祔請并祔

德懿熙三祖自

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以

太祖擬契稷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于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議者不從十七年三月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崩

上御西角門朝退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門內扉遂闔

上御煖閣素幄起立牀前顧謂曰先生輩上來健等皆至幄內

殿閣詞林記

卷三十一

十一

上曰為陵廟事與先生輩商量健等仰奏曰昨蒙遣太監扶安諭示

孝莊睿皇后葬不合禮欲為釐正此盛德事臣等仰見

皇上聖孝高出前古不勝忻慕

上神出裕祿園一紙指示陵門內有二隧道其一西行北轉而至者為

美宗皇堂虛其右壙而中有道可通往來其一東行北轉而至者為

孝莊玄堂相去可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東

陽對以初不知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奏先朝大臣都忠厚為國如此健與遷對曰

英宗有遺命錢后與我合葬大學士李賢記在閣下上曰既有遺命當時柰何為之東陽對曰臣等聞當時尚有別議故委曲如此非

先帝意也

上曰先帝亦甚不得已耳健等奏曰誠如

聖諭但今斷自

聖衷勿憚改作則天下臣民無不痛快

上曰欽天監言恐動風水朕不以為然陰陽宜忌之

殿閣詞林記

卷三

三

說不足信

上曰朕以拆之矣今日開墻合葬不為動風水乎

皇堂不通則天地否塞因以指畫紙曰若如此通則風氣流行惟一點誠心為之料亦無害東陽贊曰

皇上一念孝誠可以格天吉无不利健等皆力贊曰皇上所見高出尋常萬萬願勿復疑

上曰此事不難若祔廟之禮尤所當講健等奏曰先羊奏議已定

慈懿太后居左今

太皇太后居右祔祔裕陵配享

英廟且引唐宋故事為證臣等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為非禮遷對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先母也

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東陽對曰皇上當以堯舜為法

上曰然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有毫髮僭差

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

錢太后乃

殿閣詞林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皇祖冊立正后我

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且奉先之祭先生輩尚不知

英宗皇祖止設一座每祭飯一分匙一張而已健等倉卒不解但應曰唯唯退思之蓋

孝莊尚未配食也

上又曰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為皇太后別祀以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

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

孝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健

等皆未敢應

聖意蓋謂

今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也東陽曰

皇上言及

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

先帝之意又違群臣會議會議猶可柰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

先帝固重而

祖宗之制為九重耳東陽曰願

殿閣詞林記

卷三十一

十四

聖見主張得定臣等無不奉行

上曰朕亦難於降旨先生輩是朕腹心大臣好為處

置是日

上稱心腹者三呼先生者以十數健等感激稱謝皆

叩頭起次日朝退

上起立呼內閣健等至煖閣幄前立問曰先生輩昨

日所進令多官會議是幾箇衙門健等曰即前日進

謚議者東陽歷對曰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

寺及詹事府翰林院言未畢

上遽曰有翰林院最好考擬古今大典禮須用翰林

院又曰有科道乎皆對曰有

上又曰好少頃曰別無說話回去辦事蓋是日專為翰林問也自是每召必於朝退立呼內閣未嘗叱名
二十一日復召

上袖出會議本問曰此事如何東陽奏曰未知

聖意如何

上曰先生輩如何說健等對曰正是古禮

上曰仍稱

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湏如此尊稱為當

上曰如何批荅遷對曰湏說得委曲東陽曰要見重

殿閣詞林記

卷二十一

二十五

事

上曰然宗廟事重要見今後世子孫崇奉不缺之意此本隋文書來健等曰臣等領去

上即以本授健復目送而出二十二日復召

上袖出奉先殿圖指示曰此與太廟寢規制一般常

時祭薦皆在此又指其廊間有門通西一區曰此奉

慈殿也舊為神庫今廊廡及井俱未動指東又其二

區別為門面南五間東西廊各五間此神厨也欲如

此建廟可乎健等對曰此最便東陽曰但未知寬窄

如何

上曰寬窄有數因指其傍曰東西十幾丈南北二十丈後有墻墻之後為米倉蓋較之奉慈殿深不及八尺皆請曰墻可展否

上曰須展之其西備有井亭亦須去之耳又曰欲遷孝穆太后併祭於此如何健等皆對曰甚當再問再對

上曰位序如此健等對曰

太皇太后中一室 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

上曰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東陽曰

太皇太后居中乃可外廷瞻仰此本已數日

殿閣詞林記

卷三二

三六

上曰正為廟地未定今既定即出矣皆拜出如前會禮部尚書吳寬亦言周祭姜嫄於別廟詩謂之閟宮魯桓公之母仲子不得祔廟春秋書考仲子之宮至宋始有兩后並祔之說然豈後世所法哉

上意合二十五日

御批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祖宗廟制既已明白都准議特建廟等享仍稱

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為定制於是中外翕然稱為得禮

審樂

吳元年七月乙亥

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領樂舞生入見設雜樂令試之

上親擊石磬命弁辨五音升以宮音為徵音

上曰何乃以宮作徵邪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為主入聲和則八音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

上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邪鼎

殿閣詞林記

卷三二

三七

等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

上深然之其後命升等撰圜丘方丘樂章而朝享太廟諸樂章則詔梁寅等分為之永樂元年九月

成祖詔學士王景等擬撰樂章竟未施行凡舞用習于郊壇武舞服左袖上書除暴安民四字弘治中用儒臣建議復之惟中和樂隸教坊率多俗部如解縉所論者嘉靖九年六月十五日臣道南奏為稽古樂以禋

盛典事臣伏攷洪武十七年六月庚午我

太祖高皇帝諭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弗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臣嘗莊誦見聖祖獨稟全智超越千古允升大猷參贊萬化故至治馨香達於神明休徵駢疊登諸史策禮樂百年而後興亶其然矣恭惟

皇上光紹

聖祖之丕圖肇舉明王之盛典禮崇三典樂備四郊邇者

宸翰飛灑親撰園丘方丘樂章昭煥乾文發撝道妙

殿閣詞林記

卷五二

二六

被之管絃協乎律呂真有以動天地而感鬼神矣臣惟古帝王之樂莫善於虞夏倫於周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周家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蓋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曆所以經天時也律所以候地氣也天地相為經緯律曆相為表裏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其聲為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其聲為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其聲為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其聲為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其聲為羽五聲相生旋

相為宮於是播之以八音所以宣八風之和聲也諧之以十二律所以順四時之和氣也有元氣而後有和氣有元聲而後有和聲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自應矣臣請以古樂之可行於今與夫今樂之有戾於古者言之古者樂律之制陽曆從乾陰呂從坤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蓋人聲與樂聲相比而抑揚高下各有其節今之樂律則職掌於太常寺協律郎傳之

既久而浸失其初意用之既殊而不得乎元聲其於陰陽配合之理律呂子母之義未必盡然也古者樂舞之設文舞羽籥武舞干戚故祀天神則舞雲門祭地祇則舞咸池四望則舞大磬祭山川則舞大夏享先妣則舞大護享先祖則舞大武蓋樂舞與樂律相應而綴兆舒疾咸中其度今之樂舞則隸習于太常寺樂舞生朱干玉戚祗繪之於服皇帳旌皐弗辨之於侑其於樂師六舞之儀舞師四舞之節恐未必盡然也古者大饗之禮所以親君臣也周禮王宮懸凡饗食奏燕樂歌工在上舞位在下琴瑟在堂鐘鼓在

有若樂記載樂之文則有若儀禮自周以降雖失其傳然司馬遷撰律曆書班固宗之是故有三統之論蔡元定著律呂書朱熹稱之以為成一家之言若陳賜之樂書則又備載古今之制而無遺者也然欲求元聲當求諸經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夫雷也者運天地之元氣以鼓萬物之出機者也知雷之元氣之所以發則知樂之元聲之所以宣矣舜命夔曰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我

聖祖謂熊鳥曰樂以人聲為主八音諧和則八音諧矣斯訓也即舜命夔意也萬古不易之定論也記曰知

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臣非知樂者也姑述所聞按古樂書條為之說一曰稽五聲以審八音二曰稽八音以審十二律三曰稽十二律以審旋宮若歷代諸家之議互有得失元儒許衡固自有定論矣臣不敢備述謹釋其義開具進呈一曰稽五聲以審八音禮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也孟子亦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五音也者天地自然之聲也在天為五星之精在地為五行之氣在人為五臟之聲出於脾合口而通之謂之宮出於肺開口而吐之謂之商出於心而張口湧吻

庭各從其類無相奪命今

大祀慶成設宴于

奉天殿教坊司承應雅俗混淆優侏僂恐非所以
祇承

上天之餘惠也古者藉田之禮所以重農事也周禮
王出入則奏王夏司空除壇農正陳藉鬱人薦鬯犧
人薦醴各司其事無相越職今

躬耕藉田設樂于

先農壇教坊司承應群伶紛擾眾劇喧隘恐非所以
表率下民之先務也凡此數者雖載在令甲相沿有

殿閣詞林記

卷五十二

三

年而闕係匪輕輦正宜急宋儒周敦頤曰樂者古以
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
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皇上法古帝王行古典禮天地日月之祀既已復其
初

郊廟

朝拜之樂未盡合乎古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
明

聖人在上作必自今始矣或以為无聲難知也古樂
難復也臣歷考載籍樂家之說尚在也論樂之本則

謂之角出於心而齒合吻開謂之徵出於腎而齒開
吻聚謂之羽宮上行也君象也其性信其味甘其色
黃其事思其位戊巳其數八十有一其聲重以舒猶
夫牛之鳴窳也而主合也商金行也臣象也其性義
其味辛其色白其事言其位庚辛其數七十有二其
聲明以敏猶夫羊之離群也而主張也角木行也民
象也其性仁其味酸其色青其事貌其位甲乙其數
六十有四其聲防以約猶夫雉之登木也而主湧也
徵火行也事象也其性禮其味苦其色赤其事視其
位丙丁其數五十有四其聲泛以疾猶夫豕之負駭

也而主分也羽水行也物象也其性智其味鹹其色
黑其事聽其位壬癸其數四十有八其聲散以虛猶
夫馬之鳴野也而主吐也宮數八十有一下生為徵
徵數五十有四上生為商商數七十有二下生為羽
羽數四十有八上生為角角數六十有四五色成文
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茲百度得數而有常史記曰
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
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聞宮音使人
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
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

整齊而好禮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臣按洪武十七年六月甲午我

聖祖諭禮部臣曰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為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為二而欲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臣惟十二律生於八音八音生於五聲漢制氏惟傳其鏗鏘歌舞而不得其義自李延年以新聲進而樂始雜矣宋之胡瑗李照范鎮阮逸議論雖多而無適於用均之亦未為得也伏願

殿閣詞林記

卷二十一

五

皇上昭宣

祖訓勅下所司延訪通樂之儒遴選典樂之官務重其任而不泛視以為常務久其任而不更易以為數凡協律郎必擇其行誼端謹音律閑熟者不許虛應故事而卑污冗濫得以列其間凡樂舞生必擇其年貌精壯禮節閑熟者不許濫收庸品而瑣屑齷齪得以容其跡庶乎教之豫而有本習之久而後化而古樂可復矣二曰稽八音以審十二律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故惟乾也為

天下之至陽而石音繫焉惟坤也為天下之至陰而
土音繫焉竹音震革音坎匏音艮音雖不同而同於
陽皆本乎乾者也木音巽絲音離金音兌音雖不同
而同於陰皆本乎坤者也是故石乾音也其風不周
其聲溫栗其音辨立冬之氣也其為樂也為磬磬為
馨磬為編磬為離磬為笙磬為頌磬為球為蹇革坎
音也其風廣莫其聲隆大其音謹冬至之氣也其為
樂也為鼓為拊為鼗為鞀為應為鼗為桴為攄為鼙
為靈為建鼓為足鼓為楹鼓為懸鼓匏艮音也其風
融其聲崇聚其音愀立春之氣也其為樂也為鳳笙
殿閣詞林記 卷三二 三十四

為篳篥為大竽為小竽為和竹震音也其風明庶其
聲越其音溫春分之氣也其為樂也為簫為箛為管
為篴為箛為箛為箛為箛為箛木巽音也其風清明
其聲茂遂其音直立夏之氣也其為樂也為柷為敔
為止為箛為桴為桴為桴為桴為桴其風景其聲纖
微其音哀夏至之氣也其為樂也為琴為瑟為離琴
為中琴為小琴為灑瑟為中瑟為小瑟土坤音也其
風涼其聲含宏其音濁立秋之氣也其為樂也為土
鼓為瓦鼓為埴為埴為雅埴金兌音也其風閭闔其
聲春容其音銜秋分之氣也其為樂也為鐘為鐃為

編鐘為鉦鐘為剽為棧為鐸為鉦為鐸樂記曰
鐘齊鐘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
則思武臣石聲磬聲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
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
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
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聲之
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聲之聲則思將
帥之臣是故觀其所感而天下之情見矣臣按
國初兵元年七月乙亥

上諭起居注熊鼎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
殿閣詞林記 卷五十一 三五

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顧不難耶
鼎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
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臣惟古
樂惟虞韶為善知樂者惟后夔為善若孔子在齊聞
韶季札在魯觀韶猶能興起于百世之下而况當時
之群后乎嗣是若周之伶州鳩晉之師曠魯之師襄
皆能詠歌諷誦以有得于心演繹敷暢以不謬其學
君子取焉下至漢之鄭玄蔡邕晉之荀勗唐之祖孝
孫周之王朴宋之劉几楊傑諸人雖號為知樂要未
能如古人之精也伏願

皇上昭宣

祖訓勅下所司精製八音之器務擇其所產之地如
嶧陽之桐泗濱之石則氣完而不爽調和衆樂之成
務辨其旋宮之節如璧之斯合如珠之斯聯則樂大
而有章以十有二律為之節度而上則乎乾象之文
十有二聲為之齊量而下宣乎月令之氣庶乎有合
於古而不失其正無戾於今而可垂于久矣三曰稽
十二律以審旋宮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
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
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是故萬物孽萌於子紐
牙於丑冒莠於卯振美於辰巳盛於巳罟布於午昧
爰於未申堅於申留穀於酉畢入於戌闕該於亥陽
氣鍾於子也謂之黃鍾其歲困敦其宿虛其次須女
其辰星紀其候冬至其卦為乾之初九陰氣旋於丑
也謂之太呂其歲赤奮若其宿牽牛其次建星其辰
元枵其候大寒其卦為坤之六四萬物湊地而出也
謂之太簇其歲攝提格其宿箕其次尾其辰娵訾其
候啓蟄其卦為乾之九二陰陽相夾而聚也謂之夾
鐘其歲單闕其宿心其次房其辰降婁其候春分其

卦為坤之六五萬物潔而齊發也謂之姑洗其歲執徐其宿氐其次亢其辰大梁其候清明其卦為乾之九三萬物旅而西行也謂之仲呂其歲大荒落其宿軫其次翼其辰實沈其候小滿其卦為坤之上六陰氣繼陽而賔也謂之蕤賓其歲敦牂其宿張其次七星其辰鶉首其候夏至其卦為乾之九四萬物成熟而衆也謂之林鐘其歲協洽其宿弧其次狼其辰鶉火其候大暑其卦為坤之初六萬物夷易而儀則也謂之夷則其歲涸灘其宿伐其次參其辰鶉尾其候處暑其卦為乾之九五陽氣旋入於南也謂之南呂

其歲作噩其宿畢其次昴其辰壽星其候秋分其卦為坤之六二陽氣無餘而畢也謂之無射其歲闌茂其宿胃其次奎其辰大火其候霜降其卦為乾之上九陰陽交應而初閉也謂之應鐘其歲大淵獻其宿壁其次室危其辰析木其候小雪其卦為坤之六三是故黃鐘之實九寸而下生林鐘焉林鐘之實六寸而上生太簇焉太簇之實八寸而下生南呂焉南呂之實五寸三分有奇而上生姑洗焉姑洗之實七寸一分有奇而下生應鐘焉應鐘之實四寸六分有奇而上生蕤賓焉蕤賓之實六寸二分有奇而上生

大呂焉大呂之實八寸三分有奇而下生夷則焉夷則之實五寸五分有奇而上生夾鐘焉夾鐘之實七寸四分有奇而下生無射焉無射之實四寸八分有奇而上生仲呂焉仲呂六寸五分有奇而復生黃鐘而變化無窮矣樂記曰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此聖人作樂之本也臣按洪武四年六月戊申我

聖祖諭禮部尚書陶凱等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帝王祀典神祇飭為武隊諧戲殿廷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一切流俗誼詭淫褻之樂悉屏去之臣惟古樂不復于今久矣自元入中國胡樂盛行我

聖祖掃除洗濯會朝清明悉崇古雅觀諸

大明集禮所載昭如日星人所共見柰何浸淫日久新聲代變俗樂雜乎雅胡樂雜乎俗而怙懣恠殺之音沉溺怪幻之伎作矣孔子曰樂則韶舞故鄭聲又曰惡鄭聲恐其亂樂也他日夾谷之會又斥萊夷之舞之癡惑漢臣陳禪亦曰帝王之廷不宜作夷狄之樂是故夷狄不可亂華者如此固未可委於詠師而

屬之寄象鞮譯也伏願

皇上昭宣

祖訓勅下所司歷考雅樂之童革去胡樂之部凡淫哇之聲有亂乎正音者斥之不使復用凡妖冶之技有出於奇袤者禁之不使復習庶乎風行自近而大道為公俗正于遠而頌聲可作矣疏上

上批曰禮部看了來說

禮部尚書李時左侍郎嚴嵩右侍郎湛若水等議云中允道南所議音樂無非欲復古正今以成一代盛典然音樂之妙自古難精儒者之議主於義理故考

嚴閣詞林記

卷五十一

三九

據該博而諧協則難工藝之術泥於傳習故聲音近似而義理實悖今太常所傳音律不惟不合於古制而於

國初制作之意亦罕有存者但欲更改恐難遽行合候選有精通音律之人將前項所議條件令其逐一酌量議處至于朱干玉戚祇繪於服皇帳旄臯弗辨於佾委非古人樂舞之義臣等竊以此等儀文非若音律之難改者而

祖宗以來遵用不變或有深意寓於其間非臣等所能測識其稱慶成精田樂章樂舞雅俗混襟蓋慶成

有平定天下撫定四夷車書會同表正萬邦天命有德而又有黃童白叟及蠻夷隊舞二項承應禁田有村田樂及感天地隊舞俱係承應夫既謂之承應則為俗樂明矣但祭祀專用雅樂朝會兼用俗樂自唐宋以來皆然惟慶成有仰天恩感地德之曲今慶園丘禮成而仍用感地德似為無謂况各項樂章詞多俚俗率係樂工猥陋之語誠不宜用之

朝廷傳之後世今欲因

祖宗之制而少加潤色宣功德之美而擬諸形容默寓箴規警戒不至於褻狎雜擾其於治體不為無補

殿閣詞林記

卷五

四十一

七月十五日奉

聖旨考定音律待真知者行羽籥于戚不宜繪於服當如禮制更定其朝燕等樂且姑照舊今年至日

大祀後宴樂章曲名還着翰林院官撰用臣道南奉

命撰上慶成樂章九奏凡四十九章欽遵

宸諭改感地德為感昊德

兩宮燕樂暨西苑無逸殿齋風亭燕講官樂章俱道

南撰進

上親裁定

殿閣詞林記卷之

